明國師劉伯温撰

誠意伯集

東嘉馬元匯題

明國師劉伯溫撰

誠意伯集

東嘉馬天選題

光緒壬辰冬
丙□□重刊

PL
2698
.L5
v.1

補刻明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序

余宰青邑行南田詣明太師劉文成公祠瞻其遺像整冠再拜肅敬久之引其後之爲諸生者數人與之語因索公全集讀之集重鋟於公裔之居甌江者簡新安然尚有佷者自十一卷至十八卷

俱闕如夫公之集流布海內藏書家多
有之慈邑爲公桑梓地反不獲見其全
何以備是邦文獻哉詢之耆師宿儒云
甌江有藏庋鈔本甚珍之今年春以公
事赴甌借而錄之以呈觀察芮公太守
曹公咸躍然喜謂余盍補鋟之以成完
璧余唯唯承命遂出一歲俸仍以授甌

江賢喬俾付梓人督成之凡閱五月計
卷八頁二百有餘或他雜著尚有缺者
而公之詩文已無遺憾矣余惟公之文
深遠浩博公之詩瑰瑋奇麗求之元季
固當在伯雨玉山鐵崖諸公先即儗之
明初亦未嘗在潛溪清江季迪諸公後
豈非著作家之泰山喬嶽乎哉況其長

歌短詠以宣光望順帝以李郭期當時將相涕泗悲號不啻言之繁詞之複郎郁離子一集類多假托其詞以爲緯菱之憂漆室女之歎江湖而憂廟廊庶幾少陵每飯不忘之意及乎江淮塗炭民歎瞻烏出佐明祖成大勳其典册碑銘紀功頌德鴻篇乃反不及往者什一二

則公之志業不又可論世而知哉錄旣竣遂書數語於前其雜著散軼復廣搜之以成別集而附其後至公之出處功業載在史册不具論

皇清雍正八年庚戌歲嘉平月之朔

賜進士出身

特授文林郎浙江處州府青田縣知縣加

一級紀錄二次丙午科浙闈同考官
今陞吏部文選淸吏司主事黔南後
學萬里拜手題

劉文成公文集後序

予自束髮就傅時輒聞諸先達談及前明開創伊始有名世劉文成公爲之佐理言聽計從用成大勳公諱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也比長讀明紀知公之才媲美伊呂獨惜其文章風旨不少概見歲乙丑恭膺

簡命出宰青邑乃得公之文集讀之蔚金憂
玉骨秀神清淵然而與皎然而明如聞鈞
天之奏廣陵之曲益心切嚮進焉欲多購
數卷以公同好詢及公之後裔世居南田
家有藏板有劉生名沛者公之嫡派十四
代孫也仰慕祖德此集之重鋟增補其間
存沒隱見俱能悉其原委因索序于余余

窺惟公之勳業垂史冊而昭天壤公之著述遍海內而傳奕祺青邑為公桑梓地廟墓在焉苗裔繁焉則此集板刻自應存青以倫是邦文獻今板藏南田嫡派其存沒隱見之由誠宜詳著簡端以昭来茲集之始刻不可考至明季一刻于處郡守林公一刻於處郡人何公悉稱善本迨遭兵燹

之後邑人罕有存者即南田世胄亦無完本矣至康熙丁亥有甌郡江心寺僧名月川者公之嫡裔也因明末孔昭公南遁入海流落江心入空門殆亦有所托而逃焉者年臻髦髦囊有素蓄慨然捜刻是集極力覔尋幸獲郡伯林公原本依其卷次而釐訂之此集乃復見于世逾年工未竣而

月川又已溘逝所遺之板遂浸沒于甌而青邑仍無藏板至雍正庚戌前邑令萬公訪之耆宿知甌江有鈔本借錄而補鏤之遂成全璧然集雖全而板仍留于南田分派劉宗鼎之家後又轉寄他姓終不為南田嫡派有也癸亥歲劉生不吝厚貲始贖歸南田以貽世守以光先業而公之故物

乃歸故土矣夫以公之才猷罔不必以文
辭顯然後世想公之模範慕公之學業者
讀其文章風旨慨然想見其為人亦可感
發而興起則是集又烏可以不備不傳乎
哉余既喜公之文集肯有識校而更[illegible]壽梓
劉生之不忘先德也故綜其原委而樂為
之序旹

乾隆拾壹年歲次丙寅秋柒月朔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署浙江處州府青田縣

事

特授嚴州府桐廬縣東魯高居寧拜書

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序

余弱齡侍家長者談國初剏運諸名臣輙凝聽之憬然有懷焉長而宦遊四方竊願表揚先哲博綵其遺文頗喜善本若宋文憲公諸集海內翻刻者幾刻並良劉宋匹也其文獨刻於栝蒼歲久字訛舛板又漫漶莫或新之者余奉命按行東浙以瓣香謁公祠下詢遺文僅覩此編慨而歎曰嗟乎逝將以功業掩文章耶何善本之寡也屬太守陳君烈萃諸文學宜加訂正付於良梓俾海內同好者共焉序曰

高皇帝呼劉伯溫爲吾子房蓋開國首功云然子房自一二三籌畫之外其言論風旨不少槩見而公著書之多乃若此何

哉說者謂子房授書黃石符卷如龍雖神機時出竟善藏其用塞兌閉門不迫不應爲得老氏之術公剛毅慷慨持大節留心經濟遇
真主期以王道致太平卻小明王御座諸正論義形於色危行危言

高皇帝天威嚴重惟公抗辭不以利害怵其中振綱紀斥姦慝雖李善長亦忌諸之況胡惟庸乎考公履歷豈孔氏所謂以道事君者非耶漢文成侯我

明文成公上下相符合特帷幄中諸籌畫耳公守孔氏家法多著書貽後世不若子房之祕吝宜也夫其玄機洞鑒神啓於中天之所授以輔開天之聖妙算所紆乘時驀發載在國

史者既與雲漢同其昭回其諸愉之志詠觀物之篇憤世之詞
羇旅之幽思薄遊之清況與夫廊堂之所述作士大夫之所
應酬又洋浩如江河欽欽如山嶽醲如惠風朗如景星麗如
卿雲無意擬古而神情悠邈才氣雄豪體裁音節如庖丁解
牛靡不中於自然者公之文章與其功業並傳無斁恢恢乎
有餘芳矣余受觀風之寄光昭往訓樹之風聲爲世型範何
敢讓哉或曰聞侯子孫疆方少年能策制諸呂計安劉氏而
公仲子璟不忝嗣君卒全大節茲亦兩文成嗣之相似者
劉氏子孫當世世敬修也因附及之
隆慶壬申仲春望日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後學豫章謝廷傑

頓首拜書

寫情集序

寫情集者誠意伯栝蒼劉先生六引三調之淸唱四上九成之至音也先生生於元季蚤蘊伊呂之志遭時變更命世之才沈於下僚浩然之氣阨於不用因著書立言以俟知者其經濟之大則垂諸郁離子其詩文之盛則播爲覆瓿集風流文彩英餘陽春白雪雅調則發泄於長短句也或憤其言之不聽或鬱乎志之弗舒感四時景物託風月情懷皆所以寫其憂世拯民之心故名之曰寫情集釐爲四卷其詞藻絢爛慷慨激烈盎然而春溫肅然而秋淸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焉

宜其遇知
聖主君臣同心撥亂世反之治以輔成大一統之業垂憲於
萬世也先生當是之時深知天命之有在其蓋世之姿雄偉
之志用天下國家之心得不發爲千彙萬狀之奇而能翔虎
躍也嗚呼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英邁挺卓能幾人哉今先生
既薨其仲子仲璟與其賢孫鷹謀以是編鋟梓垂遠以蕃於
先生爲平昔之好命爲之序顧蕃愚陋何敢措詞追慕高風
其容讓乎昔
洪武十三年歲在庚申春正月上澣永嘉儒學訓導安固紫
華山葉蕃叔昌序

郁離子序

古之君子學足以開物成務道足以經綸大經必思任天下之重而不私以善其身故其得君措於用也秩之爲禮宣之爲樂布之爲紀綱法度施之爲政刑文明之治洽乎四海流澤被於無窮此奚特假言以自見哉及其後也雖孔子之聖可大有爲而猶不免述作以傳道况其下乎然則必假夫文以自見者葢君子之不得已焉耳矣君子以爲學旣不獲措諸設施道不行於天下其所抱負經畫可以文明治世者獨得筆之方册垂示千百載之下知而好者或推以行是亦吾澤所及其志豈不爲可尚矣夫然自秦漢而降能言之士何

限非不欲如前所云也率多溺於異端失於僞巧詭而不正駁而不純弗畔夫道固鮮人苟用之以求致治殆猶適燕而南其轅乎闡大地之隱發物理之微究人事之變愉焉而當辨焉而彰簡而嚴博而切反覆以盡乎古今懸到以中乎要會不襲履陳腐而於聖賢之道若合符節無一不可宜於行近世以來未有如郁離子之善者也夫郁郁文也明兩離也郁離者文明之謂也非所以自號其意謂天下後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嗚呼此寧虛語哉從善少嘗受讀歎其義趣幽賾歧緒浩穰或引而不發或指近而歸遠憒乎莫測其所以然逮閱之之久觸類而求然後稍得窺夫涯涘竊

譬諸醫師之籠一藥必治一病玉石草木禽獸之屬皆可以已疾延年無長物也此其爲書所以深得古君子立言之旨使其得君而措於用其文明之治益天下後世爲不薄詎止度越諸子而已耶是書爲誠意伯劉先生所著先生嘗自任以天下之重於經綸之道開物成務之學素所畜有曾以其槩翊當今之運輔 大明之業昭昭矣存諸方册者故御史中丞龍泉章公雖已刊置鄉塾然未盛行於世先生之子仲璟與其兄之子爲謀重刻以傳嗟乎茲豈一家得而私之者哉偕爲敘其大略俾貽方來云爾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諸生吳從善序

翊運錄序

天生聖人開基啓運必生命世之臣以爲之輔如伊摯於商呂望於周張良於漢皆翊其君建皇極行王道以致太平以開景運以制禮樂動爲世軌也行爲世則也黼黻河漢也昭回日星也衣被草木也後世畏之如雷震望之如神明禁其力而不敢肆故其君端拱無爲飈行霆驅莫之誰何我朝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除元季之亂不數年間遂開六合奄有萬國榮光貫日王氣浮淮躋斯民於春臺之上熙熙皞皞玉燭調泰階平雖曰虓虎熊羆柱國之臣爲之宣力然亦藉明良豪傑與圖

治功也方天造草昧定都建康西有僞漢東有僞吳長驅大艦日夕相搪擊天下未知所嚮有若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者沉幾先物識　真主遂委身而服事　太祖敬而信之用其宏謀西平江漢東定吳會天下大勢固已定矣於是席捲中原群雄歸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今觀御書詔誥之推獎國計事幾之商榷詞命往復彌縫參贊千載一遇雖伊摯呂望張良之卓越亦不過於先生矣先生真豪傑之士哉年愈高智愈明功愈大德愈邵遂分爵土終始榮顯殷周以來一人而已先生栝蒼之青田人予忝爲同

郡今年守藏翰林其玄爲等集其御書詔誥行狀事實等文名之曰翊運錄蓋取詔文開國翊運之語也請予序其首簡予謂先生之器識事功通於神明文章道德衣被後世溥天下皆稱道之而先生不自以爲至是則先生之所至世之人未必能知之是錄也企　太祖之知人善用賢也　太祖之聖神文武同符於湯文也見先生之眞識也見先生之宏謨也見先生之勳業也聖明會遇自古爲難乃獨於今見之先生之子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又能繼其後結知
太祖以廉能見褒於制誥可謂耀於前而光於後矣後之子孫尚亦繼繼承承深惟祖宗積德創業之不易紹隆先範

以副朝廷優禮功臣之意將見與是錄同垂于千萬載之不泯也

永樂二年龍集甲申夏四月中澣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修
國史同郡王景序

覆瓿集序

大明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奠安四海二十年間殄僞漢殲强吳汎埽獘端廓清寰宇復先王之疆理開萬世之太平是雖熊羆貔虎之士相與竭股肱奮威武以佐神功抑亦贊襄
廟謨運籌帷幄之中有其人也若栝蒼劉先生伯溫真其人乎先生諱基始以文學上謁於金陵知 聖祖之克與神天

也郎委心聽命遂成鼎定之功累官太史令兼太子贊善大夫歷御史中丞遷弘文館學士卒拜誠意伯益匹休伊呂者幾二十年今既九京不作後進之士景休風仰末照幸先生之文章猶有存者耳先生之作有郁離子有春秋明經有犂眉覆瓿諸集壽諸梓者久矣惟覆瓿一編未有序之者其孫刑部照磨貊間以屬余嗟夫先生之心志於道先生之道著於文人皆知先生見知當時者以其文而不知 太祖高皇帝知先生於儔人中者以其心人皆知先生事 高皇帝能盡其心又不知天以先生輔佐聖神肇建鴻圖者惟在於道然則是編也將以五味之藏飫斯民於饑頓顛躓者也覆瓿云

乎哉先大父弘文舘學士復仁公與先生俱以佐命顯余於照磨爲通家子弟故不辭而序之如此云若夫先生翊戴之績與先公俱有國史在玆不復也

宣德五年冬十月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郞前翰林侍講兼修

國史吉水羅汝敬書

犁眉公集序

犁眉公集者開國功臣誠意伯劉先生既老所著之作故取此以爲號云先生自少穎敏既長於書無所不讀凡天文地理陰陽卜筮諸子百家之言莫不涉獵元末登第爲處之高安縣丞縣耆老有稍知天文術數之學者而其書甚具先生

召與之語其八曰公旣魁閎絶人而器識宏遠當爲一代偉人吾書盡以相付先生遂得究觀其說而領其要世亂棄官家居泊我　太祖高皇帝渡江先生知　眞主也應召輙出佐興大業及其功成名遂引身而退卒以壽終而其術亦不傳嗚呼公之出處進退比之子房豈不明白正大偉然大丈夫之所爲哉予嘗觀於先生非惟其勛業冠絶前古而文章亦足以垂世而莫之與並也是故其仁義積中發而爲言可以方駕古人者則於郁離子見之傷今悼古牢籠百態可以超邁當世者則於覆瓿集見之若夫優游閒雅托興微婉而有以盡其自得之趣者則於是編見之其氣壯故其辭雄渾

而敦厚其學博故其辭深宏而奥密其志忠故其辭感激而切直其行廉故其辭蠲潔而清勁吁古今之能以勛業文章並顯於當時而垂耀於後世若先生者幾何人哉先生雖沒而有不沒者存其在此也歟先生之孫爲刑部照磨名稻字士行以才賢篤厚見稱於人是亦有以見故家文獻之足徵也

宣德五年冬十一月之二日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兼修國史金陵李時勉書

重録誠意伯劉公文集序

當自童孺時即聞有誠意伯劉公之勲烈爲開國宗臣之冠

筮仕以來求公之遺文而讀之乃得公平生所建立之詳夫超世之蘊者厥振匪夔故發其所樹畜於前者無厚薄自古天下之事功未嘗不符於學術也公豪傑之才降於帝授而天人之秘測之素深遭元末運沉於下寮其志鬱而弗伸也其謀淺而孔忤也其才積而困於無施也故得肆力於文焉或時事之感激而洩憂憤之紓餘或機會之在前而痛鋪張之失策證古例今有寓而諷之之意而捭闔操縱皆經濟之資焉大率施爲糶而不失其宜權變精而馭之以正辭意剴切如靈均之草澤行吟英銳奮發如博浪之椎未試一擊皆可考也逮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濠甸公識　真主於異雲

映湖之日遂起而從之葢懼中國之無統欲借權以立義也方其進謁金陵一見如舊受心膂之寄掌帷幄之機殄漢殲吳撥亂成治廓淸寰宇之功曠世而僅見偉矣哉於今爲烈也予嘗爰考其行事當天下甫定之初首諗滯獄倡立兵衛居守按貴臣之侮法論相卜小犢之僨轅辭封爵而不貪天之功終身顯融而私產無寸祉時贊密謀保全勳舊口不言而人亦無知者臨終尤拳拳乎修德省刑之數語斯其道任天下之重智鈞物理之玄謀入九地之深而勇懾萬夫之氣所謂超世之學術著於文者鑿鑿乎親試之矣雖然公之神在天下不死勳業聲光久而不磨固無賴乎文也但典籍存

庶幾可論其世傳之弗昭或病焉公文梓行久矣歲遠寖湮
字不復辨富承乏栝蒼典刑在目覩篆之暇訂其譌落重加
編輯捐俸再鋟諸梓俾公孫指揮瑜等世守之使天下後世
亦知故家文獻之足徵也
正德己卯夏五月　賜進士中順大夫處州府知府後學
莆易林富謹序

重編誠意伯文集序

余觀載籍代有開創之君必有佐命之臣運籌定計應機料
敵稱豪雄矣而或歉於文學呈華炫奇開新啓昧稱儒碩矣
而無裨於武功兼此二長世不佰有其惟我國朝誠意伯劉

公者其人乎公諱基字伯溫浙之青田人有命世豪傑之才
遇　聖主杖策從之輙許以大計殄漢殲吳混一六合公密
贊之功在開平武寧之先灼灼可睹也而其文章議論或宣
於朝或藏於家大篇短章無慮千百種則與宋學士王待制
等夫　皇祖之與恢萬世帝王之故疆開一代文明之景運
當時文武佐命之勳可謂盛矣自今觀之傳世之文宋王號
為最著二人者職專文學固其常耳開平武寧諸臣勞在宗
社澤及孫子世世誦功與國同休而傳世之文槩未之聞也
兼二者之長武功文治咸賴焉卒莫有並於公者讀其文論
其事功想見其人乃知聖主之生也不數名佐之生也亦不

數商衡佐商厥有伊訓尚父造周且著丹書歷千百年而三
再見者公其庶幾矣哉公之文傳世久矣舊刻凡二十卷曰
翊運錄曰郁離子曰覆瓿集曰寫情集曰春秋明經曰犁眉
公集各就篇名雜陳無統觀者病之御史樊君按治畿內公
暇更定編次爲十有八卷先像贊行狀槩事業之全次御書
詔誥紀勲庸之大次頌表次郁離子揚文明之盛次序記至
詩歌最製作之詳統會以提要[illegible]分以便觀名曰重編誠意
伯文集刊成請余序余浙人[illegible]嘗謂公國朝元勲鄉邦典刑
文章與事功並著尤罕儷焉輒附一言以廣其傳且以嘉樊
君之擇所嚮往也乃樂爲之序樊君名獻科縉雲人葢公之

同郡人云

嘉靖丙辰夏五月　賜進士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會典總裁餘姚李本撰

重刻誠意伯劉公文集後序

誠意伯劉公文集囿栝一方文獻實爲明百代文章勛業之宗儒先理學之統也刻自永樂初王太史景後凡三易梓矣歲久寖堙論者或憾海內學士大夫誦說瞻慕公者每嗟吝焉嘉靖己未公鄉逵斗山樊侍御嘗刻於北畿廵院東南修辭士人尠得覩視且經義删遺似非全集隆慶壬申春豫章虬峰謝公持節按兩浙丕崇正學風厲人文行部至栝搜劉

公簡籍惻然曰集殘缺矣士君子有志用世明道舍是何所
法程哉乃慨烈搜討遺文重手校而鋟焉公諸遠爾意甚渥
也刻成授烈序諸末簡序曰烈自撮髮讀書即跂嚮公勛業
文章爲古今殊絕人物恨不一至其地爲之藻藉奮感依馮
茲猥以謭薄承乏公郡獲瞻儀刑章典復辱掛名文字中以
自託於尚友豈疇昔之願哉夫天將開一代文明之治則必
篤生名世之臣以應昌期遇會風雲翊王佐命贊謨决策撥
亂返治輔成皇王之化未始不本之於道德文章道德文章
精神心術之微也古之君子若伊尹於商呂望於周其阿衡
鷹揚事業已定於莘野渭濱之時子房始遇沛公運籌決策

以成帝業亡一不酬孔明臥草廬與先主商推孫曹因蜀之資以圖天下終身不易其言公天挺人豪鍾稟特異固伊呂之亞子房孔明之儔也生丁元季阨塞抗憤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撰著郁離覆瓿諸篇章言雖雄渾奧密闔辯激壯體裁殊而攄忠闡性則皆所以鋪攄其拯世救民之心釀醞夫禮樂法制之教出入造化機變鬼神卒濟於道德仁義之懿及其明炳物先識 真主起從而受心膂之寄柄帷幄之籌殄漢殲吳撥亂成治相授諸虓虎熊羆柱石之臣威

高皇帝大一統之業滌舊圖新復還三代之治何其偉歟嗟嗟樹開國之勛猷昭傳世之文章與古先豪傑兼休並顯

於千百世之後公蓋出有所爲而生非無意者矣豈竟付之儒虛誦讀守空文罔效尺寸已哉是固烈之依慿嚮慕之私也謹序

隆慶六年秋七月朔後學建安陳烈頓首書

重刻誠意伯劉公文集序 原序

青田文成劉公文集故有翊運錄一卷覆瓿集十四卷郁離子四卷寫情集二卷犁眉公集二卷春秋明經二卷國初嘗梓行而郡人翰林學士王公景章爲之序正德中郡守莆田林公刻置公里第嘉靖中余友人縉雲樊文叔乃類編之刻于真定今侍御虬峯謝公按部括蒼修謁先生祠堂討論遺

文得里第本病其漶漫舛錯乃命郡守建安陳公依真定本翻摹授梓余爲校正若干字梓成屬爲序序曰先生生在栝蒼萬山中九盤之巔所謂深山大澤用物弘而取精多者也然當五百之昌期輔真人以肇造籌帷帳而垂勳烈昭昭乎若揭日月行天中可不謂見之行事哉何以文爲夫古昔聖賢備具道德仁義之懿施于政教被及萬彙其禮樂章程莫非文也惟窮而在下者不獲有所張設乃不得已而托之言以寄其憂憤康濟之懷俟之後世或起而師行之斯聖賢所爲文辭也愚讀文成先生集多處窮憂世之深慨而深幸其遇　聖神而興起也嘗槩其集有六善焉一曰窮經以明義

二曰寓言以徵用三曰遵養以俟時四曰憂世以舒抱五曰知命以樂全六曰遭逢之無間夫元綱不振四海土崩無父無君視為故事聖經明義干戈或湮焉春秋成而亂賊懼此義不由學者倚席不講之過也此窮經以明義也元運式微務為陵替撫狡寇而引非族言之者抵蹙起弊末由痛心荼毒於是乎危言郁離此類旁通故三閭澤畔之吟離騷惓懇之意也此寓言以徵用也豪傑飈起四海糜沸而時事倒置龍衮卑章驥騏服箱木猴冠帶乃先生憤世疾邪每形歌什寓意徵詞託稱覆瓿辜野時辜於納溝扣角放歌于夜旦由斯義矣此遵養以俟時也祈招式誦冀訛王心里巷謳吟觀

風是 不詩餘 寄興取類寫情或亦有鑒吾衷乎此憂世以舒
抱此至於垂 老見幾引身高遁璆琳戛擊以和天倪于是乎
稱名犁眉比 跡赤松保厥終始斯爲全德此知命以樂全也
致之已事隆 準大度忍心葅醢畱侯色舉明哲乃彰藏弓請
苑百世而下有餘悲焉 高皇以來世懋延賞丁寧天語焜
燁龍章具在 翊運篇中即魚水交驩秬卣中錫又何以過此
遭逢之無間也或者曰青田文章掩於功業又曰勳華並茂
無訾偏長而 不知是非先生所急也其不得已而言之先生
之憂也其應 時績效者先生之幸也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
枝葉天下無 道則辭有枝葉觀於先生之言行亦若是而已

余往官游江右至高安稽求先生爲丞時事謂從異人受秘書乃棄官歸青田山中覽識天命所在而起啟天民所抱持甚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類如是文辭云乎哉先生所編又有多能鄙事若干卷方行人間其占驗象緯諸書先生啓手足時命其子獻諸朝具在金匱石室靡可得窺云　旹
隆慶六載歲在壬申孟冬陽月之浣同郡後學何鏜頓首拜手謹敍

重鐫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先生文集目錄

卷首

像贊　行狀

勅建誠意伯祠堂記　勅賜翊運祠碑記

祭誠意伯文　考功監丞劉璉勅

江西參政劉璉誥　御祭參政文

參政墓碑銘　參政哀辭 并序

文成公神道碑

第一卷

御製慰書　御名書

又帖　　御名書
御寶詔書　　皇帝手書
御製平西蜀文
御史中丞誥　　弘文館學士誥
誠意伯誥　　御賜歸老青田詔書
襲封誠意伯誥券
欽降祭文　　贈太師謚文成誥
禮部會議　　祖永嘉郡公誥
祖母永嘉郡夫人梁氏誥　　父永嘉郡公誥
母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妻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褒封誠意伯并夫人誥
瑞麥頌并序　祀方丘頌
平西蜀頌并序　甘露頌并序
文成公謝恩表
閤門使劉仲璟遇恩錄　谷王府左長史劉仲璟傳
誠意伯劉瑜謝恩表
第二卷
郁離子九篇
第三卷
郁離子九篇

第四卷
序四十四篇
第五卷
記三十七篇
第六卷
跋九篇　說七篇
問答語四篇　拙逸解
雜解附辨三章　文二篇
第七卷
銘八篇　頌贊并序

箴六篇　贊二篇
碑銘二篇　墓銘八篇
副都元帥石末公德政頌　擬連珠六十八首
第八卷
賦八篇
騷十五篇
第九卷
古樂府一百二十八首
第十卷
古樂府一百四十三首

第十一卷
歌行五十四首
第十二卷
四言古詩二十二首　五言古詩一百二十一首
第十三卷
五言古詩二百一十八首
第十四卷
七言古詩四十一首
第十五卷
五言律詩四十六首　附五言長律二首

第十六卷
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二首　附七言長律二首
第十七卷
五言絶句十七首　附六言絶句三首
七言絶句二百五十一首
第十八卷
詩餘二十三首
第十九卷
春秋明經二十篇
第二十卷

春秋明經二十一篇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像

贊

虬髯電目探天根兮斡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肅以生民休戚爲憂喜以大道晦明爲榮辱武功旣成而文治不盡其用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

孤子仲璟拜贊

英俊下僚茍仕於時莘野三聘仕止乃宜就桀就湯節義奚虧大哉王佐察物炳幾運籌决勝翊

龍以飛昭回制作文章是否允爲宗臣爾爵爾祠

工部侍郎莆田彭韶拜贊

誠意伯劉公贊

雖漢諸葛龍臥隆中予家南陽拂濯高風誰其嗣者青田劉
公天人朗朗濬發淵通璿樞星握百怪盤胸發識真主開闢
義從欻起風雲飛翼應龍决謀定策掃殄群兇中都西都卜
維崇閎雨雪陽春訏謨則忠蟬翼敝屣茅土胙封僨轅之犢
關弧射工孰令魚水齮齕其終鞠躬盡瘁遇異道同鞅掌弗
及瞻拜祠宫犂眉郁離維誦焉窮綿綿瓜瓞大啓厥宗兆自
南田亦越甌東遺笏舊簪世守勛庸雲霄萬古勒彼景鐘

旹
皇清康熙歲在丁亥中秋月兩浙督學使者南陽彭始摶拜題

重鐫誠意伯劉文成先生文集

督學使者南陽直上彭始摶鑒定

裔孫孤嶼元奇重梓

校訂後學東嘉紉莪張　策　樂成青令傷森秀

東嘉艾園谷　誠　東嘉蓀友朱廷荃

芝田璵友張國璠　樂成虞肇翁蕃禧

叅閱裔孫芝田尚雅　大鵬　成謨　成勳　啓昌

刻誠意伯文集引

誠意伯集舊刻於栝蒼凡二十卷首翊運錄次郁離子次覆瓿集次寫情集次春秋明經次犁眉公集各就篇名統爲全集其間製作雜陳未可類別兼以歲久刊板遺落字多魯魚讀者難之獻科爲公鄉人來按畿甸搆是集笥中嘗置几席暇卽須讀誠不識其涯涘竊謂公勳業垂于史籍光昭奕代而文章流播縉紳或未免涣漫獻科切懼焉因裒爲一十八卷少易舊編之次而公之製作始可類觀爰付諸梓若勳業文章之盛向有確論獻科何足以知之嘗記四明楊文懿公有言漢以降佐命元勳多崛起草莽

兵甲間諳文墨者殊鮮于房之策不見辭章元齡之文僅見符檄未見開國之勲而兼傳世之文章如公者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而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不已陋乎嗚呼是可以知公矣

皇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正月朔同郡後學樊獻科拜識於真定冰玉堂

引言

家文成公著作等身若翊運錄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犁眉公集春秋明經諸篇次爲全集明初梓行鄉塾成化六年御史戴公錄善本而重鐫之正德己卯郡守莆陽林公刻置里第嘉靖丙辰縉雲樊公來按畿南以是編製作雜陳難以類別少易舊次重刻於眞定傳日益盛隆慶壬申侍御豫章謝公按部栝蒼得里第本廼檄郡守建安陳公依眞定本翻摹授梓麗水何公縷晰條分校訂獨詳梓行至今廼世變滄

桑不特鋟板無存卽成帙亦乏全璧自 祖賜郡丞嘉衍余派於郡之新河里家藏一部世奉手澤有志重刊苦於無力嘗携兒 宗姚讀書孤嶼相與撫卷太息者久之方丈月川派姪也聞而躍然捐貲倡始因與同志張子紉莪谷子支園輩暨諸族分再加校訂命男董理仍復元編統爲二十卷裒成全集付之梓以公世不敢秘爲一家之私俾天下後世知有先民典型亦以使吾家世世子孫弗替引之云爾東嘉裔孫歲貢生 標謹識

凡例

一彙編

舊刻翊運錄郁離子覆瓿集犂眉公寫情集各自爲卷

今不以名卷集于一也

一存刪

原集舊本今不敢輕爲去取惟非時製者刪之刋落

無首尾者刪不書

一提擡

卷中遇

皇王誥勅恩詔字樣俱空一字別之

一編次

文集先

御書次誥　詔次頌表次郁離子次序記次跋說次箴銘

次賦騷次樂府次歌行次古風次律詩次絕句次詩餘

卷從其類以便檢閱惟古詩卷中或一題數十首間附

律詩則不抽置別卷從公初意其傳解長律僅一二作

隨附別卷之後省也

一闕疑

卷中魯魚就所知改訂之義難強解者闕如舊本

附誠意伯祠記碑銘祭文　參政敕誥祭文[illegible]

誠意伯劉公行狀

公諱基字伯溫世為處州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閒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

名發姦擿伏不避强禦爲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爲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驗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衆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爲職官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爲江浙儒學副提舉爲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臺憲所沮遂移文决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

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
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
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爲諸葛孔明之流方谷珍
反海上省憲後舉公爲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卽與元帥納隣
哈剌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
寇復辟公爲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爲方氏首亂
掠平民殺官吏是兒弟宜捕而斬之餘黨脅從詿誤宜從招
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卻不受執前議益堅
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省都鎭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
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珍

以官乃駮公所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
里帖木耳左丞輩羈管公于紹興是後方氏遂横莫能制山
宂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娱時與好事
者遊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
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
爲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部後
擢行省郎中經畧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
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乃棄官歸田里
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
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栝蒼倂金華明越可

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際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栝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决計趨金陵衆疑未决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眞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叅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一十八欵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爲
宜遝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略公書紙授之使夜
半出兵云至某所見其方青雲起卽伏兵須有黑雲起者是
賊伏也愼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固與青雲接者此賊歸
也卽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肎信至夜半詣所
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爲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
王漢一以饒信降

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
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躡所坐胡牀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即歸
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
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
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栝蒼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
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公至即迎入城
一夕定之公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
諸暨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時

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從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
雖據溫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
嘗不懷公之舊德也方氏素聞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
不敢受使人自于
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
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即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
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
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

擒兆先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叢鼓聲疑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躬追賊迸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于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陳氏遂平

建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

上每將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

爲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

參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歿他日公見

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爲

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

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

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

遽至

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熒惑守心羣臣皆

震懼公密奏
上宜罪己以囘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以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讞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
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爲娛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頷之昶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巽嚴等伺察公陰事
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坐他事受誅及司天臺災巽嚴因爲書言

之於
上其事多公平日寄聞於
上或
上使爲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昶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淩悅因彈之公爲
上言李公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此公叩
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
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
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
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
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
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

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允
遣官賫奏詣行在
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
旨即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比
上回京李公愬之公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
可取然未易輕也願
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敘公勳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勳册公至京師
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强也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

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顯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
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
月至家遣長速捧表詣闕謝
恩某年某月復遣速進賀平西蜀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
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
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寛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并已前奏請諸藁公皆焚之莫能得
其詳也初公言於

上甌栝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溫州界抗拒不服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 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庸爲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搆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詠老吏訐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

上聽遂爲成案以奏賴

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繫于獄
上時已勑趣歸及奏
上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
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感嘗謂人
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
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
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遂白於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
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
御製爲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

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
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葬公於其鄉夏
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
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稾五卷名曰犁眉公集娶富氏封永
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
西參政卒於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長適吳彪次適
沈安皆章氏出也孫男三人廌虎豸孫女三人幼未適也公
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
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朝惟肅必取我欲奉遺表無益
也日後

上亟思我得有間當密爲我奏其略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
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
連絡幸
聖主留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
於色然與人交遊開心見誠坦然無間迫至於義所不直無
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
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贊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白

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爲憂喜者卽此可知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爲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

最深今公薨而璉沒仲璟與璉之子爲請錄公遺事因輯
昔所聞大略爲行狀至於
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
主者觀綸綍之方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
盡詳者亦不敢強質也

洪武癸亥孟春將仕郎秦府紀善同郡諸生黃伯生狀

敕建誠意伯劉公祠堂記

上復大寶之明年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七世孫翰林五經博士祿自栝蒼來朝且言曰先臣基沒垂八十年於茲故有祠堂燬弗克稱者久之神無棲止祀罔攸享臣祿荷

國厚恩叨守宗祧敢以爲請

詔可其奏下禮部移所在有司營建祠堂如制於是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白圭處州府知府萬安青田縣縣丞郭仲禮咸奉行惟謹僉議舊祠幽僻用徙高亢於神爲宜乃度地於

宅之東南維吉方將有以規所需邑父老聞之奔走相告曰先生嘗有大造於吾民也欣然相與計田聚財輸于官得若干萬緡乃涓吉辰徵工簡材首建寢堂翼以兩廡屏以三門齊戒有室庖湢有舍而又飾以黝堊繚以周垣制度宏深規模軒敞神主攸奠煥然光輝猗歟休哉告成於天順元年十二月之朔祿詣闕謝

恩畀退而屬夔爲之記竊惟先生之謨謀功業載在國史著之翊運錄昭若日星人皆知之無所庸喙獨出處之節或者以嘗仕元爲疑則不可不爲先生白其心也先生負豪傑之才當元之季以春秋之學登進士第累仕累發其奇輙不合

而去則先生非無意於用世而世不能用遂歸隱栝蒼山中
以耕食爲樂葢元氏一遺民耳及
皇師下浙西搜羅人才先生堅臥不出亦豈無所見耶既而
吳漢角立東南中原割據如蜂蟻然天下非元有矣先生之
心誠不忍天下之棼棼也矧
高皇帝握真符而定金陵先生固預占於十年之前矣於是
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束帛朝臨而夕起一見之頃首陳天命
有在
高皇帝敬而信之自謂吾之子房謀無不用用無不效卒成
天下大業厥功偉哉夫元運去矣爲元氏遺民猶遲遲不肯

輕於他就及不得已必擇
真主自輔運籌決策取天下於群雄之手非取於元氏也先
生於此蓋亦審之熟矣昔伊尹五就桀不用退而耕於有莘
之野及遇成湯翻然起而成佐商之功聖賢所以汲汲於斯
世者豈有他哉誠以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也先生之
心其即伊尹之心歟伊尹無愧於桀先生無愧於元氏無愧
於元氏則無愧於出處之節夫何疑哉嗟夫自元綱不振四
海鼎沸萬民塗炭
高皇帝一旦出而掃盡無遺救斯民於水火使天下復見二
帝三王之治真有功於天地萬世者也抑先生之心殆有見

於是黄山是言之比之伊尹功或過矣於乎如先生者雖百世祀可也况祠堂乎是宜我　皇上特垂意於斯豈惟昭崇德報功之禮又將與起其子孫俾得以賢其賢而親其親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歟夔生也晚忝與先生同浙水而高山仰止之心爲日久矣敢書此于麗牲之石以白先生之心後世欲知先生者尚有考於斯

賚善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嚴郡姚夔識

敕賜翊運祠碑記

有曠世所無之大變則必有曠世所不可無之大功否極而泰剝極而復此理也亦勢也世至元季天下土崩四海鼎沸

而世變極矣我

聖祖不階尺土卒定大難跨唐軼宋逼漢高而過之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若我　聖祖之功豈非曠萬古之所未見而天下後世所不可一日而無者哉然天將降是亂於世必預爲之生能弭是亂之人於其先故伊摯不生於商而生於夏子房不生於漢而生於韓皆亡國之英出而爲興王之佐也用是在泰則有上下之交在復則有朋來之助孔子曰管仲匡天下民到今受其賜夫四十餘年功出於東畧吾夫子猶動色稱之況其有功於乾坤再造之世而親被其賜者亦烏可得而忘之哉我　聖祖之創興大業雖藉

脊力爪牙之士而謨謀帷幄指授群帥則昔誠意伯劉公之
功蓋大實授之而非偶然也是宜百世廟祀以享天下之報
夫何歷世既久浸遠而堙至景泰間始有博士之命爲之立
廟以祀孝宗時壽以禮科給事中吳仕偉之言錄其九世孫
瑜爲處州衛世襲指揮使蓋先是郡人鄭以璋嘗有立廟之
請　詔下所司巡按分守等官實奉行之至是瑜還監察御
史邢公纓兵備副使林公廷選張公賓首謁公廟復通道立
坊扁曰翊運元勳之坊於是廟制奐然一新乃命公八世孫
養以鄭御史宣之言來屬予記予惟公之豐功偉績實與天
地相爲始終使生民之類不至糜爛泯沒而綱常倫理爲之

復振是誠不可以異代而論也旗常金石在所必載信史正
人在所必錄亦豈區區所得而贊之哉因繫之詞曰
天生至人兮輔我　皇明天實假手兮亡國之英桀五就而
不售兮國用以傾倣將大有爲兮待文王而後興風塵鬨洞
兮掃除棘荆乾旋坤轉兮海宇廓清公神不死兮百世如生
在帝左右兮熏蒿悽愴於穆廟祀兮崇階兩楹灑酒薦牲兮
苾芬其馨仰瞻再拜兮我民之情神其不爽兮來止來寧正
德改元春三月朔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兼經筵通
鑑纂要官前南京國子祭酒翰林院侍講同修國史黃巖謝

祭誠意伯文　　　　吳公願撰

維洪武九年歲次丙辰九月壬午朔越十六日丁酉承事郎
前工部員外郎劉彬承事郎水部主事兼吳相府錄事吳公
願從仕郎前常州府武進縣丞趙嗣泰等謹以牲醴致祭于
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前御史中丞護軍誠意伯
劉先生之靈曰維元政之失馭兮豪傑奮其並興驅齊民使
荷戈兮銷鋤犁以爲兵務負迭其相乘兮弱之肉而强是食
競侵略以僭竊兮紛盜據乎南北塵滃滃而眯目兮燄炎炎
而漲天計剽殺爲功庸兮孰黔首之汝憐翳穹蒼之念亂兮

寶挺生夫　聖明撮仁義爲甲冑兮要忠信以爲城江淮翕
其景從兮顧瞻金陵而是都豈有君而無臣兮壽吾予之雄
圖惟先生之壯志兮夙藴皇王之學鄙管樂而陋彧猛兮謂
伊呂之可作神謀兆於幾先兮吾將察夫璿璣視　王氣之
攸屬兮知　帝命之所歸虎嘯谷以生風兮雲出岫而隨龍
爵予衷之耿耿兮舍　聖人其焉從應　聘命以効忠兮驩
契合於諾唯神籌祕計不可以言喻兮恆決勝於千里彼僞
漢之搶攘兮艤艫肆其横江陳我師於彭蠡兮殪封豕於莊
浪長驅直抵其巢穴兮彳亍豫章而東之蘄黄與鄂岳兮固風
靡而無遺先聲譬兹兩浙兮復禽張而繫方操破竹之形勢

兮七閩惴其致嘗鬪西北鄙之人兮曰奚爲而後我征不庭而撫順兮不再鼓而俱下雖天道之助佑兮亦將軍之用力也發蹤跡以指示兮允先生之成績也　皇錫爵以酬勞兮位次亞夫公侯效子房之勇退兮願從赤松以遨遊胡二豎之搆患兮動宸衷之惻惻　帝曰卿其遄歸兮昇優游於祿食賜綵綸以褒美兮示膂脊之不忘駕蒲輪以言旋兮桑梓賁其寵光仁者必得其壽兮諒理數之可推謂陰隲之獲報兮宜愈亨於期頤泰山頹而梁木壞兮忽溘焉其云亡不憖遺於一老兮使斯文之遽喪古之人圖夫不朽兮惟立功與立言建茂勲於開國兮况著述之必傳秉二美而並載兮流

芳躅於青史永鴻名於無斁兮亘萬古其猶不死嗟鯫生之
多幸兮望餘光之有年曩叨班於朝著兮沐教載之嘉言承
恩例以聯歸兮敢景行於先哲偕同心之友朋兮敬瓣香之
是爇登犧牲於几俎兮崇清酤之盈觴匪飲食之足尚兮庶
至誠之馨香菊采采而垂華兮露泠泠而凄其靈惝怳之不
昧兮魂髣髴而來思尚饗

予璉考功監丞勑

皇帝勑曰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夔各人如所在
且朕命署政事已往者十年其間最否未知必稽其所以方
故設考功之名爲監其職若非心腹不佞事可委令者

得而專其事哉於斯之職甚微於斯之要甚切所以切要者
言其大小之職必由此而黜陟焉若非人而職此必僨大而
絡小以全其考愚君枉法非止一端故在選人而得人方稱
斯職朕於斯監非不再搜才能奈何容眼無知是謂得人之
難爾劉璉非愚下之才但委是職以驗乎生於戲公私黑白
惟丈夫者別之愚下混淆安能昭著今特命爾爲承務郎考
功監丞戒哉戒哉

洪武十年八月初三日

江西叅政誥

皇帝制曰昔者二帝三王之設官也爵分五等列國天下筦

守其土子其民世世祿給焉惟周諸侯不法爲秦所有秦豈周事遂罷列國爲郡縣而治之斯法也制也自漢承而行唐宋皆然元蹈中國體之然也郡縣之多寰宇之廣其中書不能一一總其事又設方而大臣流其職理方隅之務所職之名漢曰州牧刺史唐因之宋改而曰安撫元亦名曰行省此皆歷代總郡邑而專方隅者也邇來朕有天下更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朕命也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張陳之所以政者軍民休戚國家利病所以四者必去民之惡而導民之善使知有畏從於斯之職可不重乎若非其人則方隅之軍民失所仰瞻若得其人則方隅之軍足食民樂耕其緣

寡孤獨不失其所焉不但如是而已則朕雖非才德必彰矣
國家磐石矣朕於斯廣訪多搜人皆愚下之愚稱朕之意者
杳然今江西承宣布政使司缺右參政朕特以爾考功監丞
劉璉爲中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汝往欽
哉
洪武十一年四月初三日

御祭江西參政文

維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九月甲午朔越二十有一日甲寅
皇帝遣國學生陸居敬諭祭于江西布政司參政劉璉之靈
曰曩者渡江之初爾父卽來相從謀謨左右每竭忠誠及天

下大定特封爲誠意伯告老還家竟以疾終重念爾父之勞
遂命爾爲江西布政司參政爾能繼承父志律身以廉何期
年未四十一疾長往訃音遠來良用嗟悼特以牲醴祭奠爾
其饗之

故參政劉公墓碑銘

皇明有佐命勳臣曰誠意伯劉公旣薨　上嘉念其功不置
洪武十年秋遂以承務郎考功監丞官其子孟藻後一月兼
試監察御史後二月超拜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
未三年竟薨于位十二年六月三十日也年三十有二
上聞之嗟悼不已敕有司護喪反其里親爲祭文命國子生

陛君檄致奠其子廌等卜地里西石門嶺董田之原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焉既而使來屬伯衡銘其墓上之碑按孟藻姓劉氏諱璉字則孟藻也處州青田縣南田里人曾祖諱庭槐

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祖諱爚

皇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並追封永嘉郡公考諱基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加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封誠意伯曾祖妣梁氏祖妣富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妣富氏封永嘉郡夫人娶陳氏子男二人長廌次虎女一人適麗水陳仔孟藻生數歲授以書二三過輒

能諳誦後終不忘年十餘為文辭立就奇氣爍爍紙上其師覽之有愧色孟藻器局凝重而識慮宏遠誠意伯之畱輦下也孟藻內事毋睦宗姻外應門戶撫鄉里無一不中度於時永嘉為方氏所據鄉之群無賴予煽於方氏將相挺為變孟藻出其不意先其未發一夕撲滅之無得脫者而闔境遂以奠枕其年才十八耳誠意伯以聞

上曰非卿焉有是子誠意伯之得請歸老于家也遣孟藻上表謝恩召至榻前與語

上為傾聽而任用之意昉於斯矣其年復進平蜀頌入見武樓下內出所製潁川侯傅友德等文俾持歸示誠意伯別選

進入自誠意伯家居孟藻將命剌謁無慮八九至至輙撫見
上見其進止安雅占對明敏未嘗不以爲賢而極爲
皇太子所重初誠意伯請於
上曰甌閩之交有地曰談洋僻絶而嚴險戍卒遁逃淵藪也
愚民往往蝟聚爲奸利樹廵檢其地庶幾人知顧忌　可其
請執政胡惟庸當國以不關白恨甚及其封事言郡縣豪猾
吏孟藻
上之又不先通執政執政愈益恨適有旨逮豪猾吏乃訹使
誣誠意伯以非法而刑部尚書吳雲等承執政風旨議坐孟
藻賴　上晉其父子深故免誠意伯薨之又明年夏監察御

史李鐸以　上旨來取其觀象玩占諸書孟藻即日出書石
室中豪從李御史赴　闕奏曰臣先臣基臨終屬臣以書藏
之曰愼勿泄也喪葬畢其　上之臣未及上重煩使者來取
臣罪當萬死今悉送官矣唯陛下哀矜　上慰諭之曰忠孝
哉其晝服事朕孟藻頓首乞賜歸持服賜寶鈔叁拾貫遣之
皇太子召賜食加賜伍拾貫秋七月服甫除而考功丞之命
下考核平亭畤譽翕然　上猶以爲散地兼試監察御史風
裁凜凜眷遇尤篤陪祀圓丘被旨進勾無違禮者搢紳多之
明日圓丘署丞進瑞粟持詔孟藻與通政使曾秉政作歌獨
孟藻所作稱旨未幾除叅政出涖江西進階中奉大夫同日

除官四百餘人

上諭衆曰劉璉勳臣子操心正大居家奉法歷官著効故委以重任也顯有異績且入中書矣衆乃始知

上於孟藻用之速由知之至而孟藻益感激圖報稱其在江西也同官韓士原貪而苛沈立本險邪而不知大體孟藻一以忠信介直自處臨事決議不爲俯仰雖因語侵之不變一號一令忖度利病便不便而後從違造城磚厲民更其要約而倒懸以解督運吉安布粟兼收而公私稱便淹禁囚徒充斥窮日夜之力疏理而囹圄以空此尤見褒賞於朝廷者也以此專使來錫監丞參政命書方屬意大用之而孟藻憤立

本專恣致疾奄至大故庸非民之無祿而天奪之乎薨之日君子以其方嚮用而遽沒降年又不永咸涕洟盡傷焉伯衡竊惟劉氏先世之積累至誠意伯而始發誠意伯之遭逢至孟藻而益隆亦顯矣乎況孟藻能薦其忠貞奮其材猷上結主知濟美先公生膺峻擢死蒙異數是豈惟當世賢能後來聞其風未有不歆慕其忠孝者也然則其材雖不盡用而其忠則大行其命雖短而其名則已長孟藻復何憾於斯哉今伯衡以朋友執筆爲銘誼也烏得而讓之銘曰

聖皇龍興豪傑雲從運籌帷幄偉哉劉公令德不匱有君爲子繼武而作爲

天子使君鍾粹美强記絕倫不煩師教肆筆成文爰自弱冠
籌謀辯斷不動聲色制亂將變事聞當宁當宁曰嘻允矣肖
子豈其克家公雖退休心乎宸魁上表上章君則奔走闕門
義義出入不呵侍于燕閒家人莫過上公通僕罔不恭敬曰
父名臣宜子之令柄臣憾公獨不已親因事返噬遷怒於君
巧詆深文與罔
天聽君免于辜　皇仁且聖求公遺書詔使臨門乃縢乃橐
獻于帝闕
皇欲用君君乞終制愈其請矣申錫楮幣祥琴既御趨而造
朝榮以好爵曾不崇朝第宅鞍馬以莫不賚其官再遷首尾

三載君在考功有陟必明君試御史無回不貞殿彼大藩豈無方伯往叅厥政微君孰托有兵有民有錢有糧有獄有訟有紀有綱晝思夕惟不遑啓處何利不興何害不去去害興利民罔時恫須聲洋洋達于九重命書來錫昭示崇奬使者言還君已長往命難諶斯而止乎玆不秉事樞以究厥施年與材違

皇用慨嘆遣文祭之親御宸翰恩禮優渥終始哀榮君又奚恨雖死猶生輝映前人慶延後嗣銘以傳信作者太史翰林

國史院編修蘓伯衡譔

故叅政劉公哀辭 幷序

孟藻姓劉氏諱璉世爲處靑田人
皇贈永嘉郡公諱爚之孫故御史中丞護軍誠意伯之冢子
也繇考功監丞歷試監察御史爲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右叅政積階至中奉大夫年三十有二以疾薨于位孟藻爲
人敏慧警穎書讀二三過輒成誦終其身不忘曁亂中郎凝
然狀成人習詩文操筆立就師自以爲不如屬元之季所在
盗起中丞仰覩俛察從　眞帝於大江之東爲之發蹤指示
謀不出幄而制勝千里筭無遺策用能剗平群雄混一四海
定功受封爲開國之佐當是時也孟藻獨將家屬處南田山
中南田左右故草竊根據嘯聚不以時忌中丞任事將禽獮

之乃僞爲服屬而圖肆毒蟄於隂孟藻潛覺焉撫其豪酋結以忠義或委以利或惕以威或刼制其要害咸就規束莫敢蠢中丞之舊故姻戚與凡戲下之衆孟藻罔不人得其歡心侍中丞若嚴父夏日氣屏息慄戰於殿退見孟藻煦如陽春繇若山谷無問遠邇賢不肖惟孟藻是附孟藻亦各有以處之不紊毫與髮及中丞之請老而歸也天子念其勳伐欲數得問勞孟藻以一介行李往來于京者不憚六七至則燕見於　上類家人父子伏陳對詳簡中宜

上嘗字中丞言曰伯溫有子足以翊贊春宮矣於是廷臣自宰輔而下鮮不器孟藻者初甌栝之間有地曰談洋負險而

遠又界於閩無賴倚為窟以私販負軍戍徒役逋逃不啻淵
藪中丞病之入朝以為言請置巡檢於其地
上從之執政權臣以出不由己不悅會中丞歸遣孟藻逹封
事言郡縣不法者
上概施行焉而孟藻又不先以關白執政執政滋怒因抵以
隙欲構入其罪賴 天子明聖孟藻得無隨坐洪武六年也
七年中丞復朝京師孟藻實從
上數欲官孟藻中丞辭遣之中丞既薨九年冬十月
皇帝上緬元象慨欽天之失職命御史賁詔謂孟藻令上其
父所著觀象玩占等書及天文諸家言孟藻已縢藏石室悉

取送官仍走謁於　帝奏曰臣先臣基當屬纊時畀臣抱書以獻
無失其業臣遵治命謹已緘閉無沮僕服闋上今已悉送官
敢昧死以聞
上嗟歎良久若曰卿忠孝具著宜留事朕孟藻叩頭嗚咽泣
未禫爲請詔許歸終制賜鈔三十貫文
皇太子召賜食更贈五十貫勉諭彌厚十年夏六月旣釋服
遂拜考功之命考覈當其可稱厥職以謹飭見褒于　上故
不越年而超佐藩閫將有六任焉十二年出刑部尚書沈立
本爲布政使立本素諂附權臣至官即求所以媚之之事孟
藻牢持不可立本屢動以危言欲脅制孟藻孟藻悲曰吾廷

受　帝命參政江右知報國而已他所不卹何有於使哉發
憤得疾六月某日終于公署訃聞
天子為之震悼輟視朝遣使弔問　親御宸翰為文祀以中
牢於戲孟藻與余為通家有兄弟之好余齒差長每班孟藻
上質余忝京官孟藻之來賓主於余可否必讐飲食必耦寢
必同席余汨於公事若沫漛孟藻多憐余之色余復歸田里
得與孟藻會者僅四五而孟藻仕矣孟藻性和易見幾明决
雖待人無忤而內懷剛正動率循律於非義隳毅然有不可
奪之節余意其當柱石斯世康濟兆民異日弼守文之君為
股肱心膂以享有太平嗚呼孰謂遽止於茲乎人之生患於

無才有才患不見用既用患不能顯而得君以行其志今孟
藻才矣用於時尊且顯矣忠知於君而澤加於人矣家爲能
子國爲良臣保有名爵正而斃焉生榮死哀尚何道哉雖然
余於孟藻其能忘情否也孟藻之子鷹以喪歸余適在溫不
得撫其櫬哭諸野北塟又弗克執紼以窆悲可勝既耶追憶
曩昔作辭以哀孟藻且書遺其弟仲璟俾鷹刻諸冢上其辭
曰　南田莓莓兮武陽崔崔孰儲其精兮生賢孔才倚彼丞
嘉兮乃先厥開奮興翊運兮龍乘于雷艮不其勳兮文驅鄒
枚克裕而後兮有植必培嗟嗟孟藻兮棟梁之材辭華蔚充
兮如瓊如瑰文多藝德兮既美且偲無纖與洪兮衆善畢該

紺幄主君兮厥轂乃推朝登　金門兮莫躋金臺啓沃旣良兮夔龍我陪　帝贍豫章兮西江之隈曰玆庶務兮汝往其裁繩愆疏滯兮澤被一垓方期顯庸兮陟司于台若和鼎羹兮以鹽以梅曷尸大塊兮函畀之菑民之無咎兮西山云頹其志則誼兮壽齊于岡有子興櫬兮或號而受鬣如其封兮松柏是栽攄情託辭兮以泄余哀琢之貞珉兮示于方來嗟嗟孟藻兮嗚呼哀哉

洪武十有三年歲在上章涒灘冬十月戊午朔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同郡吳從善製文

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諡文成護軍

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奉

勅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四明張時徹撰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前太常卿管南京

國子監祭酒事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大典總校官常

熟瞿景淳篆

文成劉公其先豐沛人也後徙鄜延名延慶者宋宣撫都統少保厥子光世以平方臘功爲兵馬總管高宗南渡部兵以從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進太師楊國公因家臨安

子堯仁過麗水而樂之遂徙其邑之竹洲四傳至集又卜居青田之武陽去縣治者百五十里世所稱南田福地也俗尚儉朴有唐風之遺焉遂世定厥居兢兢於仁義之訓五傳而至濠宋翰林掌書蓋慈惠好施每滛雨積雪登高而望里中有不舉火者即分廩賑之會宋亡乃荒遯自適時有林融者徵聚義旅興復宋室元討平之逮融至京世祖義而弗殺也融歸而至甌越之間地名牙陽四谿者而復嘯其徒元乃馳驛使簿錄其脅從將盡殲之而鄉豪因以仇怨相傾引善良鮮有脫者使者返夜次武陽會天大雪與居民百錢市酒而市者則至濠家具語之故濠即閒行謁使者得所簿錄數

而深心惻焉時孫熗侍年方十齡陰爲策計濠則大喜輙盛
供具以逆使者醉而寢之樓乃探篋啓牘錄其渠魁二百人
已乃遂火其居焰灼於樓倉皇掖使者跣而走詰旦大恚曰
將何籍以復闕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辟之曰濠不幸災於居
室廬驚使者濠誠死罪意者簿錄有冤天欲生之乎使者事
竟不復可至濠幸有密親於彼度往返者四日可以相報使
者曰幸甚但半之亦可矣已而以前所錄二百人者授之得
命誅死諸所全活無算濠即文成公之王大父也祖孫同心
破家以活萬命篤生文成爲一代元勳于孫千百世食其報
豈倖然哉濠生庭槐博洽墳籍爲太學上舍槐生熗通經術

元遂昌教諭是爲公祖公父後皆以公貴封永嘉郡公祖母梁氏母富氏皆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溫神知迥絕讀書能七行俱下年十四入郡膠師受春秋未嘗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辯決疑義出人意表爲文輒有奇氣諸家百氏過目卽洞其旨嘗遊燕京間閱書肆天文書翊日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此已在吾胸中矣時從鄭復初先生遊講濂洛之學先生大器異之語公父曰吾將以天道不報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輒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西蜀趙天澤亦以爲諸葛孔明之儔蓋雖未試於用亦已穎露囊中矣甫弱冠舉元

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以廉節著名發姦摘伏不避强禦為政嚴而有惠小民咸慈父戴之而豪右數欲陷焉時上下信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殺人者獄公覆案得實而初檢官以不實當罪乃其家欲甘心於公江西行省大臣辟公為掾史舒所之已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後為江浙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為憲臺所沮則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同遊者魯道原宇文公諒輩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附之時元方全盛諸同遊大駭以為狂也而悉去之公益呼

肆放厥稱醉而罷方國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建議城慶元等路賊不敢犯及左丞帖里帖木耳招諭方寇復辟公行省都事公議方氏首亂罪不可赦宜捕誅其兄弟而招安諸脅從者方氏大懼行重賂求解而公堅卻之執前議請於朝方氏乃走賂闕下而省院臺則背甘爲降詔招安授國珍官駁公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則罷左丞輩而羈管公於紹興自是方氏遂橫莫可制山冗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則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於當途益蔑如也乃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略定其地已復以爲行樞密院

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之後受行省郎中特

經略使李谷鳳奏守臣功績而執政者皆右方氏遂抑公功

僅由儒學副提舉格授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莫不解體公

拜勅曰臣不敢負國今無所宣力矣遂棄官歸時義從者俱

畏方氏殘虐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曰今天

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栝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

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公笑曰吾平生忿

方國珍張士誠輩徒狗鼠耳而奈何効之且天命有歸吾姑

待焉會

高皇帝下金華定栝蒼公指乾象謂客曰此非向所云天命

者乎客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悉以衆付其弟陞併家人參
掌之曰善守境土毋爲方氏得也適總制孫炎以 上命來
聘公遂由間道詣爲陳時務一十八策 上悉從之會陳氏
入寇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宜奔據之或欲決死一
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內計之公
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 上曰計將安
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
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也
上遂用公策斬獲凡若干萬已而頒賞則力辭不受中書省
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禮公大怒詬曰彼牧豎

何孝之何爲遂不拜已而見
上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遂定征伐之計兵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謂宜
舍堅城而逕拔江州遂平江州
上嘗使都督馮勝攻敵城命公授方畧以雲物爲驗及克敵
一一如言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躡所坐胡牀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
城降時苗軍反金華栝蒼殺守將胡大海等衢州亦謀翻城
應之守將夏毅計無所出適公以憂歸道其地入城一夕而
定公即遺書金處屬邑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郡平章諸軍克

復處城苗師就禽公將語所親　上必有天下衆心翕然方氏勢日沮喪數遣人奉款於公不納而白於
上　上因令公與之通問公乃宣國家威德而方氏遂納土入貢矣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條答悉合機宜會公赴京經建德適張氏入寇守將曹國公欲奮擊之公止之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禽耳已而果然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衆謂蘇湖富饒宜先取之公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焉陳氏既滅取張氏如探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大戰彭蠡湖公密啓移軍湖口以避難星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遂殲友諒次取張士誠次定中原蕩群雄除殘暴再造區夏凡皆公之密謀也　上時至公所屏人而語率至移時雖至親密莫知其端公爲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叅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又見熒惑守心群臣皆震懼公密奏謂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　上以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諗滯獄凡平反若干人雨即隨澍公因奏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

上方欲刑人公請其故　上語公以所夢云云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計得夢後三日當有報至　上遂停刑以待如期報海寧果以城降　上大喜悉以

欲刑之人俾公縱之張仕誠平後有張昶者欲亂政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上頷之昶以爲發其奸也而怨之使齊翼嚴等詗公陰事欲陷焉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會司天臺災翼嚴上書言事欲以中公而　上洞其奸切責翼嚴斬之窮治黨與盡得其與昶通謀狀　上不慊於丞相李善長而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爲營救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矣公首觸地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覆如臣駑鈍尤非所堪　上怒乃解洪武改元　上登大寶拜公御史中丞時定處州七縣稅額計臣謂比宋制畝

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畝止五合曰使劉伯溫鄉里子
孫世世爲美談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
上言宋元以來寛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乃命憲司糾劾無所避公因案中書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
當死而李善長素善彬請緩其事公竟奏誅彬由是與善長
大忤力請歸鄉里臨行奏鳳陽雖帝鄉非建都之地王保保
雖可取然未易輕舉也已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益思公言手詔敘公勲伐召赴京師同盟勲册公至賜賚
甚厚贈公祖公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晉公爵而公固辭不
拜　上知其至誠不强也時　上謀所相首楊憲次汪廣洋

文胡惟庸公皆謂不可
上乃曰是無踰先生矣公曰臣豈不自知況臣疾惡太深又
不耐繁劇爲之秖孤大恩耳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
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
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於鄉八月
上手書訪期問天象事公條具以奏大意謂霜雪之後必有
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
上嘉納之以付史館公所奏記諸如此類率焚其草人莫得
其詳也初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界於福建之三魁元末頑
民鬻販私鹽因挾方寇爲亂久之不靖公言於 上設巡檢

者悉之而頑民猶復逆命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吏匿不以
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之不先白中書省而逕詣　上前時
胡惟庸主省事怨其不白也而重以舊怨甚刑部尚書吳雲
訹老吏許公謂談洋爲墓地而弗得也而建議立司以播
惡吾民激之爲變　上素知公置不問又請逮璉置獄復不
許於時非得　上憐眷公且族矣比公入朝惟引咎自責先
是楊憲敗而相汪廣洋未幾貶廣東乃相惟庸公大慼曰使
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增疾
蓋八年正月云惟庸以醫來飲其藥至而有物積腹中彭彭
如拳石公遽白　上而疾遂益篤三月　上知公且不起御

製文遣使馳驛送之歸歸一月而薨公生至大辛亥六月十
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五以是年六
月葬於夏山之原所著有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
情集四卷犂眉公集五卷皆傳於代公初與同郡葉景淵胡
仲淵章三益金華宋景濂以德誼相慕尚至居官任政則各
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爲當代稱
首云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
與人交洞見肝膈至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
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以爲不世之
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儔輩莫能測也

累贊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遜謝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一齒前事每天象有變則累日不懌益志念深矣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自怵　上亦甚禮之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時曰吾子房也又曰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實茂焉又曰每於閒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此其知遇之隆世寧有儷哉廷臣以過被譴公密爲救解其人知而謝之輒拒不納其人不知卒亦未嘗言也公之將薨也以天書授璉使服闋奏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仲璟曰胡惟庸在位欲奉遺表無益也敢後

上必思我倘有問以遺疏略奏之其略以修德省刑祈天永
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
連絡惟
聖明留意 上益念之公初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娶陳
氏章氏陳生子男二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參政卒於官
次仲璟授閤門使
賜除奸敵倭鐵簡侍 朝尋陞谷府左長史提督 肅遼慶
寧代谷六王府軍務 成祖時死事別有傳公以中毒死
上深閔其冤乃命長孫廌世襲伯爵給之金書鐵券後 次
皇帝北征沙漠定鼎燕都而篤于勳舊不能忘 闕遂俾繼

爵至景泰間七世孫劉祿始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時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世襲指揮使立祠本郡蓋數用言
者所請云至嘉靖間後納郎中李瑜下禮兵二部議大畧曰
基當草昧之初首識　真主金陵謁帝動中機宜觀其陳天
命之有在斥僞主爲不足事舍安慶而徑拔九江欵仕誠而
急攻友諒江南大勢已定於此其後屢從征伐觀天察象設
策運籌知無不言言無不驗仰副順天應人之舉翊成撥亂
返治之功我
高皇帝延攬豪俊創造丕圖雖一時佐命之臣並軌宜翼而
贊畫帷幄之奇謀恢復中原之大計往往屬之基故在軍有

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喻功臣廟廡既圖其跡青田邑租復減其科推基之功於　國家豈有量哉蓋思創造之難則當隆佐命之恩修社稷之功則當篤延世之賞況翊運開基勳業炳烈如基者哉奏上報允遂進公配享於　太廟乃復瑜伯爵世世承襲焉公臨終戒子孫毋仕且不利九世方興至今若合左劵云徹鄉里後進伏讀功臣翊運諸錄而景公之勳烈讀郁離子諸集而慕公之文章夜旦皇皇恒思執鞭而不可得茲其孫世延篤厲操尚繩其祖武恐芳懿之不彰也而繆以隧道之碑見屬卽不文庸何敢辭銘曰於惟掌書樂善好施雨雪分餉闔閈稱慈無辜被錄百千其徒何[illegible][illegible]

之爰火其船我也無棲人則群誅篤生孫子爲時鉅儒武緯
韜鈐文富詩書璣衡洞燭囊栝寰區元失其馭四國卒瘏如
鼎斯沸莫赤匪狐乃有　真主應天受符間關草昧龔龍以
飛運籌帷幄以張以弛天牖其衷人罔攸窺群雄竊據次第
芟除大命既集殘胡卒逋
帝曰汝功汝侯汝公公曰天眷微臣曷庸功成身退從遊赤
松　帝寵其直人嫉其忠奄殞非命實恫　帝衷丹書錫爵
賞延不窮厥惟徇亡忠孝彌崇均輸大節盍闕丕風嗣傳式
徽謂天菁菁爰有封章頻籲九重　哲后攷德宗工記功乃
集廷議報稱宜隆侑享　太廟俎豆春容君臣一體祀典攸

同於萬斯載嗣續公封百爾圭裳胥慶厥逢公文日星公烈
華嵩既載旂常亦銘鼎鍾孰是不師孰是不共況也梓里奕
世其風渺予小子夙夜欽崇不腆者詞曷賁玄宮庶托貞珉
光昭罔終

皇明隆慶元年歲次丁卯春二月望日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一

上 孫

御書

諭劉基書

今日聞知先生作尊堂辭世去矣詩人十餘載人生在世能有幾個如此先生聞卿莫不思歸吾先生所來助我棄業來試問果思歸必當且允於朕我正當不合辭先生休去爲何此一小城中我等綱常正宜教人忠孝卻不當當先生歸去昔日徐庶助劉先主母被曹操擒將去庶云方寸亂矣乞放我歸先主容去使致子母團圓然此先生之母若生而他處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一

十一世孫　孫嶼元台重梓

御書

御製慰書

今日聞知老先生尊堂辭世去矣壽八十餘歲人生在世能有幾箇如此先生聞知莫不思歸否先生既來助我事業未成若果思歸必當且寬於禮我正當不合觧先生休去爲何此一小城中我掌綱常正宜教人忠孝御不當當先生歸去昔日徐庶助劉先主母被曹操操將去庶云方寸亂矣乞放我歸先主容去使致子母團圓然此先生之母若生而他處

PL 2698 .L5 v.2

以徐庶論之必當以徐庶之去今日先生老母任逍遥之路路更生之境有何不可先生當以寬容加餐以養懷才抱道之體助我成功那時必當遣官與先生一同鄉里薦母之勛勞豈不美哉

御名書

頓首奉書

伯溫老先生閣下　愚與先生自江西別後屢有不祥皆應先生前教之言幸獲殄滅奸黨彊域少安收兵遣人專詣先生前虔求一來望先生發蹤指示并日夜懸懸六月二十三日蒙聞湯教授齎諭以六月七日間舉兵用事不利

[illegible]之木順行金星出現則可使愚一見教音身心勇躍足不敢前如此者何蓋以先生二三年間以天道發愚所向無敵今不敢違敎然擇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時是以再差人星夜詣前望先生以生民爲念德敎爲心早賜來臨是所願也如或未可即來可將年月吉日時辰方向門戶擇定密封發來實爲眷顧惟先生亮察不備

又帖

郎中胡深轉奉到先生諭以守備之書知人情之見山中豪傑可否盡在其書愚觀先生之誠又何言也似先生有此護顧之心栝城可使愚高枕無憂矣

又御名書

頓首奉書

伯溫老先生閣下　去歲先生行曾言湖廣之事一去便得然得不得直候正月盡間二月內可得果然初至湖廣賊人詐降後又堅壁不出至今未下實應先生之言矣茲者再行差人賚書詣前專望先生早爲起程前來萬幸希亮察不具

御寶詔書

朕聞同患難而與心者未輔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劉基世居括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亂　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爾曾別

閭里捴丘壠棄妻子從朕於群雄未定之秋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察列宿之經緯驗日月之休光發縱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襲者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平處城之內變爾多轍焉至於彭蠡之鏖戰炮聲擊裂猶天雷之臨首諸軍納贓雖鬼神也悲號自旦日夜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年夏告鏡粧失胭粉之容遺子幼沖晉囘祀教速赴京師去久未歸朕心有欠令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勛策庶不負昔者之多難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但着鞭一來朕心悅矣

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御寶日賜臣基

皇帝手書

皇帝手書付誠意伯劉基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於京師我之疆宇比之中國前王所統之地不少也奈何故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然歹人惡嚴法喜寬容謗罵國家扇惑非非莫能治即今天象叠見且天鳴已及八載日中黑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日見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山中或有深知曆數者知休咎者與之共論封來前者舍人捧表至京忙忘問卿安否今差尅期往卿住所爲天象事卿年高家處萬峰之中必得眞樂使者往而回勿賚以物茶飯發還

洪武四年八月十一日午時書

御製平西蜀文

洪武四年九月三十日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之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爾甚再作平蜀頌上章為傳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朕聞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蓋上古聖君臨御恩及海內故賢者讃揚若非聖君安敢受此美稱善揚者也朕本淮民因元失政豪傑忿爭吾承入後偶獲多兵訓練為我調用有時命將四出有時親征一方不五六年間群雄歛跡惟西蜀一隅限山阻險是有戴壽者假明昇童孩負固不伏陰生詭計說誘

諸洞蠻夷為吾邊民患於是發兵二道命將分行三年冬平章楊璟德慶侯廖永忠率舟師抵瞿塘戴壽以合蜀軍民與之決戰平章楊璟兵敗收兵僅能與之對壘當年冬潁川侯傅友德將兵由西番道經階文逾月而抵綿漢蜀兵莫敢當鋒其戴壽者恃瞿塘之險遐老弱守之盡拔堅關之兵西行與潁川侯戰道逢潁川侯一戰戴壽披靡再戰困逼成都其攻瞿關舟師總兵者尚未盡知將軍潁川侯木牌書其戰勝次第順川江而放流德慶侯獲之連壘而進乘機破關搗虛而至偽京師幼主明昇銜璧率文臣請降戴壽為傅將軍生擒於成都於是中　四清寧論將之功傅一廖次[illegible]則是焉

天佑我邦　師出以律　將忿揚揚　馬嘶蹄踏
晝角聲張　惟我穎侯　智勇難量　羌人稽首
壺漿道傍　勞我軍行　綿漢是降　蠢爾戴壽
率衆來當　一戰披靡　拒城且滅　旬日困逼
詣軍請降　傳將功就　再歌嘨塘　天生廖將
與傅成雙　江風浩浩　起我旌幢　泊舟連壘
直破獨關　生俘偽主　市肆無干　遣使飛捷
一刻數關　天產名將　兵出民間　非朕有能
實由天鑒　有臣在南　家居栝蒼　生而能文
舉筆何難　謂我採擇　黼之班班

誥詔祭文

御史中丞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太史公之職天下欣聞中執法之官臺端清望惟親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其氣剛正其才宏博議論之頃馳騁乎千古擾攘之際控馭乎一方慷慨見予首陳遠略經邦綱目用兵後先卿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式克至於今日乃所建悉有成效且括蒼爲卿鄉郡其地襲幽遐山溪深僻承平之

鋤彊梗險方當兵起乘時紛紜原其戢戈嚮化怗然寧謐使狄無南顧之憂者乃卿之嘉謨也若夫觀象眡祲特其餘事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至獄訟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實茂焉乃者肇開烏府丞輔需賢斷自朕衷居以崇秩清要得人於斯爲盛於戲紀綱振肅立標準於百司耳目清明爲範模於諸道永綏福履光佐丕圖可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元年三月 御寶 日

宏文館學士謄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朕稽唐典其宏文館之設報勳舊而崇文學以耆言之非勳著於國家猶未至此以儒者言之非才德俱優安得而崇爾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劉基朕親臨浙右之初爾基慕義及朕歸京師即親來赴當是時栝蒼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淸寧節次隨朕征行每於閒暇數以孔子之言開導我心故頗知古意及將臨敵境爾乃晝夜仰觀乾象愼候風雲使三軍避凶趨吉數有貞利於戲蒼顏皓首之年當撫兒女於家門何方寸之過赤眷戀不捨與朕同遊後老甚而歸朕何時而忘也可御史中丞兼宏文館學士散官如

前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三年七月 御寶

誠意伯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咨爾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
基朕觀往古俊傑之士能識主於未發之初願效勞於多難
之際終於成功可謂賢智者也如諸葛亮王猛獨能當之朕
提師江左兵至栝蒼爾基挺身來謁於金陵歸謂人曰天星
數驗真可附也願委身事之於是鄉里順化基屢從征伐覩

列曜垂象每言有準多効勞力人稱忠潔朕賚廣聞今天下
已定爾應有封爵特加爾爲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
護軍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以給終身子孫不世襲於戲
爾能識朕於初年秉心堅貞懷才助朕屢獻忠謀驅馳多難
與先見之明比之古人不過如此尚其敷爾勤勞忠志訓爾
子孫以光永世宜令劉基准此

洪武三年十一月 御寶 日

御賜歸老靑田詔書

朕聞古人有云君子絶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
基括蒼之士也有[illegible]名海內聞之及元末群雄鼎峙熟辨

眞僞者誰茲在戊戌天下甫定當撥亂之秋朕親帥六軍下雙
溪而有浙左獨爾栝蒼未附惟知爾名耳若將謂白面書生
不識時務不久而括蒼矣朕已還京何期仰觀俯察獨斷無
疑千里之餘兼程而至謁朕陳情百無不當至如用征四方
稚堅撫順爾亦助焉不數年間天下一統當定功行賞之時
朕不忘爾從未定之秋是用加以顯爵特使垂名於千萬年
之不朽勅歸老於桑梓以盡天年何期禍生於有隙甚使不
安若明以憲章則輕重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
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祿此國之大體也然若愚蠢之徒必
不克已將謂已是而國非卿善爲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一

則穢他人之餘論況親君之心甚切此可謂不潔其名者歟惡言不出者歟卿今年邁居京數載近聞老病日侵不以筋力自強朕甚憫之於戲禽鳥生於叢木翎翅乾而颺去戀巢之情時將而復顧禽鳥如是況人者乎若商不亡於道官終老於家世人之萬幸也今也老病未篤可速往栝蒼共語兒孫以盡考終之道豈不君臣兩盡者歟

襃封誠意伯誥券

維洪武二十三年歲次庚午十月己未朔越二十七日乙酉

皇帝制曰昔者皇元運末豪傑鼎峙海內瓜分當是時士夫之衆數莫知其幾然而泛泛從人者亦何量哉所以曩古賢

羣之人務必擇人而樹以善天下苟安萬民士豈易從人[illegible]
輕滅姓氏者耶所以當不可從之時雖死士節亦可也不移
何爲若是噫是雖死也名彰矣朕曩與群雄並驅數年之間
與聲教而擅蔡民者不可勝數熟辨眞僞者誰爾劉 爲祖父
誠意伯劉基乃括蒼之士居勍敵之陲邇山賊之寨間道兼
程星馳來附陳朕歷數之有在議擬定之機措安黎庶之道
其爲人也士氣凜然奸邪莫可犯所以父子相斷歿於奸臣
紊政之秋此畀不移節也歟初授伯爵以終身因節勿移今
特以前爵授爾 爲爲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
石子孫世襲朕與爾誓若有非爲除謀逆不宥其餘雜犯死

罪免一死以報爾祖父之功爾其

欽哉

附

欽降

祭文

維

正德某年歲次某月日浙江處州府知府某欽承

上命致祭於

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誠意伯贈太師謚文成劉公曰惟公學

本

帝師

才具

王佐　相我

聖祖迅掃　爕乾坤載清綱常復正古稱名世何以過之惟

皇念功特伸卹典文臣之謚光於胄侯歲祀之儀比於襲國

茲維仲　式當明薦老成雖遠風烈固存秩祀有常永昭

崇報尚

饗

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徽

宣奉

贈諡太師文成

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增秩彰功進寵階於一等錫名顯德加美號於百年禮在褒崇事關勸教爾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基慷慨有志剛毅多謀

學爲

帝師才稱

王佐　屬

聖祖之聿興乃

明良之再遇孔明之任並關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遂覃精誠之慮益酬神武之知古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叅始見異雲而識王氣復仰指乾象以示天心遠聽騁括蒼陳時務於建業即從征彭蠡定大事於中原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踏海之風功成不居從辟穀封爾之請可謂名哲允矣清貞參前代之名臣休聲罔替稽

累朝之報禮恩典尚遺今特贈爾爲太師謚文成於戲青田薄賦已爲鄉里之美談賓冊易名益重華袞之永譽

制誥

正德九年十月十九日

之寶

附

禮部會議

禮部　題爲榮元勳以正祀典事祠祭淸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禮科抄出刑部貴州淸吏司署郎中主事李瑜奏臣竊

謂有濟世之君必有名世之臣有希世之功必有延世之賞

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撥亂成治濟世之君也

內暨列王臣蓋名世之臣也西湖浩飲高
之士於金陵之鄉彭蠡從征擒大敵於金木之日蓋希世之
功也生前之爵不列於上公身後之祿遂泯於再傳則延賞
之實誠有歉焉伏遇
皇上以生知之資撥議禮之權凡昔人所未議與議之而未
行者皆舉行於今日焉頃因詞臣之請斷自
淵衷遂黜姚廣孝之配享
大聖人之見何其高出尋常萬萬哉臣遵逢
明時久懷膚見敢昧死披瀝而一陳之劉基字伯溫處州府
青田縣人也臣籍縉雲乃其鄉人自童稚時聞父老談先達

之有功者必曰劉伯溫蓋南田義兵不罹方氏之殘虐靑田減稅永爲鄉里之美談也及入鄉校聞師友談先賢之有德者必曰劉伯溫蓋心悟理性學通天人志不遂而棄官功屢成而辭賞也逮登仕途聞士大夫談本朝之有功業文章者必曰劉伯溫蓋決危機於逆陳群闢之表首大策於豎韓共戴之中所著郁離覆瓿寫情犂眉諸集皆梓行於世如浣馬楊守陳誠所謂樹開國之勲業而兼傳世之文章者也近如侍郎楊廉編緝

國朝名臣首徐達而次劉基廉豈無所見哉蓋六王之功載在譜傳徐細攷之不過攻城略地推堅陷陣而已至於啓洪

運籌定計遣將所言皆驗所向無前則未有出基之右者也
昔漢高以蕭何爲功人諸將爲功狗我
太祖之見豈出漢高下哉特以基成功不居屢辭爵賞重違
其志故以公封其祖父而以伯榮其身既爲
天子猶稱先生其褒賞之辭則曰每於間暇之時數以孔子
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又曰入則每匡治道又曰言非儒
造實已誠之意則
太祖之於基固以伊呂視之矣基殁後遂命其孫劉廌世襲
伯爵而以
誥劵又曾

諭其仲子劉仲璟曰我的子孫享無窮天下爾老子的子孫
享無窮爵祿大哉
王言所以報基者至矣後因
太宗文皇帝北征沙漠定鼎燕都而爲子孫幼弱不能赴
闕伯爵遂停至景泰年間七世孫劉祿授翰林院五經博士
弘治年間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指揮使臣惟元綱不振四
海鼎沸不階尺土未踰十年我
聖祖出而掃除之振古所未有之君也當時佐命者莫若劉
基振古所未有之臣也以振古所未有之臣而子孫不得沾
其一品之祿其何以勸當代法後世甚先年該給事中吳仕

偉奏
請襲爵而當時大臣不暇詳攷止援前官近年知府潘潤復
以爲言而事下該部未蒙施行只許立祠伏望
皇上恩
聖祖創業之艱念劉基翊運之勞特
勅該部論功定議俾配享之位與徐達相次襲爵之典與徐
達相侔則上慰
聖祖之靈下付士民之望昭公論於既往激人心於將來矣
併將翊運錄名臣言行錄各一部封進奏
聖旨這本所奏誠意伯劉基襲爵配享事宜着吏禮二部會

議停當具奏定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襲爵事理
係吏部會議具題外臣等竊惟賞以延世祀以廟享二者所
以報施勳臣固帝王賚以勵世磨鈍之具也故有功則食自
古已然而盤庚所以誥勸殷士亦必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則知配享之典三代以來所不廢矣臣等竊
惟
國初誠意伯劉基本以純粹之學王佐之才同徐達湯和輩
殫謀戮力奉翊我
太祖高皇帝削平海內奄有中原發縱決策有古蕭何之功
帷幄運籌有吾子房之比當時論功行賞世封伯爵與徐達

湯和等事體相同則我
皇祖所以優䘏勲臣者未嘗不至矣後
太祖文皇帝定鼎燕都基子孫幼弱不能赴
京伯爵遂停而
廟祀之典亦因廢闕近年雖有該科論
奏府官題
請修建祠宇於該處地方然偏僻苟簡與鄉祠無異非
廟食報功之典天下瞻望非一日矣今本官之奏實出人心
之公恭惟
皇上創新禮樂釐正祀典百年機會幸遇

昌辰伏願
陛下思
太祖創業之艱體先王勵世之意念功臣一體報稱宜同進
創基於
太廟功臣配享之列名位次於六王之下則公道昭彰人心
激勸而
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亦無所不慰矣臣等不勝仰望之至
緣係節奉
欽依吏禮二部會議停當具奏定奪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嘉靖十年三月十五日具題十九日奉

聖旨是依擬行

禮部

上請近題爲崇元勲以正祀典事近該刑部貴州清吏司署

郎中事李瑜奏稱乞將誠意伯劉基配享等因該

本部

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依擬行欽此續該本部題爲祭祀事

內閣 太廟功臣配享緣由節奉

聖旨是及增劉基配享欽此欽遵本部已行該監將劉基牌

位遵照
太廟功臣牌位高廣尺寸製造完備查將翊運錄內開洪武
三年十一月內封劉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
誠意伯正德九年十月十九日
誥贈太師諡文成臣等議將前項封爵贈諡書曰開國翊運
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諡文成護軍誠意伯牌位一座
刊完已令太常寺官於本月二十九日捧赴
太廟兩廡列於六王之下奉安訖謹具題
聖
嘉靖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知道了

附

祖永嘉郡公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天眷我邦生英才而翊運世濟其美立功業以承

家是以得賢篤用而必推其本焉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

子賛善大夫劉基祖父劉庭槐志樂詩書義孚鄉里積善餘

慶發於孫枝今朕褒賞功臣煥揚禮典追榮須寵爵及先世

此祖德之明效而國家之至恩也松楸有煇益厚來昆可中

華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准此

制誥

洪武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之寶

祖母永嘉郡夫人梁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國有壽徵為善治之資家有賢孫乃重闈之慶顧

[illegible]事是用推[illegible]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

[illegible]並其賢淑積德垂範以[illegible]人遂能

作朕名臣寔爲腹心耳目之寄故追封之典爰暨太母亦以
體孝孫之心也領茲嘉命汝擴其光可追封永嘉郡夫人宜
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御寶　日
父永嘉郡公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士有厚德而立報雖不在其身必有賢嗣而得時
足以大其後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父
劉爚世爲右族人服令名蘊設施之才而無求於時貽文學

之傳而能善其子是以其子行義方於古人謀猷著於日用
朝廷所賴士民所瞻皆遺訓之功力善之徵也賜命表一門
之盛列爵居　五等之尊大郡疏封玄堂永賁可贈資善大
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御寶　日

母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母氏劬勞爲人子者思報罔極之恩惟立身揚名
以顯其親斯亦可以爲孝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

善大夫劉基母富氏貞資婉範媲德生賢孟軻成大儒王珪爲名輔致茲樹立蓋有其原爵祿優榮不逮於養然母之貴每因其子功庸既昭寵恩宜厚劬勞之報庶遂其心可追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御寶 日

妻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淑女配君子致内治之有成人主得賢臣需封恩而並及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妻富氏

功德端茂閫闈嚴明佐此名卿嘉哉儀範中饋盡其愛敬家
道至於和平爵秩從夫禮文合古錫以金花之誥爰疏郡境
之封祇服榮光茂膺多福可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富氏准此
洪武元年十一月 御寶 日

襲封誠意伯并夫人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開基啓運人臣竭佐命之忠崇德報功
國家隆延世之賞實惟公議非出私恩咨爾浙江處州衛指
[illegible]劉[illegible][illegible]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illegible]

[illegible]戊劉基九世孫粵爾先人軌我
聖祖運籌帷幄迅掃故元乾坤再清綱常復正功業勒諸鼎
彝文章傳於海宇初封伯爵用報元勳中遇多虞久停承襲
頃因廷議遂興繼絕之恩簡在朕心特復象賢之舉惟爾夙
承家學綽有祖風眷茲後裔之良宜食前人之報今特命爾
襲封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食祿七百
石錫之誥劵子孫世世承襲於戲懋賞懋官已訂山河之誓
世臣世美毋忘忠孝之箴尚與國以同休庶垂名於不墜欽
哉

制曰朝廷錄翊運之功舉推恩之典爵命既頒乎茅土封章

逖及於閨門禮備情文事關風化爾吳氏乃誠意伯劉瑜之妻出自名家嬪於世胄恪勤主饋曾無自遂之心順正承夫每有相成之益爰因夫貴特錫褒章茲特封為伯夫人尚敦儆戒之心祗服休嘉之命

嘉靖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御寶

頌表

瑞麥頌 并序

宏文館學士劉基撰

天厭元德九州鼎沸群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

皇帝心知　天意之有在爰察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
取荊襄再征而清浙江三征而闢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齊
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交北貊東夷西羌海
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
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托慶雲甘露濟奏禎
祥帝心謙抑每讓勿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鷄縣進瑞麥
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益自兵興
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晉燕趙齊梁之間
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冡山寨皆假元爲名分割境土擅兵
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

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
王師奏捷於蘭州朔漠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茲為
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
解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
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
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况於三岐以至五岐者
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頌曰
神雀赤烏其羽不可以為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療饑豈
若五穀之為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无失其鹿天
下共逐擾擾紛紛强食弱肉

皇天眷懋誕命
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縱指示蠢
出帝衷旣平南東遂定西北居攸奠安品物咸殖爰有嘉麥
一本五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旣齊旣平先自穀成擢穎揚
芒金支翠英薄彼原田滃若雲烟望之油油即之芊芊其種
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
節自今奕世無疆

祀方丘頌　宏文舘學士劉基撰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
皇帝將祀

地示於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於舊宮
詔百僚集射西苑
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
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
朕命群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下至於有司百執事皆拜手
稽首曰敢不敬承
天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
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乙巳
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於
太廟遂居於

百官雨勢未已至丑末日夜三鼓有風徐來淋潦頓收微月
出雲氛霧廓清
皇帝披袞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烟不搖
百禮既洽于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懇至升降
秩秩濟濟翼翼彬彬如也比昕竣事薰風應節和氣交暢小
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若合符契大命所集
皇天后土信不忒也於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頌曰濬哲
惟
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備物以將之神鑒
在德非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源曷清其流末

流之極禮儀并廢豈無牛羊而不以祭
穹祇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
聖皇維我
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劍由一旅興奮於長淮長淮具宗濟
於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化外之邦
望風占雲獻其琛寶稽首
龍蹯鳳翔舞從容乃命虎臣越濟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蹴
踏泰岱凭陵華嵩鋤秦鏟燕掃貊滌戎莫亢我前莫膺我鋒
斬逆懷降允協
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懾慴藏

天子德

天子之德格於上下旣禋於郊又敬於社人懷其仁

神錫之假圓方所包無不服者超黃邁唐越商踰夏小臣作

詩以繼大雅

平西蜀頌并序　誠意伯劉基撰

臣聞

天命

眞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爲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籠自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淵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旣衰九土麋沸鴟

張猥頑之豪彌滿山澤萬姓喁喁無所籲告

天乃命我

皇帝肅將武威代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荊湖再伐而舉全吳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粵南閩悉歸版圖於是肆伐中原拾宋掇秦掣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讐鬼慄匍匐俯伏元蒐青海崑崙大漠交阯鑲耳之國罔不獻琛奉表稽首

陛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僞號

大臣皆請討之

皇帝憐其父歿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伐之其

武四年大軍破瞿唐殺其將某郡邑鎮戍望風送欵并乃率
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蓋自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下
一統何其易耶固知
天命有在而群雄並起爲之驅除也臣[illegible]受
恩深厚無能補報盛聞捷音歡喜踴躍不能自已謹撰平西
蜀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
聖德萬一亦聊以寫葵藿向日之忱云爾其辭曰
惟彼蜀國開自蠶叢山川隔閡與華不通金牛啓道厥蹊斯
鑿岷峨岧嶤始連井絡秦以之覇漢以之王諸葛用之震驚
北方劍閣倚天瞿唐折地仰不可攀俯不可視蠢茲羌戎凭

其險阻罔知
天命大邦是距洗洗虎臣受　命於征出師桓桓如雷如霆
如雷如霆
天子之威廟算先定鬼神莫逢靈旗揮揮指山山摧羌人失
魂惡若死灰受將其臣奉其版籍泥首軍門面縛銜璧六軍
奏凱聲動玄黃黎童白叟蹈舞康莊四海會同豐年穰穰慶
雲甘露白
天降祥臣拜稽首受
天之佑受
天之佑

甘露頌并序

誠意伯劉基撰

欽惟

皇帝順

天應人奄有九土武功旣成文治大洽恪恭

天地孝敬

祖宗山川鬼神莫不祗肅是以億兆歸心遐邇嚮化尧舜

猶無有弗庭

皇帝愈加謹愼深惟

上天付畀之重夙夜兢業思舉群臣庶民咸躋雍熙以承

天眷教誨戒飭諄諄切切日不厭勤於是乎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醇和至精悉發悉達禾麥呈瑞年穀屢登倉廩之積如崗如坻民用紓矣邦本固矣乃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於鍾山沾潤草木瑩若凝脂美酒醍醐五年十有一月又降今年仍降如初臣聞瑞應圖曰王者德至於天則甘露降鍾山京

國之鎮

帝業所基而甘露每降於茲則

天之所以彰我

皇帝之德而引國祚於悠久之意豈不顯顯矣乎昔者軒轅

皇帝待瑪瑙之甕甘露降之滿盈黃帝食之而壽今甘露連

年慶降則天之所以
壽我
皇帝於千萬歲之意又豈不昭昭矣乎於是群臣莫不欣懌
百姓莫不蹈舞舉手相慶而在廷之臣或爲詩歌或爲賦頌
以詠盛事於是臣基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古帝軒轅德協於
天天降甘露俾服延年明明我
皇統坤握乾芟翦豪猾樹德佑賢命將出師廓清四邊滄溟
帖濤嶺嶠收烟宏功茂烈烜赫入埏郊社宗廟享祀豐蠲日
月星辰嶽鎮海川敬罔不至誠罔不宣寅畏天命翼翼虔虔

臣直臣庶亹亹惓惓惟恐弗及惟恐或愆　皇天后土睠顧
式堅瑰祥信禎來集連連膏露流滋如瑤如瑤味奪醴齊光
粲珠蠙高映斗極深淡重淵被之竹栢竹栢鮮鮮被之鶴鵠
鶴鵠娟娟璧月宵炯銀河曉旋天乳耀芒燁於穹圓霏霏其
霧泥泥其泉旨旨其飴馥馥其荃瑞我
聖皇神悟氣全萬姓率德七曜順躔
皇壽如山如黃如玄超三軼五煥後輝前小臣作頌願附史
編

謝恩表

伏以出草萊而遇

其主受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也中
謝欽惟
皇帝陛下以
聖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衆龍興淮甸掃除群雄不數年間
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
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長南裔疎拙無
似其能識
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歲園葵之企太陽以管
窺天偶見於此非臣之知有以過於人也至於仰觀乾象言
或有驗者是乃

天以　大命授之
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也
聖德廣大不遺葑菲遠法唐虞功疑惟重之典
賜臣以封爵
賜臣以祿食俾臣回還故鄉受　榮寵以終其天年臣切自
揆何修而膺此犬馬微忱惟增愧懼已於洪武四年二月初
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璉捧表詣
闕拜謝
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附

誠意伯劉瑜謝

恩表　　禮部尚書夏言撰

誠意伯臣劉瑜伏蒙

皇上深惟創業之難追念先臣與有贊襄之力行取臣瑜

賜襲伯爵臣瑜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先臣劉基放迹江

湖識

真主於未遇決機惟幄翊

丕運於方開言聽計從功成身退旣投簪於綠野實追軌乎
赤松進伯爵封錫名誠意允矣儒臣之極卓哉
聖祖之知故在軍則稱之曰子房其命詞至比之爲諸葛始
終完節上下交孚
厚澤深仁賞已延於來世功微祚薄祿宜奪於後人偶塵丹
書鐵券之盟久謝金蟬玉貂之賁於茲九世迨越百年過蒙
敬皇之茂恩授以指揮之世襲據分亦已足矣於他復何望
哉詎煩廷論之上陳仰荷
聖恩之誤及式逢
今日再沐

休光召自青田遽
龍霑於七命瞻依
紫禁極榮被於萬分藹枯朽之再春燃死灰而復熾恭惟
皇帝陛下
一德格天百靈共
制作比隆於三代
禮樂必興於百年
舞干羽以格有苗謙茲受益
聽鼓鼙而思將帥安不防危惘翊運之功臣念承家之永裔
悉爲錄用特示表揚光昭帶礪於山河直拔塗泥於霄漢典

滅國繼絕世庶幾存召伯之甘棠正
祀典崇元勳寔止念鄭公之故笏臣敢不篤光人烈冀寬諸
於弓裘爲邦家
光誓捐軀於介胄伏願始終典於學益充
堯舜之資左右惟其人懋建唐虞之治
本支百世永歌
穆穆皇皇胡越一家樂覩熙熙皞皞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恐懼之至謹奏

謝以

聞

誠意伯次子閤門使劉仲璟遇

恩錄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早仲璟同伯機於

奉天門見欽蒙

聖旨劉敬處每日來見十六日早朝

奉天門欽蒙

聖旨你叔叔的兒子着他快完了圖來見章二盖有甚麼人

同奏有子

聖旨你明年帶得來葉景淵家有甚麼人你去尋問有人時
與他帶將來
聖旨你如今年年來見
我各人與你鈔一百錠做盤纏回去十七日早朝謝
恩奉天門
宣諭你如今回去尋師問友但是有見識人師問於他你學
得高了人皆師問於你便不做官也高尚了你每父親都是
志氣的人說的言語都說得是人都聽他那時與
我安了一方至有今日
我的子孫享無窮之天下你老子[illegible]子孫享無窮爵祿男子

[illegible]學做父親樣做一箇人[illegible]了一

世[illegible]

[illegible]這裏年年來叩頭你每還是挨年歇來你每小舍人的

年紀少莫要花楷衚市裏去你父親都是秀才好人家休要

學那等潑皮的頑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同胡伯

機章允載葉永道於

奉天門早朝欽奉

聖旨教他每日日隨班朝見過節了若他回去二十五日早

朝奉天門再

面見欽奉

聖旨你那劉當糧長的在這裏多時他家裏糧誰與他辦回
奏說　欽奉
聖旨每人與他伍錠鈔過節你每這幾箇也年紀小裏讀書
學好勾當你每學爾的老子行
我來這裏時浙東許多去處只有你這幾箇老子來到如今
也只有你這幾箇每每和那士大夫翰林院說呵也只把你
這幾箇老子來說你每家裏也不少了穿的也不少了喫的
你每如今也學老子一般般做些好勾當鄉里取些和睦你
每老子在鄉里不曾用那小道兒捉弄人他與人只是誠義
所以人都信服他大丈夫多是甚麼做便死也得箇好名歪

歪搭搭死了一千看了箇死葉景淵雖然這般死他丞在家

我也常念他劉伯溫他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只是他一箇不從他喫他毒蠱了他大的兒子這小的也利害不從他也喫他毒害了這起反臣都喫

我麽了墳墓發掘了那胡仲淵他若早依着

我說也不到這上他只怯緊了些憑父親到是有見識人便做先喫些虧到底也得箇好名胡家這小的癡早自將這話來時

我道那里得些話來原來是他的

我隨即趕得他回來他那哥潑皮又不主誠又要害

我的軍
我發他在雲南金齒阿關鈔了再叩頭
聖旨我年將不筵席了這鈔你每將去買些酒喫過節再見
我了去叩頭二十六日早朝
奉天殿謝
恩二十九日隨班洪武二十二年正月朔旦隨班行
朝賀禮初四日早朝
奉天殿再於
華蓋殿面見欽奉
聖旨你這幾箇小的兩下裏天晴了回去寧

恭紀詩

天地了去十三日晴

上御殿宣制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大祀

天地於南郊你文武百官自十三日爲始致齋三日各供爾

職隨班行禮十五日早朝

奉天殿午後

大駕御南郊十六日晴郊禮畢 鑾回宮

上御殿隨班行禮慶成十七日晴

上御殿賜宴行禮謝

恩宴畢出十八日晴早朝

奉天殿再於

武英殿面見

聖旨禮科給事中那里那十間小的是胡仲淵的兒子他父

親陣亡了這箇葉家他公公在江西做府官喫陣家廢了這

劉伯溫子是箇好秀才喫陳訓蠱了那胡家喫

我殺得光光的了這三箇父親都是好男子各與他佰十錠

鈔那東邊長的是章三益的兒子與他二十錠這箇是胡仲

淵的侄兒與他十錠關鈔再於

武英殿叩頭欽奉

立諭你家去種田的種田有莊佃的使佃僕有伴當的使伴

儅你每懷着學裏一日便學三句學到四五十歲也好了你
每父親便喫些虧判如今
朝廷也留箇好名你每自不知道到你早將得這許來
我方知道是你家便遲你回來你那哥潑皮在那裏且由他
去十九日謝
恩辭奉天殿再於
奉天殿御道東邊
面見欽奉
聖旨你每回去行着好勾儅休汚了父親的好名你休道父
親喫他每盤了他只是有分曉的他每便忌着他若是那等

無分曉的呵他每也不忌他里到如今

我朝廷自有分曉終不虧他的好名你每大的必教着那小

的學着父親每行去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

華蓋殿面見欽奉

聖旨呵這幾箇小的也來了各與他兩錠鈔過正月了去於

禮部領鈔再於

華蓋殿謝

恩欽奉

聖旨恁每都在這歇着過正月了去時再見

我了去洪武二十[illegible]正月初四日於

華蓋殿面辭欽奉

賜鈔再於

奉天門左㸑房內謝

恩欽奉

聖旨恁每回去至誠看你老子都是君子人道章三益是箇寧喜良貝一箇老兒回家去好好的死了劉伯溫他父子兩人都喫那歹臣每害了我只道他老病原來喫蠱了這胡仲淵鄉里都信服他的與我帶將許多人來只他那大的子不才他在金齒呵等他在那裏錦衣衛官你引他這幾箇去見

東宮與殿下說這幾箇都是有大功的
我如今老了怕他不知道恐民間有是非傷着他殿下記着
當令錦衣衛官同内官引去
文華殿見錦衣衛官傳
旨訖敬奉
令旨我知道了洪武二十三年復獲山賊吳再起等三名六
月初十日見奏聞欽奉
聖旨錦衣衛官與他收了人你帶幾箇伴儅來明日帶得裏
頭來見了去初七日見欽奉
聖旨那三箇是舍人的伴儅各賞鈔五錠舍人是劉伯溫的

賞與之二百錠做盤纏回去長解的在那裏着他入來賞鈔各一錠開鈔謝

恩欽奉

聖旨劉伯溫在這裏時胡家結黨只是老子說不到

聖旨你父兒做一世好人都亭亭當當的了你父親喫胡家下了蠱藥喫他害了你老子雖然喫些苦麼你如今恰

元案洪武二十三年爲冒名提取寶鈔事十二月二十三日具奏聞欽奉

聖旨這是劉伯溫的兒子你那裏是軍罷再見欽奉

聖旨你記得父親的誥麼你帶得來麼回奏帶得來

聖旨便取得來取詰進欽奉
聖旨宣吏部官
聖旨我到婺州時得了處州他那裏東邊有方谷珍南邊有
陳友諒西邊有張家劉伯溫那時挺身來隨我
想他的天文別人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來斷到強如他
那等鄱陽湖裏到處廝殺他都有功後來胡家結黨他喫他
下了蠱只見一日來和
我說
上位如今肚內一塊硬結但諒着不好
我差他回去家裏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

一家藥殺的後來寫得驚磐的御死了這正是着了盤石也太
兒子在江西也吃他藥死了如今把你襲了老子爵與他五
百擔俸回奏臣出方氣事盡死向前報本欲在襲封伯爵的
事哥哥有兒子在欽奉
聖旨他終是秀才人家孩兒知禮義大功爵讓與哥的兒子
守呵當宣劉廌進見襲爵二十三日具服謝
恩欽蒙各
賜金繡衣服一套全鞍轡馬一疋撥賜南門內房屋一處欽
奉
聖旨取得胡仲淵章三益葉景淵三家來二十四日謝

恩就往所賜勞欽奉
聖旨你如今休去
我也與你箇小職名兒與朝廷辦些事只着報喜的家人稍
着書子去着他每來二十五日欽奉
聖旨我考末制除你做閣門使夜來翰林院考了這箇門正
敕如今議禮司一般不着你管議禮司事只要跟着駕但是
我在處你便有着傳
旨意發放事呵
敕如今着你叔侄三箇都回家去走一遭把你老子祭一祭
墓二公都祭一祭便來二十六日諭

恩二十七日吏部官引奏授正六品欽奉
聖旨與實授三十日辭回鄉祭祖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回京
二十日早朝
奉天門見二十八日欽奉
聖旨着龍事有不是
我戶裏說的說請他每都添上時爾便來說傳
旨宣與人三月初十日早
華蓋殿奏事袁都御史爲車牛事不明白蒙
寬宥不叩頭繼卽出班奏
聞說有項都御史出班服罪欽奉

聖旨閤門使奏爾里廿一日晚朝
奉天門欽奏
聖旨今後爾每往來照管着朝班但有這等的便來說
我雖不罪他也着他驚省着已前胡陳在這裏無人敢說他
後來惹得不好裏六月十四日奉
聖旨為雨澤愆期事着同衆官人到都察院刑部審錄冤滯
囚人七月二十七日充贊引官
肅遼慶寧四王行冠禮八月初一日午時於
奉天門
御道上欽陞

谷王府左長史賈授

附

誠意伯次子閤門使劉仲璟長史傳

誠意伯仲子曰璟字孟光生時月𠁅後光誠意伯嘆曰天鑒乃緒而卒能幹之者也幼沉朴嫈㒞與群兒恒坐視勿逐弄至弱冠明器經傳喜談兵法推究韜畧諸務握奇諸說及年二十八師事石樓子明志式慮鋒稜古人嘗及兄璉待父入

朝

高皇帝稱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溫有子矣洪武乙卯

誠意伯卒兄璉繼亡

廷聘日數至公引納如制適甌寇葉丁香叛
朝廷敕延安侯唐勝宗提兵討之唐决策於公破之復命白
公才略
高皇帝喜曰璟真伯溫子也朕將大授顧年少姑緩之不虞
逐樹如是會參軍胡琛子伯機來白事
高皇帝遣還囑之曰你歸致命劉璟來見公馳上見
帝
帝曰你家與國同休川汝顧汝年少維拓廓膺重托耳日者
誅葉丁香可嘉可嘉顧謂侍臣曰璟絕有父風允協朕望
賜楮幣敕歸時父兄新喪門第草草鄉黨人蔣邦臻素不齒

於公計中之適都督府移文勾取逃軍劉二貫公幼名二官蔣執官貫同聲著公應解羈公崇道觀道人王松淵曰朝廷與君通家君盍直走
上愬縱公抵京見
上於左掖房
上曰你何來朝公白其事
上愀然曰
國家贖你爵上故舊誠乘間
詔公襲爵公辭以世裔侄薦與臣俱來
上喜曰如此功爵輒讓人有所不為其介可知即日封薦誠

諡伯公偉貌豐髯論說英倪

帝愛之次日召公謂曰朕欲卿日夕左右夜考宋紀惟閤門

使卿議禮司立百官之上爲朕宣與傳遞處你無踰此官遂

拜職

賜第馬衣金帶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

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卿持此簡擊於時袁都御史奏

單牛事件旨公當殿以簡擊其頭

上曰正當如此自是舉朝畏公時谷王年十三歲將封宣府

上素愛王每朝詔侍臣曰谷王年少須選無人奈何諸大臣

與公屬力舉公外補奏曰輔幼藩非忠勇敢直者不能閤門

使劉璟其入也
上頷之即日授谷王府長史并敕撫諭肅遼慶寧燕趙六王
府事、府爲古烏桓郡東距大寧南抵居庸西連雲中北接
古砂王就鄖出、入蓁莽烽火四驚公修城池繕兵甲謹斥堠
式士馬勵金鼓諸胡並息癸酉還塞六府并為數缺
上怒諸府官屬連坐谷府以公姑置勿問丁丑晉燕奉制爲
守府築城二王搆隙公曰臣聞兄弟鬩牆外禦其侮友愛相
虧臣恐不能禦侮王悟而解先是閹門使侍
朝廷行十王冠禮
上問王爵何爵公對曰帝子爲王此人爵之至貴勿爲之所

如劉安旦禍且茲蔓矣
上然之命公主冠禮事公歲六王府巡行一旦至燕
文皇帝與公奕棋公勝
帝曰先生獨不少讓我耶公正色曰非可讓處則讓不可讓
處不敢讓
帝默然戊寅夏六月
高皇晏駕
皇太孫嗣位公歸省丘隴己卯改元建文秋八月公復
國闕
太宗南渡遂馳

闕獻十六策

嗣帝不用命公赴大將李景隆軍聽征景隆不用公計喪師會天大雪公夜半渡盧溝河冰陷馬斃公蹴冰躋岸捨雪走良鄉裂韈次日跛行三十里時公之子頚自大同來赴難越良鄉至涿洲先公所在道遇素所善指揮使陳玉指公行矣頚策駛騎反涿數十里遇公翼公上馬遯去二年春二月公病甚谷王遣使詣軍門召公公復國上疏王慰納之遣舍人送公還家養病辛巳公輿疾赴

闕進聞見錄千萬言

嗣帝不用公命歸燮待時道遇宋景濂孫翼自戍伍來窘甚

公解衣衣之至家杜門讀書默觀天下動靜壬午年六月
太宗入承大統公辭疾不起
上欲用罪公逆叛繫公至京強以官公辭對
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公獄一日辮髮自經時鄭朱子
罪沒其家權宦希旨緣例
帝曰璟家難例鄭朱子置之
詔其家歸葬之初公被繫夫人徐氏別曰今
皇帝神聖嗣統先生勳舊宜勿遭刑惟順承天心可以承譽
願終圖之公瞪目視曰毋長辭吾生死已決今幸近太廟拂
衣而去道經白巖有姻人吳彪餞公戒曰

皇帝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公曰爾惟我學魏徵耶摑席而出座客震栗不敢挽嘉靖乙酉江右萬公按浙東視學究輿議始立像配享誠意之廟公平生慷慨多大節不事產業稍盈裕輒以周賑好書史山居聚門生故友舊議攟摭古今成案善書法古碑籀篆剝落辨誦多金購之爲玩居南田勢重元勳角巾布服與鄉里老稚聚笑冲然相忘御壬夫小子稜幅益厲事有可爲悉心力爲之其弗我必者恒曰有命焉別號易齋所著越吟藁無隱集易齋藁若干卷藏於家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二

黃臻　　孫輿

郁離子十八章

千里馬第一

郁離子之馬孳得駃騠焉人曰是千里馬也必致諸內廄郁離子悅從之至京師天子使太僕閱方貢曰馬則良矣然非冀產也寘之於外牧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熊渠之山實維帝之明都爰有□□之淵純而弗測前天下之鳥莫侔焉蓋孕其形於尾閭娥之鳴志嚶之志思以輿之鳴鳴天下莫能□而謂之曰至中和元才生之與生偶乎今世人以本土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二

裔孫　孫輿元　奇重梓

郁離子 十八篇

千里馬第一

郁離子之馬孳得駃騠焉人曰是千里馬也必致諸內廐郁離子悅從之至京師天子使太僕閱方貢曰馬則良矣然非冀產也寘之於外牧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熏華之山實維帝之明都爰有紺羽之鵻鷟而弗朋惟天下之鳥惟鳳爲能屣其形於是道鳳之道志鳳之志思以鳳之鳴鳴天下爽鳩見而謂之曰子亦知夫木主之與土偶乎上古聖人以木主

事神後世乃易以土偶非先王之念慮不周於今之人也苟求諸心誠不以貌肖而今反之矣今子又以古反之弗鳴則已鳴必有戾卒鳴之咬然而成音拂梧桐之枝入於青雲激太穴而殷巖峴松杉栢楓莫不振柯而和之橫體豎目之聽之者亦莫不蠢蠢焉熙熙焉鶩鬭而大惕畏其誕己也使鶩譟之於王母之使曰是離而商其音不祥使鴞日逐之進幽燕離委羽於海濵鶡鷄過而射之中脰幾死今天下之不吾子之不爲幽是而爲離也我知之矣郁離子憂須麋進須之不行命也夫子何憂乎郁離子曰非爲是也吾憂夫[illegible]者之無能工也夫渚濵波濤之所積也風雨之所出

也鯨鯢蛟蜃於是乎集夫其負鋒鋋而含鉾鍔者孰不有所
俟令弗慮也且夕有動予將安所適乎須麋曰昔者太冥主
不周而使於其靈且泐之童過而惴之謂太冥曰山且泐太
冥怒以爲妖言老童退又以語其臣其臣亦怒曰山豈有泐
乎有天地則有吾山天地泐山乃泐耳欲兵之老童愕而走
無幾康回馮怒弗備又弗防也康回怒以頭觸其山山之骨
皆水裂土潰於淵沮焉太冥逃客死於寬裔之墟其臣皆亡
厥家兮吾子之憂老童也其若之何戚之次且謂郁離子曰
子何爲其乖乖也與子非有願欲於今之人也何爲其然也
郁離子仰天歎曰小子焉知予哉戚之次且曰昔周之婬冶

子早喪其父政屬於家僮沸用賄於是家日廹將改父之舊其父之老不可僮群詢而出之其母禁之僮曰老人不知死而弗自靖也夫以其父之老與其母之言且不聽也而況於疏遠之人乎憂之何補秪自痗也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土矣是爲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於淵言其無所往也吾何爲而不憂哉戚之次且曰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顛沛窮厄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爲無益之憂以戕其性也

是故君子之生於世也爲其所可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而已
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爲而自棄哉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爲良而
何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
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
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以羊負軛賈子之治車也不以
豕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爲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
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
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
云乎哉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

之鄙那豈爲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邪兵言而心忤之

工之僑得良桐焉斲而爲琴弦而鼓之金聲而玉應自以爲天下之美也獻之太常使國工視之曰弗古還之工之僑以歸謀諸漆工作斷紋焉又謀諸篆工作古窾焉匣而埋諸土朞年出之抱以適市貴人過而見之易之以百金獻諸朝樂官傳視皆曰希世之珍也工之僑聞之歎曰悲哉世也豈獨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圖之其與亡矣遂去入於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終

王孫濡謂郁離子曰子知荊巫之鬼乎荊人尚鬼而祟祠巫

與鬼爭神則隱而臥其偶鬼弗知其誰爲之也乃讖於其鄉鄉之老往祠見其偶之臥焉而起焉鬼見以爲是臥我者也毆之踣而死今天下之臥弗可起矣而不避焉無益祗取尤耳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燠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則周於其四體氣脉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於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爲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

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脈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絶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於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爲身孰爲爪甲孰爲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爲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

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爲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周厲王使芮伯帥師伐戎得良馬焉將以獻於王芮季曰不如捐之王欲無厭而多信人之言今以師歸而獻馬焉王之左右必以子獲爲不止一馬而皆求於子子無以應之則將嘵於王王必信之是賈禍也弗聽卒獻之榮夷公果使有求焉弗得遂譖諸王曰伯也隱王怒逐芮伯君子謂芮伯亦有罪焉爾知王之黷貨而啓之芮伯之罪也

燕王好烏庭有木皆巢烏人無敢觸之者爲其能知吉凶而司禍福也故凡國有事惟烏鳴之聽烏得寵而矜客至則群

呀之百鳥皆不敢集也於是大夫國人咸事烏烏攫腐以食腥於庭王厭之左右曰先王之所好也一夕有鴟止焉烏群睨而附之如其類鴟入譟於宮王使射之鴟死烏乃呀而啄之人皆醜之

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閑內外之廐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廐食粟日八斗又次居外廐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爲散馬散馬日食粟五斗又下者爲民焉弗齒於官牧以造父爲司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穆王崩造父卒八駿死馬之良駑莫能差然後以産區焉故冀之北土純色者

爲上乘居天閑以駕王之乘輿其麗爲中乘居內廐以備乘
輿之闕戎事用之與及濟河以北居外廐諸侯及王之公卿
大夫及使於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爲散馬以遞傳服百役
大事弗任也其士食亦視馬高下如造父之舊及夷王之季
年盜起內廐之馬嘗服戎事則皆飽而驕聞鉦鼓而辟易望
旆而走乃參以外廐二廐之士不相能內廐曰我乘輿之驂
服也外廐曰爾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爭而聞於王王及
大臣皆右內廐既而與盜遇外廐先盜北內廐又先上以爲
功於是外廐之士馬俱懈盜乘而攻之內廐先奔外廐視而
弗救亦奔馬之高足驤首者盡沒王太懼乃命出天閑之馬

天閑之馬實素習吉行乃言於王而召散馬散馬之士曰戎事尚力食充則力彊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儕力少而恒勞懼弗肩也王內省而愍慰而遣之且命與天閑同其食爾廩粟不繼虛名而已於是四馬之足交於野望粟而取農不得植其老羸皆殍而其壯皆逸入於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師天下蕭然

蜀賈三人皆賣藥於市其一人專取良計入以爲出不虛賈亦不過取贏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賈之賤貴惟買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賈請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其門之限月一易歲餘而大富

其兼取者趨稍緩可耕亦當其專取良者肆行中如宵旦食而皆不足郁離子見而歎曰今之爲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鄙三縣之尹三其一廉而不獲於上官其去也無以就舟人皆笑以爲癡其一擇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稱其能賢其一無所不取以交於上官子吏卒而賓富民則不待三年舉而仕諸綱紀之司雖百姓亦稱其善不亦怪哉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工謀之請粟曰未聞女姑自食役人告饑涖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白於是衆工皆憊志執斧鑿而坐會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兩廡既圮次及於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饔餼以集工

曰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向也吾饑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曰子之饔餼矣弗可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圮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甲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怨也家政不修權歸下隸賄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閼逢敦牂之歲戎事大舉有薦瓠里子於孫闓者曰瓠里先生實知兵可將也聘至瓠里子過郁離子辭且請言爲郁離子仰天歎曰嘻吁悲哉是舉也忠矣而獨不爲先生計哉瓠里子曰何謂也郁離子曰昔者秦始皇帝東巡使徐市入

海求三神蓬萊之山請舶弗予予之葦筏辭曰非任秦皇帝使謁者讓之曰人言先生之有道也寡人聽之而必求舶也則不惟人皆可往也寡人亦能往矣而焉事先生爲哉徐市無以應退而私具舟載其童男女三千人宅瀛島而國焉秦皇帝留連海濱待徐市不至不得三神山而歸死於沙丘今之用事者皆肉食者恐先生之請舶而得葦筏也既而果不用瓠里子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爲方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針灼湯齊之法參苓薑桂麻黄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

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爲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塗說以爲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證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郁離子以言忤於時爲用事者所惡欲殺之大臣有薦其賢者惡之者畏其用飄言毀諸庭庭立者多和之或問和之者曰若識其人乎曰弗識而皆聞之矣或以告郁離子郁離子

笑曰女几之山乾鵲所巢有虎山於樸蔌鵲集而噪之鴝鵒聞之亦集而噪鶢鶋見而問之曰虎行地者也其如子何哉而噪之也鵲曰是嘯而生風吾畏其顛吾巢故噪而去之問於鴝鵒鴝鵒無以對鶢鶋笑曰鵲之巢木末也畏風故忌虎爾穴居者也何以噪為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摶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摶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摶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人有賢

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摶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冰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摶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責於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平原君患盜誅之不能禁或曰更賞之足則戢矣虞卿曰不可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衰世之政也雖微猶足以激其趨故賞禁僭罰禁濫縣僞以殉之猶懼其不平也而况敢逆施之乎夫民之輕禁以逞欲如水之决必有所自來而塞之

斯可矣今此之不塞而力遏其流至於不能制乃不省其闕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庸有瘳乎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所以制之猶或踰焉盜而獲賞利莫大矣利之所在民必趨焉趨而無禁之是貳政也趨而不禁人盡盜矣是鼓亂也不賊孰甚焉平原君斃然而籍起再拜受教盡散其私財以濟貧乏之中明售章而重購以賞獲盜者於是趙盜皆走之燕道不拾遺虞卿之教也

州之庸問於郁離子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靈烟火出也而火以之章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哉問夫人之用智者亦猶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善用之猶火之

出烟也韓非囚秦鼂錯死漢烟出火也

魯般第二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子曰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亡矣夫誰與謀之吾聞宅壞而棟不撓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已不如姑仍之則甍桷之未解者猶有所附以待能者苟振而摧之將歸咎於葺者弗可當也況葺宅必新其材間其蠹腐其外完而中潰者悉屏之不束椽以爲楹不斲柱以爲椽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産楓柟松栢杉櫧柞檀無所不收大者爲棟爲梁小者爲杙爲栭曲者爲枅直者爲楹長者爲

櫩短者爲梲非空中而液身者無所不用今醫閭之大木竭矣規矩無恒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桂樟柟櫨剪爲樵薪雖有魯般王爾不能輒施其巧而況於無之乎吾何爲而不悲也

青丘之山九尾之狐居焉將作妖求髑髏而戴之以拜北斗而徼福於上帝遂往造共工之臺以臨九丘九丘十藪之狐畢集登羽山而人舞焉有老狽見而謂之曰若之所戴者死人之髑髏也人死肉腐而爲泥枯骨存焉是爲髑髏髑髏之無知與瓦礫無異而其腥穢瓦礫之所不有不可戴也吾聞鬼神好馨香而悅明德腥臊穢惡不可聞也而況敢以瀆上

帝帝怒不可犯也弗悔若必受烈禍行未至闕伯之虛獵人邀而伐之攢弩以射其戴髑髏者九尾之狐死衆群狐而焚之沮三百仞三年而髡乃熄

漢懋帝之季年東都大旱野草皆焦昆明之池竭洛巫謂其父老曰南山之湫有靈物可起也父老曰是蛟也弗可用也雖得雨必有後憂衆曰今旱極矣人如坐爐炭朝不謀夕其暇計後憂乎乃召洛巫與如湫禱而起之酒未畢三奠蛟蜿蜒出有風隨之飀飀然山谷皆殷有頃雷雨大至木盡拔瀰三日不止伊洛瀍澗皆溢東都大困始悔不用其父老之言

郁離子曰螢之為明微微也昏夜得之可以照物取而寘諸

燭下則黝然亡矣燭亦明矣哉而不能不辱於月也太陽出矣月之明又安在哉故狗制狐豹制狗虎制豹後兕制虎魏吳晉宋齊梁陳隋之君惟其不當漢祖之時也使其在漢祖之時不敢與布越伍而況能南面哉是故湯武不作而後有桓文桓文不作而後有秦秦之王適逢六國之皆庸君故有賢人弗能用而秦之間得行嗚呼豈秦之能哉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爲能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窮而

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或曰是何足道哉郁離子曰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下之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故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天下之至誠吾不得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郁離子曰甚矣仁義之莫彊於天下也五伯假之而猶足以維天下而獲天下之顯名而况於出之以忠行之以信者哉今人談仁義以口耳取其一二無拂於其欲者時行焉將以賈譽也及其弗獲則舉仁義以為迂而舍之至於死弗寤哀哉

齊湣王既取燕滅宋遂伐趙侵魏南惡楚西絕秦交示威諸

侯以求爲帝平原君問於魯仲連曰齊其成乎魯仲連笑曰成哉臣竊悲其爲象虎也平原君曰何謂也魯仲連曰臣聞楚人有患狐者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教之曰虎山獸之雄也天下之獸見之咸讋而亡其神伏而俟命乃使作象虎取虎皮蒙之出於牖下狐入遇焉啼而踣他日豕暴於其田乃使伏象虎而使其子以戈掎諸衢田者呼豕逸於莽遇象虎而反奔衢獲焉楚人大喜以象虎爲可以皆服天下之獸矣於是野有如馬被象虎以趨之人或止之曰是駮也真虎且不能當往且敗弗聽馬雷呴而前攫而噬之顱礫而死今齊實象虎而燕與宋狐與豕也弗戒諸侯其無駮乎明年望諸君

以諸侯之師入齊湣王爲淖齒所殺

蟾蜍游於泱瀼之澤蝍蛆以其族見喜其類已也欲與俱入月使黿鼉呼之問曰彼何食曰彼宅於月中身棲桂樹之陰餐泰和之淳精吸風露之華滋他無所食也蝍蛆曰若是則予不能從矣予處泱瀼之中一日而三飽子焉能從彼單棲於泬漻枵其胃腸而吸飲風露乎問其食不對黿鼉復命使返而窺之則方據溷而食其蛆盬糞汁而飲之滿腹然後出肭肭然黿鼉返曰彼之食溷蛆與糞汁也一日不可無也而焉能從子蟾蜍蹙額而咍曰嗚呼予何罪乎而生與此物類也

郁離子曰豺之智其出於庶獸者乎嗚呼豈獨獸哉人之無知也亦不如之矣故豺之力非虎敵也而獨見焉則避及其朋之來也則相與犄角之盡虎之力得一豺焉未暇顧其後也而犄之者至矣虎雖猛其奚以當之長平之役以四十萬之衆投戈甲而受死惟其智之不如豺而已

玄豹第三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嗚呼世有欲蓋而彰欲抑而揚欲掩其明而播其聲者不亦異乎郁離子喟然歎曰子不見夫南山之玄豹乎其始也黯黯耳人莫之知也霧雨七日不下食以澤其毛而成其文文成矣而後欲隱何其蚩也是故縣黎

之玉處頑石之中而潛於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無故而舒其光使人矚而駭之於是乎椎鑿來而膚鐫發矣桂樹之輪囷詰繆與栲櫪奚異而斧斤尋之不憚阻遠者何也以其香之達也故曰欲人之不見莫若昒其明欲人之不知莫若瘖其聲是故鸜鵒縶於能言蜩螿獲於善鳴犒以惡而免割瓠以苦而不烹何其翳子之燁燁而返予之冥冥乎

石羊先生悵然久之曰惜乎予聞之晚也

南山之隈有大木羣蟻萃焉穿其中而積土其外於是木朽而蟻日蕃則分處其南北之柯蟻之垤瘯如也一日野火至其處南者走而北處北者走而南不能走者漸而遷於火所

未至已而俱蒸無遺者

東南之美有荊山之麝臍焉荊人有逐麝者麝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知之不如麝耶

子游爲武城宰郭門之垤有鸛遷其巢於墓門之表墓門之老以告曰鸛知天將雨之鳥也而驟遷其巢邑其有大水乎子游曰諾命邑人悉具舟以俟居數日水果大至郭門之垤沒而雨不止水且及於墓門之表鸛之巢翹翹然徘徊長唳莫知其所處也子游曰悲哉是亦有知矣惜乎其未遠也

西郭子僑與公孫詭隨涉虛俱爲微行昏夜踰其隣人之垣

隣人惡之坎其往來之涂而置阱焉一夕又往子僑先墮於阱弗言而招詭隨詭隨從之墮欲呼子僑掩其口曰勿言俄而涉虛至亦墮子僑乃言曰我欲其無相咥也君子謂西郭子僑非人也已則不慎自取汚辱而包藏禍心以陷其友其不仁甚矣

蒼筤之山溪水合流入於江有道士築於其上以事佛甚謹一夕山水大出漂室廬塞溪而下人騎木乘屋號呼求救者聲相連也道士具大舟躬蓑笠立水滸督善水者絕以俟人至即投木索引之所存活甚衆平旦有獸身沒波濤中而浮其首左右盼若求救者道士曰是亦有生必速救之舟者應

言往以未接上之乃虎也始則幪幪然坐而舐其毛比及岸
則瞪目眡道士躍而攫之仆地舟人奔救道士得不死而重
傷焉郁離子曰哀哉是亦道士之過也知其非人而救之非
道士之過乎雖然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道士有焉

絫龍先生采藥於山有老父坐石上揖之不起絫龍先生拱
而立頃之老父仰而噓俯而凝其神玉如也領而笑曰子欲
采藥乎余亦采藥者也今子雖采藥而未知藥也知藥莫若
我絫龍先生跪曰願受教老父曰坐吾語子中黄之山有藥
焉龍蟠而鳳葩玉質而金英宵納月彩晨晞日精宅厚坤以
爲家澡沆瀣之流榮其味不苦不酸其性不熱不寒淡如也

淳如也其名曰芝得而服之壽考以康百病不生皡皡熙熙
躋於泰寧而五百年一遇之太行之山有草焉丹黃而紫蕤
根如伏龍葉如翠翹葱葱蔞蔞蔚茂以齊其名曰參得而服
之老者少少者壽病者已厄者起而三百年一遇之南條之
山有草焉性溫而和味芳以辛馥馥芬芬香氣襲人其名曰
术得而服之養精益神救死扶生去疾除根瘴癘莫干寢興
以安而百年一遇之岣嶁之山有木焉碧幹而叟枝綠葉菁
菁上拂穹青下臨層崖霜雪灑之而不凝赤日過之而不炎
其馨菲菲其味如飴鬼魅畏之避不敢窺其名曰桂煮而服
之可以祛百邪消毒滌穢扶陽抑陰斂真歸元岷山之陰有草

爲葉如翠耶根如團金味如人膽稟性酷烈不能容物名曰黃良煮而服之推去百惡破癥解結無穢不滌煩疴毒熱一掃無迹如司寇之殛殘賊之二物也有病乃服無病者不服也故有弗用用必中陰谷有草狀如黃精背陽而生入口口裂着肉肉潰名曰鉤吻雲夢之隰有草其狀如葵葉露滴入流爲瘡痍刻骨絶筋名曰斷腸之草之二草者但有殺人之能而無愈疾之功吾子其慎擇之哉無求美弗得而爲形似者所誤秦龍先生愀然而悲顧求老人已不知其所之矣

梓謂棘曰爾何爲乎修修而不揚穢穢而無所容幽穋於灌莽之中翳朽篲而不見太陽不已痗乎吾榦竦夸崖梢拂九

陽根入九陰日月迴而晉其暉風雨會而流其滋鵷雛翠鸞朝夕和鳴駿驦騏嵐山蒸澤烘結爲祥雲五色備象八音成聲絢爲文章抱日浮光蔚兮若濯錦出蜀江粲兮若春葩麗都房是以匠石見而愛之期以爲明堂之棟梁言既棘倚風而嘯振條而吟曰美矣哉吾聞之冶容色者侮之招麗服飾者盜之招多才能者忌之招今子之美冠群超倫名彰於時泰運未開構厦無人吾憂子之不得爲明堂之棟梁而剪爲黃腸與腐肉同歸於冥冥之鄉雖欲見太陽其可得乎吾長不盈尋大不踰指扶疎屈律不文不理天不昇之以材而賜之以刺使人不敢樵禽不敢萃故雖無子之美而亦無子之

憂則吾之所得多矣吾又安所求哉

宋王欲使熊蟄父爲司馬熊蟄父辭宋王謂杞離曰薄諸乎吾將以爲太宰杞離曰臣請試之旦日之熊蟄父氏不遇遇其僕於逵爲道王之意其僕曰小人不能知也然嘗聞之南海之島人食蛇北游於中國腊蛇以爲糧之齊齊人館之厚客喜侑主人以文蛈之修主人吐舌而走客弗喻爲其薄也戒皂臣求王悳以致之今王與大夫無亦猶是與杞離慚而退

郁離子學道於藐乾羅子冥授化鐵爲金之術遂往入九折之山得躍冶之鋼而鍊之以左目取火於太陽右目取水於

太陰驅役雷風收拾鬼神以集於黃中渾渾肧肧如珠在胎晛晛熒熒如日將升仙人皆仰之矣山鬼竊而慄焉囑其徒謀之曰有怪女知之乎若不早圖而待其成悔無及矣乃使猱與魈撓之百端不能破乃群號而訴諸帝曰天生物而賦之形與性壽夭貴賤司命掌之弗可移也夫是謂之天常今彼將以智奪之以竊天權弗可假也帝怒命方伯宵鼓之以瀧韝之鞴鐵躍弗可止遂不能成金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子不知予之憂乎郁離子曰何爲其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姣服者有不足於其心則忸怩而不置必易而後慊一日有所之袂涅而弗知也揚揚

而遊樂甚其友半途而指之湼則惋而嗟擗而撻之湼去而
跡在其心娟娟然五步而六覩不成行而後鄭子陽好其妻
其妻美而額靨蔽之以翟三年未之見一夕而褫其翟見焉
則怏然不樂中旦而不樂其妻雖以翟蔽之終不好矣故陰
谷之木生於嵌巖之下終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不知
天之有日月也梧丘之野人種稻以爲食歲儲舊而待新新
未嘗不敢竭其舊且日之畝視其禾皆穎而且粟喜而歸曰
新可期矣則皆發其舊與其人飽之舊且盡而新未熟不勝
其歉望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覷其畝而禾愈青是非禾
之返青也望之者切也荊人有走虎而捐其子者以爲虎已

食之矣弗求矣人有見而告之曰爾子在壺速求之弗信采薪者以歸子之他日遇而爭之其子弗識矣趙王之太子病召醫緩醫緩至曰病革矣非萬金之藥弗可問之曰是必得代之赭荊之玉岣嶁之沙禹同青岭之空曾青崑崙之紫白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韓之寶龜鼈無閭之珣玗琪合汞鉛而鍊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中又三年而服之斯可以起矣淳于公聞而笑之曰誠哉所謂醫緩矣莊子之齊見餓人而哀之餓者從而求食莊子曰吾已不食七日矣餓者吁曰吾見過我者多矣莫我哀也哀我者惟夫子向使夫子不不食其能哀我乎黎龔先生謂石

舟子曰往予泝於江十日而風恒從西來及還而沿又十日而風恒從東來從者恚而泣予唏之曰天有風主爲予計汝乎何爲泣也

蠭丘丈人第四

蠭丘之丈人善養蜂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其富比封君焉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朞月蜂有舉族去者弗恤也歲餘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何昔者之熇熇而今日之凉凉也其鄰之叟對曰以蠭請問其故對曰昔者丈人之養蜂也園有廬廬有守刳木以爲蜂之宮不罅不蠹其置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鄉

五五爲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暄寒葺其構架時其墐發蕃則從之析之寡則與之裒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蟊蚍蜉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澌飄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漬其取蜜也分其贏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戶而收其利今其子則不然矣園廬不葺汙穢不治燥濕不調落閉無節居處臲卼出入障礙而蜂不樂其居矣及其久也蛄蟖同其房而不知螻蟻鑽其室而不禁鷂鳥掠之於白日狐狸竊之於昏夜莫之察也取蜜而已又焉得不涼涼也哉陶朱公曰噫二三子識之爲國有民者可以鑒矣

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於殺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書曰刑期於無刑又曰眚災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制刑期於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赦者所以矜蠢愚宥過誤知罪不避而輙原焉是啓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至於禍稔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爲穽也然則赦令卒不可行與曰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惡逆也殺人傷人及盜之類也而釋勿治是代之爲賊也一代之私禁茶鹽錢幣之類也民無以爲生而官不能恤於是乎有犯雖難以爲常原情而貰之可也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於浮苴之上號焉有漁者以
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救我予爾
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
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日之獲幾
何而驟得十金猶爲不足乎漁者黯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
梁而下舟薄於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
許金而不酬者也袖而觀之遂沒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
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
人子可啗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
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信哉

衛懿公好禽見觝牛而悅之祿其牧人如中士甯子諫曰不可牛之用在耕不在觝觝其牛耕必廢耕國之本也其可廢乎臣聞之君人者不以欲妨民弗聽於是衛牛之觝者賈十倍於耕牛牧牛者皆釋耕而教觝農官弗能禁邶有馬生駒不能走而善鳴公又悅而納諸廄甯子曰是妖也君不寤國必亡夫馬齊力者也鳴非其事也邦君為天牧民設官分職以任其事廢事失職厥有常刑故非事之事君不舉為杜其源也妖之興也人實召之自今以往衛國必多不耕之夫不織之婦矣君必悔之又弗聽明年秋伐衛衛侯將登車而御失其轡將戰士皆不能執弓矢遂敗於熒澤滅懿公

鑿齒問於赤羽離曰烝日殺而日多何也赤羽離曰未也而今方多耳鑿齒曰何若是甚也赤羽離曰乘子之車循子之軌天下之生將盡爲盜鑿齒曰請聞之赤羽離曰昔者蠶蚳暴於岷嶓之間蜀王使相回帥師伐之畏弗進作土門而壁焉其士卒口食於民民獠弗堪於是五丁鑿山以出於江之源擒蠶蚳殺之相回聞蠶蚳之死也毀壁而出取其尸以爲功曰我之徒兵實殺之五丁怒殺相回排天彭而壅之江江水逆流覆王宫王升木而號化爲杜鵑今天下之治盜者皆相回也民不甘餧肉於蠶蚳也能無溲五丁之怒者乎

晉靈公好狗築狗圈於曲沃衣之繡嬖人屠岸賈因公之好

也則奪狗以悅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於絳宮驚襄夫人襄
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賈命虞人取他狐以獻曰狗
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俎下令國人曰有犯吾狗者
刖之於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
岸賈氏屠岸賈大獲大夫有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賈則狗群
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苑食公
羊屠岸賈欺曰趙盾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
出奔秦趙穿因衆怒攻屠岸賈殺之遂弑靈公於桃園狗散
走國中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賈之爲小人也
譖狗以蠱君卒亡其身以及其君寵安足恃哉人之言曰蠹

蠹食木木盡則蠹死其如晉靈公之狗矣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於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蓬折櫓而破颿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為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楚王好安陵君安陵君用事景睢激江乙使言於安陵君曰楚國多貧民請以雲夢之田貸之耕以食無使失所安陵君言於王而許之他日見景子問其入之數景子曰無之安陵君愕曰吾以子為利於王而言焉乃以與人而為恩乎景睢

失色而退謂其人曰國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道也

衛靈公怒彌子瑕抉出之瑕懼三日不敢入朝公謂祝鮀曰瑕也懟乎子魚對曰無之公曰何謂無之子魚曰君不觀夫狗乎夫狗依人以食者也主人怒而抉之嘷而逝及其欲食也葸葸然復來忘其抉矣今瑕君狗也仰於君以食者也一朝不得於君則一日之食曠焉其何敢懟乎公曰然哉

瞽瞶第五

郁離子曰自瞽者樂言己之長自瞶者樂言人之短樂言己之長者不知己樂言人之短者不知人不知人不知己者無所見不知人者無所聞無見者謂之瞽無聞者謂之瞶人有耳目而

見聞有所不及恒思所以聰明之猶懼其蔽塞也而況於自瞽自瞶乎瞽且瞶而以欺人曰予知且能然而不喪者蔑之有也

郁離子曰諱者欺之媒乎矜者諂之宅乎媒以招之宅以納之姦其不至乎故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土必濕也而後苔生焉姦人伺隙以圖進其身奚暇爲人國家計哉故因其矜也而施之諂因其諱也而投以欺然後昭然知其爲諂與欺而弗之拒也由是而貫貫而後寵生焉寵生篡篡生敓夫姦人之得志於人國家也一旦不能堪也而況於篡敓之相承乎腐肉之致蠅非特盡其肉而已也蠅生蛆而蛆復爲蠅蠅

蚩相生而不竆夫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修慝辨惑如良醫之治疾也鍼其膏肓絕其根源然後邪濇不生苟知諂與欺之能喪人心亡人國也屏其媒壞其宅姦者熄矣

瓠里子之艾謂其大夫曰日君之左服病獸人曰得生馬之血以飲之可起也君之圉人使求僕之騬僕難未與也大夫曰殺馬以活馬非人情也夫何敢瓠里子曰僕亦竊有疑焉雖然亦既知君之心矣願因而有所請僕聞有國者必以農耕而兵戰也農與兵孰非君之民哉故兵不足則農無以爲衛農不足則兵無以爲食兵之與農猶足與手不可以獨無也今君之兵暴於農而君不禁農與兵有訟則農必左耕者

困矣是見手而不見足也今君之圉人見君之不可無服而不見僕之不可無騄也昔者陳胡公之元妃大姬好舞於是宛丘之人皆拔其桑而植柳僕竊爲君畏之

宋王偃惡楚威王好言楚之非且日視朝必詆楚以爲笑且曰楚之不能若是甚矣吾其得楚乎羣臣和之如出一口於是行旅之自楚適宋者必搆楚短以爲容國人大夫傳以達於朝狃而揚遂以楚爲果不如宋而先爲其言者亦惑焉於是謀伐楚大夫華犫諫曰宋之非楚敵也舊矣猶犪牛之於鼷鼠也使誠如上言楚之力猶足以十宋宋一楚十十勝不足以直一敗其可以國試乎弗聽遂起兵敗楚師於潁上王

益遂進華犨復諫曰臣聞小之勝大也幸其不吾虞也幸不可
常勝不可恃兵不可玩敵不可侮侮小人且不可況大國乎
今楚懼矣而王益盈大懼小盈禍甚至矣王怒華犨出奔齊
明年宋復伐楚楚人伐敗之遂滅宋
越王燕群臣而言吳王夫差之亡也以殺子胥故群臣未應
大夫子餘起而言曰臣嘗之東海矣東海之若游於青渚禺
疆會焉介鱗之從者以班見夔出鼇延頸而笑夔曰爾何笑
鼇曰吾笑爾之蹻躍而憂爾之踣也夔曰我之蹻躍不猶爾
之跛跛乎且我之用一而爾用四四猶不爾持也而笑我乎
故跂之則蹶其肝曳之則毀其腹終日匍匐所行幾許爾胡

不自憂而憂我也今王殺大夫種而走范蠡四方之士掉首不敢南顧越無人矣臣恐諸侯之笑王者在後也王默然

卽且與蛋遇於壇蛋褰首而逝卽且追之蹁旋焉繞之蛋迷其所如則呀以待卽且攝其首身弧屈而矢發入其吭食其心齧其膂出其尻蛋死不知也他日行於烓見蛞蝓欲取之蛞謂之曰是小而毒不可觸也卽且怒曰甚矣爾之欺予也夫天下之至毒莫如蛇而蛇之毒者又莫如蛋蛋螫木則木翳齧人獸則人獸斃其烈猶火也而吾入其吭食其心菹鮓其腹腸醉其血而飽其膂三日而醒融融然夫何有於一寸之蜿蜒乎跂其足而凌之蛞蝓舒舒焉曲直其角煦其沫以

俟之卽且齧而頗欲走則足與須盡解解腮腮而臥爲蜚所
食
楚有養狙以爲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衆狙於庭
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
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衆狙曰
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
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彼而爲之役乎言未旣衆
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毁柙取其積相攜而入
於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死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
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

窮矣

蒙人衣狻猊之皮以適壙虎見之而走謂虎爲畏己也返而矜有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睨之怒其不走也叱之爲虎所食邾婁子泛於河中流而溺水渦煦而出之得壺以濟岸以爲天祐己也歸而不事爵又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曰無畏者禍之本乎惟有德可以受天祥祥不安集聖人實有之猶內省而懼畏其不能勝也而況敢自祥乎非祥而以爲祥喪其心矣其能免乎

郁離子謂姬獻曰吾嘗游汝泗之間見叢祠焉其中爲天仙右爲鬼伯天仙之祠香燭之外無物而鬼伯之祠擊

焉膏火窮晝夜令子之庭無雨暘寒暑皆如市鶩竽鴨之聲啞嘎嘈囋不得聞人語吾憫子之不能爲天仙而爲鬼伯也明年而死於匏瓜之墟姬獻死焉

有獻陵鯉於商陵君者以爲龍焉商陵君大悅問其食曰蟻商陵君使豢而擾之或曰是陵鯉也非龍也商陵君怒抶之於是左右皆懼莫敢言非龍者遂從而神之商陵君觀龍龍卷屈如丸倐而伸左右皆佯驚稱龍之神商陵君又大悅徙居之宮中夜穴甓而逝左右走報曰龍用壯今果穿石去矣商陵君視其跡則悼惜不已乃養蟻以伺冀其復來也無何天大雨震電真龍出焉商陵君謂爲豢龍來矣蟻以邀之龍

怒震其宮商陵君死君子曰甚矣商陵君之愚也非龍而以爲龍及其見眞龍也則以陵鯉之食待之卒震以死自取之也

冥谷之人畏日恒穴土而居陰有蛇焉能作霧謹事之出入憑焉於是其國晝夜霧巫紿之曰吾神已食日矣日亡矣遂信以爲天無日也乃盡廢其穴之居而處壇羲和氏之子之蠅過焉謂之曰日不亡也今子之所翳者霧也霧之氣可以晦日景而焉能亡日日與天同其久者也惡乎亡吾聞之陰不勝陽妖不勝正蛇陰妖也鬼神之所詰雷霆之所射也今乘天之用否而逞其姦又因人之譌以憑其妖妖其能久乎

其穴乎之常居也今以爲致妖而棄其常居蛇死霧必散日
之赫其可當乎國人謀諸巫巫恐洩其給遂沮之未朞月雷
殺其蛇蛇死而霧散冥谷之人相喃而禱

粵人有采山而得菌其大盈箱其葉九成其色如金其光四
照以歸謂其妻子曰此所謂神芝者也食之者仙吾聞仙必
有分天不妄與也人求弗能得而吾得之吾其仙矣乃沐浴
齊三日而烹食之入喙而死其子視之曰吾聞得仙者必蛻
其骸人爲骸所累故不得仙今吾父蛻其骸矣非死也乃食
其餘又死於是同室之人皆食之而死郁離子曰今之求生
而得死者皆是之類乎故張罔以逐禽使無所逃而獲非不

知而不避者也設食而機之則其獲也皆非知之而不避者也南方有鳥五采而象鳳名曰昭明其性好亂故出則天下起兵西方有獸斑文而象虎名曰騶虞其性好仁故出則天下偃兵其不知者莫不以爲鳳與虎也今天下之人孰不曰予有知也由此觀之遠矣

枸櫞第六

梁王嗜果使使者求諸吳吳人予之橘王食之美他日又求焉予之柑王食之尤美則意其猶有美者未予也甚使者聘吳而密訪焉樂兒之鄙人有植枸櫞於庭者其實大如瓜[illegible][illegible]見而櫻之曰美哉煌煌乎柑不如矣求之弗予歸言於

梁王梁王曰吾宮亞新矣入之新也今使者以[illegible]之剪而進

之荐而後嘗之未果二瓣于舌縮而不能噍齒柔而不能嚥

鰟鼻顣頞以讓使者使者以詰吳人吳人曰吾國果之美者

柤也既皆以應王求無以尚矣而王之求弗置使者又

不詢而觀諸其外美宜乎所得之不稱所求也夫木產於土

有土斯有木於是乎果實生焉果之所產不惟吳王不徧索

而獨求之吳吾恐枸櫞之日至而終無適王口者也

公儀子爲政於魏魏人淳于犅以才智自薦公儀子試而知

其弗任也退之淳于犅之西河西河守使人道而入諸趙趙

人以爲將西河守謂公儀子曰是必疚趙矣趙疚魏國之利

也公儀子愀然不悅曰如大夫言是魏國之恥也昔者由余戎人也由余入秦秦穆公用之由余賢秦人不敢輕戎吾懼趙人之由是輕魏也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爲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濱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爲哉使者對曰吾君封於薛將崇宗廟之祀製雅樂焉徵君之石無以爲之磬使隸人敬請於下執事惟君圖之泗濱人大喜告於其父老齋戒肅使者以車十乘致石於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置石於外朝他日下宮之碣闕孟嘗君命以其石爲之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若禹平水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

以諧八音衆聲依之任土作貢定爲方物要之明神不敢褻也君命使者來求於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威不敢不供齋戒肅使者致於君君以道諸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今聞諸館人曰將以爲下宮之碣臣實不敢聞弗謝而走諸侯之客聞之皆去於是秦與楚合其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趣謝客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爲磬諸侯之客聞之皆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以不愼也如是哉孟嘗君失信於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況得罪於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國復强不亦宜乎

遜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舟成有賈人求掌爲工子餘弗用

賈人去之吳因王孫率以見吳王且言越大夫之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孫率與之觀於江颶作江中之舟擾則收指以示王孫率曰某且覆某不覆無不如其言王孫率大奇之舉於吳王以爲舟正越人聞之尤予餘予餘曰吾非不知也吾嘗與之處矣是好夸是謂越國之人無已若者吾聞好夸者恒是已以來多讒訓人莫若己者必精於察人而闇自察也今吳用之僨其事必是夫矣越人未之信未幾吳伐楚王使操餘皇浮五湖而出三江遁於扶胥之口沒焉越人乃服予餘之明且曰使斯人勿試而死則大夫受遺才之謗雖咎繇不能直之矣

入竊不葦避兵而走剡貧無以治舍徘徊於天姥之下得大木而庥焉安一夕將發其根以爲薪其妻止之曰吾無廬而託是以庇身也自吾之止於是也驕陽赫而不吾灼寒露零而不吾凄飄風蕩而不吾栗雷雨晦冥而不吾震撼誰之力耶吾當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母愛之如身體猶懼其不蕃且殖也而況敢毀傷之乎吾聞之水泉縮而潛魚驚霜鐘鳴而巢鳥悲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魚鳥且然而況於人乎郁離子聞之曰哀哉是夫也而其知不如一婦人也嗚呼豈獨不如一婦人哉則亦鳥魚之不若矣

東甌之人謂火爲虎其稱虎與火無別也其國無陶冶而覆

屋以茅故多火災國人咸苦之海隅之賈人適晉聞晉國有馮婦善搏虎馮婦所在則其邑無虎歸以語東甌君東甌君大喜以馬十駟玉二瑴文錦十純命賈人為行人求馮婦於晉馮婦至東甌君命駕虛左迎之於國門之外共載而入館於國中為上客明日市有火國人奔告馮婦馮婦攘臂從國人出求虎弗得火迫於宮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而死於是賈人以妄得罪而馮婦死弗寤

燕文公之路馬死或告之曰畀耳氏之馬良請求之辭曰野馬也不足以充君駟公使彊之逃燕代之徒欲以其馬售公弗取巫閭大夫入言曰君求馬將以駕乘輿也何必遠舍其

所欲售而取其不欲售乎公曰吾惡夫自衒者對曰昔史

行伯也謀於齊高鮑氏皆許之謀諸叔向叔向曰娶婦所以

承祧奉祭祀不可苟也惟其賢而已今君之求馬亦惟其

而已可也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堯弗彊也而卒

得舜甯戚飯牛以自售於齊桓公桓公用之而卒得管仲使

堯不聽許由何以得舜桓公不用甯子何以得管仲君何固

焉

晉獻公滅虞賓其俘於下陽使士蔿監焉其大夫多逃士蔿

弗禁公聞之怒召士蔿讓之士蔿對曰君以是爲可以充吾

國之用也天夫彼虞公之臣也皆背任虞公之事矣食虞公

之禄而立虞公之朝聞虞公之政虞亡不能救虞公執而身
隨之君將焉用是爲哉公曰我懼其隣國之之也士蔿笑曰
若是則臣滋惑矣公曰何哉士蔿曰往歲臣之里有厲卜之
曰叢爲祟於是集里之老幼召巫覡具舟車奉牲幣羞桃茢
男女以班舉叢而寘諸衢東里之人利其器物而收之因得
癘焉死者且過半故廢社之土不可以塗宮室棄山之婦不
可以主中饋鬼神之所遺也今虞之賢臣曰宮之奇百里奚
而已矣宮之奇先虞公之亡而以其族去百里奚與於俘則
若既入之秦矣其他奚取焉而必欲置之曰無使適隣國君
實欲啓隣則曰愛厥苗無遺莠可也今君坐不安食不甘寢

甲兵以覦四封無歲不征豈有他哉求善欲也敵釁未生無所用謀如其弗欲猶將納之矧自往焉如其用諸適吾願也君何怒焉公曰善

郁離子曰鳥獸之與人非類也人能擾而馴之人亦何所不可爲哉鳥獸以山藪爲家而豢養於樊籠之中非其情也而卒能馴之者使之得其所嗜好而無違也今有養鳥獸而不能使之馴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處之以其性之所安而加矯廹焉則有死耳烏乎其能馴之也人與人爲同類其情爲易通非若鳥獸之無知也而欲奪其所好遺之以其所不好絕其所欲彊之以其所不欲廹之而使從其果心悅而誠

服耶其亦有所顧畏而不得已耶若曰非心悅誠服而出不得已乃欲使之治吾國徇吾事則堯舜亦不能矣

孫子自梁之齊田忌郊迎之而師事焉飲食必親啓寢興必親問孫子所喜田忌亦喜之孫子所不欲田忌亦不欲也鄒奭謂孫子曰子知蛩蛩駏虛之與蟨乎蛩蛩駏虛負蟨以走爲其能齧甘草以食已也非愛其將爲人獲而負之也今子蟨而田子蛩蛩駏虛也子其識之孫子曰諾

或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食致民淵致魚藪致獸致鳥臭致蠅利致賈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致而患其有所不能

致而不能安不如不致之亡傷也粤人有學致鬼者三年得其術於是壇其室之北隅以集鬼鬼至而多無以食則相帥以爲妖聲鬧於外一夕其人死而爇其室隣里莫不笑之

韓垣至齊以策干齊王王不用韓垣怒出誹言王聞而拘諸司寇將殺之田無吾見王以語之田無吾曰臣聞娵萌學擾象而工北之義渠以擾象之術干義渠君義渠君不答退而誹諸館館人曰非吾君之不聽子也顧無所得象也娵萌赧而歸醫胡之魏見魏太子之神馳而氣不屬也謂之曰太子病矣不疾治且不可救太子怒以爲謗已也使人刺醫胡醫胡死魏太子亦病以死夫以策干人不合而怨者非也人有

言不察恚而讐之亦非也臣聞之江海不與坎井爭其清雷霆不與蛙蚓鬬其聲磽礫之夫何足殺哉王乃釋韓垣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四方之賢者不貺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於燕市左右皆列肆惟東家甲焉帷帳臥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有而客之之者日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噬若非有左右之先容則莫敢躡其庭今王之門毋亦有噬狗乎此士所以難其來也

秦楚交惡楚左尹郤惡奔秦極言楚國之非秦王喜欲以爲五大夫陳軫曰臣之里有出妻而再嫁者日與其後夫言前

夫之非意甚相得也一日又失愛於其後夫而嫁於郭南之鄙人又言其後夫如昔者其人爲其後夫言之後夫笑曰是所以語子者猶前日之語我也今左尹自楚來而極言楚國之非若他日又得罪於王而之他國則將移其所以訾楚者訾王矣秦王由是不用御惡

杞離謂熊摯父曰子亦知有鳥蜂乎黄蜂殫其力以爲蜜鳥蜂不能爲蜜而惟食蜜故將墐戶其王使視蓄而計課必盡逐其鳥蜂其不去者衆嚌而殺之今居於朝者無小大無不胝手瘃足以任王事皆有益於楚國者也而子獨遨以食先星而臥見日而未起是無益於楚國者也且夕且計課吾憂

子之爲烏蜂也熊蟄父曰子不觀夫人之面乎目與鼻口皆日用之急獨眉無所事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其可觀乎以楚國之大而不能容一遨以食之士吾恐其爲無眉之人以貽觀者笑也楚王聞之益厚待熊蟄父

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聽政大臣患匈奴之強將與爲和親議使者太后惡宦者中行說欲去之故使往焉欒布諫曰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匈奴驕恣必不能善待漢使或留之則非我所惜從而棄之耳臣獨以爲不便夫使所以達王命釋仇講好決疑解紛界不可以屈國體高以激敵慧察變應機以制事權國之榮辱 已之休戚

素所愛信而知其忠且亮者不可[illegible]今中行說刑臣也名不齒於國士又陛下之所素惡夫素惡於君則不重其君名不齒於國士則不重其身臣懼其泄國情而開敵釁也邪聽欒布還謂辟陽侯曰予不力諫北邊自此勿寧矣昔鄭伯惡其　大夫高克勿能去而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名衆潰高克奔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病鄭伯也今使說也如匈奴稱乃棄說以及其介幣乎昔晉之敗於鄭也先縠實往楚師楚之敗於鄢陵也苗賁皇實在晉此古人之僨事歟也上必悔之

楚王患其令尹蔿呂臣之不能欲去之訪於宜申宜申曰未

可王曰何故宜申曰令尹楚相也國之大事莫大乎置相弗可輕也今王欲去其相必先擇夫間之者有乃可耳王蹙然曰令尹之不足以相楚國惟諸大夫及國人知之并鬼神亦實知之大夫獨以爲未可寡人惑焉宜申曰不然臣之里有巨室梁蠹且壓將易之召匠爾匠爾曰梁實蠹不可以不易然必先得材焉不則未可也其人不能堪乃召他匠束羣小木以易之其年冬十有一月大雨雪梁折而屋圮今令尹雖不能而承其祖父之餘國人與之素矣而楚國之新臣弱未有間者此臣之所以曰未可也

人患鼠乞貓於中山中山人予之貓善捕鼠及雞月餘鼠

盡而其雞亦盡其子患之告其父曰盍去諸其父曰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無雞夫有鼠則竊吾食毀吾衣穿我垣墉壞傷吾器用吾將饑寒焉何病於無雞乎無雞者弗食雞則已爾去饑寒猶遠若之何而去夫猫也

客有短吳起於魏武侯者曰吳起貪不可用也武侯疎吳起公子成入見曰君奚爲疎吳起也武侯曰人言起貪寡人是以不樂焉公子成曰君過矣夫起之能天下之士莫先焉惟其貪也以是來事君不然君豈能臣之哉且君自以爲與殷湯周武王孰賢務光伯夷天下之不貪者也湯不能臣務光武王不能臣伯夷今有不貪如二人者其肯爲君臣乎今君

之國東距齊南距楚北距韓趙西有虎狼之秦君獨以四戰之地處其中而使五國頓兵坐視不敢窺魏者何哉以魏國有吳起以爲將也周詩有之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吳起是也君若念社稷惟起所願好而予之使起足其欲而無他求坐藏五國之師所失甚小所得甚大乃欲使之飯糲茹蔬被短褐步走以供使令起必去之起去而天下之如起者卻行不入大梁君之國空矣臣竊爲君憂之武侯曰善復進吳起

郁離子疾病氣菀痰結將殼之或曰痰榮也是養人者也人無榮則中乾中乾則死弗可殼也郁離子曰吁吾子過哉吾聞天養人者津也醫家者所謂榮也今而化爲痰是榮賊者

也則非養人者也夫天之生人參地而爲三爲其能贊化育也一朝而化爲蟣其能贊天地之化育乎是故俞跗扁鵲之爲醫也浣胃滌腸絕去病根而阽死者生舜禹成湯周文王之爲君也誅四凶戮防風勦昆吾放夏桀戡黎伐崇而天下之亂截寧其將容諸乎容之無益以戕人也故蟲巢生也蟲成而巢潰自我而離焉非我已其能養我乎弗去是殖賊以待戕也從子之教我其不遠潰矣

螇螰第七

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使人謂其守曰若能以城降吾當使若子及孫世世保之守者對曰昔者中牟之郭圮有螇螰墮

于河涘攤之以旋其翅拍拍聲見而憐之游而負之及陸謂聲曰吾與子百年無相忘也聲振羽大笑曰若冬春之不知也而能百年無忘我乎今晉國惟無人而壅女以天盈盈而恃之是壅禍也壅禍恃盈以蠆尾於人天實厭之晉陽朝亡女必夕死死予不寒猶及見之其何有於子及孫是夕智伯爲韓魏所殺

郁離子曰人之度量相越也其猶江海之於瀸泉乎瀸泉之微積而至於海無以尚之矣而海亦不自知其大也惟其不自知其大也故其納不已而天下之大莫加焉聖人之爲德亦若是而已矣故汧泉納瀸泉池納汧泉溝納池澮納溝谿

納澮川納谿澤納川江河納澤而歸諸海故天子海也公侯大夫江河也川澤也庶官谿澮之類也而萬民皆巘泉也巘泉之於海其相去也不亦大懸絕矣乎而其勢必趨焉其志之感情之達如氣至而蟲鳴也如雨來而礎潤也君人者惟德與量俱而後天下莫不歸焉德以牧之量以容之德不廣不能使人來量不弘不能使人安故量小而思納大者禍也泬谷之鱦不可以陵洪濤蒿樊之鴽不可以御飄風大不如海而欲以納江湖難哉

介葛盧盩白狄辮皆朝於魯遇於沈猶氏之衢相睨而矢笑從者歸而語諸館交訾焉魯人使執渠略與蛣蟯以示之弗

喻公山弗狃欲伐季氏問於冉有冉有曰盍名仲尼公山弗狃使名仲尼或謂其人曰子之從夫子也絜衣而鑿食今將恒其故而豊其新矣而名仲尼焉至必授之政將繩子以纆子其悔哉乃陰蹝使者易其禮仲尼不至將起師冉有曰盍問諸公乎弗聽遂以費人攻季氏閒昭公焉師入驚公宮季桓子挾公以登臺使行人辭諸費人曰先君之事先大夫有之雖然盟主實有命今斯之事君惟謹君惠優渥蔑有二命二三子不念魯國不謀於君而怫臨以兵其若君與社稷何且吾聞之鳶不嚇烏袒裼不責褻踞惟二三子圖之費人曳而走公山弗狃出奔齊君子曰公山之伐季氏也其猶介

蔿盧之咻欸乎雖欲召仲尼卒蒙於其人而弗果其無成也宜哉

齊人伐燕取其財而俘其民王朝而受俘喜見於色謂其大夫曰寡人之伐燕不戮一人焉雖湯武亦若是而已矣大夫皆頓首賀已而燕人畔王怒曰吾之於燕民盡心焉一朝而畔寡人德不足爲與淳于髡仰天大笑王怪而問之對曰臣隣之富叟疾使巫禱於神神告之曰若能活物萬吾當爲若請於帝去爾疾錫爾壽富叟曰諾乃使人蒐於山羅於林罾於澤得羽毛鱗介之生者萬言於神而放之罔罟所及鎩翅而滅足者嘈嘈聒聒藪野掩谷明日而富叟死其子往泣於

巫曰神亦有廷乎問之以實對巫笑曰有是哉是女實自廷非神廷女也今燕之君臣相爲不道而民無故也君伐而取其財遷其居冤號之聲鬯殷天地鬼神無所依歸帝怒不可解矣而曰不戮一人焉夫人饑則死凍則死不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爲德若貫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郁離子曰嗚呼天下之亂也天亦無如之何矣夫天下之物動者植者足者翼者毛者倮者戢戢如也沸如也蓁如也森如也出出而不窮運運而不絕莫非天之生也則天之好生亦盡其力矣盡其力以生之又盡其力以殺之不亦勞且病

殘其生也非一朝而其殲也在須刻天若能如之何而爲之
則亦不誠甚矣
楚令尹病内結區霧得秦醫而愈乃言於王令國人有疾不
得之他醫無何楚大疫凡疾之之秦醫者皆死於是國人悉
往齊求醫令尹怒將誅之子良曰不可夫人之病而服藥也
爲其能救己也是故辛螫澀苦之劑碱砭熨灼之毒莫不忍
而受之爲其若疾而藥良也今秦醫之爲方也不師古人而
以臆謂岐伯俞跗爲不足法謂素問難經爲不足凭也故其
所用無非捜溲酷毒之物鉤吻戟喉之草葉心葷腦入口如
鋒胸腸刮割彌日蓬夕肝膽决裂故病去而身從之不如死

之速也吾聞之擇禍莫若輕人之情也今令尹不求諸草茅之言而圖利其所愛其若大道何吾得死於楚國幸也

郁離子曰膏粱可以易豆羹狐貉可以奪絮縕民情之常也是故膏粱不足豆羹可也狐貉不足縕絮可也野鳥縶于籠中而馴者以食也籠中之不如山藪入其籠者知之有童子側木槃而設食以誘鼠多獲鼠一夕逸其一遂不復獲鼠今使持稱葉之衣麥麪之餠而招於市曰捨爾室損爾服而來與我共此則雖其子亦走而避矣是故不情之事大人不爲也

楚王好祥有獻白烏白鸜鵒木連理者群臣皆賀荀卿不來

王召而詔之曰寡人不佞幸賴先君之遺德群臣輯睦四鄙
無事鬼神鑒格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願聞其故荀卿對
曰臣少嘗受教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
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爲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爲下而可
以爲祥可以爲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形詭色而無益於
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
其國也見一物之非當必省其政以爲祥與則必自省曰吾
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長其
善也畏其易福而爲禍也以爲妖與則必自省曰吾何戾以
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祗惕檢視聽之所

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至來而妖虛其應今三閭大夫放死於湘鄢郢夷陵皆舉於秦耕夫牧子莫不荷戈以拒秦老弱傀餉水旱相仍饑饉無蓄雖有鳳凰麒麟日集於郊無補楚國之罅漏而況於易色之鳥亂常之木乎王如不省楚國危矣王不痛荀卿乃退處蘭陵楚遂不振以亡

齊伐燕用田子之謀通往來禁侵掠釋其俘而弔其民燕人皆爭歸之矣燕王患之蘇厲曰齊王非能行仁義者必有人教之也臣知齊王急近功而多猜不能安受教其將士又皆貪不能長受禁請以計中之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

掠其婦人而奪其財於是降者皆畏弗敢進乃使問招亡民

亡民首竄齊將士久欲掠而憚禁則因民之首竄而言於王

曰燕人叛齊王見降者之弗來也果大信之下令盡收拘降

民之家田子諫不聽將士因而縱掠燕人遂不復思降齊

郁離子曰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疑人

者必不足於信善防人者必不足於智知人之疑已而弗舍

者必其有所存也知人之防已而不避者必其有所倚也夫

天下之人焉得盡疑而盡防之哉智不足以知賢否信不足

以弭欺詐然後睢睢焉惟恐人以我之所以處人者處我也

於是不任人而耑任己於是謀者隱識者避哲者愚巧者拙

廉者逆而圓曲頑鄙之士來矣圓曲頑鄙之士盈於前而疑與防愈急至於術窮而身僨愈悔其防與疑之不足不亦痛哉

郁離子曰嗚呼吾今而後知以訐爲直者之爲天下後世害不少也夫天之生人不恒得堯舜禹湯文王以爲之君然後及其次焉豈得已哉如漢之高祖唐之太宗所謂間世之英不易得也皆傳數百年天下之生賴之以安民物蕃昌蠻夷讋服文物典章可觀其功不細乃吹搜其失而斥之以自夸大使後世之人舉以爲詞曰若是者亦足以受天命一九有則不師其長而效其短是豈非以訐爲直者之流害哉或曰

史直筆也有其事則直書之天下之公也夫奚訐郁離子曰是儒生之常言而非孔子之訓也孔子作春秋爲賢者諱故齊桓晉文皆錄其功非私之也以其功足以使人慕錄其功而不揚其罪慮人之疑之立教之道也若詩書皆孔子所刪其於商周之盛王存其頌美而已矣

天地之盜第八

郁離子曰人天地之盜也天地善生盜之者無禁惟聖人爲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攘其功而歸諸己非徒發其藏取其物而已也庶人不知焉不能執其權用其力而遏其機逆其氣暴天其生息使天地無所施其功則其出也匱而盜斯窮

矣故上古之善盜者莫伏羲神農氏若也惇其典庸其禮㮣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則旣奪其權而執之矣於是教民以盜其力以為吾用春而耕秋而收逐其時而利其生高而宮卑而池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也故曰聖人惟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非徒取其物發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而後能容焉非聖人之善盜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則物盡而藏竭天地亦無如之何矣是故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起不極不止也然則何以制之曰遏其人盜而通其為天地之盜斯可矣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國人之為國乎沃其壤平其堆通

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蓺植焉窊隆乾濕各隨其物産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疏成而後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根擷已而溉疏息其擷於是庖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於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爲王憂之

楚使芊叔爲尹課上最楚王大悅讙諸朝孫叔敖仰天大笑三噎而三頓楚王不懌曰令尹有不足乎寡人與盡教之而廷恥寡人竊爲令尹不取也孫叔敖對曰臣之里人有洿池以爲利者吳行人過楚見其魚鱉之物也謂之曰我善漁臣之里人喜爲之具罔罟舟檝資其行則趨而之其池曰吾於

是乎漁臣之里人甕然曰吾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吾固有之矣而焉用子爲哉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芊叔之尹申也不聞有令政以來鄰國之民而多取諸王之固有以最其課是剝王之股以啗王也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不惟是夫也今王朝群臣而讌之群臣不俟由是而度王心則相率而慕效之以爲敵國驅是社稷之憂也楚王曰善哉乃黜芊叔下令國中曰下邑之大夫有效芊叔剝吾民以最課者服上刑楚人大悅三年而伯諸侯

艾大夫曰民不可使佚也民佚則不可使也故曰有事以勸之則易治矣郁離子曰是術也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使民

也義而公時而度同其欲不隱其情故民之從之也如手足之從心而奚恃於術乎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知免而不知勸而子之所用者無非措克之吏所行者無非朝四暮三之術也子以為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諸民民亦以是應諸子上下之情交隱矣子徒見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離也見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故自喜以是為得計而不思惡勞欲逸人志所同是故先王之養民也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惡今子反之庸非罔乎上罔下則不親下罔上則不孫不孫不親亂之蘊也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子為司直乃不循先王之舊章而以罔教僕實不敢與聞

大夫雖慚弗能改也

郁離子謂艾大夫曰子以爲以力毒人而人不言怨者其畏威也乎懷德也乎大夫曰亦畏威而已矣郁離子曰吾始以爲夫子莫之知也而今而後知夫子非莫之知也夫子以鉤距擿民隱羅其財以供公非得已也夫子之心人知之也而夫子之所任則非能以夫子之心爲心者也是以民免而弗子懷也詩云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又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今茲備矣而民不言是怨不在口而在腹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若藥之在駁未有火以發之也夫子而令知之

奚能無虞乎

韓非子爲政於韓旦十年韓貴人死於法者無完家於是韓多曠官王謂公叔曰寡人欲用人而韓之群臣舉無足官者若之何哉公叔對曰王知夫種樹乎臣家國東郊世業種樹樹之材者松柟栝柏可以爲棟梁種之必三五十年而後成其下者爲檉柳樸樕種之則生不過爲薪故以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計之則薪之利一而棟梁之利百臣俱種之世享其利是以富甲於韓國臣隣之寠叟急慕而思效之植松栝不能三年不待其成而輒代之以爲常樵足以朝夕食無餘也今君之用人也不待其老成至於不克

負荷而輙以法戕之棟梁之材竭矣一朝而屋壞臣恐束薪不足以支之也

郁離子曰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必不勝故人之爲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爲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怪哉

省敵第九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吾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為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

郁離子曰水趨壑鳥趨林蠅趨臭不驅而自至者也而奚以召之哉利者衆之所逐名者衆之所爭而德者衆之所歸也是皆足以聚天下者也故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矢之所射衆志之所集也堯舜以仁義為的而天下之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為之均之不使其爭逐也及其至也九州來同四夷鄉風穆穆雍雍以入於其的之中桀紂以淫

欲為的而天下之不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私諸其人及其窮也諸侯百姓相與操弓注矢的其躬而射之是故不能仁義而為天下的者禍也故秦之未帝也天下莫彊焉及其吞六國而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下並起和之莫不以秦為辭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為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為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為的而已矣昔者秦攻韓上黨上黨之守馮亭以上黨歸於趙趙人受之是以有長平之敗趙國幾亡夫秦之所欲取者上黨也兵之所加不選其韓與趙也惟上黨之所在耳介山之草木何罪而焚乎子推之所在也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

矣

秦惡楚而善於齊王翦帥師伐楚田璆謂齊王曰盍救諸齊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絕秦也鄒克曰楚非秦敵也必亡不如起師以助秦猶可以爲德而固其交田璆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彊國六秦已取其四所存者齊與楚耳譬如摘果先近而後遠其所未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終置之乎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齊楚若合猶足以敵秦以地言之則楚近而齊遠遠交而近攻秦之宿計也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絕其援然後專其力於楚楚亡齊其能獨存乎諺有之曰攢矢而折之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此秦之已效計也楚國

朝亡齊必夕亡秦果滅楚而遂伐齊滅之

孳搖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銜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鳧觀而笑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於一腹乎而奚其爭也

晉平公作琴大弦與小絃同使師曠調之終日而不能成聲公怪之師曠曰夫琴大弦爲君小弦爲臣大小異能合而成聲無相奪倫陰陽乃和今君同之失其統矣夫豈瞽師所能調哉

無支祈與河伯鬬以天吳爲元帥相抑氏副之江疑乘雲列缺御雷泰逢起風薄號行雨蛟鯢鰐鮫激波濤而前驅者二

遂北至於碣石東及呂梁河伯大駭欲走靈姑胥止之

卻且戰不捷而走未晚也乃謀元帥靈姑胥曰贔屓可

河伯曰天吳八首八足而相柳氏九頭實佐之雷風雨雲之

神各專其能以衛中堅蛟鼉鱷鯪莫不尾劍口鑿鱗鋒鬣鍔

掉首搖山擺髻倒淵而豈贔屓所敢當哉靈姑胥曰此臣之

所以舉贔屓也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於

一人故耳齊則聽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

今天吳之頭八而副之者又九其頭臣聞人心之神聚於耳

目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惑今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六

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矣加以雲雷風雨之師各負其能而

畢欲逞焉其孰能一之故惟聶肩爲足以當之聶肩之寘寘不可以智誘威脅而謀激也而其志有必至破之必矣乃使聶肩帥九夔以伐之大捷故曰衆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獨決也

常羊學射於屠龍子朱屠龍子朱曰若欲聞射道乎楚王田於雲夢使虞人起禽而射之禽發鹿出於王左麋交於王右王引弓欲射有鵠拂王旃而過翼若垂雲王注矢於弓不知其所射養叔進曰臣之射也置一葉於百步之外而射之十發而十中如使置十葉焉則中不中非臣所能必矣

郁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厖厖則散

散則潰潰然罔知其所定是故明生於一禽鳥之無知而能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人爲物之靈而多欲以昏之反禽鳥之不如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嗚呼人能一其心何不如之有哉

粤工善爲舟越王用之良命廩人給上食粤之治舟者宗之蔵餘言於粤王曰臣不惟能造舟而又能操舟王信之雋李之役風於五湖溺焉越人皆憐之郁離子曰是畫蛇而爲之足者之類也人無問智愚惟知止則功完而不毀故以子胥之賢而不免焉夫子胥之入吳也圖報其父兄之讐而已矣及其入郢而鞭平王足矣夫復何求哉乃不去而沈其身不

知止也

郗離子曰水鴞翔而大風作穴蟻徙而陰雨零豈其知之獨覺哉惟其所願欲莫切於飽與安也故孜孜以候之氣將來而必知惟其心之專也是故知暵潦者莫如農知水草者莫如馬知寒暑者莫如蟲故以刖守閽以瞽聽樂取其專也魯人有善言易者百家之訓詁疏義無不誦而記之命之卜則不中吳有醫與之談脈證必折而請其治疾無不愈者故曰誠則明矣水鴞之知風穴蟻之知雨誠也

屠龍子與郗黎奕郗黎數敗館人憐而助之又敗觀者皆愕胥勸焉從者請已曰吾聞寡不敵衆彼方鳩群知吾婁子之

不勝以圮前功也屠龍子朱虞生而笑如故都黎乃大慙[illegible]能支助者相顧皆失色執手以訴使環之俱弗敢矣從者喜曰神矣哉夫子之奕也屠龍子曰未也子不觀夫鬭獸乎夫獸虎為猛今以虎鬭虎則獨虎之不勝多虎也明矣以狐鬭虎則雖千狐其能勝一虎哉多愈見其自亂也昔者六國合從以擯秦辯士之為秦者以連衡踰之六國果不勝如辯士言今者之奕猶是也吾嘗行於野見兩頭之蛇其首一東而一西二首相掣終日不能離其處吾觀而悲焉故為巨室者工雖多必有大匠焉非其畫不敢裁也操巨舟者人雖多必有舵師焉非其指不敢行也故視聽專而事不僨是故四海

之民懸於一君則定百萬之師懸於一將則勝易曰長子帥
師弟子輿尸凶詩曰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雖使
弈秋爲之猶嘗敗也而况非弈秋者乎吾何慊焉

PL
2698
.L5
v.4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三

裔孫　孫輿元奇重梓

郁離子

虞孚第十

虞孚問治生於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於吳商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於吳爲上貨吾見賣漆者煑漆葉之膏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聞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煑爲膏亦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於吳時吳與越惡越賈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儈聞有漆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吳國勞而

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及期吳儈至視漆之封識新疑之謂虞孚請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遂丐而死於吳

若石隱於冥山之陰有虎恒蹲以窺其藩若石帥其人晝夜警日出而殷鉦日入而燎煇宵則振鐸以望植棘樹墉坎山谷以守卒歲虎不能有獲一日而虎死若石大喜自以為虎死無毒已者矣於是弛其機撤其備垣壞而不修藩決而不理無何有貙逐麋來止其室之隈聞其牛羊豕之聲而入食焉若石不知其為貙也叱之不走投之以塊貙人立而爪之

甓君子謂若石知一而不知二宜其及也

郁離子居山夜有狸取其雞追之弗及明日從者[illegible]入之所以雞狸來而縶焉身縲而口足猶在雞且掠且奪之至死弗肯舍也郁離子嘆曰人之死貨利者其亦猶是也夫宋人有爲邑而以賂致訟者士師鞫之隱弗承掠焉隱如故吏謂之曰承則罪有數不承則掠死剏不擇其輕終弗承以死且死呼其子私之曰善保若貨是吾以死易之者人皆笑之則亦與狸奚異焉

躐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於龜陰取其原爲稻而隰爲粱其友謂之曰粱喜亢稻喜隰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其何以能

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乃覬於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獲乃拜曰予知悔矣既而商於汶上泌相貨之急於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輙不獲市其友又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他日以舶人於海要其友與偕則汎濫而東臨於巨淵其友曰是歸墟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於大壑之中九年得化鯤之濤嘘之以還比還而髮盡白形如枯腊人無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瓠叔三悔以沒齒

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齊人有好詬食者每食必詬其僕至壞器投七箸無空日館人厭之忽弗言將行贈之以狗曰是能逐禽不腆以贈子行二十里而食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嘷而後食且食而且嘷主人詬於上而狗嘷於下每食必如之一日其僕失笑然後覺郁離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又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斯人之謂矣

黔中仕於齊以好賄黜而困謂黍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懲於賄矣惟先生憐而進之又黜黍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爲酒困五藏熏灼肌骨蒸煑如裂百藥不能救三日而後釋

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喪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明日而五之又明日十之又明日而大釂忘其欲死矣故貓不能無食魚雞不能無食蟲犬不能無食臭性之所耽不能絕也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聞喈喈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翳之冀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喈喈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為大戒者也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伏也則僥幸以為常是故失意之事恒生於其所得意惟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犂冥之梁父之山得瑪瑙焉以為美玉而售之人曰是瑪瑙
也石之似玉者也若以玉價售徒貽人笑且卒不克售胡不
實之雖不足爾欲售矣弗信則抱而入海將之燕適海有怪
濤舟師大怖徧索於舟之人曰是必舟有寶而龍欲之耳有
則亟獻之無惜惜將沒矣犂冥拊膺而哭問其故曰予實有
重寶今將獻之不能不悲耳索而視之瑪瑙也舟師豎[illegible][illegible]
其怖而笑曰龍宮無予不能識此寶也

姑蘇之城闔吳王使太宰伯嚭發民以戰民訴曰王日飲而
不虞寇使我至於此乃弗自省而驅予戰戰而死父母妻子
皆無所託幸而勝敵又不云予功其奚以戰太宰嚭以告王

請行賞王怫不發請許以大夫之秩王顧有難色王孫雄曰姑許之寇退與不與在我王乃使太宰嚭布令或曰王好詐必誑我國人亦曰姑許之寇至戰不戰在我於是王乘城鳴鼓子皮虎躍而鼓之薄諸閶闔之門吳人不戰太宰嚭帥左右扶王以登臺請成弗許王伏劍泰伯之國遂亡

鄭之鄙人學爲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爲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爲蓋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爲兵則老矣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藝事由己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己也故學

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於澇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歉而贏焉故曰旱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

孤丘之野人世農農田之入儉恒思易其業而未有加於農者其舅之子騶於邑大夫歸而華其衣見而企焉遂棄農而往爲騶其主曰汝自欲耳余弗女逐也三年而不返則汝之田與廬吾當使他人營之無悔也跽而辭曰雖越三年而其所事者物故欲復歸而田與廬皆易人矣故主憐而召之而其同里皆疾其亡故而違常也遂恧不敢復而塗殍焉或以語郁離子郁離子曰古稱良農不爲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

閲廢市王謂此也吳人有養猿於籠十年憐而放之信宿而輒歸曰未遠乎舁而舍諸大谷猿久籠而忘其習遂無所得食鳴而死是以古人慎失業也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儌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擾儌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惟其儌倖也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掩其明亡忌憚之夫盈其欺而厲其暴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

天道第十一

盎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烏鳶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竪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爲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

不對盍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予矣

郁離子曰蠶吐絲而為繭以自衛也卒以烹其身而其所以賈禍者乃其所自作以自衛之物也蠶亦愚矣哉蠶不能自育而託於人以育也託人以育其生則竭其力戕其身以為人用也弗過人奪物之所自衛者為己用又戕其生而弗恤甚矣而曰天生物以養人人何厚物何薄也人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育天下之物則其奪諸物以自用也亦弗過不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蚩蚩焉與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養我也則其獲罪於天地也大矣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嚏吾聞之畜極則洩閟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頹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蛬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

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

郁離子曰氣者道之毒藥也情者性之鋒刃也知其爲毒藥鋒刃而憑之以行者欲使之也嗚呼天與人神靈者也而皆不能不爲欲所使使氣與情得以逞其能而性與道反隨其所如往造化至此亦幾乎窮矣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沾其襟

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陷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者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伊尹得湯而相之湯以七十里之國爲政於天下有人民焉有兵甲焉而用之執征伐之權以爲天下君而伊尹爲之師故得志而弗爲伊尹恥之今夫子羈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爲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爲之求善牧矣今

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故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絶口不談世事

楚南公問於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閟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

之甚也

收豭第十二

項羽旣自立爲西楚覇王都彭城狙丘先生自齊之楚牧豭請見曰先生曷之往先生曰我將見楚王牧豭曰先生布衣也而見楚王亦有說乎先生曰楚王起草萊爲天下除暴秦分封諸侯而爲盟主我將勸之以仁義之道帝皇之事牧豭曰善哉先生之盛心也其若楚國之勲舊何狙丘先生不悅曰小人亦有知乎是非若所及也牧豭曰臣牧豭者也家貧無豭而爲人牧豭豭蕃則主人喜而厚其傭不則反之故臣之牧豭也舒舒焉詰朝而放之使其蹢躅於叢灌之中鼻糞

壤而食腥穢籍朽骼脅負塗以游則皆由由然不若牧而獲
主人之驢以不後臣之傭臣西家之子慕利而求其術臣暫
欲專之弗以告也西家子不能畜其豭主人怪之恒不足其
傭於是爲豭作寢處焉高其垣潔其槽旦而出之日未入而
收之擇草以食之不使嗅穢臭豭弗得逸則皆亡之野主人
怒而逐之今楚國之休戚臣皆豭也豭得其志則王喜不得
其志則王不喜矣遑恤乎其他而先生欲使之易其心以行
子之道幸而弗聽先生之福也其或聽焉而不待其終則先
生之策未效而先亡王豭王必怒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
秦孝公終日不入耳及以伯術語之曾未移時不覺其膝之

前何哉彼功利之君鮮不務近而忽遠故非堯禹不可與言
道德非湯武不可與謀仁義今楚王何如人哉其所與立功
業計政事者非適戍之刑徒則殺人之亡命也攘攘其心而
炎炎其欲者也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是何異於被鹿麋
以袞裳而使與人同飲食哉而王非此不可也無乃抗先生
之神而無益於道乎且先生之德不如仲尼猶霄壤也仲尼
歷聘諸侯卒棲棲而無合然後厄於匡困於宋餓於陳蔡之
間幾不免焉今楚王之威非直孔子之時諸侯大夫比也先
生之行臣竊惑焉君子謂徂丘先生有救時之心而不如牧
豭之識事勢也

夷門之瘻人頭沒於胛而瘻代爲之元口目鼻耳俱不能爲
用郢封人憐而爲之割之人曰瘻不可割也弗聽卒割之信
宿而死國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死瘻亦亡矣國
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專者欲言於楚王使殺之
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瘻之類乎春申君之用楚非一日矣
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已春申君去則楚隨之是子又欲
敎王以割瘻也

郁離子曰烏鳴之不必有凶鵲鳴之不必有慶是人之所識
也今而有烏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喜亦莫不惡
之也有鵲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憂亦莫不悅之

也豈惟常人哉雖哲士亦不能免矣何哉寧非以其聲與忠故直言人皆知其爲忠而不能卒不厭諛言人皆知其爲邪而不能卒不惑故知直言之爲藥石而有益于己然後果於能聽知諛言之爲疢疾而有害於己然後果於能不聽是皆怵於其身之利害而然也是故善爲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善爲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惟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爲能辨人言之忠與邪也人欲求其心之惑當於其聞烏鵲之鳴也識之

郁離子與客汎於彭蠡之澤風雲不興白日朗照平湖若砥魚蝦之出沒皆見㠯如也豁如也左之右之無不可者客曰

有是哉汎之樂也吾得託此以終其身焉足矣已而山之雲出如縷不頃刻而翳日風欻然薄石而偃木鼓竅噓而雷九淵輪旋而箕簸焉客踉不能立俯而噦伏而不敢仰視神逝魄奪如死曰吾往矣吾終身不敢復來矣郁離子曰世事亦若是也夫千乘之君坐朝而臨羣臣受言接詞鮮不溫溫然一朝而怒莫敢攖其鋒其何以異於水乎天下之久安也人恬不知患謂之儆不信而死亡於夢寐者亡限也無亦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乎慎毓觀於呂梁見其觸石而呴沫也曳足而走曰吾何為冐是哉沒齒而不游君子以為知畏其賢於海賈遠矣故三歎之驚湍望而知其能覆舟也而避

之以死者不有其生者也知沉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者未
嘗夫險者也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聖人不與也言其
知禍而弗避也

司城子之圉人之子食鯸鮐而死弗哭司城子問之曰父與
子有愛乎曰何爲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爾之子死而弗
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有命知命者不苟死鯸鮐毒魚也
食之者死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是爲口腹而輕其生
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愀然歎曰好賄之毒其猶食鯸
鮐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之徒也而不知圉人之弗子也
甚矣

瑕丘子既說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愼子曰人皆謂秦王如虎不可觸也今僕已摩其須拍其肩矣愼子曰善哉先生天下之獨步也然吾嘗鬭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徑尺而龜背其下維千丈之谷縣泉泆之濕蘚被焉無藤蘿以爲援也有野人負薪而越之不留趾而達觀者皆喈喈或謂之曰是石梁也人不能越惟若能越之得匪有仙骨乎使還而復之其人立而睨之則足搖而不能舉目運而不敢矚今子之說秦王是未覩夫石梁之險者也是故過瞿唐而不慄者未嘗驚於水者也視狴犴而不懾者未嘗中於法者也使先生而再之則亦無餘以教僕矣

芻吒之市見市子之騎而都也慕之顧無所得馬歸而悗形
於色一夕乃蔓騎樂甚𤋮而與其友言之其友憐而與俱適
市僦馬與之騎以如陌馬見青而風嘶而馳驟然而驟蹶然
而若皃芻吒掬　號旋於馬腹之下馬躍而過之頭入於
泥尺有咫其友亟　之免歸而詔其子曰知命者有大戒惟
慎無乘馬而已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
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急抑之甚
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死進退無所逃
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人之有欲如嬰兒之

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過之而又不能舒徐以開之委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鋒於頃刻是何異乎以唾滅火以瓠捍刃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爭也陳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辯也夫如是何激之有哉是故鯀堙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楚俗尚鬼鬼實弗神也而其巫謀神之乃陰搆於邑俠請以其利共邑俠以其情通於國俠故得悉闘有司之事與訟獄

之勝負驗如響有不用巫言則事之已右者必左已左者必右於是楚人之奉巫過於奉王令寧違王禁而不敢違巫言王聞之怒命司馬戮巫而焚其祠國人大譟相與爲譌言於是楚旱民皆以咎王羣小巫並起爲讙遍國中皆稱鬼王與令尹謀盡殺巫以問熊贄父熊贄父曰是激也未可夫民愚而溺於禍福彼方與用鬼而吾縣遏之未竟其所望而謂吾咈其情必怨夫怨起於微而積者也十家之邑一日不能戶無事而況楚國乎有事莫不諉諸鬼則莫不倚鬼以尤王其奚以禦之不如因而亢之小人能譸禍而不避亢亢而後昭其詐則不戶說而喻然後明正其法蔑敢違矣乃命羣巫推

一大巫以主鬼而後其祠國有事亦請焉而大遝縣公平庶獄寛征役絶請謁黜貪墨國邑之俠皆屏跡巫言多不中民始懈會鄙有西師王集其國老以祈巫巫不得先聞而失其辭王以詰國老國老愕弗能對乃尸巫而爇鬼無一人敢後言鬼

公孫無人第十三

柳下惠之弟跖盜於魯魯人患之公孫無人謂展季曰舜父瞽瞍而弟象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有諸展季惻然無以應明日而之盜跖盜跖環甲兵以自衛揖其兄以入還而坐揚揚然問曰聖人之聚人有道乎展季曰有請問之曰太

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財德久則懷政弛則散財盡則離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財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如財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則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遏其惡聖人兼此三者而弗顛其本末則天下之民無不聚矣盜跖怫然曰我之聚人也異於是驅之以白刃潰之以赤血從我者與之其不從我者屠之焚燒其室廬芟薙其妻孥蕪其土田割其愛恩斷絕其顧念使之不奪不食舍我奚適吾將以是橫行於天下而非若長者之迂也展季啞然而返曰始吾謂人無不背畀於禽獸由今觀之殆不若矣遂隱於柳下而別其族曰柳下氏

楚人養猴衣之衣而教之舞規旋矩折應律合節巴童觀而妬之耻己之不如也思所以敗之乃袖芧栗以往筵張而猴出衆賓凝眝左右皆蹈節巴童佁然揮袖而出其芧栗擲之地猴褫衣而爭之翻壺而倒案楚人呵之不能禁大沮郁離子曰今之以不制之師戰者蠢然而蟻集見物則爭趨之其何異於猴哉

郁離子曰人莫不親其父母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親其父母也莫不愛其子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愛其子也故有殺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及其父母與子之死則不堪其悲是其良心之未亡猶可道而之善也人有不能孝於父母而

鉅愛其子者不思父母之於己亦猶己之於子也是其良心雖亡而猶有存者亦未至於不可道而之善也是故聖人立教因其善端而道之使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俟以明之撻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生之者天地父母而成之者君師也不然名雖曰人與禽獸何別焉

熊蟄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以飲之可乎曰不可育魚於池而患獺則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司馬發極入力之所至務盡收以為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為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

而用樂和樂和悅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獺哉王如不寤吾恐民非民而國非王國矣

石羊先生倚楹而歎曰嗚呼予何爲其生乎人皆娭娭我獨離離人皆養養我獨罔罔謂天之棄之乎則此人爲有知謂天之顧之乎則何爲使予生於此時時乎命乎我獨於羅東乎西乎南乎北乎吾安所歸獨不如魚與鼈乎潛居於坻又不如鴻與雁乎挿羽而飛何不使之爲土爲石乎而彊生以四肢又何不使之寘寘木木不知痛痒以保其眞乎而予之以致冦之貨淊之以不測之機於是悲風振天四野淒[illegible]

雲不行霰雪交零日月爲之無光七日

郁離子曰小人其猶膏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親也忽然染之則膩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尾尾焉一朝而得志也岸岸焉尾尾以求之岸岸以居之見於聲形於色欲人知之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尾尾者

岐山之鷹既化爲鳩羽毛爪觜皆鳩矣飛翔於林木之間見群羽族之攫然集也趯然忘其身之爲鳩也逌然而鷹鳴焉群鳥皆翕伏久之有烏鷖薄而闚之見其爪觜羽毛皆鳩而非鷹也則出而譟之鳩倉皇無所措欲鬬則爪與觜皆無用乃竦身入於灌烏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

鷙也而化爲鳩則旣失所恃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

莒比離公城莒覩絳都正輿大夫諫曰晉天下之大國也而作絳都三年然後成民猶弗堪而况於莒乎蕞爾國於晉不百一以一企百何異乎以羔服象乘乎且城成而與守者民也悉莒國之人不直晉一邑而矧敢覩絳苟有事焉民集於一隅三則否矣乃損而參之盡役其老幼五年而不畢楚師伐之民不戰而潰君子謂莒比離公之智不如蝗蝗計其徒之多寡以作室冇戒則徙徙各執其事有蟣者負其蟣無相以也今爲國而不量其力不喪何待

郁離子曰食主於療饑其功在飽而甘旨不與焉衣主於禦寒其功在煖而華飾不與焉飽煖主也甘旨華飾客也言文而不信行詭而不實是專事爲客而亡其主也是猶構九成之樓而以竹柱也嗚呼人之於事也能辨識其何者爲主何者爲客而不失其權度則亦庶幾乎寡悔矣夫

屠龍子失馬而治廄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爲五伯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知武子囚於楚而後歸相晉侯光復先君之業孫子刖足而後爲大國師破軍斬將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讐范雎折

胥拉齒棄於簀中而後相秦斬魏齊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荄落葉同腐土壤而一旦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其甘於危亡而自暴也則亦已矣如七月之旱禾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穡若以爲晚而遂棄之田卒荒矣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盼子游於囿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猴猿沼處其魚鼈澤處其鴻雁乎王曰然盼子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粱飽其鴻雁雞鶩飽其狐狸

王曰固然駁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猴猨一日無果鴻雁一
日無稻粱狐貍一日無雞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
欲以澤沼處虎豹狐貍猴猨而山林處鴻雁魚鼈則王能馴
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
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鬬河濟洸
泗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
卓東至阿無人以禦之臣請舉虎瀛博之間海溢水冒於城
郭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鼈四郊多壘烽火不絶狗偷鼠竊乘
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千里餽餉禾黍不
登倉廪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雁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

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猴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貜力本無貲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人以闢之臣請舉貍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盻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爲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爲山林沼澤不惜人食以養禽獸者爲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必於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之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徽纆範之以王之渠度彊之以其所不能廹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圖餔餟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齊國

是何異乎築枯隄以防水鑽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宣王豁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以爲相齊國大强秦楚致命盼子之力也

蛇蠍第十四

楚人有見蛇蠍而必殺之者又有畜焉之容而惟恐人之傷之者或曰斯二者孰是郁離子曰其亦殺之者是而容之者非耳或曰人有害於人傷成而受罪宜也今蛇與蠍未嘗傷人而輙殺之不已甚乎郁離子曰是非若所及也夫人與物之輕重較然殊矣蟲蛇之無知而欲以待人者待之不亦惑乎昔者周公命庭氏射妖鳥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又命哲

簇氏掌覆妖鳥之巢著爲典訓故孫叔敖見兩頭之蛇殺而
埋之其母以爲陰德君子不非焉况毒人之蠱中之者不死
則瘵而曰必待其傷成而後可殺是以人命同於蠱蛇其失
輕重之倫不亦甚哉近世之爲異端者以殺物爲有罪報而
大小善惡無所別故見惡物而曲爲之容私於其身爲之而
不顧其爲人之害其操心之不仁可見吾故曰是非若所及
也

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有鵂鶹鳴於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
是躬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爲而惡是也
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鳥妖也鳴則不

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之與則有戶而爲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己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已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爲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爲不祥則慮而先爲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屈子謂楚襄王曰王之所以愛靳尚者謂其善任使令與夫

國王國民王民也靳子有事焉非王言不獲是楚人之聽於靳子也以王故然則靳子無王不可也而王亦何賴於靳子哉今王委國靳子食不由靳子則不甘於口衣不由靳子則不安於體出號令不由靳子則王心惘然以爲不足臣竊惑焉昔商王受之任蜚廉惡來輩也惟王之所欲而奉之揣王之心度王之意多方以迎合自以爲大忠於王而不知爲王集天下之怨牧野之聚王亡而身與之俱亦何益哉今靳子不鑒往轍而王蠱是裕王忱有德令則靳子收其恩曰余實爲之民弗堪命則曰余將若王何利究於下而怨歸於上臣恐楚國之非王國也襄王大怒放屈子於湘江之源屈子去

楚楚乃大弱於秦

熊贄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王雖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生或言焉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贄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鐘縣矣和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柷敔然後八音諧而簫韶成矣今有陳箏筑笛缶間以鐃鈸和以羯鼓雖有鳴球磬筦其可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於啓蟄而鳴於日至則天道變雞不鳴於鄉晨而鳴於宵中則人聽惑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

苛政悶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讐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眥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悟也悲夫或曰然則舞干羽而苗格非與曰甚哉俗儒之惑於文以誤天下也[illegible]

典曰竄三苗於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綏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爲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爲之必也以兵臨之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悛者竄之耳又况干羽非特文舞則非曰誕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之謀明矣皐陶曰苗頑弗即工帝念哉念茲在茲則有虞之君臣不須刻而忘苗可想而見豈欲後世衰微偷惰之君臣以姑息爲事而以勸賞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憝哉

盜犨以如芒之鉤係八尺之絲鉤牛舌而牽之宵夜而牛隨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犨焉郁離子曰是所謂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蔑不從矣石年先生

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　盜用之矣
罔與勿析土而農耨不勝其草罔併　薙以焚之禾滅而草生
如初勿兩存焉粟則化而爲稂稻化　爲稗胥顧以餒乃俱訴
於后稷曰穀之種非良問而言其故　后稷曰是女罪也夫穀
出入而生成者也不自植也故水泉　動而治其畝靈雨降而
播其種螟螣鳴而芸其草糞壤以肥　之泉流以滋之其耨也
删其非類不使傷其根其植也相其　土宜不使失其性潦疏
暵溉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今　女不師諸先民而率山
而忘以逆天生乃[illegible][illegible]剔而[illegible]於種之非良其庸可食

汪罔之國人長其脛骨過丈捕獸以爲食獸伏則不能俯而取恒饑焉僬僥之國人短其足三寸捕蜩以爲食蜩飛則不能仰而取亦恒饑焉皆訴於帝媧帝媧曰吾之分大塊以造女也雖形有巨細而耳鼻口目頭腹手足心肝脾腸毛孔骨節無彼此之多寡也長則用其長短則用其短不可損也亦不可益也若核之有仁幺乎其微而根榦枝葉莫不具矣若卵之有轂塊乎其冥而羽毛觜爪無不該矣今女欲爲核之仁乎卵之轂乎是在女矣非吾所能與也

神仙第十五

䰠䪥問於羅離子奇曰或稱神仙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之

曰以物請問之曰狐獸也老楓木也而皆能怪變人物之靈夫奚爲不能怪變故神仙人之變怪者也怪可有不可常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死乎曰死曰何以知之曰天以其氣分而爲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受殊矣修短厚薄各從其形生則定矣惟神仙爲能有其受而爲能加之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天者衆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之一也能超乎其羣而不能超乎其父也夫如是而後元氣得以長爲之主不然則非天矣

郁離子曰貪與廉相反而貪爲惡德貪果可有乎匹夫貪以亡其身卿大夫貪以亡其家邦君貪以亡其國與天下是皆

不知貪者也知貪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足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皆大聖人也文王視民如傷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坐而待旦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貪於仁義道德若是哉故以其貪貨財金玉之心而貪仁義道德則昏可明狂可哲而人弗能也故於貨財金玉則貪而於仁義道德則廉遂使天下之人專名貪爲惡德而惡之則小人之罪也

管豹問曰人死而爲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一定言之

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矣而又皆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皆爲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魂離其魂而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火之著木然魂其燄體其炭也人死之魂復歸於氣猶火之滅也其燄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爲形也猶酌海於杯也及其死而復於氣也猶傾其杯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以爲鬼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

感之妙也是故方諸向月可以得水金燧向日可以得火
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凰來聲氣之
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
由感而生否則虛矣故廟則人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先
王繼絕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餒乃至此而復食耶
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為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
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
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
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
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今擇其按罪錫福之

辰而致齊焉是欺之也焚香爇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況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今之致齊者非濫官汚吏姦胥悍卒郎市井豪儈及巨商大賈之爲富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郁離子觀於嶽祠悵然歎曰悲哉先王之道隱而鬼神亦受人之誣也而況於人乎管豹問曰何也郁離子曰若不聞聖人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不享非禮之祭也今也又從而爲之祠形其神而配以妃不亦誣且褻乎夫人之生死有天命焉福善禍淫天之道也使誠有鬼司之猶當

奉若帝命其敢受非禮之祈而淫縱其禍福於其所不當得者乎而祠以私之是以濁世之鄙夫待鬼神也其不敬孰大焉

海島之夷人好鯹得蝦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咻焉裸壤之國不衣見冠裳則駭反而走以避五谿之蠻羞蜜唧而珍桂蠹貢以爲方物不受則疑以逖郁離子曰世之抱一隅之聞見者何莫非是哉是故衆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淫惡貞衆汚惡潔衆枉惡直衆惰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公衆嫚惡禮猶鴟鴞之見人而嚇也故中國以夷狄爲寇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爲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麋虎第十六

虎逐麋麋奔而闘於崖躍焉虎亦躍而從之俱墜以死郁離子曰麋之躍於崖也不得已也前有崖而後有虎進退死也故退而得虎則有死而無生之與進而躍焉雖必墜萬一有無望之生亦愈於坐而食於虎者也若虎則進與退皆在我無不得已也而隨以俱墜何哉麋雖死而與虎俱亡使不躍於崖則不能致虎之俱亡也雖虎之寘亦麋之計得哉嗚呼若虎可以爲貪而暴者之永鑒矣

晉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奕不勝則齧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盍亦反而思之乎弗愉卒病躁而死

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爲鑒矣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兵猶子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致之無藝用之無法至於不若人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恚烏得而不死

郁離子曰今有人焉坐高堂之上指使臧獲則不得其心者十恒七八不得其心而怒叱左右恚之色與聲並厲左右承顏而接言懼其怒之將已遷也而亦以厲出之受指使者不知吾怒之所在則倉惶而愈亂愈不得於吾心則吾之怒愈加出愈厲承顏而接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以意度意愈恚而愈吾違故小怒則小違大怒則大違雖以劍挺臨之不

能使之得吾心也是故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勞之用其長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蹶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誨之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教夫如是然後懲之而不敢懟刑之而不敢怨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是斯可以爲民之父母矣

秦起兵欲攻周國人皆不與應侯謂秦昭王曰臣之里公孫弗忌與其隣之老而謀食飲之哀其徒謂之曰彼子隣之叟也富而嗇吾將與若往食飲之其徒曰彼雖富而甚嗇其奚以食飲之曰我且盗之其徒皆愀然明日又欲往其徒曰子

之謀鄙嗇吏諸曰我將脅而取之其不從者牛弗與往他日又曰請以貨先爲之市具禮召主人而禱酢之多取物而日稽其道且遠其子弟以爲常不數歲吾將竭其藏何如其徒皆欣然從之夫三言者其以不道取諸人均也而有從不從焉者避其名也今周天下之共主也無桀紂之惡無辭而攻之而甘受其名臣固知國人之不與也

郁離子曰樹天下之怨者惟其重己而輕人也所重在此所輕在彼故常自處其利而遺人以不利高其智以下人之能而不顧夫重己輕人人情之所同也我欲然彼亦欲然求其欲弗得則爭故爭之弗能而甘心以讓人者勢有所不至力

有所不足也非夫人之本心也勢至力足而有所不爲然後爲盛德之人雖不求重于人而天下之人莫得而輕之是謂不求而自至今人有悻悻自任者矜其能以驕有不自己出則不問是非皆以爲未嘗發言盈庭則畏之者唯唯外之者默默焉然後揚揚乎自以爲得而不知以其身爲怨海亦奚益哉昔者智伯之亡也惟其以五賢陵人也人知笑智伯而不知檢其身使亡國敗家接踵相繼亦獨何哉

唐蒙與薜荔俱生於松樸之下相與謀所麗唐蒙曰樸不材木也舊而翳松根石髓而生茯苓是惟百藥之君神農之雨師食之以仙其膏入土是爲琥珀爰與水玉琅玕同爲重寶

其竹箭叢而干霄其枝樛流其葉扶疎爰有百樂絃筦之音
吾舍是無以麗矣薜荔曰信美然由僕觀之不如樸矣夫美
之所在則人之所趨也故山有金則鑿石有玉則劚澤有魚
則竭藪有禽則薙今以百尺梢雲之木不生於窮崖絕谷人
跡不到之地而挺然於衆覩而又曰有伏苓焉有琥珀焉吾
知其戕不久矣乃裊而附於樸鑽螬之穴以入其條纏其
心而出焉於是樸之葉不生而柯枝條榦悉屬於薜荔中虛
而外皮索韈如也歲餘齊王使匠石取其松以爲雪宮之梁
唐蒙死而薜荔與樸如故
荆人有畏鬼者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莫不以爲鬼也盜

知之於是宵窺其垣作鬼音惴弗敢覗也若是者四五然後入其室窒其藏焉或傍之曰鬼實取之也中心惑而陰然之無何其宅果有鬼由是物出於盜所終以為鬼竊而與之弗信其人盜也郁離子曰昔者趙高之譖蒙將軍也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二世之心疑矣乃遏其請以怒恬又煽其憤以激帝知李斯之有諫也則揣其志而先宣之反覆無不中於是君臣之猜不可解雖謂之曰高實為之弗信也故曰讒不門來因疑而來間不自入乘隙而入由其明之先蔽也

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俘盜以請賞者予之金不願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予之大夫曰爵王章也弗可濫

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觀于圃人矣果實之未摘離其家人不敢求嘗焉及其既摘而餘則蚊蚋皆聚而咂之矣漢曲之處女色若朝虹覲者慕之不敢求也一旦歸于倡家則儇子佻夫庸奴賤皂之有金者皆得而覬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有耻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願之者未之思也芻敢蘄乎北鄙之獠人以肉豢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骨於是室家離心子必悔之

或問於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然後疆無梗猾無間

故令不疚而行請問之曰天下之宴安也人不嘗若辛不知亂之無所容其身而易於怨上故一拂其欲則憤激而思變有從而倡之亂斯作矣是故老成之人慎紛更焉非爲苟也畏未得其利而先覩其害也故民猶馬也廐牧以安之豆粟以飫之旦而放之莫不振鬣而奔風牝鳴而牡應嘶馳踶突惟意所如不可遏而禁也及其負鹽車歷羊腸流汗蹶足饑不得秣倦不得息踰數百千里而歸望皂櫪如弗及見圉人而欲沐則雖鞭之使退否矣及此而調之其有不服者乎是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爲之謂之躁時至而不爲之謂之陋令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與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

俟大亂則井田亦可復也
客有好佛者每與人論道理必以其說駕之欣欣然自以爲有獨得焉郁離子謂之曰昔者齊人不能爲酒惟中山之人善釀千日之酒齊人求其方弗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齊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齊人飲之皆以爲中山之酒也一日酒家之主者來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是予之糟液也今子以佛夸予可也吾恐真佛之笑子竊其糟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弦見之同氣之相求

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霆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獺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脈色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梏於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於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覬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爲爵曰

以飲有功邯鄲之圍解王跪而執爵進酒爲魏公子壽公子非嘉焉夫邯鄲之役王無以爲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十乘之祿及其後王遷以爵爵嬖人之舐痔者於是秦伐趙李牧擊御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於得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爲惡不知貴其所貴而已矣

或曰傳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然乎郁離子曰天道幽微非可億也然以吾觀之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陰有餘未必然也夫天渾渾然氣也地包於其中氣行不息地以之奠兮而動焉豈地之自動乎觀乎地之動也蓋象夫震掉顫惕

而不爲跳躍奮舞之狀也夫旣不爲跳躍奮舞則𥇈地之自
動乎其必有以使之然矣然則地之動也非其自動也由其
所麗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猶舟之在水其動也由乎水
非舟之自動也吾固曰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亦陽不足而
非陰有餘也

羮藿第十七

鄭子叔逃寇于野野人羮藿以食之甘歸而思焉采而茹之
弗甘矣郁離子曰是豈藿之味異乎人情而已故有富而棄
其安貴而遺其族者由遡而殊之也昔楚昭王出奔而亡其
屨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故淪

功而求及者皆不怨非術也誠之感也

郁離子曰人有智而能愚者天下鮮哉夫天下鮮不自智之人也而不知我能人亦能也人用智而偶獲遂以爲我獨於是乎無所不用及其久也雖實以誠行之人亦以爲用智也能無窮乎故智而能愚則天下之智莫加焉鬼神之所以神於人者爲其不常也惟不常故不形不形故不可測人有作爲不可測者人以爲不可測而不知其爲人所測故智不自智而後人莫與爭智辭其名受其實天下之大智哉

晏則未得道于之罘之山持赤刀以役虎左右指使進退如役小兒焉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之在刀焉竊而佩之

行遇虎於路出刀以格之弗勝為虎所食郁離子曰今之若
是者衆矣蔡人漁於淮得符文之玉自以為天授之命乃往
入大澤集衆以圖大事事不成而赤其族亦此類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
知治何謂治本乎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
行法有本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
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討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
用之物且無用矣而況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
楮雖民用之所切而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退

[illegible]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己也若鹽則海水之
[illegible]熬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賞
二[illegible]使民爭[illegible]者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由不在民矣或曰
若是則斂[illegible]而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
曰先王之禁非[illegible]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
其猶異矣則百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饑不寒乎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薄
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妒也不孝也
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
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

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辭作惟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甚矣哉

九難第十八

郁離子宾跡山林友木石而侶猿猱茅徑不開草屋蕭然隨陽公子過焉坐定公子作而言曰僕不佞竊聞先生久矣今幸得頫玉色竊下風僕聞有道之士不遺芻蕘之言願有陳焉先生肯聽之乎郁離子曰唯唯願奉教

公子曰夏屋[illegible][illegible]繚以周垣廣庭砥平翼以飛樓突室踞

淸館含秋高□褐樾以翬騫曾甍馭沓以雲浮虹芳檀以承
衡獸着珉以□檻浮柱錯落以星羅碧瓦流離而水波天華
卉曄而冬敷秀木修森以夏涼流景入而成霞濟籟動以屯
風晃兮如閶闔之開忽兮若莞弦之音於是乎曼目蛾眉窈
窕成行曳結烟之翠綃鳴鏘泉之玉璫衆樂張華筵啓肆金
尊澄芳醴炮羔擊牛烹膺燖鹿臑玉珧臛比目膾躍湍之魴
豕拂雲之鵠羹月窟之兎肺臚霧谷之豹胎和以麟髓之酥
芼以蘋桂之蕡果則碧華之蓮紫英之梨霜柑盎蜜丹荔凝
脂曼倩之桃若壺安期之棗如瓜饘肥既飫清醲乃薦醆斝
簫行組練迅翔鵾鷸輕燕熺金釭與綺燭激粧豔以過電炅

宵欲終娛樂未足雞膠膠以叫晨畱嘉賓以終曲吾願與先生同之郁離子曰夏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僕不願也

公子曰百頃之園樹以美木繁華環以曲沼清池黑石白沙黝黝冥冥岩岩亭亭窈窈堂堂高陰浚陽木則女貞石楠合歡櫻櫚桐柏楓櫨椒桂杉榆葉如車輪實若垂珠春禽嚶鳴而相求夏蟲鼓腹以呼秋朝陽發旭以攄虹夕嵐凝暉而欲流草則鼠姑玫瑰荼蘭薝蔔蘅芰蔣蒲菰蘋萍浮生丹若抱木以垂翅葎荔綠叢以舒榮蔚披離以萃纚激迅飈以揚馨鳥則白鷴黃鸝翠鷸錦雞斂羽翰摛文章韡韡煌煌若彤霞之

問爾雲魚則赤鯉白鰷鰍鯽鯈[illegible]班[illegible]茱鰭吹瀾生華於是乎翠蓋飄搖文鷁委蛇嘉朋遠至旭佩追隨憩芳亭酌壇巵攜佳人泛艇漪擾鳧鷖發棹謳釣游鯆[illegible]詩邀姮娥於洞房累日夕而忘歸吾願與先生共之[illegible]曰仲尼曰樂佚遊樂燕樂損矣僕不願也

公子曰五都之市列肆千區三川之衢大車千[illegible]一[illegible]之府舳艫千艘家僮萬人分方逐利西極岷隴河源康居大宛出馬渥洼流玉崑崙東窮日本扶桑玄菟樂浪海岱青徐三韓扶餘南盡百粤七閩蒙詔猺㺐穿胸交趾鮫室蜃市北陟無閭代恆陰山北庭昇耳孤竹萬里沙漠擬天琛拾坤珍山藏

谷蠶之英蜚潛動植之精莫不悉致而畢陳爰有吉量騶騱蒼兕文犀足蹶電而追風角納象以成形火齊玫瑰瓊瑤璆琳琪樹琅玕王母所栽備五色含八音雜璨瓏璁睃閃虎睛鈹狪旄牛師類之毛毿髿披蓑以纛以纓珊瑚海樹若木非木若玉非玉蕭森摖索蓭椏籜落其采有艷沉檀羅縠貓麝之香郁烈芬芳苾茀絪縕螺甲龍涎腦極返馨鍾乳丹沙金芽石英鍊而服之變爲神仙水晶玻璃辟暑清塵琉璃木難的皪煇光豆蔻胡椒蓽撥丁香殺惡誅藤易牙所珍甘蕉木綿香葛兜羅柔煖輕涼寒暑攸宜翡翠鷫鷞綵羽繡綸戟猬之龜蠟貫漆章鼠毛之布焚之炎炎振之如衞丹蝦之須勳

若非重須爛晶熒望之欲流撫之不濡玄象之牙厥大盈舟狼虎熊羆青貂白狐文狨青狸赤豹之皮獅猘蜂豻修毛鬖鬘猞猁蒙茸洵美且溫毾毷羔絨細若遊絲𣰽若春綿丹參紫芝地膽天麻靈藥千名神農所嘗起死回生旋陰斡陽蜀錦戎氈越紙齊紈跨海踰山轉致流通自北自東自西自南所至成市所止成廛於是乎鐃山出金煮海收鹽千鍾穿崖聲翻九幽萬竈歊烟結爲蒼雲蠶艇蠻舸出沒風濤罟鰅鰫曳鯉鱄舉赤鱬絡氐人鉤鼉鼊繙鰝鰕止水母鼈蠵蠔擒化鼂鮆翔鰩禺鮪鱺鼈牽鮦罣鱸繫鱘引鰉掣鱷連鮫杭丁膠乙兼取竝積鐮骨皮箙磨鱗刮甲齒牙鋒鍔以函以鼓鼉鮮

乘鰌其利什百其重寶則有徑寸之珠方尺之璧騰光吐景閃曰爍月匣不能閟土不能蝕可以易既回辯領城奪國吾願與先生致之都離子曰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illegible]不願也

公子曰九成之堂十畝之庭俯闚闤闠以[illegible]重門之[illegible]甃以礱石植以梧柏雕以魚鱗洞開八[illegible]蜂房奕奕翼翼冬暄夏凊與焉迷于陛除鳴騶導以[illegible]坐華裀薦嚴若神卒列豼貅三排雁行肅肅蹌蹌秩秩[illegible]也[illegible]就傳聲神焉鬼訶發號施令理訴決訟出言而[illegible]者辟易指顧而聽者踊躍千人[illegible]立鼓[illegible]顏色其[illegible]也溫若春月之熙其怒也[illegible]

若秋霜之飛雷霆起於頰舌而死生判矣吾願與先生
謀之郁離子曰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欵叚之馬鼎貂之裘囊無百錢橐無儋石之慷慨當家
踴躍遠游曳裾而入公門掉舌以動王侯一語之合不覺前
席更僕秉燭熏心酣骨挑鞭為之駭汗虎士為之吐舌於是
出辭成法建畫為律條九章以富國發六奇以制敵陽賈陸
間神授鬼伏指揮而白虹貫日顧盼而長庚入月蓋樗里不
能測其機孟賁不能當其决也是以一言貴於千金一諾重
於千鈞吹則猛虎豎毛噓則寒谷生春謦欬折五兵談笑卻

三軍氣使燕趙之豪威讋齊楚之君吾願與先生論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僕不願也公子曰戎卒十萬虎賁三千犀華之車駕以駃騠服以騊駼造父御戎烏獲爲右士如熊羆馬如騰龍豁闢忽然殷谷亘丘掛以重鎧被以鮫函炫燿冬冰瞱煜晨星純鈎太阿縵理龜鱗雄戟揚虹公矛掣蛇舒光發輝上纏斗杓乃有竹端之弓魚牙之矢控弦而滿月在手覆彇而蹲甲吞羽黃間谿子時力距黍九牛引挽發若雷吼於是乎白羽如荼赤羽如[illegible]大旆纔旗植以玄戈建九斿之霓旍蔚雲旋而焱廻山[illegible]之低昂太陽爲之瀖光乃布天衡乃列地衛風雲鳥[illegible]

翁張屹兮如山儼兮若城渾渾沌沌莫窺其形吾願與先生

將之郁離子曰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

學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西方之域有真人焉廣大神通浩浩無涯其力可以

斡造化回天地其功可以拯墊溺救罪苦起死扶生剖頑燭

冥窈窈窈惝惝蕩蕩掃六塵寂寂默默滌除百惑如薙草萊不遺

一荄如龍用壯莫我能當不震不搖障翳自消不悚不懾百

怪自散如鏡去塵其光粲新如蓮出水滓無所以能不生

不生長存至精不形不體無往不在放之無外收之無內

靜恬漠永享至樂吾願與先生求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未乎

異端斯害也已僕不願也

公子曰太極渾渾兮爲乾坤乾坤翕闢結爲日月日月代明播爲五精二五媾真形而爲人亢黃兩間獨爲物靈得天全也是故軒轅黃帝訪于廣成子而受訣焉其訣曰穆清滲兮沕杳冥洞晃朗兮觀吾庭掃氛埃兮驅蟲蛇部衆神兮集于家時風雨兮若痗冥疏不繼兮待其生調其行兮和厥止保其受兮爲孝子收夫區兮歸一握仁靈芽兮直乃核乘[illegible]龍兮入寥郭吾願與先生追之郁離子曰語曰死生有命僕不願也

公子曰願聞先生之志郁離子愀然曰公子[illegible]王既沒孔子

道塞九流楊墨百家並出諸辭橫說從橫反覆慘害陰盡[illegible]
疑恐惑變幻白黑如糸之發可使晦日如水之激可使漂石
縈紆迴適以蠢以賊此其章章者也其猾者則謂天光[illegible][illegible]
廬黔首爲蟲蛆文章禮樂皆不足爲以耀以夸使人熒之[illegible]
膏吞之如鉤虛浮譎詭誣生罔死含形索影慢棄倫理此皆
逃生之曲蹊蠹世之巨蝎也方今成弧絕弦枉矢交流旬始
攙槍降魄流精爲貙爲豺爲蛟爲蛇犬失其主化爲封狼滄
爪張牙飲血茹肉滔滔濟濟沉膏膩窮淵積骸連太陵無人
以救之天道幾乎熄矣而欲以富貴爲樂娛遊爲適不亦非
乎僕願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

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若夫旁涂捷岐徂詐詭隨鳴貪鼓愚僥倖一時者皆不願也於是公子赧然頳頰發赤目眊舌撟再拜受教曰鄙人不學乃今日始聞先生之言如垢得滌願爲弟子幸甚至哉服膺無斁

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四

序

王師曾尚書文集序

尚書王公所著文集二十有八卷公卒之四年浙西廉訪司僉事王君崇禮類編成帙付有司而刻之版行于世浙江行省參政[illegible]公命劉基為之序序曰言生于心而發於氣氣之盛衰係乎所養之於木由根本而有華實根本之氣盛待其盛則葉茂而華實蕃得其衰則葉萎而華實並至於是[illegible]之木係於一山者之盛衰觀其本可以知其山之氣文

PL 2698 .L5 v.5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四

裔孫 [illegible]

序

王師魯尚書文集序

尚書王公師魯文集二十有八卷公卒之四年浙西廉訪司僉事王君宗禮經歷王君威可訪而輯之版行以世浙江行省參政趙郡蘇公命劉基爲之序序曰言生于心而發於氣氣之盛衰係乎時譬之於木由根本而有華實也木之[illegible]氣也待其盛則葉茂而華實蕃得其衰則葉萎而華實少至於連林之木係於一山谷之盛衰觀其木可以知其山之氣文

之於時猶是也三代之文渾渾灝灝當是時也王澤一施於天下仁厚之氣鍾于人而發爲言安得不碩大而完博也漢三代而降君天下之久者莫如漢漢之政令南通夜郎邛僰西被宛夏東盡玄菟樂浪北至陰山涵泳四百餘年至今稱文之雄者莫如漢其氣之盛使然哉漢之後惟唐爲彷彿則亦以其正朔之所及者廣也宋之文盛於元豐元祐時天下猶未分也南渡以來朱胡數公以理學倡群士其氣之所鍾乃在草野而不能不見排于朝廷其他萎弱纖靡與晉宋齊梁無大相遠觀其文可以知其氣之衰矣有元世祖皇帝至元之初天下猶未一也時則有許劉諸公以黃鍾大呂之聲

振而起之天將昌其運其氣必先至焉理固然矣混一以來七十餘年際天所覆罔不同風中和之氣流動無間得之而發爲言安得而不雄且偉哉公生至元間自幼好學爲文仁宗皇帝首開科舉公卽以其年登第其涵濡漸漬非一日矣故其爲文有中和正大之音無纖巧萎靡之習舂容而紆餘衍迤而充肆不極於理不止粹乎其爲言也後之覽者得以考其時焉公之歷官行事自見國史故不著

送高生序

高生以敬學科舉業將從師於閩過予請言以相其行生乎甫弱冠去鄉里違家室以求師于千里之外其志可謂勤矣

韓子曰業精于勤生既能之矣尚何待予言以相之哉抑予之所以勉生者又有出于此之外也聖人作經以明道非徒其文辭之美也非所以夸耀于後世也學者誦其言求其義必有以見于行問之無不知也言之無不通也驗之於事則偭焉而背馳揭揭焉不周於宜則雖有班馬楊韓之文其於世之輕重何如耶生燕南人也國朝興科目燕南人屢嘗爲舉首矣安知異日不在生乎故用是以爲之規也

雙淸詩序

雙淸軒者東山壽聖寺物外上人之所營也上人名崇超物外其號也寺在杭州城東四十里其會曰湯鎮軒所臨無水

物有水一泓竹二林上人日與之為徒故遂以名其軒也夫天下之清者莫如水有節而貞者莫如竹伯夷以節立行而其清至於聖則物之清又莫竹若也夫人與物情性之相得者各從其類物之所處不同則清者有時而汚非其情之本然也今之人達而用于世則役於事窮則役於衣食無憂者莫如僧故能遂其情而物之託焉者亦得以全其性也然則上人雖欲自外於物而物不能外之也有詩一卷上人作而同聲氣者和之也書而揭于軒者故翰林學士吳興趙公為之序者括蒼劉基也

郭子明詩集序

郭君文德字子明廣平人也讀書好爲詩有交於前無不形之於詩其憂愁抑鬱放曠憤發歡愉遊佚凡氣有所不平皆於詩乎平之是故飲食非詩不甘坐臥非詩不安應人接物非詩不能攄其中懷至於顛沛造次夢寐想像莫不有詩思天下有一事一物不入吾詩若已有所歉焉於是北眺燕代西踰岷峩南浮江湘東覽齊岱困窮迫阨寒暑枯濕舉不足以搖其中而惟得乎詩可以解憂其爲詩也不尚險澀不求奇巧惟心所適因言成章而其自得之妙則有人不能知而己獨知之者葢孔子所謂好而樂之者歟余嘗嘆世之人汲汲以遂祿利有所好樂則以性命以赴之朝奔夕馳所

是今予明乃違衆人之所務而獨好我之所好得之不足以療饑寒而失之無傷於其身彼之不顧而我則爲之益有所感激而自異於人以爲高也是固非俗子所能識也

送別燈和尚還鄉序 并詩

有浮屠氏踵門而求見予方以事出不得見明日復來問其鄉則世爲括人與予爲同州故其心尤惓惓焉將歸求言以贈其行夫浮屠以離世絶俗爲教父母兄弟且不得爲其親也而獨惓惓於鄉人焉何哉今之人同里巷以居而有不相接者及其遇于他方不啻如見骨肉所適愈遠則其情愈親是乃人心之所同非待乎矯揉勉强爲也浮屠氏割慈忍愛

以爲高宜殊乎人而師獨不然是蓋有見於道者也則其爲浮屠也豈果惑於其術之說而爲之哉世治不古爲民者日困農疲於耕而終歲不飽其食工疲於作而終身不得休息士不講於時而纍纍無所即追呼徭役之可憐誅求徵斂之無厭皆是以累其身愁其心求全軀而苟安舍是其何之乎若師者其迹於是而心則有所寓乎余既重其敏慧又嘉其敦鄉人之誼故爲之言且繼以詩師名復祖别燈其號也詩曰

閒居寡塵務遂與嬾惰宜忽扣門報有客喜見同里人相知豈惡素鄉語情自真北風吹大江寒水波龍鱗話别一何速令

我生若辛故山到何時溪梅照新春親朋或見問爲道長憂貧

贈奕棋相子先序

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君子游焉博其理也其不在此科者士弗尚吾獨於碁乎有取益棋求伎也而有用兵之道可以適人之智知緩急存亡進退取舍有乘機應變攻守之法避實擊虛投間抵隙兼弱取亂之道無所不備吾嘗讀孫子十三篇而知古人制敵之術意奕棋必出於兵家教戰者所製非其他娛目悅耳者比其所以不得附於六藝者以其爲兵也夫兵君子慎言之而可以教乎哉宜其在六者之外也自天

下爲戰國而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之徒公然以兵爲教於是學戰陣者不必寓于物以求之而棊遂爲娛樂之具而精其數者亦日用而不知耳陶士衡以周物之智不違纖芥而不喜人爲棊當時僚佐實不知其可以達於兵而徒爲費時亂日使有知及此者以告士衡士衡當教人爲之不必投其具於江中矣儒者之道格物以致其知貴能推其類也故觀水而知學觀耨田而知治國善推之而已矣是故無用之伎也旁通之可以措大事吾於此而知智者之不死也相生子先兄弟皆精于棊人無與敵焉吾每惜其用心之專而懼其無益於用也故原夫制作之本意以語之方今寇盜竊發武夫

環視如林無或能出一謀發一慮生能恭之策乎使不曠日
糜粟以憂農民不亦偉哉

海寧州賈希賢義塾詩序

人有積貨財而不能散者君子謂之愚知散之而不要諸道
其爲愚一也故有捐貲產以廣異端而徼非望之福者非徒
無益且受誑而甘心焉凡若此者葢不可一二數也若海寧
賈希賢者非卓然有異於人乎賈氏爲海寧大家而希賢益
厚念邑之子弟多不知學或貧不能自致師以學乃構宇買
田招名儒以爲師俾鄉里之俊秀與閭巷之童兒莫不來學
其食飲器用咸取給於賈氏嗚呼可謂積而能散散而得其

道者矣今天下學校責在守令往往不暇顧而視爲文具至考滿不能備六事而阻其仕進者不少則今之官海寧者一何幸耶得賈氏以爲其民州之子弟得賈氏而皆振起于學彼爲守令者從而收其功則不惟有功于其州之人而爲之司牧者亦有賴焉其爲利豈不博哉使人人效之而不見三代之化吾不信也

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

至正十一年春三月十有五日沙班子中來言曰吾居杭有年矣杭於江南視他郡爲大民多而儒少豈教育之未至乎吾嘗得隙地于慶遠安撫沙公願築室以爲義學搢子弟以

教而土木樹築之費無所出可若何余聞而嘆曰方今天下郡縣無不有學名山古蹟又有書院咸設學官杭之城郡縣學及書院凡四處生徒蟻集省憲臨焉又何俟於子之室乎子中曰噫是子不知余也予以爲子之學猶官之學與非也予請爲子言學夫學也者學爲聖人之道也學成而以措諸用故師行而弟子法之是故搜羅天人究極古今旁通物情達其智也齊明盛服非禮勿動篤其敬也見惡則違見善則隨敦其仁也存心養性樂道尊德致其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盡其細也忠信謹慤固其內也貌言容止閑其外也詩書六藝昭其文也剛毅木訥培其質也親賢友仁以輔德也

幼幼長長順天則也夫學智以周之敬以一之仁以行之立乎大不遺乎細嚴乎內不弛乎外文以藻之質以榦之於是乎德成而不失其則今之學主以文墨爲教弟子上者華而鮮實下者習字畫以資刀筆官司應酬廩粟之外無他用心其亦異乎予之所欲爲者乎夏之校殷之序周之庠吾不得而見之矣而有志焉道之將行也夫吾室之成未可知道之不行矣夫吾固將以盡吾心終吾年縱不能行于今庶其或垂於後予聞而壯之書其言以爲序予聞湖浙之間多富而好禮者有與予中同志尚能爲予中成之

送月忽難明德江浙府總管謝病去官序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隣臨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為業根據蔓附累數百千輩以鷹犬于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禍官斥弗任則群搆而排去之獄訟興滅一自其喜怒有訴于官非其徒為之所難直必曲獲其助者反是百姓側足畏避號曰笳鼓人莫觧其意或曰謂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也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佐簿書官於是江浙行省掾史月忽難公獲選為臨江路經歴下車訪民瘼按宿獄凡壅滯不決者皆笳鼓之徒為之督所屬逮捕窮其姦狀而上下夾為覆冒公執正議愈奮曰吾誓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

不能沮於是事露者伏其辜餘黨悉斂迹退散農民入城市相謂曰微經歷我與爾敢來此乎予聞甚喜且慶朝廷之用得其人也後數歲乃識公于京師公時奉使自湖廣還民譽獨籍籍予又爲大喜至正己丑公爲江浙財賦副總管因得相與爲文字交公素有足疾辛卯六月以病去薦紳之士咸祖送北門外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可以斷犀而以之劏雞隋珠可以照車而以之彈烏吁嗟兮吾安所如洛有和之曰松柏在山兮匠石求之夜光在璞兮卞和識之物固有遇兮遇當有時因相顧大笑賦詩爲別而劉基序焉

章秀才觀海集序

相江章正則好學能詩文名其集曰觀海予覽而大其志夫志道之正也立乎其大而小者不遺焉斯得之矣是故天下惟海爲大求其大而不於海非知大者也故錡釜之型不鑄鼎鼐藿菽之實不生松柏無他先居乎其小也是故知海斯知學矣今夫海之爲物浮天地納日月汗漫八極人見其大也曷致哉鱷龍鰕蟹無不有也江河溝瀆無不收也動之不知其所爲流之不知其所歸變幻倏忽杳冥莫測觀海者知海之所以大乎則其造也不可量矣予旣嘉章子之志故爲序以勉之

送海寧張知州攜任去官序

至正辛卯夏五月劉顯仁自海寧來致其友賈希賢之言曰海寧瀕海爲斥鹵地民勤而貧吏肆而嚚積有日矣自我知州張侯來鄉不見吏卒易其業田疇屢豐旅葆不札庭不宿訟囚無留獄租賦時集木索不用譁訐之聲化爲弦誦大民儒儒小民愉愉朝出暮歸謳歌滿途三歲之間洋洋乎里閭不知時節之我徂今且代去欲留之不可得也請爲言以餞之予聞而嘆曰美哉張侯今之爲人牧已代而使人思之者鮮矣哉居于位則畏其威且滿則相視如途人甚則排而去之惟恐其弗亟也間有欲之者非素所暱愛則爲卒若吏於民無與焉夫設官所以爲民也官爲父母民爲子爲父母而

使其予不我愛亦獨何哉故善爲官者猶農夫之善爲田也嘉穀以爲親稂莠以爲讐是故獲乎吏卒者必不獲乎民獲乎强暴者必不獲乎善人今張侯能使民惜其去而希賢又爲善士興義學以淑鄉里其所慕尤不苟仲尼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張侯有焉予雅知劉君其言必信而有徵也是爲序

槐陰讀書圖序

槐陰讀書圖者嘉興吳仲圭所爲姑蘇王行道作也王氏之先有植三槐于庭而期其後必爲三公者後果如其言爲宋賢相今仲圭之作此也其將昜行道以力學而履前人之發

也乎夫盛德大業有志者成之聖賢與我皆人也企斯及之矣故與人交必常有所勗者朋友之盛心也觀聽動息凡有所接必使可以有所警者進修之善道也然則斯圖豈玩好之云乎雖然吾願盖有以勗之夫王氏之先所以致位宰相者抑由乎槐耶非與植柏于大別而冀似禹求南國之棠而憩焉曰吾以繼召伯也可乎哉晉公之行事載在史官若三槐者蘇子所謂德之符也思其人象其德令之槐猶昔之槐也不然彼圜之檀其下維穀而已矣吾子勗之使後人之慕此圖如今人之慕三槐則徐矣於是乎言

送海寧尹知州之官序

國家憐黔首之未寧乃大選守令以熙庶績非名實素聞於上下者弗任且以六事考覈其殿最責至重也東平尹希魯由餘杭主簿江浙行省掾史遂昌宣城縣尹溫台海道千戶皆能其職故得舉爲海寧知州將之官相與交游者咸爲詩以餞之而屬其序於予予惟今之人類多喜諛心竊非之夫求言於人而得諛不如勿求與人言而進以諛是不以賢人君子待其人不恭莫大焉故願獻其規而不以須今天下乂安而盜賊姦宄竊發不禁何哉爲守令者非其人耳天子有民不能徧治故托之守令故守令謂之民牧夫牧也者受人之牛羊而牧之必爲之豐其水草適其寢訛去其瘯蠡驅其

豺狼然後物生遂而牧之道得矣是故悍卒猾吏民虎狼也苛徭横斂民癩蠡也虎狼不屏癩蠡日生寢訛失時水草乏絕則亦曰就死亡而已矣惡在其為牧也夫好安樂而惡憂患人情同之盜賊之刑自死而族人豈願為之哉必有大不得已然後寧蹈不測以苟旦夕之命誠能順而撫之吾未見其弗寧也海寧為瀕海邑民勞而貧久矣孟子曰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于今之時抑亦可以謂之易而非難矣行矣尹侯國家之寄朋友之祝百姓之望皆於是乎在他日患政之碑又當為君書也

送柯上人遠游詩序

古之人有違其家而游四方者何哉孔孟志於道儀秦志於利司馬子長志於文其所志不同而欲行其志也則同墨子之道異乎聖人而走不黔突無亦欲以其所得乎師者傳之於人與是皆有所爲而爲也淨居柯上人者予之同邑人也客游于淨慈淨慈之主者舉以任其寺之事善焉於是群寺之聞上人名者競舉以爲其住持上其名于宣政院會他僧有以賄求住持者事聞院官院官怒併其餘悉罷之上人遂拂衣游金陵且泝太江觀衡湘陵巴漢沔秦隴北覲天都至于五臺略恒碣而歸將行過余求言焉夫上人方外人也固不以利役其身而爲文又非所嗜好抑將學孔孟與則上人

墨氏徒也今浮屠之道大行于世金碧焜耀彌天下貝葉之書家畜而人誦之不必走四方以施教則又異乎墨子者矣予又何言以贈之哉予蓋因是而重有所感矣今之爲士者欲游四方行李之往來豐則患於盜賊約則患於資糧之乏裘馬之儆當何所取給哉獨浮屠以其徒爲一體所至則如歸焉窮山際海何往而不可也然則上人之游維其時矣予學孔氏者也不能作浮屠語故以是爲贈云

竹川上人集韻序

昔邵子以音聲窮天地事物之變莫能逃其情焉邵子沒雖有書不得其傳故有能言而莫精其義者則於聲之輕重清

渭且不能辨商何望其造前人之微妙也哉余初來杭時識竹川上人于祥符戒壇寺見其爲歌詩清越有理致遂相與往來因語及聲音之學而出其所爲書則集凡天下之音聲比其開發收閉之類而各使相從凡有聲而無字者咸切而註之審音以知字因母以識子如指其掌也予問之曰師其精于邵子之術乎則笑而不應余嘗思浮屠氏離世絕俗而自外乎人群以爲高也迒世之業之者異焉以浮屠居其身而其營營汲汲每生死利欲殆有甚於俗之人葢舉天下皆若是矣今上人爲浮屠而志於儒不泯於流俗而著書以爲樂年已老而愈不倦是豈可以常人目之哉自古有避世之

士非一途矣晨門荷蕢偶耕賣藥亦各適其所處以求其志若上人者其避世之徒歟其書之藴予不能知而其人則予深知之矣是爲序

全嬰堂序

術有可以寓道者其醫乎夫濟人利物無位者不能焉惟醫以救死扶生爲功苟志於斯使惻隱之心恒存而不死豈非爲仁之機括耶故術之近道者莫如醫醫之爲功昭晰不昧故於術爲難至乎嬰兒之醫則難乎又難矣是故古人語治天下曰如保赤子夫赤子無知疾病痛痒饑飽寒暖一聽於人而不能告死生存亡無所歸咎天下之難保者孰有甚于

赤子哉故又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言不可以鹵莽虛僞爲也嗚呼治天下者果能存是心乎吾不得而知也得見善醫者亦可以自慰矣武林忻生儒者也而工爲醫以全嬰名其堂先難也夫以儒爲醫固當與常醫殊他日達而用于時則又舉其爲醫之心而措之豈曰小補云乎哉

鄭士亨東游集序

予始與豫章鄭士亨遇于杭察其人玩其文遂與爲忘年交日相過談文章劇晝夜如不及有所得則各相自慶慰呼酒共飲至醉近世之爲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於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于人而自以爲賢於博奕書

而藏之或獲傳於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爲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其年冬十月有牛諒者見鄭子之文大喜率其友聞正集而刻之于梓求予爲序予甚異之夫縣黎之處璞中雖不自售而不能閟其璞謂卞和之不恒有可也而謂世之無卞和也可乎哉余嘗謂鄭子之文獨予識之而不意復有二子彼二子者好爲文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趨而獨慕於居下位之鄭子何耶予既喜鄭子之文獲傳于世而又喜有二子能識世人之所不識而自拔于流俗以爲之傳也於是乎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予初來杭時求士于鄭希道先生先生爲余言照玄上人之爲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磐髮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于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恠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爲詩薀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縣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于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于杭之人矣夫詩何爲而作哉情發于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毘戚施之徒悉

以詩將其諫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于宋於是誹謗之獄與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辨其爲玉爲石惛惛怓怓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梓價自古以及于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既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爲伯樂匠石也故爲序其端焉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傳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其一也是故聖人論友必備道其損益之故友之爲道豈易言哉近世學者率不好聞己過未有善而欲人揚見勝己則諱見不若己則肆藻于外不求于中詆異而黨同附勢而傳聲靡靡揚揚柔柔如也而與之友能無損乎故論友之益者曰直曰諒而又曰多聞焉夫直矣諒矣而所聞不多則箴規獎勸未必盡合乎古而通于今吾未見其能益也嗚呼友之爲道豈易言哉予居杭三年而得江西鄭士亨無何又因鄭子而得熊文彥焉觀其人理而溫又亮以莊恢乎其有容且年方壯氣方銳學業

方日新識見方廣如泉之始出鴻之始發勾萌之方達也因命曰交相為助於是方自慶其各有所益也比歲暮予歸浙東而二子亦相率歸于豫章乃命酒以别而為之言曰古人之為學也未嘗自謂已至仲尼大聖也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衛武公大賢也九十猶陳抑戒而況於吾儕也乎歲月如流時不再得耨之不勤其實不栗築之不多其基不鞏詩不云乎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幸相逢于未耄而學業俱若是焉朋友之心遂矣至于東門之章游子之吟前不必為君歌也

悅茂堂詩序并詩

悅茂堂者會稽旌教寺學庭上人之所居室也上人性好菊故種菊環其居取菊譜之語名之曰悅茂或曰謂其以菊之茂而爲悅也或曰非也悅茂在菊不在人上人將於是乎觀物焉豈惟菊哉凡物悅則茂得其性也不悅則不茂不得其性也故悅者茂之藏茂者悅之著譬之於人憂愁結于心而病生焉及其著也髮焦而齒黄色黯而形枯其不茂也可知矣苟翬翟天下之文禽也朱冠而彩翰章章焉及其縶于籠中則慘然而不怡泯泯然如死灰非湼而昏之也不得其性焉耳是故人不得其性則痛鳥獸不得其性則瘏草木不得其性則萎以枯故茂物有道悅之而已矣悅之有道使之得

其性而已矣敢問使之得其性有道乎曰有可得聞乎曰上人之藝菊也其種也以時其溉也有節其愛之也如慈母之於子也燥則滋之淤則清之瘠則肥之抗則培之欹則扶之翳則疏之暵則陰之誅其草茅戮其螬蝎驅其雀鼠蛛絲蟻蝝無所侵也於是乎春而萌夏而葉秋而華濯濯蓁蓁蕤蕤英英見其生而榮而不知其所以生如斯而已耳或以語於予予曰有是哉是道也后稷之所以教民稼也上人其果有見於此耶而獨於此物者何耶嗚呼使世之爲人牧者懷其民如上人之懷其菊也天下其不安哉因爲之詩曰

治國如治圃養卉如養民羲農契此理立法詔後人五帝暨

三王繼世稱至仁衆欲去其惡不使傷和淳所以覆載間物物熙陽春動植蜚走華生長咸及辰周轅逝東邁此意久沉淪誅求與剝削浩蕩無涯津高堂一笑粲白屋千眉顰誰見司里間悲啼雜吟呻本根不自固枝葉何由伸感來爲爾歌哀音入蒼旻安得觀風者達之于紫宸

送張山長序

稽山書院山長張君用中受代將歸友生具酒肴祖送越西門外酒半有執爵而言曰行者必以噓古之道也故老子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是故詩有崧高烝民繾綣激切情意懇至是蓋溫如春陽馥如蘭芷而重於南金夜光

之遺贈也張君以茂才舉為文學官居其職三年教行而道尊人無間言今以代去而所與游者又莫非文學士而無言以送之庸非缺乎衆應曰諾於是命楮筆各為歌詩俾余序焉余觀詩人之有作也大抵主于風諭蓋欲使聞者有所感動而以興其懿德非徒為誦美也故崇奬之言與其有所勸而加勉示事之告願其有所儆而加詳也然後言非苟言而言之者為直為諒為輔仁為交相助而有益而聞譽達于天下而言與人相為不朽不亦偉哉今諸君之詩則皆既肆好矣復何以尚之哉方今教學之官為職甚畀而其出身為甚非他岐比也由是而躋大官位宰輔者非一人矣張君年

方壯氣方盛學方進而業方隆也梢雲之木起於勾芒冲天之翰發于遵渚由是而之焉仲山甫申伯之地位不難造矣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他日仲山甫申伯之德業吾於張君深有望焉

牡丹會詩序

甲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于吳君以肄之所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主人崇酒肴登客而侑之既洽主人奉花以請曰茲花之植于某有年矣雖玩賞日至而未嘗有闔坐皆文章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盍各爲歌詩以爲他日之雅談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

鄴詩二句十四字爲韻命探丸信所得爲詩不限以體製詩成屬余序予讓弗獲乃爲之序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和樂且湛夫旣曰君子而又謂之豈弟則其爲和也不流而爲樂也不淫故湛而無害於德此詩人之所以賛而美之也予嘗見世俗之爲宴集大率以聲色爲盛禮故女樂不具則主客莫不黯然而無驩及夫觴酌旣繁性情交蕩男女混雜讙浪褻侮百不一顧有向隅而不獲與群則憤憤然見于色形于辭故始之以笑傲而終之以鬪爭以爲有人之心者無不知惡而絕之也而世方以是爲能放曠豁達以盡主客之情然則與禽獸奚異哉若今日之會則不然矣其色則草木之秀

□□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家之彥也是故揖遜酬酢所以
□朋友之義凝志澄神所以杜縱恣之門抑揚歌詠所以攄
幽深之抱歡情既暢藻思逸發莫不郁如樹蘭鏘如金石皎
如月露躍如蛟龍之出溟涬捷如拔堅城而禽大酋以獻馘
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今日之舉其庶幾乎雖然神蓍之
莖靈龜蔭之以之藉豕則芡簸之不如矣蒼莨之實鳳皇食
之以之黍牛則菅稗之不若矣人固有異好惡其相出豈不
縣絶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吾於是乎見之故僭為
之詩復冠以序焉

送道士張玄中歸桐柏觀詩序　并首

別峰上人既住寶林十有七年道高德隆百廢咸理乃重建叢翠之軒以游息四方之文學士於是叢林之望益重而龜山之勝爲於越冠華裾藻佩篇翰交錯濟濟翼翼彬彬如也至正甲午予來會稽因得與群士大夫爲寶林之游而賦詩倡和無虛日焉夏四月癸丑有道士張玄中來訪別峰上人告將歸桐柏觀適余與所遊客皆在上人遂分韻爲歌詩以送道士詩成屬予序予嘗見世俗以儒與僧道爲三教謂當各道其道各志其志言不得同詞行不得同躅衣服不得同制度也今於是乎相從游而贈以詩何獨異乎人之言耶蓋吾徒之所以與上人游者非欲求其道也上人能賦詩而參

賢上寺之勝足以養吾游道士又遠來見吾徒而欣慕焉吾
安得而拒之三王世遠天下之爲民者不易矣懷才抱志之
士遺其身于方外以遠害而離尤豈得已哉子旣從上人之
請而爲之詩後爲序焉詩曰 得會字 道士張玄中年少氣方
銳從師桐柏宮餌术啖松檜黃冠紫霓衣赤舄青組帶翩翩
辭故居汗漫游方外北窮燕幽都南盡越吳會泛海超東溟
尋河極西兗驚霆霄砰軋濁霧晝晻溘淒淒風薄裳洩洩雲
擁蓋追龍入醫閭訪鶴凌岱泰蟠桃花未實火棗葉始櫌鼉
粲沒漠莽鳳吹杳茫昧波馳羲和輪電掣纖阿軑悠悠雀雒
化渺渺蟬蛻蛻愴怳㾓往圖飄颻返旌旆振衣赤城岑漱齒

白鶴瀕鶱㲉鍊精魂洗髓去埃𡏖晨朝玉宸高夜醮金景瞌偓佺授寶訣列缺助穰檜采芝麋鹿引燒藥龍虎會扶桑倒景長建木盤根大巖花春蒙茸潤草秋䆉穲山輝月娟娟瀑落石磕磕息心觀群動清耳聞衆籟窻虛淇樹明幕靜鷺羽翮枸杞藤蔓潛松苓菟絲薈我欲往從之逍遙解沉埭風塵正鬱鼓原野鼙戈祋盜賊熾炎火平人走狼狽湮淪海底珠韜淡日中沐憂深杞國天下瀆交仲蔡撫事生悲傷懷古增感慨上人曇彥孫龍象雄梵貝道殊心靡它詎合情自最飛書邀應真攤落匆稿儈婁京念吾儕漂泊畧疏獨短章慙未工浪跡誰倚賴高歌向冥漠安得躬耿淪

贈醫學錄江仲謙序

或稱良醫之用藥猶良將之用兵其信然哉人之死生倚於醫國之存亡倚於將反掌之間吉凶分焉不得其良而用之是以人與國棄也故良將投其兵于敵而敵失其所禦良醫投其藥于病而疾失其所聚兵可以殺敵藥可以殺病人皆知之用之有舛則殺病之藥不于病而于其人殺敵之兵不于敵而于其國可不慎哉故人之將死而得良醫國之將亡而得良將天下之幸無有大於此者而天下之功亦無有逾於此者以之並言良非過矣紹興江仲謙以醫良于其郡甲午之歲余挈家來紹興紹興地卑濕歲又寒暑易常度家人

疾病相連屬不絕延仲謙診之劑所投無不愈由是倚仲謙以爲安而信其以良稱不虛矣方予家人之疾也仲謙來視曰某當某日愈某當變某疾疾作後幾日愈無不驗有所餽謝則堅拒不受予嘗讀史見趙充國論邊事無不如其先言魏公子救邯鄲于垂亡而卻不受賞古今所稱以爲賢今以仲謙觀之良醫之與良將其用心眞有不期而脗合者良可駭也剡溪姚古道從師于越得疾焉遇仲謙而愈仲謙又不取餽謝郡士之與古道交者多賦詩以美仲謙而予又爲知仲謙者故爲序

贈徐仲遠序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耶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
道耶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
固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
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爲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之大
小品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
厄窮而在下顏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
上而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
之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爲
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是爲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

上而萬形成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蠃蛖膲溫風動而薺麥死清霜降而豐鍾鳴物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予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王原章詩集序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爲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甌栝間予辟地之會稽始得

盡觀原章所爲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怪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懇懇悃悃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爲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爲而作邪虞書曰詩言志卜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爲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爲詩者俱爲淸虛浮靡以吟鶯花咏月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曰聖人惡居下而訕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挾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於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惟頌

爲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爲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于草茅閭巷賤夫怨女之口咸采錄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於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上之嫌仲尼不當存之以爲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爲軌範而自私以爲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蘓公以謗詩速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故堯有誹謗之木而秦有偶語之僇亂世之計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於土瓦木石也耶

送余希賢歸江東序

有不必問其行而可以知其人則視其所交而已矣故元禮之門惟林宗可登仲舉之榻非孺子不下夫一介之士未必人人識而知其心也而二子之名以之聞于天下者何耶當是時天下之想望二公不啻如麒麟鳳凰而二公亦直以天下之模揩自任其明如鑒其直如弦其平如衡其公如日月之照人莫不知之也故士之被其知者如馬之逢伯樂如劍之遇薛燭如楩楠松柏之得匠石其美不揚而自播其價不衒而自定矣別峰上人爲予言余君希賢以池陽府史從監郡九十子陽公治戎江東子陽公甚敬重之有謀畫悉與計

議多所弘益及公還紹興希賢又送至浙江之東今將歸請爲言以餞之予居王氏南園時希賢嘗來訪余一識面不能頻數接話言惟是于陽公之政事日下於民門庭無私謁左右無私人則予所目見爲有徵也于濯孺子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人欲知希賢吾當以此論之

若上人文集序

世謂山水之佳有以助人之才發人之奇是故名山勝地必有文人秀士出乎其間今天下之名山勝地大率多浮屠居之固當獨獲其助以發其奇而又不能多見者何哉桐江之[illegible]以子陵彭澤之著以元亮黃溪西山無柳子爲之刺史吾

卸其汩沒而無聞矣抑山水之有助於人乎將人有助於山水也雲門若耶以名勝聞天下自道猷上人至于今且千載中間若智永惠欣之字靈一靈徹之詩彰名于世僅數人焉抑山水之助蓋自有限而不能皆也耶豈元混一宇宙文物之盛追配隆古於是斷江浮休二上人相繼出焉文人秀士欲爲雲門之遊者多爲二上人往上人或不在山則爲遊者亦鮮抑又何耶予於古人詩篇中聞雲門山水之美又於學士大夫間聞二上人之名甚久思一往弗得今年始至其所而斷江死矣浮休年近八十而神氣完固操筆爲文章益壯健與客談古今論道理終日歷歷不倦名固不虛得哉上人有

詩文若干卷弟子友奎所集而翰林學士黃公爲之序其於釋氏之學自得深造無容言矣至其所爲詩莫不古雅變潔而有奇氣嗚呼上人於雲門山水可謂有光而弗忝於前人矣於是乎序上人名允若字季蘅浮休子者其自號也

贈宣使王氏則詩序

孔子稱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夫使者所以宣德敷令通壅迪滯以孚上下之心達遠迩之情故有專對而不失主意專行而不戾主命使人見其使而知其主之善夫是之謂使乎今之宣使將省府之號令以旁達于所屬雖具有文牘然必其事之重且急者乃命宣使將之爲其有關於權變

吏微不能悉也故宣使之出實代省官行事受言以往如省官之自行是故所屬莫不敬畏奉承之不暇奈何才智不同則有因人之敬畏奉承而逞以行其私者恃勢弄權無所不爲徇毫毛之利以買山岳之怨使天下之人輕視籓閫歸咎大臣辱莫大焉而尚可以言使乎哉近者寇盜蠭起大軍四出進討凡弓矢兵甲之須多取給于江浙故令屬路分辦而每路以宣使一人督之王君民則實來紹興悉鏟去故習禁吏胥無得科斂月飲食依條格取給于館驛其外毫髮無所需所造器物惟務中度其他事毫髮無所與故如期畢事而民不擾人咸德之且曰使受命于省府以出者人人如王君

大臣之膏澤其有不下於民者哉天下之民其有含怒蓄憤于其有司者哉嗚呼王君可謂不辱省府之命而得爲使之道矣於是乎序

送章三益之龍泉序

古之人有行則歌詩以送之其來遠矣故烝民所以餞山甫崧高所以贈申伯皆褒述其德行以勉進其勳業非若後世傷離悼別留連杯酒以攄其兒女子之情態也括舊多賢士大夫今於章君之行必有所啓沃振厲不爲無益告矣是詩之編庸可忽哉章君佐石末公拯臨海之窮民救寧海之狂寇鎮守寶定招撫松陽遂昌咸有成效功高而不言心勞而

不辭有德行者固如是哉今君又奉石末公檄之龍泉夫龍泉章君之桑梓里也往歲石末公以孤軍破賊揚威福建章君實與有力今此行也將簞食壺漿之塞道左垂髮戴白之滿車下章君將日不暇給而分府可以無西顧之憂矣章君勉哉大丈夫生長草茅當平世不務進及遇變故則挺身以爲國寄一方赤子命不亦偉哉勉哉章君昔者王司寇溫河陽皆自藩幕達于王朝垂名竹帛矧今天下多故章君已試有効者哉吾見勳業自此升矣於是乎言

贈陳伯光詩序 并詩

陳君伯光以醫名于栝者也栝故多良醫而伯光爲能世其

祖父業傳有之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其傳之也遠而試之也詳其可信而無惑也宜矣往歲伯光徵予文予時迫戎事不克應所請今至栝伯光又來予乃問之曰昔者神農肇嘗草木蟲魚玉石酌其酸苦辛鹹以辨燥濕寒溫披陳其性情表章其好惡定為君臣佐使秩以九等命之曰藥黃帝岐伯著為經書難疑荅問以闡神用醫之為教不亦大彰明矣乎岐伯既沒則有若越人華佗淳于意張仲景孫思邈之流莫不能皷弄化機竊用五材出沒鬼神造法立方轉移陰陽皆可以血氣朽骨生色腐肉制人命於掌上何昔有而今無耶伯光愀然歎曰君何莫之思也人亦有言情隨習遷事與

時殊昔之爲術者早夜以謀道故道成而功日彰今之爲術者早夜以謀食故智昏而道與窮若是非一日矣且夫三才一理治道無二天地將病祲沴豫形人身將病氣色先徵病之將至其幾乃萌防微遏幾百病不生幾動形見力倍功半知及此者其神人乎醫乎醫乎堯舜之爲天下亦不外矣乎宜其昔有而今亡也予甚韙其言因序而繼以詩曰

岐跗不世出人病莫能治伊周不世出國病莫能醫豈無龍宮方可以完支離桓侯彊自用扁鵲乃見疑去去仙都山中有木與芝服食煉精魄海上從安期

季山甫文集序

季君山甫文集若干卷體格嚴正文詞典雅眞可以式後學傳來世不可磨滅者也予與山甫生同郡自少相友善山甫實長予九歲其學問才識非予所能及也而予以年少忝科第山甫乃屢試不偶庸非時命也耶予自丙子之歲宦游他方山甫亦出典文學外邑不相見者垂二十年是時諸公方留意舉業未暇及古文也乃今年復會于梧而獲覩山甫所爲詩文銘記論贊序說莫不彬彬濟濟方駕古人下視場屋組綴之文不啻如麒麟鳳凰之於鷃雀鼪鼠也蓋其學問之功益勤而眞積之力愈久如水有源而流長如木有根而枝蕃烏得以淺近窺測之哉嗚呼嶧陽之桐泗濱之石排風靈

而翱濤浪不知其幾年矣然後繩之以縣繩度之以規矩登之淸廟則可以交于上下神示天將成其材必先苦之理則然也昔人有以木鑽穿石槃者晝夜不已卒得丹以爲仙今山甫年愈加而志愈謙學愈不倦宜其業日遂而名日著也人之言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後之來者其尚以山甫爲法焉

項伯高詩序

言生于心而發爲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彊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蟲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況於人

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為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與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異夏蟲之疑冰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年少長觀其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遙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奠乂項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於此時也發為言詞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

而不得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而項君不
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矣哉賢不獲用世而
亦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項君迤門所作復能不悽愴憤惋
而長爲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呂周臣詩集序

仲尼有言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夫以人心之出入
無時苟不至于聖人不惑之地則不有以收係而拘止之鮮
不飄飄汗漫而無所不之矣故以博奕爲賢乎已厥旨微哉
呂君周臣由吏員累日月至九品家居以待選則杜門而作
詩有詠史一百首題詠雜花二百有餘首皆意足而語到予

嘗見今世之從事于公門者進則慕權利以相夸退則交結勢要談官府是非勾引俗事以致人之慕已以肥其家未有能兀兀獨處而留心文墨若周臣者也周臣以通濟之才沉下僚而無怨棄門陋巷爲詩歌以自適且不刻琢以求銜蓋有得於寡欲養心之道者予故喜而爲之序焉

送宋仲珩還金華序 并詩

易不云乎有子考無咎庚子之歲予與金華宋先生俱來京師時 上渡江未久浙東方歸附先生與予及予同鄉葉景淵章三益同居孔子廟學惟日相與談笑雖俱不念家而予人者亦皆不能無芥于心惟先生泰然耳日與文彥士相

從游不倦人咸與焉將先生有子二人長曰瓚字仲圭次曰璲字仲珩皆克家益夙以家事付二子久矣故先生得以優游授道于浦江鄭氏之義門至今二十有五年矣去年秋七月予自家重赴京先生時爲翰林侍讀學士執手相眙驩喜溢眉曰先生長予一歲予鬚髮已白過大半齒落什三四左手頑不掉耳聵足蹣跚不能趨而先生鬢鬚黝黑唇齒朱貝顏渥丹步履坦坦不落朝班後晨起戴星入國史館握筆寫細字如青蠅頭日數千且僕僕走承召命暮歸作詩文四五少不下二三先生素儒家無羸僮僕在京寓舊城去公館彌十有五里惟次子璲偕一騶者從夫人又病在寓璲來往省

視父母且奉母粥藥不遑朝夕今年春長子璳遣二孫自金華來夫人病亦愈於是先生以事命璳暫還故里而在朝群公大夫士咸賦詩餞璳望其即還則璳之能善事其父執善交其朋友者可見嗚呼若先生可謂有子無咎者矣宜其老而愈康且樂也璳又工楷篆隸草書賦詩屬文皆足以纘承家業故於其行序以送之且繼以詩曰

條風東來靈雨從之之子于邁何以送之　靈雨濛濛沾彼原隰送子于郊爲子佇立　有鳴者鳩在彼苞桑習習其風載吹我裳　維桐之蕤亦炫于野悠悠行子亦駐其馬　維水東流維日西馳眷言顧之靡靡其思　維日西馳載昏載

朝雉水東流以汝以潮　芃芃者麥維其黃矣心之思之維其長矣　贈子以詩酌子以酒晤言何其伊邇匪久

送黃叔暘歸金華覲省序并詩

孟子言君子有三樂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樂之大豈不以是為係乎天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哉夫孝子之欲顯父母心無窮也顯父母之道無過乎立身揚名而鮮有能及其父母之目見是故君子之急於仕者良有由也且父母之鞠子亦孰不望其能立功立事超乎群倫之上以光大其祖宗之門戶也哉故於其初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不啻啕乎為老婦之慈以嬌之於膝下也天下之為父母者亦孰

無是心哉而當其生存之時獲見其顯者蓋千百之中不能二三信乎其係乎天而不由乎人也爲人子而知愛其父母則其中心爲何如哉是故孳孳汲汲不遑自已仰馳光而興慕俯逝水而長懷當此之時將奚爲而可哉金華黄生以明經舉於鄉就試浙江行省貢于春官時年二十有二是歲
上聞天下貢士率多年少慮其未熟於世故例稟之國學使習聞朝廷律令練達治政然後授之職俾勿壞以殉天下之良才於是生亦與焉其明年翰林學士宋公濂奉命纂修實錄生以工書服勞史館又善於所事事竣受命伴讀齊府其年冬十有一月給假還金華覲省父母墓與生俱浙東人故

翰林群大夫士賦詩送其行而屬其序於基夫生曷嘗於父
母俱存兄弟無故而已哉且又有祖母在學日進以克其身
又際盛代事聖主受命侍從哲王出入禁闥此人人之所瞻
望而不敢覬者生於是乎兼之其爲樂不亦大哉基既爲之
序而繼以詩且有深望於生惟與其服膺乎不愧不怍之訓
以接跡於古昔聖賢而后已也嗚呼生其勉乎哉詩曰
潛陽回地底瘖泉發枯荄澤雉雊鷕鷕乳雞鳴喈喈遊子畏
祁寒掩關坐如齊濕薪熸無焰四壁生凉颸青鐙翳其光月
華照階砌及此送歸人豈不動我懷贈詩慰繾綣俛仰空徘
徊學古務成已入官期顯親高風吹秋木誰能不傷神皇恩

重丘山有顧傑克伸北風送歸舟江水淸漪淪堂上綵衣舞
堂前萲草春羽觴澄芳醴鶴髮耿丹扆服膺移忠訓布武追
古人修名著靑簡山岳同嶙峋

蘇平仲文集序

文以理爲主而氣以攄之理不明爲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
駕文之盛衰實關時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其
國之興廢豈苟然哉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製雖殊而其造
意出辭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爲
言不矯揉以爲工不虛聲而强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
想其人蓋莫非聖賢之徒知德而聞道者也而況又經孔子

之删定乎漢與一掃衰周之文敝而返諸朴豊沛之歌雄偉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於此而高祖文帝制詔天下咸用簡直於是儀秦鞅斯縣河之口至此幾杜是故賈疏董策韋傳之詩皆妥帖不詭語不驚人而意自至由其理明而氣足以攄之也周之下享國延祚漢爲最久蓋可識矣武帝英雄之才氣蓋宇宙而司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以啓其夜郎筰通天桂館泰山梁甫之役與秦始皇帝無異致勤持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輪臺之詔然後僅克有終文不主理之害一至於斯不亦甚哉相如既沒人猶尚之故揚子雲用是見知成帝然而漢家朴厚之尚已成其根未嘗拔也故趙

充國將也有屯田之奏劉更生宗室子也有封事之言往復開陳周旋辨析誠意懇至理明辭達氣暢而舒非淺淺以鴻生碩儒爭名當代者所能及也豈非習尚有源而得之於自然乎嗚呼此西漢之文所以爲盛國祚絕而復續如元氣之不壞而乾坤不死也後之人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爲稱首不亦悲哉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超世之文要亦不改故尚故亦不失西京舊物下逮魏晉降及於隋駁雜不一而其大槩惟日趨于綺靡而已是故非惟國祚不長而聲教所被亦不能薄四海觀國風者盍於是乎求之哉繼漢而有九有享國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詩文有陳子昂而繼以李杜有

韓退之而和以柳於是唐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繼唐者宋而有歐蘇曾王出焉其文與詩追漢唐矣而周程張氏之徒又大闡明道理于是高者上窺三代而漢唐若有歉焉故以宋之威武較之漢唐弗侔也而七帝相承治化不減漢唐者抑亦天運之使然與是故氣昌而國昌由文以見之也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逾百載而有劉許姚吳虞黃范揭之儔有詩有文皆可垂後者由其土宇之最廣也今我國家之典土宇之大上軼漢唐與宋而盡有元之幅員夫何高文宏辭未之多見豈由混一之未遠也金華蘇平仲起國子學錄遷翰林編修以其所為詩文示予予得以諦觀之見其辭達而

義粹識不凡而意不詭蓋明於理而昌於氣者也與之遊知其勤而敏不自足其所已能且年方將而未艾也知其他日必以文名於盛代耀於前而光於後也故爲之序而舉昔人之大以期之

送謝教授序

士有急於用世者非苟爲利祿計也少而學壯而欲行之不得一命則抱材而無所施古之人皇皇焉出疆必載贄夫豈苟而然哉今之由學校掌出內爲儒官循次待用至得官教授亦難矣教授名九品職而不得與民事故謂之冷官繇是以達于縣府然後得行其所志壯日去而老及之矣如之何

其不皇皇也謝君仲連教授于杭期未及三年計餘月無所用即飛書趣代至則長揖出門外若馳峻坂就平陸若蒼鷹脫鞲絛而乘長風也夫以仲連之才固宜取科第以早施其用乃屢試而不偶卒就學官以進抑天將多其所歷以大其成乎豈人之行止各有其途而係乎數者也譬之順流江河以入海其行有遲速及其造則一耳天門洞開多士輻輳有志於用世者維其時矣故於君之行序以壯之

送錢士能之建昌知州序

往時予與錢君士能同日辟掾江西行省故其交爲最厚歲餘士能與幕官論事不合拂衣去未幾余亦以朽鈍辭歸不

得見者九年矣乃今年十月遇于杭予以從仕郎爲儒學副提舉又以疾謝事而士能以奉議大夫爲建昌知州方之官大夫士之工詞章者咸賦詩以爲餞俾予序焉夫士能與予同以職官充簿書役又同以事辭其出處甚類而九年之間相去越五等何縣絶耶今既見而喜喜而思語故舊則悽以悲又自慶其相逢于未老而俱無恙也夫物之生患不得其所性射于處于曾崖而藏萇茂于陂池不以所不願易其所願今士能以長才方爲世用而余之朽且鈍愈加於昔日天將全之俾各獲其志則一進而一止豈不俱洋洋也哉勉哉士能知者勞之愚者安之予亦有賴於君矣

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

予嘗聞浮屠氏言大穢跡金剛事云佛旣涅槃西方西方之鬼謂佛已寂滅天下不復有佛佛弟子無足畏因悉起爲孽佛之法且大壞佛遂化其身爲金剛藍色鑿齒出入無有中咋群鬼食飮其肉血鬼乃大傷請命願改過爲佛弟子佛法由是不壞今其咒語猶存所謂大穢跡金剛是也予嘗聞人言佛以慈悲爲道能開闔膏拔死苦轉惡爲善聞見患難無不救今又聞佛能以武猛服魔鬼聖人曰仁者必有勇豈不信哉辛卯之歲盜賊起四方明年予奉省檄佐戎浙東聞永嘉有横舟和尚善用矛戟弓弩刀劍戈槊撾挺通曲制官道

主用之法因禮致于台時天寧寺住持舜田方宣力扞城蚤夜不怠滅賊見則大喜舉以主其仙居三學寺又明年方氏納欵請降凡以兵事進者措弗用而有司敬和尚之德能復以其教舉爲瑞巖寺長老瑞巖之僧徒聞和尚名亦大喜將行請予言予懼世之憯者不知佛之有勇而惑爲佛法者之不當究武事故爲道大穢跡金剛以發其蒙焉

喜雨詩序

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再鎮栝之明年威行惠敷姦暴屮鑠其夏五月禾黍既蓺天乃不雨民大憂懼公遂致齋沐禱于麗山之祠得雨未沛越翌日命道士設醮于玄妙觀是日大

雨明日又雨又明日乃大雨至夜分民大喜皆拜公旣予時奉省檄在栝目覩其事因喜而爲詩以歌大夫君子咸屬和焉季君山甫裒而集之又俾予序其故惟公之功在栝甚大而於此見公之心焉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戡亂致治兆在是矣能無喜乎

唱和集序

古人有言曰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夫人之有心不能如土瓦木石之塊然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伊尹思天下有一夫之不獲則心愧耻若撻于市是[illegible]以天下爲己憂而卒遂其志故

見諸行事而不形於言若其發而爲歌詩流而爲詠歎則必其所有沉埋抑挫鬱不得展故假是以攄其懷豈得已哉是故文王有拘幽之操孔子有將歸之引聖人不能免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先王採而陳之以觀民風達下情其所繫者不小矣故祭公謀父賦祈招以感穆王穆王早寤焉周室賴以不壞詩之力也是故家父之誦寺人之章仲尼咸取焉縱不能救當時之失而亦可以垂戒警于後世夫豈徒哉故漆室一女子也倚楹而歎憂動魯國而況於委質爲臣者哉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與元帥石末公謀栝寇因爲詩相往來凡有所感輒形諸篇雖不得達諸大廷以訛君子之

心而亦豈敢以疏遠自外而忘君臣之情義也哉昔者屈原去楚離騷乃作千載之下誦其辭而不惻然者人不知其忠也覽者幸無誚焉萬一得附瞽師之口以感上聽則亦豈爲無補哉

靈棋經解序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棋象易而作也易道奥而難知故作靈棋以象之靈棋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藴然非精於易者又焉能爲靈棋之辭也哉靈棋之式以三爲經四爲緯三以上爲天中爲人下爲地上爲君中爲臣下爲民四以一爲少陽三爲太陽二爲少陰四爲老陰少陽與小陰爲耦而

太陽與太陰爲敵得耦而悅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耦反爲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爲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迭用體有不同而名隨之異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桷曰矢曰鬼曰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化爲龍曰水矣而又以爲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賾者不識也故曰靈棋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予每喜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之卜師之語配之故爲申其意而爲之言若夫以爲黃石公之授張子房之受則傳無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太史公宋濂先生金華潛溪人也其字爲景濂五歲能詩九歲善屬文當時號爲神童若經若史若子集無不徧覽輙能記憶年未弱冠文名播於遐邇至正中詞林群公薦爲國史編修力辭不起　大明皇帝定鼎建業丞相李韓公以名聞即日遣使者奉書幣聘致之俾提舉江南儒學授皇太子經擢居記注之職會有詔纂修元史東南名士一時皆集復命充總裁官書成入翰林爲學士海內求文者項背相望碑版之鏞照耀乎四方高麗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貢京師皆問安否且以重價購其潛溪集以歸至有重刻以爲楷式者儒林

清議僉謂開國詞臣當推爲文章之首誠無間言也先生之著述多至百餘卷雖入梓者已久其門人劉剛復請基攟其精深別成一編庶幾便於誦習且徵言序之昔者楚國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賁公之文曰先生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飄然騫舉不沾塵土其詞調清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巒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此嗚呼文公之言至矣盡矣設使基有所品評其能加毫末於是哉今用備抄冠於篇端而并繫先生出處之

大畧使讀者有所考焉先生赴召時基與麗水葉公琛龍泉章君溢實同行葉君出知南昌府以殁章君官至御史中丞亦以壽終今幸存者惟基與先生耳然皆頽然日就衰朽尚可咈剛之所請而不加之意乎雖然先生之文其傳世决矣基亦何能與爲於其間哉文粹十卷而詩居其一云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四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五

青田

記

季氏劉山義塾記

青田之山其上四十里有泉瀧而爲澤湫潭入谷十有五里是爲高湖之源其上多奇峯巉巖大木之所輪囷糾紛秀發土多俊彥登帶殷阜季氏其一也有名灝字伯浩者好學而義族且家日裕乃謂其人曰人孰不愛其子孫而不知所以愛之者今有良田美宅綿亘阡陌堆金積帛充斥棟宇以爲用之不竭享之無窮也一旦光銷影滅而無纖芥之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五

裔孫　孫奐元奇重梓

記

季氏湖山義塾記

青田之山其上四十里有泉滙而爲潭谿潭入谷十有五里是爲高湖之源其上多奇峯絕巘大木之所盤蔚獻奇納秀故士多俊彥望常殷阜季氏其一也有名謙字伯益者好學尚義故其家日裕乃謂其人曰人孰不愛其子孫而不知所以愛之者今有良田美宅綿亘阡陌堆金積帛充斥梁棟自以爲用之不竭享之無窮也一旦光銷影鑠而無纖芥之留

PL 2698 .L5 v.6

者何耶驕淫生於富溢而縱欲敗度之子常由不循前人成敗之跡而自視侈然大也及其顛連困厄於垂老之際彷徨無所容其身雖欲效織蒲補屨以食其餘年且不可得若是者雖其人之不肖抑亦其父兄處之不得其道也今予幸藉先人餘業以自免於凍餒未嘗不惴惴於吾身况能保於其子孫故願制産以建讀書之所延名儒為師以訓子弟以及族姻之人咸知所學大則修身齊家以用於時小亦不失為鄉里之善士不亦可乎乃築於其居之側以為堂中設孔子像旁列齋舍翼以廊廡繚以周垣買田若干畝以給師弟子之食萃其族之子弟悉入學於是襟佩衣裳肅肅有容弦誦

之音藹藹旁達入其鄉者莫不感歎而慕悅也嗚呼若季氏者真知愛其子孫哉由是達于一鄉一邑以播于天下使人人聞而效其所爲則將見比屋皆爲賢士大夫而愚不肖者寡矣邑人洪應求道其事於予且請爲之記予旣樂鄉里之善人而又嘉洪生之樂道人善也故喜而書之至正十年庚寅夏五月記

尚友齋記

尚友齋者趙郡吳以時之所居室也尚友之云出自孟子其義則習章句者能言之矣而以時之取以名其室抑必有其故哉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居其一人不

可以無友也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時抱英俊之才勤學而好問直諒而多聞天下之士如以時者不多矣而又求友以自益其不如以時者以時弗與友也則必求勝以時者而友之則不尚論古人而徒求于今取諸我則善柔便佞可以甘人心而蠱予智取諸人或得鄉原焉其爲損也不少夫何爲而不懼哉凡物之相從必以類氣之所感不召而集故豊山之鍾得霜而鳴陽燧之火見日而烜是故文王作而伯夷太公歸闔閭起而子胥孫武至魏文侯爲君而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出焉人而尚友天下之友以類來矣猶以爲未足則必尚論古之人古之人有顏淵者得一善則服膺而

勿失我則以之修吾德有季路者人告之以過則喜我則以之去吾慝有成湯者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我則以之處己而接物也夫如是其庶幾哉嗚呼天下未嘗無善士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於天下也哉一人之身未嘗無一善也屈子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而況於一鄉一國也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曷哉以時無徒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

友梅軒記

臯亭之山有隱者焉以友梅字其軒環其居皆梅也或曰友者人倫之名也君子以友輔仁人求其友必於人焉可也梅

卉木也人得而友之乎生於世爲人焉舍斯人弗友而卉木乎取之斯人也不旣怪矣乎劉子曰否彼固有所激而云也夫彼所謂隱者也不同乎人而隱彼固自絕于世之人而卉木之爲徒也彼固以斯世爲不足乎已而隱以爲高彼固謂人不足與友而卉木良我友也彼誠有所激哉世之如管鮑者希矣刺于谷風嗟于桑柔瞋于涓賁于寄累于灌夫蠅營狗苟于拜塵之人友之而不爲損者鮮矣哉人不可以無友彼將何所取哉梅卉木也有歲寒之操焉取諸人弗得矣舍卉木何取哉且此物非徒取也凌霜雪而獨秀守潔白而不汚人而象之亦可以爲人矣昔人有揖怒蛙而勇士至氣類

文談詩多聞之友不遠千里來矣然則斯人也弗怪矣
皆山人曰子知予請書之遂書以記于軒隱者王其姓昶
而名記之者栝蒼劉基也

海寧應氏墓菴記

至正辛卯冬十有一月予既銘應君和卿之墓矣其子元亨
又以貢希賢之書來請曰元亨之先人隱居于鄉不求聞于
公卿先生不遺草萊而賜之銘今死者已卽安于土中謹築
于其傍爲間十有二買田以供祭祀爲畝十有九懼來者之
弗獲承也心竊悼焉先生幸不遺予顧卒記之惟古建國民
以族葬其域中之室墓大夫守之自周爲秦法廢久矣室其

墓而置守焉孝子之良心也斯可以記遂爲之詞曰維海寧以州隸杭面山負山厥土廣斥塗泥民質以良有鄉長平里曰皇岡應氏居之世載德以昌弗競弗求惟田惟桑教子弟以書炳炳琅琅肅肅蹌蹌以不愆于義方不詭其逢而守其常乃耆乃康戴玄履黃七十有八年皞皞洋洋游葛天而泳陶唐有子克承旣安厥靈以閟乃藏繼斯述斯有躋勿頹以恭以揚其墓伊何樹之以楊其室伊何玄楹堊墻象設有嚴祠禁不祥代石鐫辭以識歲年子子孫孫以永不忘

杭州貫菴和尚福嚴寺記

杭州屬縣曰仁和縣北三十里有溪焉曰義谿故宋嘉定中

有姓陳氏名逈者廬于溪上好清淨不偶于流俗遂捨身為浮屠名其廬曰福嚴有弟子二人曰如春明皓江南既平之明年始賜院額既而逈與春俱卒卒後皓為僧司都綱領教門事乃以其衣食之餘貿民田廣其院皇慶二年冬朝廷賜額為福嚴寺命其徒以甲乙相授受泰定乙丑皓始建佛閣閣成而皓卒皓有弟子三人曰崇寶崇志崇行寶繼皓卒崇志始刻于優曇花于閣志卒崇行始新僧堂後至元庚辰乃建大雄寶殿壬午搆圓通殿甲申作庫院丙戌新作山門廊廡鐘樓軒廳丈室塔院期堂以及庖湢周涸無不備具於是船有坊工有室松門石徑繚繞紆鬱丹堊金碧日閃月映朗

朔如也奕奕如也蓋自逈師至行積勤纍勞五六傳而始就可謂難矣非繼志者之得其人能如是乎至正辛卯寺成將樹碑求文以誌其所自介杭人之識予者以請予時臥病江滸介以遠弗逹而倩于人爲文假予名歸于師師覽其言詞大鄙陋弗稱心甚不懌而不知其果爲予作與否業已請不可易也將勒石命褚奐書之奐嘗從予校文棘闈中頗知予乃辨其妄乃與師偕詣余求真文予時已具舟將歸倉卒不克就會饒信告急聲洶洶予狼狽上道遂不能記明年予以事至杭師聞即來猶礲石待予言嗚呼予之言何足爲世重乃至有偽爲之者而師之求必於予曠歲月以俟之愈久而

志僉國使象不幸死於道路又未知斯石樹耶否耶浮屠氏之學予不及知而師之堅忍不二則於是乎見矣師號實菴皓師號東巖記之者栝蒼劉基而書之者武林褚奐也

飲泉亭記

昔司馬氏有廉臣焉曰吳君隱之出刺廣州過貪泉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其後隱之卒以廉終其身而後世之稱廉者亦必曰吳刺史焉者元憲副吳君爲廣西時名其亭曰飲泉慕刺史也而憲廉卒與刺史相先後至正十四年憲副之孫以時以故徵士京兆杜君伯原所書飲泉亭三字徵予言予舊見昔人

論刺史飲泉事或病其爲矯心甚不以爲然夫君子以身立教有可以植正道遏邪說正人心揚公論皆當見而爲之又何可病而議之哉人命之修短繫乎天不可以力爭也而行事之否臧由乎己人心之貪與廉自我作之豈外物所能易哉向使有泉焉曰飲之者死我乃奮其不畏之氣冒而飲之死非我能奪也而容有死之理而彊飲焉是矯也是無益而沽名也則君子病而不爲之矣大丈夫之心仁以充之禮以立之驅之以刀劍而不爲不義屈臨之以湯火而不爲不義動夫豈一勺之水所能幻而移哉人之好利與好名皆蠱於物者也有一焉則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若刺史吾知

美矣非矯以沽名者也惟其知道明而自信篤也故飲之以泉人使人知貪廉之由乎內而不假乎外使外好名而內貪黷者不得以藉口而分其罪夫是之謂植正道遏邪說正人心楊公論其足以啓愚而立懦其功不在伯夷叔齊下矣番禺在嶺嶠外去天子最遠故吏於其地者得以逞其貪貪相承習爲故民無所歸咎而以泉當之怨而激者之云也刺史此行非惟嶠外之民始獲沾天子之惠而泉亦得以雪其冤夫民天民也泉天物也一刺史得其人而民與物皆受其賜嗚呼偉哉以時尚氣節敢直言見貪夫疾之如讐故凡有職位者多不與相得予甚敬其有祖風也是爲記

遊雲門記

吾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多於山則深沈杳絕使人慘悽而寂寥多於水則曠漾浩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為得其中雖有層巒復岡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覆之虞於是適意遊賞者莫不樂往而忘疲焉曩余行江浙間聞會稽有雲門若耶之勝思一遊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越以事弗克遊明年春天台朱伯言自浙西來乃與東平李子庚會稽富好禮開元寺僧立中偕往遊則知所謂雲門若耶果不謬於所聞於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而人事不偶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

毛泛華山而歸至于普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興終未己也其年六月乃復與蠡峰奎上人往顏得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人俱不在焉予每怪古人於歡會之際輒與悲感於此觀之良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嶺外日與賓客為山水之遊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不有記夫嶺外黃茅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表而出之而況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惜余之荒陋不足以發揚之也雖然嶺外之地各擅一奇而不能皆譬之於人取其長不求其全故陳文子取其淸令尹子文取其忠臧武仲取其智尾生取其信務光下隨取其廉孟賁夏育取其力慶忌專諸北

宮黝之徒取其勇如斯而已矣若夫雲門若耶則又不可以與此同條而共貫也故但記其足之所至目之所及聊以志歲月云若其昔游之地則伯言已記之不重述也

出越城至平水記

府出越城東南入鏡湖四里許爲賀監宅宅今爲景福寺又東南行二里許爲夏后陵陵旁爲南鎮祠又東可二里入樵風逕東漢鄭巨君采薪之所也徑上有石帆山狀如張帆又東而西南行二里爲陽明洞天其中有峰狀如傘名曰石傘之峯其東爲石旗秦皇酒甕在焉又南入若耶之溪循宛委至簡折流三里至昌源有故宋廢陵蓋理宗上皇之所葬也

其上有山狀如香爐名曰香爐之峰入南可四里曰鑄浦是爲赤堇之山其東山曰日鑄有鉛錫多美茶又南行六七里泊于雲峰之下曰平水市即唐元微之所謂草市也其地居鏡湖上游群小水至此入湖於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貨物之產于山者皆於是乎會以輸于城府故其市爲甚盛開元寺僧有菴在市中是爲機上人祠故上人邀宿其所菴側有小軒俯耶溪而山自秦望之陽分趨雲門北下者至此而止其南自舜田陶山刺浮若耶東下者則皆在其外歷歷可數諸簷楹間故雖居市中而不顯首春水涸舟不得深入登岸行一里餘乃至坐久覺清爽機上人因請名其軒莫能

定比至法華山伯言好禮乃議其名曰溪麓以其在溪之上山之足也且俾予爲記乃明日入城府俗事又至忽遂過至于今今予來時機上人爲育王書記適自四明歸後送予至菴所時雨新霽舟直抵橋下予出城前一日友人招飲大醉明日入舟比登岸且醉不能醒乃臥溪麓軒中明日機上人辭還育王予獨至靈峰尋盎上人時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也機上人卽開元寺僧圓中也

活水源記

靈峰之山其上曰金鷄之峰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櫧多松其鳥多竹鷄其狀如鷄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山四面環

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
鑄之峰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
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浚爲
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出爲四小
池東至山麓豬爲大池又東注于若耶之溪又東北入于湖
其初爲渠時深不踰尺而澄澈可鑒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
皆在水底故秘書卿白野公恒來游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
水源其中有石蟹大如錢有小鱝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
鼠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鸜鵒黑色而赤嘴
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雞而滑有二脊令恒從竹中下立石上

浴飲畢鳴而去予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枚皆大如小指狀如半蓮子終日旋轉行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蟲也予既愛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群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能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

自靈峰適深居過普濟寺清遠樓記

出靈峰循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黍中二三里為普濟寺外視甚隘絕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忽平廣而寺始見入其中則松柏幽茂徑路窈窅似不在人間世問之則晉

時鴻明禪師講經之所將軍何充常詣聽講有何龍讀書之室故又謂之何山寺寺西廡有樓焉其扁曰清遠昔剏之者雲峰和尚而今居之者祗上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日色方甚熾上人出茶瓜酒食延客開戶左右眺則陶山刺浮柯公秦望紫霞諸山皆在眼底有泉出竹根流入于樓下其聲琅琅然又有白石岡在樓外其石色皆白如玉上人見客喜因請爲詩詩成又求序清遠之義予笑曰樓之名子與之也我安能知子意哉且盈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爲清孰爲遠也今夫天清而望遠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求諸目而求諸心上人不應既而

羅然曰命之矣

發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是日未午已大熱頋上人固欲留客宿有來告曰浮休公待于其深居且甚久予曰浮休公老人也不可使久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持其酒追至寺門外亭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盃忽有雲自西方飛來翳日奎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刺浮至明覺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淅淅作涼意少頃有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千歲和司拳觀洗骨池於東廡下蓋當山之巔而有水能爲池雖大

[illegible]就謂之靈跡或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
皆石壁下正與寺門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
寺周公陶山木禾鷺鳥諸峰咸外列如屏障故寺雖高不露
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爲浮屠所佔豈盡諳哉觀覽久之乃降
自前嶺絕澗少憩道側雲復自巖中上冉冉欲作雨趣行至
深居道上凡三憩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
亦大笑歷觀古人未有獨熱游者蓋自奎上人與予始云

深居精舍記

深居精舍者雲門廣孝寺上人浮休公退居室也上人名允
若字季蘅以文行聞于時賢士大夫無不與交號之曰若耶

溪因其名而配以地也深居去雲門十里而巖初入溪口有奇石拔起沙水中狀如折柱其下者如伏獸其名曰釣臺其石罅皆有樹自釣臺泝溪入溪色湛碧兩岸皆秔稻風過之其香菲菲然有三山鼎足列狀如三獅子九墩錯其間爲九毬深居在三獅子中其背山曰柯公之山山上有潭潭中云有白龜有龍恒出作雲雨歲旱禱輙應其右山曰化鹿之山亦曰鹿頭相傳葛稚川旣化爲仙有木几亦化爲鹿在此山其外山曰秦望其左山曰木禾木禾視群山爲最高其前山曰鷲鼻之峰其高與木禾等峰頂大石突起望之如鷲鼻大海在鷲鼻東北其上云有秦時碑今亡之矣鷲鼻北下小山

曰秦華秦望在秦望北又北曰天柱曰玉笥又東北爲陽明
之山是爲禹穴其下維湖予既至深悅於與浮休公許極相得
又愛其有美木佳水石花竹且靜僻無妄人跡雖隆暑不苦
因留八日出既出而心恒思之

松風閣記

雨風露雷皆出乎天雨露有形物待以滋雷無形而有聲惟
風亦然風不能自爲聲附於物而有聲非若雷之怒號訇磕
于虛無之中也惟其附於物而爲聲故其聲一隨於物大小
清濁可喜可愕悉隨其物之形而生焉土石磈磊雖附之不
能爲聲谷虛而大其聲雄以厲水蕩而柔其聲洶以豗皆不

得其中和使人駭聽而驚心故獨於草木爲宜而草木之中葉之大者其聲窒葉之槁者其聲悲葉之柔者其聲懦而不揚是故宜於風者莫如松蓋松之爲物幹挺而枝樛葉細而條長離奇而蘢蓯瀟灑而扶疎鬖髿而玲瓏故風之過之不壅不激疏通暢達有自然之音故聽之可以解煩黷滌昏穢曠神怡情恬淡寂寥逍遥太空與造化遊宜乎適意山林之士樂之而不能違也金鷄之峰有三松焉不知其幾百年矣微風拂之聲如暗泉颯颯走石瀨稍大則如奏雅樂其大風至則如揚波濤又如振鼓隱隱有節奏方舟上人爲閣其下而名之曰松風之閣予嘗過而止之洋洋乎若將留而忘歸

焉蓋雖在山林而去人不遠夏不苦暑冬不酷寒觀于松可以適吾目聽于松可以適吾耳偃蹇而優游逍遙而相羊無外物以汨其心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又何必濯頮水而以為高登首陽而以為清也哉予四方之寓人也行止無所定而於是閣不能忘情故將與上人別而書此以為之記時至正十五年七月九日也

松風閣記

松風閣在金雞峰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爾再宿皆值雨但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得備悉其變態蓋閣後之峰獨高于群峰而松又在

峰頂仰視如幢葆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如龍鳳翔舞離褷蜿蜒轇轕徘徊影落簷瓦間金碧相組繡觀之者目爲之明有聲如吹塤篪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劍槊相磨戛忽又作草蟲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可名狀聽之者耳爲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佛以清淨六塵爲明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虚妄耳予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留閣上又三日乃歸至正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記

横碧樓記

天下之佳山水所在有之自有天地以迄于人地不改作也

或久晦而始彰其有數乎抑亦繫於人也故蘭亭顯于晉盤谷顯于唐乃與右軍之記昌黎之序相爲不朽物之遇也果有待於人哉會稽山陰之柯橋即古之柯亭也有寺曰靈秘有上人曰守基愛其山水之佳無讓於人所稱者而惜其不能與東山雲門並揚于時也乃相其南偏作樓焉出群室之上憑之而覗山之峙者蒼然附之而矚水之流者淵然或挺而隆或靡而馳如龍如虎如蛟如蛇如烟如雲如藍如苔如帶如屏遠近高低縈紆蔽虧舉不逃於一覽於是其地遂爲甲觀恨未有高世之人爲發之也至正甲午用章師自浙西來過而奇之以其兼山水之美也山與水皆以碧爲色故命

其名曰橫碧而俾予爲之記師今世之高人也予於是乎喜斯樓之遇自此始也予又聞柯亭有美竹可爲笛風淸月明登樓一吹可以來鳳凰鸑鷟龍眞奇事也上人能之乎吾將往觀焉

孝友堂記

堂曰孝友敎人倫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曰友陶君忱仲及其子凱俱有孝友之行於是臨川葛元哲請以孝友名其堂按書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詩言張仲孝友是皆天子之大臣則不舉其事業而以孝友稱之蓋以修身齊家爲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故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孝友之

者所謂懿德之首與陶君者台之臨海人也舊爲巨室生八年而母卒繼母弗能愛及長娶吳氏相與謹事母母終不能容君乃與妻出居于外力勤苦織績以爲食朝夕入定省弗曠而父與繼母自治其產業不使君與聞久之家日匱父又且老繼母所生弟妹皆無以具婚嫁君乃迎父及繼母於己養以其貲爲弟娶婦嫁其妹咸得所由是繼母大感悔君益虔門庭之內穆穆如也吳氏早喪父其母沈無以養君亦迎養之以壽終于陶氏凱讀書有文行爲貧故恒出外以經學教授弟子弟子自四方來從者甚衆故得以其束修之入佐父治喪塋供祭祀悉如禮上世墓域有奪于勢家者咸贖而

表之凱無他兄弟惟一妹適顧氏早卒凱爲育其子及女以成人如己子故鄉黨之稱孝友莫不曰陶氏父子而士大夫又皆爲詩以歌詠之於是栝蒼劉基既敘其事復爲之言曰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孝友之在人心不求諸外而民鮮能者欲昏之也世教既衰彝倫攸斁於是有借耰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誶語如賈子之云者況敢望其能奉不愛己之繼母於艱苦之餘哉又敢望其施及於異產之弟妹哉若陶君者真可以當孝友之名矣乎方其家之富也見棄于親甘遠身而不失於禮及其貧也弟妹無所託又竭力自任而不貽父母憂嗚呼難哉若陶君可謂

能盡孝友之道矣抑亦可謂能處人倫之變矣君陳張仲皆以孝友施于政而達于天下陶君無其位不得流其澤於民而獨行於家至其子又克類天將昌陶氏乎子類父孫類子繩繩焉而不絕能無昌乎善之有後天之道也凱字中立今之鄉貢乙科爲永豊縣教諭與余善是爲記

白雲山舍記

物之出于山惟雲爲神靈而士有類焉其發也如縷浩浩然盈天下士之達而用于世者類之歛其色寄其跡忽然而生泯然而潛其形士之隱而不用于世者類之是故悠然而風行翁然而晦冥書然而震霆蛟龍乘焉鬼神憑焉人皆駭之

浟浟潏潏清涼炎熱容容汁汁沛爲膏澤人皆仰之神矣哉人莫得而窺也或冒于石或棲于木或起或伏揚蕤擢葉靡漫巖谷或隆或窪或舒或葩布濩交加旖旎紛拏拂水浮沙上騰爲緞燿乎成光蔚乎爲章合散五色變化無極而士之文者類之夫既類於人矣則人之好之宜也大章上人居天台之五峰命其室曰白雲僧舍求予記夫天台南紀之名山也山以出雲爲神靈南紀之山以神靈稱者莫天台若也雲之所發所聚千態萬狀無不備有則不取夫青黃赤黑而獨取其白者何耶山之阿澗之濆洋洋漠漠惟意之適無之處而未出者也上人方外之士無役世之志則惟潛而不華蒸

而不羈者可以適吾情也今夫雲人莫不見而鮮能知之惟日夕與處而於其動靜有默契者斯知之矣故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終朝而雨天下者雲也其始也白而已矣然則上人其知雲哉不可以不記也於是乎記

怡怡山堂記

怡怡山堂者任君伯大兄弟別業之所也任君居越之蕭山家世讀書父母具慶年過七十而伯大亦年五十有餘矣乃以其二親之命預卜葬地于北幹山之陽去郭四五里室其旁以爲遊息之地所謂怡怡山堂是也其爲堂也背負崇岡左廻右環衆木扶疎修篁來風前迤平疇夏麥秋禾芃芃離

離遥望越山矯若游龍帶以長渠舟楫通焉滙以清池右泉洩焉聽之泠泠如筑如琴赤鱗之魚氾濫藻荇憩之沉沉泳之熙熙景與心融莫知其疲於是天清日明二老乃泛輕舟乘板輿從以諸孫斑裳綵衣徜徉乎其中不知其忘昏晨而樂以終永年也雖然此特其娛乎外者也人徒見伯大之以是奉其親而親誠悅之謂悅親之道惟在是矣而不知伯大之兄弟友愛篤于心無間於家人之言以能稱父母之所願欲而父母無不悅矣又何俟於此哉伯大之子元與予善邀予游而請以名其堂吾故究其本而以怡怡山堂名之孔子曰兄弟怡怡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孔子舉而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宜兄宜弟事親之本也請
以是而揭諸堂以示任氏之子孫俾知其祖父家法之所自
而則之效之以世其德于無窮庶其不爲無益而有助矣

棣蕚軒記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與善留舍于
其棣蕚之軒明日予還居邂無何與善以書來言曰大同之
先舊爲山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先人一身無兄弟而大
同之兄弟五人先人因以棣蕚名其軒且卒遺命無負吾所
以命名之意願先生爲我記之按棣蕚之義出自小雅周公
不幸遭管蔡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致儆于

世之爲兄弟者今包君之命其軒不亦遠哉夫兄弟一氣之分也兄弟不親亂之本也雖有家室將焉保之先王之教不行此義不明於人心久矣血氣之欲流爲忿爭簞食豆羹不能相讓由是干戈尋於門庭鬬鬩作於戶牖然後手足化爲豺狼而人道絶矣夫父母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人昌且熾也父母沒而兄與弟不相容死者之目其不瞑於地下矣包氏兄弟能無忘其先人取詩人之旨而服膺焉去其所戒而敦其所勸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孫法于下吾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日新銘其盤武王以敬義書其几杖器用朝夕見之以啓其心廸其德學聖人者師焉然則茲軒之

有以無愧于古人矣吾子勗哉

魚樂軒記

至正癸巳番陽程邦民以進士授官判紹興之餘姚州明年春奉府檄至郡理鈔法及賑濟事寓永福寺之東軒東軒者上人善啓之所居也其廣不盈丈而清明不煩有榻可息有花木竹石可翫軒之前甃瓦石爲小池有魚六七十頭皆長五六寸赤鱗錦章出入蘊藻中悠悠焉或泳或翔或吹而漚或施而漣與與焉不啻如處江湖而乘秋濤也程君觀而悅之命其軒曰魚樂之軒或難之曰詩不云乎魚在于沼亦匪克樂今此無乃又迫于沼而非魚之所樂乎程君曰吁果然

哉子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夫惡憂患而樂無害凡物之同情也是故性遷于習習貫而樂生焉豈惟魚哉野鳥之處籠中其始至也憧憧焉聞聲而躍見動而惕如不能須臾生也及其久而馴也則雖舉而之野縱之而不逝驅之而不去徘徊盤旋恐違其所離之則悲以鳴狂顧而疾赴焉於是籠其家而樂在是矣夫山野之優游豈不勝樊籠之局促哉彼既習而狃之矣我局促而彼優游之矣又烏得不樂哉今夫洿澤之間數罟不禁罾罔如雲漁人與夫鼓檝生風獱獺鶩鶬鶩鷺成群利觜長骹浚淵泉撇波濤無隱弗覃魮鮞登于庖廚鰕鱻殲于胎卵患害日至而無所避優游云乎哉則又

然處此之爲樂也難者無以應遂書以爲記吾聞釋氏好生而戒殺雖蚤蝨蚊蟻必思所以完之然則是魚之得上人以爲依宜其有樂而無憂矣

養志齋記

事親莫大於養志孟子之言至矣華亭唐伯讓書而扁諸室蓋將以朝夕覲省而致孝於其父母屬予言以記之夫孝百行之首也爲人子而志于孝夫奚爲而不淑哉孔門弟子以孝稱于聖人而揚于天下後世者閔子曾子而已游夏之徒則各有所虧欠而曾子亦不能以是傳於子何耶甚哉孝之難也今世之養親者以飲食供奉爲至足而不知戚其戚欣

其願至于違其情而不顧又烏知所謂養志之云乎唐氏東吳之巨室也華亭在松江之濱勝地冠于浙右烏程之釀巨口細鱗之魚秋菘春韭之菜芳菰精稻晨凫露鷄之臛所以適口充腹者無不有矣其爲室也東望三泖九峰之山西望具區山光水色遠近輝映翠霞晨飛玄鶴宵警松篁衆木花鳥靡曼所以娛耳悅目者無不備矣白髮坐於堂上綵衣戲於庭下欲有與隨所命欲有適僕夫版輿觀望顧指不呼而集其斯所以稱夫養志之名矣雖然予之所求於唐君則有大於此者夫父母之愛其子心無窮也痛癢疾疢如己受之否泰榮辱憂喜鍾焉可不念哉人知愛其身不愛其親爲不

孝而不知愛其親不愛其身亦爲不孝世固有盡心力以奉
父母而不謹其身以陷于刑辟者其於道又何如耶是故時
言愼行由義履禮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勞尊賢友仁修慝
辯惑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汚和其兄弟親其姻族睦其隣
里鄉黨使父母之澤流于子孫而不墜所謂養志其庶幾乎
唐君勉之閔子曾子亦人也

裕軒記

會稽王元實於其居之傍作小室名之曰裕軒予既爲銘之
矣而元實復請記焉夫裕者寛廣之謂也今元實之室大不
盈尺高不踰仞庭不容棋杷之木徑不通一馬之足檐楹窗

密藩籬逼塞不見孔隙而謂之裕可乎蓋人之裕在物而王子之裕在我人以物我裕也王子於我裕而不知物之裕不裕於是我裕而物從以裕其斯所以為裕乎今夫人憂思鍾乎情好樂牽乎心我欲富也金谷珊瑚不為多西蜀銅山不為饒陶朱倚頓之積不為豐我欲貴也通侯牧守不為尊大車駟馬不為榮萬鍾五鼎不為屬厭我欲娛樂也食前方丈不為奢歌舞靡曼不為淫弋獵馳騁不為荒珍禽奇玩充斥亭館不為侈麗則必竭力以求之有所不獲則食不甘寢不安若是雖履汗漫之野登穹窿之丘將無所容其身而可謂之裕乎而王子則不然飯一盂而飽酒一升而醉無求名於

口腹而吾之心裕如也夏一絺而涼冬一裘而溫無求多於衣服而吾之心裕如也誦吾詩讀吾書適吾情則遊足則息倦則臥無求多於盤樂玩好而吾之心裕如也足不踐訟獄之庭耳不接市肆之言目不耽佳冶之容口不談官政之是非無求欲尚人而吾之心裕如也一榻之小容身之外非吾庸一室之界蔽風雨之外非吾憂僮僕之愚子弟之癡任使令之外非吾誅然則何往而不裕哉故軒之不裕而得裕名焉以王子為之主也甲午之歲余闢地于越主王氏卿王子之為人與之交而善於是乎為之記

尚節亭記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爲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諼草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汚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右之器以欹或以之比德而自勵或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修業於是乎有裨焉會稽黃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爲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爲讀書游藝之所譆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夫竹之爲物柔體而虛中婉婉焉而不爲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于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爲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益

用而乎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節之將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所生氣之所聚筋脉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爲美植反之則爲臃爲液爲瘦腫爲樛屈而以告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爲暢茂條達而爲臃液瘦腫樛屈矣不亦遠哉傳曰行前定則不困乎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

名其亭而又與吾徒游豈苟然哉

前江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政績記

人有守正議而不阿豪排斥而不撓知爲國而不顧其身者真可謂大丈夫哉故石可轉也而吾之志不可回水可遏也而吾之氣不可沮蓋其所見素明而所立素定非若庸人匹夫偶有所知而發于一時之暫夫是之謂不餒若前兩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是已謹按公名文瓚字子璋其先彰德人唐開元賢相廣平公之後也家世業醫爲金國御診號曰金紫醫官金亡竄處南陽有諱全者贅壻于葉縣楊氏遂改籍裕州公之祖也生子曰欽字敬之讀書游京師受知于中書左

丞崔公崔公皋以爲南陽府營田司提控按牘未幾崔公遷
江淮行省左丞道過南陽君往見焉時執政者與崔公有隙
搆崔公陰事遂誣崔公過南陽時取君金逮捕君送刑部榜
掠殆死君終不屈乃以他事致崔公罪於是湖廣行省阿里
海牙平章高君節義辟爲掾從鎮南王伐交趾君還自交趾
又以事忤用事者遂遣君之廣西造海舶石康還至靜江中
瘴毒疾作卒于驛舍後以子恩追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
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子卽運使公也公少失父母稍長能讀
書以儒生舉爲吏轉湖北道肅政廉訪司遷江南行御史臺
察院陞內臺察院書吏考滿授將仕郎池州路總管府知事

未任改授宣政院斷事官知事甫三日御史臺辟爲掾轉中書省掾考滿授從事郎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至治中民有吳機孫者以賄交權貴謂故宋高宗吳皇后爲其族祖姑有舊賜湯沐田在浙西願以獻于朝執政者爲奏官幣十二萬五千錠償其直而實分取之以所獻田付普慶僧寺命宣政院官奉台馳驛至浙西覈其田則皆編戶恒產連數十萬戶戶有田皆當奪入官浙西大駭而使者甚威猛上下畏讋奉命莫敢忤公奮白廉使朶兒只班公收所獻田民按問得實狀追所誑取官幣一萬錠付庫同僚皆愕不敢署公力贊廉使獨署之以達于御史臺官以聞而使者亦言公沮旨狀

政大怒奏收公按問內外驚駭公恬不爲意會內御史臺奏緩其事改調公江浙行省都事後朝廷亦知其誣獻田者皆抵罪十有二月除兵部員外郎至京師未上除右司都事至治四年從幸上都六月湖廣行省平章忽剌歹吞言廣西岑世雄及黃聖許之子謀叛據城邑諜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請調兵四萬討之時中書叅政馬來忽剌歹之姪也與叅議王某同主亢其請集議于中書政事堂右丞相拜住公曰是事屬右司宋都事首署案牘其先言公郎前曰某嘗爲書吏湖北憲司與湖廣行省同建衛武昌廣西爲湖廣屬地故得悉知廣西事今叅與討事列固當爲竭愚言矧丞相有

命某敢不言廣西蠻夷之地自古王化所不及其地多芮每瘴癘不可觸其俗尚狠鬪動輒相讐殺不可以禮義訓至元中朝廷嘗命湖廣左丞劉二拔都往征之則散入山谷敗而復使迄無成功故因其還業授以名爵岑世雄土軍萬戶黃聖許祿州知州亦聊以羈縻之耳蓋得其地無所益得其人無所用故也然自是邊鄙賴以無事大德中廣西帥臣建言置征討樞密院奏准發湖廣四川雲南兵四萬隸院官進討時廣西廉訪僉事奧屯忽都魯上言請以家屬保其不叛朝廷從之即命奧屯忽都魯行招諭事至今又二十餘年不聞有變也今日諜知將以二月十九日襲邕州今已六月而邊

報不至非虛言乎微功生事非國家之利也王某等猶爭之公曰昔完澤答刺罕丞相皆賢宰輔於廣西未嘗主征討之議豈務爲姑息哉防黷武也劉二拔都先朝名將進討撫功無地利也今之爲將者何人調兵四萬糧運之費不下數十百萬騷動三省幸而有功得不償失不幸失利不得中止兵連禍結塗炭平民耗損國用悔之何及丞相曰善乃從以與屯忽都魯爲同知副都元帥宣慰廣西廣西果不反七月改左司都事八月英宗皇帝崩晉王即位除監察御史未幾除左司員外郎出爲江浙行省郎中又入爲大宗正府左右司郎中轉禮部侍郎天曆二年以母老辭歸杭州覲省除儲政

院同僉不赴遂改除杭州路總管仁宗皇帝時西臺御史中丞脫懽以罪廢延祐末皇太后有旨命中書省復與除授時公爲省掾白參議閱舊案簽不除脫懽由是大恨公爲御史時又嘗劾奏前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擅權亂政及御史大夫帖失弑逆其黨與皆不宜任用坐黜免者甚衆咸相與搆害公會脫懽後爲南臺大夫其黨和尚爲廉訪使將之官屬之曰宋總管吾讐也必爲我報之和尚許諾至則召吏卒悉諭之意先是杭州養濟院凡十有六所孤老爲數萬五千有奇其實不滿六千人餘皆假名姓冒請人甲首而胥縣吏人府官吏卒咸有恆餽遺以故互爲容隱不舉歲冒破米[illegible]

五十有餘二萬餘錢公至擿取冒籍者悉削去之由是上下
多怨惱有富民沈氏兄與弟爭財母右其弟公曰兄不憐弟
紡而爭財是不友也且有母在皆子也母所右官亦右之遂
直其弟至是和尚令人脅其弟使誣公賊弗肯命群卒拘繫
之榜箠鍛鍊俾爲之詞詞成召公以屬吏公被召不下即囹
絕吏懼獄不就罪且及已乃妄爲公誣服詞取公座署以爲
式代公署和尚大喜竟繫公獄會母夫人以憂恚卒公乃以
例出持服久之御史爲辯其冤除紹興路總管未及考除山
東都轉運鹽使召爲刑部尚書先是汴粱盜殺省臣矯制除
官發府兵多所詿誤盜敗有詔止坐首惡脅從勿論至是復

議治連三百餘人族斬刑㝡有差公不從曰已有詔而違之不可丞相高昌王以罪死又以他事論其弟棄市送刑部議公不肯曰獄情未具於是後大忤用事者意改除大路都總管臺官希意以大興縣尹盜鹽草事連公劾奏坐免無何御史鄭彥章等辨其誣除兩淮都轉運鹽使時海上寇起江淮間游民群聚販鹽因而劫商旅爲盜公至督有司掩捕獲其渠魁鞫問盡得其黨與會有爲夙憲官者被劾居無錫與其徒相交結甚厚及是起爲淮東廉訪副使至即爲番案悉出其囚按鹽司枉勢召吏抵罪公遂以老疾謝事居紹興嘗究七十矣公爲浙西經歷時嘗出迴中案一囚見公至伏地哭

往公駐馬問囚囚曰我湖州農民姓名爲楊信方家居力爲
忽有卒云自浙東來以强賊見捕遂受執不知其由公督卒
出所持牒察之疑有詐召有司付之訊果得詐狀案上公曰
此必有故命再讞乃得豪僧沈明仁與楊信爭田故搆詐術
信轉致死地使死狀流其僧于海南公爲紹興有惠愛于民
嘉禾生于郡郡人歌之故以老處紹興而民愛敬之如慈父
母焉基年少時聞長老論說郡守政績必以宋總管爲首稱
及來越始獲見公因訪于越士得公所行之大槩錄以爲後
進式往年陳萬戶逐鹽賊被殺海上其賊即公所督捕而淮
東廉訪司所反案出者今皆爲大盜在江陰莫能制云

壽萱堂記

會稽山陰余邦用有堂名曰壽萱以奉母也按萱草名也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與萱同音而諼之義爲忘故草名萱亦取其能忘憂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于昏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于嵇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北堂喻母道而又有萱堂之稱蓋不知其何所據若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懽雖有忘憂之草如不見焉非以萱比母也又按醫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諭母意或出此蓋不可知然萱能忘憂既壽矣又無憂焉人之所願欲遂矣子之奉母不過欲其如是則壽萱之名不必其有所據亦可也夫

人欲孝而親不待或厄窮而無以為孝則皆抱終身之恨而不平於天豈不大可憐哉余君豐于家而得壽母以養之其所受於天者厚矣書稱五福壽富康寧居其目之三康寧也者無憂之謂也五福四繫於天而一繫乎人攸好德也余君業儒而孝於其親又以善見推於其鄉人斯可謂之能好德已人知四者之係于天而不知天之所佑者德也書曰惠廸吉壽富康寧考終命惟攸好德者受之余君勉乎哉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夫積德如水愈後而愈深否則有時而涸矣余君勉乎哉

諸暨州重修州學記

學校以敎民明人倫見于書傳肇自虞夏以逮于今莫不以先代聖人爲師聖人人倫之至也自太皞迄于孔子聖人迭出莫不以道德被于民物垂于後世孔子旣出而天下翕然師孔子自漢以來釋奠先師皆於孔子至唐太宗遂詔州縣學悉立孔子廟至今因之無有閒議先孔子者得志行乎當時後世不獲見聞其言行之詳也而欲學焉何從而入黃孔子獨無位于時而以淑其弟子故論學至孔子而始備微孔子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往古之言行無所折衷而人不知軌範故至孔子而後大中之論定亘古今彌天地不可易也是故宰我子貢有若孔子之弟子也其論孔子或

曰賢於堯舜或曰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後世不以之爲
黨子思孔子之孫也其論孔子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覆幬
無不持載而後世不以之爲私國家仍先代舊制凡天下郡
縣莫不有學學皆有孔子廟立官設教以作成賢能至今且
百載承平既久天下忘危於是盜賊竊發而有事于師旅爲
郡縣者往往以戎事供給告疲且急故學校多不舉奉議大
夫伯不花侯來監紹興之諸暨州即注意治學事而州學不
修久墁瓦剝落梁木蠹腐且哆且壓侯大以爲憂亟謀新之
會同知張君守正判官許君汝霖吕君誠俱以進士受命來
佐是州侯大喜曰吾事成矣乃與其知州元侯思中同知張

君友仁及山長包君瑛咸會于治事之堂集吏民勸儒戶之有田而羨于財者俾以力高下供役衆皆願聽命乃擇木伐石命之曰必鞏必完自殿堂以及廊廡齋居靈星之門先賢之祠罔不畢葺於是廟益邃以清學益隆以嚴弦誦藹然士氣爲之一新經始于至正十五年五月告完于是年七月乃以其事請記于劉基昔者冉有問于夫子曰旣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國家自混一以來以仁澤施于民涵濡養育蕃衍滋息可謂庶且富矣今乃至相率而爲盜庸非典敎者失其職耶夫民之所以敢犯法者以其不知人倫也聖人之敎行則人倫明矣人倫旣明則爲民者

莫不知愛其親而不敢爲不義以自累爲士者莫不知敬其君而不敢自私以僨國事盜賊何由而生亦何由而滋蔓哉諸君子可謂能知治道之本矣可無述乎於是乎爲之記

紹興崇福寺記

越於江南爲山水郡雲門若耶則以名勝聞于天下者也平水去雲門十里當鏡湖上游有爲雲門之遊者必至是登陸故總謂之雲門雲門之山自秦望分而北東行至平水而止故其地獨寛衍其水始通舟檝魚鹽竹木商賈所會故號曰草市市有寺曰崇福故宋紹興間志道法師所創建也法師初受業雲門之淳化寺後遊學無所不歷乃復歸雲門巖雲

門爲入山太深乃作精藍水濵謂之觀音懺院弟子來從者日衆其業寖廣開禧二年中始請于朝得賜額爲崇福院至元十三年寺燬于兵越十有二年法師之孫法育浩觀可模法輝行廉等相與買賈氏墓菴以廣寺置田山以給薪米增度弟子定甲乙相次主寺事於是寺益濟盛天曆之初仍燬于火而佛像皆存弗壞時可模住郡之圓通寺屬其弟子景曄似璘重建乃徙其址去舊趾二百步寺左西嚮又更而南向其徒善祚仁偉悅儔皆併力相事無敢怠故大殿三門堂廡庫院以次告完垣墉階闥庖溷圊湢靡不備具木石瓦甓丹堊塗塈視昔有加於是山水之觀新若改作而游觀之勝

遂不後于群寺矣至正乙未予自若上人深居出舍雲峰其寺僧玄有來邀予遊因登其背山之樓眺于群山愁然而懷古焉其西則爲秦望鵞鼻秦始皇帝東遊勒石白頌之所也其南爲陶山有華陽外史之遺跡其東爲日鑄于將莫邪之所自出其北則曰陽明之山帝軒轅之所節以候神曰禹穴則夏后神禹之故陵也水則若耶之溪流入鏡湖日出前峰沒于其陰雲生太空濤落滄溟雨往風還烟慘霞明凡可以悅目而怡心者莫不畢陳于軒檻之外真可以遺人世超汚濁矣又何必深入虎豹之宮而乃以爲高哉因𠱠連久之比予還郡城而寺僧介靈峰奎上人來道其累世營葺之勤且

告曰寺自癸未歲始以田租服官役於是乎有民事焉寺之僧本出一祖今分爲三房均逸勞也三房以昭穆序兄弟子孫如族屬併同力一心以無墜先緒懼後人之安于成而弗此懷也故願志其所自勸諸石使來者知有本原而不忍相遐遺也不亦善乎敢請予旣喜山水之美而又嘉其僧能承先志以思永其傳也於是乎爲之記

賈性之市隱齋記

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闤闠中集古今圖書以爲燕游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覩車馬之塵不深其宮而不聞閙閧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淸謐而不與鄙俗者

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若俾予記夫隱以全身而遠害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錐刀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有隱於是者以其卑賤混濁足以自穢而泯其名也今賈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於古之隱于市者乎吾嘗聞隱于孔子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君子之有道也遇則仕不遇則隱仕與隱雖兩途而豈二其志哉伊尹傅說處于耕築一旦舉而寘諸相若固有之無動於其中也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知此則可以語隱不必廢其身醜其名而後爲隱者也是故博徒賣漿隱之俠者也放言非聖隱之狂者也辟兄離母隱之賊者也對

潁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蹲竅水以待聘隱之僞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怨者也沈湎于酒不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是皆爲驚世駭俗而有害於道君子不忍爲之是尚爲能求其志也哉賢者遭時之不然或辟世或辟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或處城市或抱關而擊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有易焉柳下惠之與伯夷跡若冰炭而同謂之逸民君子不非焉庸非以其志乎賈君以孝友處乎家人以信義行乎里鄰有學有文而曰不言其志可知矣謂之隱者不亦宜乎雖然夜光在深山人莫得而見也出而投之瓦礫之間則庸人孺子皆識之矣今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吾懼其欲

將而愈彰也他日見王君請以斯言質之

浙東處州分府元帥石末公德政記

浙東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之鎮括以智計銷頑梗以德惠撫疲瘵理財足食完守固禦仁威並行寇盜潛弭予既從父老請敘其績而頌之矣其夏六月己巳松陽縣民吳亨又介何君子安來請曰當盜發松陽時亨以義兵從有司攻盜散群盜皆與亨為仇家無何盜有斬其酋詣帥府降者方論功受賞乃因勢訴亨及同事四人謂與盜通公且信且疑之即檄召亨等亨時出外四人者先至公訊得其情謂之曰女輩雖非與盜通然頓兵玩寇以致蔓延不為無罪

四人懼請輸鈔各五百定以自贖亨獨後至公怒曰是重違吾令亨大懼請贖公命築左渠城堤五十丈費且倍既而公察知亨實無異心更助粟百斛鹽五引俾卒事亨自惟被誣事昧惟公釋疑俾從輕亨來又後犯公令公亦不忍施大罰俾降從贖典既又發補我勞亨實不共以戚公其敢自藏慝若垢在躬克滌其敢忘公恩思爲公爲祠樹石以昭示于人人先生幸鑒其誠而賜之文俾我公之功之德永底弗忘亨之願也非所敢望也予甚嘉之曰善哉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豈不信哉粤自草竊構亂朝野多故紀綱就弛官吏張口引頸幸民有事以資漁

獄便亭不逢公家必傾或激不得已鞫爲匪人則其抱恨何如哉惟公涖茲邦决庶政大小有民咸戴實德不獨一吳氏子也今亭不幸被誣而當公時亦幸矣哉嗚呼使亭不幸屬他人雖傾家奉吏白枉直終不分今輸力于官雖罰有度翊之獲爲功于父母邦宜其喜而感也昔者諸葛武侯之治蜀也以尚嚴明蜀人始畏而終懷之至于李平廖立親遭廢斥而悔艾思念歿身不置公道之服人固若是哉豪傑之士相後千歲而能使人感動奮發其機如一故予於亭之請輙不辭而爲之文若夫公之功績在梧者旣別有碑不重著也

浙東肅政廉訪司處州分司題名記

題名所以識歲月之久近行役之勞勤而寓感恩於其中焉山川阻修行李跋涉或一歲而屢至或歷年而一過是故足以與人之感恩在而懷威在而憚義在而敬虐在而怨若之何而不起人之思邪是又寓勸戒於其中而切有裨於世教也自古及今相因不廢良有以哉國家設肅政廉訪司以平官政舉衆務瘳民瘼執糾墨以繩天下之曲撓不順道理者故錄囚視牘歲再出外出必以隆寒盛暑之時其勞勤孰甚焉任重於百司而政下於民者獨殷宜其起人之思尤甚也然則題名之記其可缺乎粵自盜起以來憲府缺官分巡不及處州且累歲今年秋憲副張公始來夾葺疏塞剔蠹振墜

大明舉措以植軋山藪之惠廸從逆者於是七縣士庶咸知畏懷寇盜爰戢郡境用寧乃暇日視分司題名缺記命伐石樹壁下而俾某爲之文惟公以通濟之才筮仕于朝出任民牧以最績奏聞揚歷風紀老成更事所至有德澤加于民真以起後人之畏慕昭軌範於將來題名之石肋建于茲吾知其垂永久而不磨也昭昭矣至正十七年冬十月記

苦齋記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茅在匡山之巓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劍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皆蒼石岸外而臼中其下惟白雲其上

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
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栢之
木黃連苦杖亭歷苦參鉤夭之草地黃游冬葴芑之菜櫧櫟
草斗之實楛竹之筍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
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可難久則瀰覺
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檟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
石出其源沸沸汩汩瀄潏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
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
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竅而室焉攜
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藝粟菽茹噉其草木之荑實間則躡屐

登道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山林則梢石而舟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爲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爲樂而不知苦之爲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户不嘗荼蓼之味身不勝農畝之勞饔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illegible]與隷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迍窮禍艾顛沛生於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藉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遭罹離殺戮對夫賤隷蹈跳竄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夏

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非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清齋記

室以齊名取其潔也齊以清名清者潔之華也惟潔也而后清生焉浮屠氏離世絶俗以潔爲其道故翦須薙髮割情斷愛所以潔其身也疏茹糲食屏斥魚肉所以潔其口也趺坐面壁收神內觀所以潔其目也晨鍾暮鼓梵音海潮所以潔其耳也焚檀爇沉氤氳桂薰所以潔其鼻也幽寥閒默惟寂

惟寘所以潔其心也五情旣治百魔不生潔不汚而后天下之淸歸焉天台朱伯賢爲予言義中上人之居中天竺也有室曰淸齋環以群山縈以碧水其在錢塘時蓋嘗屢游而玩心者其爲名也實稱故太虛澄朗烟空霧豁日月光華原野昭曠而天地爲之淸焉丹葩發鮮綠陰承晝凉飈撤暑銀漢掛戶而萬物爲之淸焉時雨新濯竹樹生色幽鳥不呼松栢帖安而鼓磬爲之淸焉遥望西湖如大圓鏡翠巘垂映波瀾錫章而是室之下白石玉皎晴泉金奏足音無聞谷響相答至于今使人思不能忘請爲文以記之予惟乾坤雕刺以來人世之無此境久矣今聆朱先生言意敞莬如夢寐幸而

聖明應運宇宙載造太平景象于今復見則所謂淸齊者尚
或得而遊也年月日記

少微山眉巖神仙宅記

神仙果有宅乎超無爲以至淸與太初而爲隣又烏有所謂
宅也神仙果無宅乎左帶瑤池右環翠水繚以赤城玉樓十
二其傳非一惜乎吾不得而見之也世之人由不能見遂并
神仙以爲無有嗚呼是非知造化之情狀者也夫造化之神
妙豈夫人之所能窮哉天地生物各稟氣以成形人亦物之
一也物能化人奚爲不能化故雀化爲蛤鼠化爲鴽蚕化爲
蛾蟹化爲蟬蠋化爲蝶魚與蛇化爲龍吳之桑晉之石楚之

草木蠢頑無靈去人甚遠乃或化而為人或忽然而人言焉由是觀之天下之物無不能變化也審矣何獨於最靈之人而疑之哉緡雲之山桐溪出焉東南流入於好溪其南曰少微之山是為栝蒼洞天有觀曰紫虛紫虛之山水清奇幽邃甌栝之間無與為比自唐宋以來神仙鍾離先生呂洞賓皆嘗來遊而章思廉徐泰定即其觀之道士也皆以羽化去其事蹟顯著人能言之不可蓋也履其地思其人寧不飄然有凌雲之志哉觀之南有山曰眉巖章先生羽化之後塟其冠舃之所也今道士粱惟適及其弟子王有大每至其所必裴回輿感嘆先生之緒不續故於巖傍作室以邀先生歲時致

享祀而以神仙宅名之夫先生神遊八表雷霆爲輿風雨爲驂躡光景超滅沒亦安事夫宅哉其或鑿二子之誠心而爲之一來不可知也故爲述其事而繼以歌惟適守安宅基祖母永嘉郡夫人之姪孫基之外姪也有大字處謙皆栝蒼人

歌曰

幽華兮春菲明月兮秋輝仙人去兮何時歸空山寂寥兮使我心悲檀爲梁兮楠爲柱白石承楹兮青蘿爲宇攀桂枝兮延佇高玄無梯兮淚零如雨瑤壁兮丹崖鶴晨鳴兮猿夜哀愴怳恨兮倚長懷望夫君兮來不來挹寒泉兮薦芳芷長烟徘徊兮清風四起洞谷谽谺兮笙竽盈耳松篁戛摩兮毛髮

翔灑采瓊英兮珉玗將以遺兮飛鸞聆肸蠁兮杳冥吟環佩兮雲端逍遥兮爰猶傷心兮離憂拜稽首兮陳情與神君兮長留

大勇齋記 為張生作

勇天下之達德也而聖人有時乎弗德夫人之於道知足以知之而行弗逮者無勇也弗能擇乎中斷而冥行焉者鮮有不惑於其近似而淪於六蔽君子實深病之故勇者仁知之卒徒也仁知帥乎中堅挺乎其不回於是選鋒勁騎聽指麾而疾馳如雷如霆不可遏也夫是之謂勇蓋仁知不能自行而駕勇以行及其成功則勇亦得參乎仁知同為達德苟不

周公仁知勝乎不辨其是非莽乎不計其公私惟其情之所徇而[illegible]爲曰吾天下之勇也知有勇而不知有其身而不知其違乎仁既違乎仁不得謂之知遂則爲專諸聶政不遂則爲荆軻要離獲書於春秋而名曰盜豈不害哉故德之蔽惟勇爲多故六言之中曰直曰剛皆勇之屬也故曰勇天下之達德而聖人有時乎弗德擇理而不精必害故德之害惟勇爲大卞莊子之刺虎也何其鬬而傷且死然後舉而兼取之可謂知矣虎毒人之獸也以是施之可也而槩以加諸人則恐其未仁也是故夫子語成人取其勇矣而必曰文之以禮樂則卞莊子之勇亦未得爲無蔽擇勇之難也如是哉盧

曄先生名其室曰大勇大勇之云葢出自孟子其一則對齊宣王之問而勸之以周文王武王之事葢當是時周德衰矣周命替矣天下之民困於虐政極矣齊以萬乘之國七九有之一苟有志於斯民則文武之事反掌可爲勇之將義豈不大哉然非所以爲衆人言也其一則引曾子謂子襄之言曰自反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直雖千萬人吾往矣其意惟在論北宮黝孟施舍之勇非聖人之徒之勇而已使曾子而有此言必亦有爲而非敎子襄之恒訓也不然則曾子之學務在成已何切切於褐寬博之不惴與千萬人之不畏哉曾子傳孔子之道者也孔子論行三軍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則必不怙恃其直而以一身當千萬人也必矣且直不直在我於人乎何與雖千萬人吾往矣抑亦何所用其直哉曾子之雅言稱吾友犯而不校子思之作中庸得之於曾子也及其語勇則引孔子告子路之言曰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而君子居之則子路之勇孔子未之取也曾子亦未之取也然則如之何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人人之所難而顏子躍然任之君子之大勇蓋如是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

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曾子之大勇蓋如是生也好勇盍求諸孔子之訓而服膺乎顏子之事曾子之言則其爲勇也庶幾乎無敝矣於是乎言

杭州富陽縣重修文廟學宮記

至正九年永嘉洪元誠典教富陽縣明年冬泰典丁君良卿受命來尹茲土廟謁之明日集諸儒于講堂命之曰學校以敷教化作興賢良必宏其規非欲以爲夸也譬之於人必正其衣冠端其容貌不如是不足以攝惰慢敎鄙薄矣今者殿宇雖設棟楹欲傾欄不蔽影戸不留風雀鼠穿突弦歌無聲此士氣之所以不振而教鐸之所以不鳴也吾將爲子新之

何如衆喜曰諾而學田歲入鮮不足以具庀木君遂及監縣各以其俸先之於是邑士之好義者咸願致助明年六月百廢備舉廟有新室學有新舍教官有廳文昌有祠垣廊廡門靡不中度奕奕如也乃以狀達于劉基俾爲記之夫教政之本也知本斯知政矣可無述乎按富陽爲杭屬縣縣學剏始于唐歷宋三百有餘年興廢莫能悉國家混一海宇二十有八年而學記縣尹李君質作而新之歷十有九年復圯而夏君賜繼作之又十有六年而圯至于今歷年十有二其間凡五修卒大壞不可支君既新其廬遂返故豪民所奪沒陰里田一百有六畝及望仙里田八十畝又益以新漲田百畝有

奇由是歲有恒產而學事可無墮矣惟國家以武定九有而
守以文故京有胄監郡縣皆有學至于海隅日月之所出入
罔不知尊孔子之道皇皇剡剡照映天地亘古所未有也慎
擇守令非名實素加才德兼美者不與在列學校興替居考
績之一爲守令有可永夙夜欽承之哉夫爲其事者必有其
功華其外者必實其中是故籩豆既具禮以將之鍾鼓既備
律以諧之必有事焉非徒設也詩曰豈弟君子令德來教言
必有其實也是以率之以身教之道也人之責也典教者之
所職也今之食其食而能盡其職者天下幾人哉吾聞富春
之山嚴子所耕其高風勁節播爲元氣東都節義之士莫非

其餘波也必有能繼之者抑豈隱而未光耶振而出之其在諸君子矣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使教化之行由一邑而達于遠上以副朝廷之委任而下以發高賢之潛德不亦偉哉

杭州路重修府治記

國家撫有四海輿圖廣斥民物蕃庶猶慮政教有所未被乃大選守令舉重臣之有才德聞望者居其職以杭爲東南大郡故以中憲大夫福建憲副貢珂公爲其總管公受命來杭未及朞月威惠大行百廢咸舉吏民順令如臂使指遂作新三皇孔子廟以尊聖道明教化俾庶廢咸成乃集僚佐吏而謂

之曰大江之南郡莫不於杭行省所在他郡於是乎取則而
郡治仍宋故物以至于今榱桷朽腐瓦木將壓今因陋就簡
以至頹仆而後役民爲之工用必倍是養患以貽民戚也吾
欲理而新之若何衆皆應曰諾惟公命於是出俸錢之餘以
先之僚佐以下皆致俸焉乃命知事丁鉞董其役曰堅者仍
之蠹者易之傾者植之頽者直之缺者完之隘者寛之卑者
增之實其基址鮮其塗塈華勿過侈儉勿致陋工用之需一
自有司無以煩于民土與民亦相謂曰我公以德懷我茲我
息我恐勞我力趍事赴功我之職也我乃弗爲而以憂我公
他邦之人其謂我何皆踴躍請自效不數月而工畢其視事

之堂郎其舊名曰宣化其偃息之樓名之曰明新宣化者宣明天子之化布政之謂也明新者明德以新其民修教之謂也政教並舉治民之道備矣明年公以除去而府判劉克忠以其事言于基請記焉夫須前人之美將以爲後人之式非徒作也公之政不赫赫而使人有去後之思有古循吏之風焉來者尚踵其法而思其意出則思善其政入則思善其教使斯民觀感而化以不負斯堂而無忝乎名樓之義則公之心蓋遠而無遺矣公字惟賢高昌人至正壬辰春三月日記

獨冷先生傳

客有遺棄世事不求聞達者結屋于小山之下居焉嘗以柔

水有源一泓[illegible][illegible]而聚焉坐于桐梓之陰歌曰衆皆諠我獨靜衆皆熱我獨冷朝作暮息兮我日獨承牧人聆之歸而語其老其老曰隱者哉明日欵其廬問其姓名曰忽之久矣因曰其居曰獨冷謂其人曰獨冷先生客出先生寢夢遊乎蒼茫之鄉覲玉帝于瑤臺帝賜之遊于廣寒之宮飲之以玄雲之漿四顧無人凄風滿空星月块北於是愀然而思悠然而歌歌曰風蕭蕭兮吹我衣高寥泬寥兮逝將安歸又歌曰風蕭蕭兮吹我裳吁何為乎踽踽凉凉覺而異之訪于鬼谷子卜之遇井之巽其繇曰井天飛客其頤獲乎南垂熇而焚而沃其鮮而利貞鬼谷子曰木上有水井井上出者也飛而

上于天人莫得而食也南夏方也暘之所由生也如熇如焚可勿沃乎與東南之方也其象爲風梟以冽之風以湝之鮮可知矣利貞者秋冬之德也秋冬德之收藏者也宜乎其踽踽凉凉也吾聞天台之山南望赤城有逸人焉謂之獨冷先生其子也夫或曰先生姓張氏葢子房之系冑先生不言人亦莫知其果然否也

跋

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往歲淛河以東人不靖盜之來自川林部史者乃遣官捕盜
盜報其時在山間眾人言之山獄營舍如雷雨之將至陰風
鳴條飛電裂目豪民猾吏從伏於閭與自期不死免而獨存
揭廂之民莫不伸指引頸若倚篥之待盜劉及其至則風止
雨霽望者如欣羣之歸而慰者如嘯嘩之悅庶而得扶搖也
興將前問之乃吏事之人或曰圖大獄必刑其家為無其

裔孫　孤輿[illegible]重梓

跋

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覆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叠如雷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電爍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銜寃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槁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絛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

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嘆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爲哉於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敘御史蘓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爲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摘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民耶無蘓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于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强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

悉含詬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輿圖廣矣不皆得藺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氣拗而爲鬬殺激而爲盜賊鬱而爲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藺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爲典刑舍是篇其奚適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

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群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鸇搏擊蜚走以食口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

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illegible]心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群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呴呴嫗嫗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爲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善最堂卷後

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介其友畲君子明求予言夫立言以明道而求言于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以苟乎哉所謂善最者蓋本於東漢東平王王之言天下之格言也人以是而服膺焉聖賢之為道不外是矣然善之云不過槩而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云云而已也今夫世俗之人類以善自名也觀其行而不撿道之不明也久矣夫吾未易擇也恭與諂相隣訐與直相似小諒賊信小慧賊智小剛賊勇小不忍賊仁故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疑似之間翕訿分焉可不慎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焉而不知其窮古

之人有爲之者楊業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而不能用取其名不必其實古之人有爲之者郭公是也若人之心未嘗不自謂己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爲善之名豈易當哉且題扁之設也於何人乎盤之銘几杖之書朝夕警省萃厲以成其德非衒外以爲觀也今之揭于軒標于楣大書以示於人者其果有志于自警乎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爲娛也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也古之人有衛武公者抑抑之戒陳于庭而睿聖之名垂于後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嗚呼詩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則求者爲徒求言者爲妄言矣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爲醫且美其不屑爲吏予獨謂此無足怪者虎豹鷹鸇日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騶虞視生草而不折見生蟲而不踐其嗜好不同出於天性易之則兩死物理然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爲二道活人以爲功者醫之道也其心慈以恕而仁者好之利已而無恤乎人者吏之道也其心忍以刻而不仁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爲醫者業必衰以醫之心爲吏者身必窮又何怪乎善醫者之不屑爲吏也哉雖然今之以醫道爲吏者未見也而以吏道爲醫則有矣然則養蒙賢乎哉吾故發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匠之末

書爲善堂卷後

大梁武子宣之父明德君名其居之堂曰爲善君卒子宣奉其母夫人之命祠君于堂而服膺爲善之訓乃作法海蘭若于建業城南又奉母航海至於普陀洛伽之山以求所謂大士真儀者將以廣爲善之路也故翰林學士虞公爲之記文獻之士爲之言者不少而子宣之求言於四方未已也吾固有以知其心矣夫人志于道而未獲所向故願就有道而正焉是其好學篤行之誠積于中而見乎外也正宜因其憤悱而啓發之惜無有以聖人之道與之言而徒就其所已行者縷縷焉宜其不足乎心而求之不置也孟子曰不直則道不

見我且直之昔宋人有好玉者得燕石焉以爲玉而寳之華櫝十重巾十襲周客見而笑之夫好玉則誠好玉矣而未爲知玉也故不免爲識者所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載在方册其所言皆善言也其所行皆善行也天下之善莫能外之矣舍是而他求焉惑也夫人之所食以生者五穀也今有厭五穀而不食則必求夫爽口蜇吻之味而食之則不戕其生者鮮矣故聖人之道五穀也異端之道爽口蜇吻之味也聖人之道求諸日用之常異端之道必索隱以行怪其勢不並立也是故欲求道者必先定其所向如將適燕先舉轅而指北然後訪而取途則無倒行之悔矣故孟子道性善必稱

堯舜恐其不知孰爲善孰爲不善也故以堯舜的之知所在矣又必有至之之道是故顔淵問克己復禮必請其目如是而後可以言爲善矣擇之而不得其正爲之而不知其方心與事相違而德與言不相類其行而不問學者之失也問焉而不告聽者之咎也人有所請不知則不必言知則當盡言之不然則皆聖人之罪人矣予雖不識子宜觀其求之廣而知其志之篤於是乎盡言之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

會稽方外僧詩若干首美監郡子陽公也至正十四年予自台之越居城之南陬近寶林教寺寺主者別峰師有交行且

喜接賢士由是得相從以遊其年秋七月用章師又自浙西來住能仁禪寺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而其屬寺之主者亦多能爲詩乃九月遇于寶林因語及郡太守子陽公之政交口贊美至有感泣者上人乃分韻俾爲歌詩以頌公德而屬予爲敘其意予聞國風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戒則爲作詩者之意故怨而爲碩鼠北風思而爲黍苗甘棠美而爲淇澳緇衣油油然感生于中而形爲言其謗也不可禁其歌也不待勸故嚶嚶之音生于春而惻惻之音生於秋政之感人猶氣之感物也是故先王陳列國之詩以驗風俗察治忽公卿大夫之耳可聵而匹夫匹婦之口不可杜天下之公論於

是乎在吁可畏哉予以今年春始來越是時浙東六郡皆警于盜惟越爲無事故士大夫之避地者多在越或有謂予曰越之從政者鄙又左右皆兇人恐不能和其民萬一變生肘腋子將安之予方謀適他所忽有言者曰子陽公且來歸公往在婺女有惠愛于民予舊嘗聞之則大喜默爲越人慶而又自慶其得賢地主以爲依而安處也至于今果諧所願望得不深可喜耶於是乎序而以其詩附于淇奥緇衣之後焉

題劉商觀奕圖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勤蘓先生

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就觀之至于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耻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書中屠子迪毀杭木廟曹操像文後杭木者象收之誰

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以王法誅既死之姦回著之方册萬世而下照如日星舉而行之不待教命志於惡者能無懼乎哉曹操挾主以令天下屠戮忠良以及主母卒盜神器有王者作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瀦焉人紀

立矣世衰道隱大義不明於人心至有書伐叛之師爲入寇者嗟乎悲夫無乃與春秋之旨戾乎蘷陵之祠悖理傷教歷千百年而無人爲之明焉抑其習之久也申屠公斥而出之其可謂深知孔子之用心者矣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楊墨之道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聖賢且痛絕之而況於身親爲之者哉言空言也猶有大功而況於見諸行事之毅然者哉嗚呼後世復有孟子而不曰申屠公聖人之徒吾不信也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語可以

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于後世悲夫

說

天說上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爲善者不必福爲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爲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爲之與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

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爲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陽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于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爲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蕩於物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爲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爲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以爲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蟯蛔生于人腹而人受其害

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于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跖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為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惟知天

者能之

天說下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吁呼噓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拘憤結廻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祲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

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瘥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

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愁是也高文光三
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
其醫桓靈以鉤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
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
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
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雷說上

有夫耕于野震以死或駭□曰是獲罪于天天戮之矣劉子
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
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

者爲也曰天監于民有顯應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爲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爲人子而不孝爲人臣而不忠爲人長而不慈爲人幼而不孫爲人友而不義爲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吸膏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逭于司寇之誅者不爲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

戮而膚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爲雷光爲電猶火之出礮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爲而非氣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爲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爲也忽而

形倏而聲為雷為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測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為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于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既為神也而曰不能殺人罪何耶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不能以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殺之

醫說贈馬復初

或稱醫藥出於上古聖人神農黃帝皆身為之其果然乎儒者疑之懼世之以是小聖人也孟子稱堯舜憂民而不暇耕夫耕后稷實親為之旨以是為非聖人之所事哉天下之事一

□正□□教之者有其書業之者有其人則黃帝之妻不□聖人
□□□□□者此□□予之意也天地闢而人生蠢蠢焉聖人
出而□□□□於物於是□衣裳造書契作爲舟車網罟弧矢杵
臼之器□在易經不可誣也凡可以前民用者聖人無不爲
之而況於醫乎辨陰陽於毫毛决死生於分寸其用心之難
又豈消舟車網罟弧矢杵臼而已哉吾固有以知其作於神
農黃帝無疑也蓋人之道包天地括萬物一體而毫分焉莫
非道也故天之大也分而爲日月爲星爲雲爲雨爲雪爲霜
爲露莫非天也而後各□其形焉地之廣也結而爲山融而
爲川生而爲草爲木爲石爲玉爲金銀銅鐵爲五穀莫非地

也而後各形其形焉故見其形而不知其出之原非知道者[illegible]是故知醫之不[illegible]以盡聖而不知其爲聖之事非知聖者也今有酌海于[illegible][illegible]海也人皆知其不可也而謂之非海出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術多矣惟醫以救死扶生爲功效故志之者可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惡人之心而於道爲有益至于節嗜欲調陰陽時寒暑去邪養正流通血脉其爲道也引而伸之治天下不能外致遠而不泥其斯而已矣紹興馬復初以醫藥從左丞帖理帖木尔公招輯海寇其爲人也粹而溫其於術也精以造其劑之所投無宿疾也予甚敬之懼其日用而不知也作醫說以贈之

獅子圖說

嗟夫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哉世有人而爲獸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擾獸而反食於獸雖爲人也不如獸矣吁靈不如獸而欲以制獸則不爲獸所食鮮矣哉

菜窩說并序

菜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爲文而恒弗得暇今幷予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爲工部主事因戲作菜窩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學君公謂東門子曉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爽既壤[illegible]為溝倚城為墉藩以枳林緯以蘖場是蓋比如東鍼鋑若摃鎗蛇蜴不能求其縫罅蚍蜉不能為之穴隙也何不墾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為之池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鰲與魚乎徒何為乎築陋室於其中塈土以為壁茨以腐茅蟥蝎是宅藉以瓦礫牟蹄豕跡與豽[illegible]為主客不明出門不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廬乎朋命徒左蹌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坐視毀賑之勝棗為蓬藋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柴栗穰橙鄧橘李梨莫鬱荼柰[illegible][illegible]柿桃杏秋菊容葵蕢椅桐梧梧[illegible][illegible]自蔽

桔梗貝綴吐芳藉穟木瓜並蒂諸薁鳥芴叢蔓轇轕彼茎此
實或肅其材或以其實或黄如金或赤如日翹蕭遠條可蜂
以害克勤厥營苟獲其一宮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
藝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牆下栽桑
足以衣帛今予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尸體不充人
曰予嗟予曷不僂東門予睽聽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
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
於公吾將以藝稷黍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
五畝爲宅矣則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丕饑也抑將以
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

懸吾釜而俟爨也抑且爲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畸耳貸力於人何日成乎不可以瞨吾舡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庶幾哉可也夫夫菜也者柔也君子之所柔也或謂之蔬焉蔬也者疏也食粱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柔而食粱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於溪南之圃人得膏土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牯一特二鏒其萊蕪芟去奥薉拔其茇杜阜翳鏟而灺之穿井於其四隅建桔槔焉瀦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滋或叢或奇灌溉攸宜或耘或耔或薅或耨比稀[illegible]莾舉肥根莖實葉各隨其時羅之離離監之菲菲未浹旬月而東門氏之薑色澤如也[illegible]悼如也

賓客闐咽鬱鬱乎半入其門則盎然春溫有酒盈尊他日犁
眉公過焉東門子騶御諸門犁眉公笑曰子亦足於斯而已
乎東門子騶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於吾
堂而爲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騶曰公能悉識吾
桑辛公曰未也請之闕而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園也漠乎
若無思也今吾之旣營是園也惟其所以壯吾生而厚吾生
者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
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故植韭以爲之君韭者久也所
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愼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
宜則聰明而聽聰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算多故植之以蒜

[illegible]弇也弇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尊豐則彊矣故植之以薑
薑強也物大彊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
芥戒也戒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荼荼毒罹於中
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痛也病之
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
以薇薇微也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葽葽者僂也愈病
以藥故植之以芎藭藭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
養也得其養而後蕪故植之以蕪蕪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起
起也以保其後故植之以菰菰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薤符
而熱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祉也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

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而底高也故植之以菘菘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芎藭藭者窮也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就也吾勑而游焉爬其華華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逝物理安得不悠然而求懷怡然而自吾哉夫吾廬尚也不足以延長者而長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菜窩願公爲吾誌之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菜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問答語

賣柑者言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貿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

大馬醉醇醲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樵漁子對

樵漁之為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若將終身者察其私非賴是以生葢隱者也人有問之曰夫喬岱之木不朽心而液節者固將應棟梁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蹄而蹶滕者固將駕瑤象之車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覩予之容坦坦施施神氣盈宇又偉且竒方今聖明在上旁捜儁賢纖芥之善畢舉寸尺

之長不捐是故懷德抱材之士莫不龍躍九淵鳳翥高雲傳巖無版築之老蟠溪無垂釣之民藏器待用者維其時矣方當豹變風雲接武龍變施澤於民以措時宜不此之圖顧守沕界翳者山澤沒齒何爲槙肩丹體跋履崖谷銛爪罩刺鑽膚如鏃蹈蛇觸虎動蹈荼毒清冷之川大魚不處鱗鯌瑣墳雜以蝦蛹窮日之力所獲幾許朱門晨啟歌鐘聒天先生之竈冷而無烟銀鞍駿馬照映孤貉先生之袍長不蔽足徒懷埜而佩茝長蕪沒於[illegible]山也隱者[illegible]不見夫炎洲之翡翠乎巢居絕島之中棲息乎陵苕之上飲[illegible]之流食菽下之纖鱗蔚羅不能加弓弩不能及也飛風遠

逝汜濫乎江湖之間飽魚蝦而飫稻粱洋洋焉不知其所歸
虞人罔而撤其毛羽焉向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
貴賤命也窮通時也是以鷦雀不思霄漢之翔麋鹿不羨攀
緣之能故能全其身今子之云是欲剪蒿以射扉札植菰蔣
於千仞之崖而冀其實也且今之遇於世者何如耶附勢趍
權病於深谷之顛佇憂讒畏譏過於蛇虺之螫毒學古入官
試用有司責任何弘俸祿何微苟虛名之日著亦奚救於寒
餓若夫高屋大廈百鬼所闞妖服貫禍先哲時鑒是豈野人
之所願欲哉采山林以食力釣清冷以自適日高而起日入
而臥目不接市肆之塵耳不受長官之罵俯石泉以瑩心搴

芳蘭以爲藉榮與辱其兩忘世與身而相謝若是者吾庸多矣吾又何所求哉問者退而言於予予惟其言近乎道故志之隱者居桐江不知其名人謂之漁樵子云

答鄭子享問齒

單閼之歲招搖指于乾維鄭子與客過予速酒登肴踐豆揚卮載辭載呵獻酬轇轕有聲砉然上通崑崙天旋霧濛倏爍晝昏顛倒室廬衆賓愕眙憯不知其山有神羅吞蹻跳而前曰予神也實司予牙今予之居泐矣龜兆坼矣予無所宅矣吁予厄矣子且何以處我予未及應而鄭子代予爲文浩浩湯湯噴雲披風予憊弗能答也酒盡客去予呼老羅而詔之

曰予爲神乎含靈有牙將予是司予擇予居予弗予辭柤彼牧夫牛羊是守虎狼搏噬伊誰之咎大木將顛本必先撥寤而築之庶其不敎予實司齒而不我扶不我夙告以併我痞鍵腐樞推闔何爲乎予名爲神而不保乃宅以亢乃身弗攘垢以自訟而語余以云云予去矣予之醜莫大矣夜分就寢老羅左執鞭右引葦索縛一小鬼其狀蝡蝡蜎蜎赤首虺身頭若枳傷曰是所謂蟯蛕者也實飴予牙請戮之以釋我尤於是夋鑽既陳且訊以言曰來女蛕女人齒女居弗齒曷依齒圄女活齒潰女絕曷其弗察列鼎之家熊蹯豹貓梅酢姜辛青蚨味鹹桂蠹氷蚔𥧲唧蜂蝨滲液腥涎蒼橘黃橙木瓜

作酸鑚堅礴剛硬剝女膚知女所在挑女剔女鈎女摘女蜀椒鶴蝨浸漬攻刺索女于室瘵潰女質拔其楞殼投之瓦礫植以驢骨女悔曷及今我之牙疏芳漱淸吐辭蘭馨乾胏弗噬腊肉弗嘗白鹽赤米虀汁湆淡含𡸁天和康女以居女實予依予不女虞胡弗臧乃心以作惛潳川礪析女家以離予之輔車今當艾爾元殘爾軀剿殄滅爾種爾罪有餘蟯蛕聞言瀌服頓伏脞首觸地仰面噓天嗞咿而言曰微生罔知寄命先生匪牙曷居豈其弗思而自絕于居停主人主人戮我以罪我弗敢避雖然願得一言而死死且不朽先生獨不聞夫穆天子乎天子騄赤驥之駟服翠黃之乘造父為御西游

瑤池觴王母于帝臺靡靡娭娭窮年歲而忘歸天下雎雎如鳥失棲造父太息諫天子弗聽造父乃埋其輪而朽之以示天子天子始寤疾馳而還則半四海之諸侯已委贄于鵲倉氏之庭矣是謂僨車之轍故其知者以造父爲忠不知者以爲不恭由今觀之是耶非耶今先生之生四十有一年矣心隨物遷志與景趍日復日暮復暮泯泯然與草梗同腐而不知隙駒之度朝華迎霜以爲冥靈蟪蛄吟秋以爲神龜外彊中乾奄爲枯楄而猶不覺爲我聞孔子大聖四十不惑聲律身度永世作則孟子四十而不動心知言養氣垂名至今今夫先生之心憒憒忳忳飄若浮烟言交于前躁吉罔甄氣憑于

中蓬勃熛天激物動懷以滑而魂者日不知其幾矣且夫四十無聞君子恥之先生閉門而坐册不離目筆不離手日著千言而不章于人尸留之身後以覆醬瓿徒何爲乎玄華銜容藻襮以夸丹元冥逃偷以爲安羅公知之而不辰告微生獨不能忍且恚且悼竊願有陳而閉錮堅確牢不可發乃鑽乃鬗塥坼以出不然其得見於先生耶且先生之齒三十有四而未嘗以之嚌大肉截大胾芹藻葤菲柔脆輭美餂之以舌可使成膏又惡用是三十二齒爲哉吾今遠慕造父近效吏魚使先生因齒脫而知邁感齒剛而知戒日乾乾乎彌厥愆乎以踵屬於聖賢乎則走也有功於先生多矣乃不蒙賞

而以爲戮言未旣劉子愓然大寤躋而焚之書其言以自警

愁鬼言

歲次玄枵律中林鍾北山起雲南溟來風土潤溽暑蒸鬱肆而爲虹岑峰先生獨處不憚筋嬾肉緩體倦志𢓭形神枯瘁精氣消鑠頹乎岸塌濤爾水泐口不能言心意迷惑敃敃泯泯若有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賈生曰異哉乎先生之疾病也若陽非陽若陰非陰泼泼溶溶倏浮忽沉其來無蹤其去無迹吐之不出下之不泄汗之不液針不能刺艾不能灼其在丹元之宮爽靈之室乎龍門子怪而伺于其寢是夕也玄雲往來月色黯黮淒風吹衣陰氣蕭穆颯颯率率恍

若有物入自壁隙閃閃魘魘唏唏𡜏𡜏肸肸欻欻若滅而沒
如有形質龍門子使保兒招而問之曰女何祥也昊蒼賦形
至靈維人游魂爲變歸鬼伸伸女其神耶將德是憑廟貌血
食福善禍淫正直聰明享于克誠胡不召而日至蹈穢褻而
爽德馨其鬼也耶形氣殊途幽顯異致女身安屬女神曷寄
寘乎漠乎非我族類胡爲來哉吁可畏乎憎於人也於是其
物蟯蟯而前跧跧而御睢盱睞睒截跐截蹻吚唊嚄唶而致
詞曰我愁鬼也生於昧瞶之野而長于鬱厄之鄉其出無朋
其動無常其去無方饑無以爲食渴無以爲漿風雨颯灑無
以爲居廬霜雪凌冽無以爲衣裳營墟墟以儽儽忳惛惛其

如僕者乃噫氣成城虛變爲陣當之者蒙蒙中之者暈暈王陽見而哀之爲我請于上帝上帝惻然乃詔咎繇畬厥愆申命巫陽賜我六翮之符使游人間帝命若曰惟鬼無依將人是依王公大人積德爲基遐亨福宏女不可窺猗頓陶朱大屋高垣徐儀守門女不可干達人大觀知命不憂與女異志女不可投赳赳武夫無所畏懼大膽如瓜見女必怒痏痏痁痁載柔載纖瘠疣沾藕則不女嫌低首下氣如膏如颶喑嗚澆酒則不女忌女往自擇無有差迸既得女所順與之處我乃再拜稽首受命以還聿求同志以爲依歸久矣未能得也間嘗乘子之虛入子之廬歷相群公下逮僕夫莫不笑語嬉

嬉步履舒舒喜色著於眉宇精神滿於身軀諦所尚之鑿枘知不可以與俱於是逡巡卻立曳足欲逝微風入耳忽聞謦欬委靃呷唏歎綴態帶迫而視之得一人焉華髮半禿發言遲滯舉趾局促頽乎若將翳之墻頽乎若不食之鵠面黧薰黝膚凋槁木憂容不霽瘠氣可掬伺而知其岑蜂先生也於是因彭蟜以見先生于宵稱先生果憐而收我舍我於靈府之中食我以丹田之瓊糜飲我以華池之芳泉方期與我出處以終其天年龍門子大驚亟呼左右提劍擊之其鬼跼然而滑乃命賈生發囊傾瓢作大劑以投之岑蜂先生汗然汗出如然而知詰旦魂返魄定歸神聚氣筋骨植立不知沉痾

之去體也

解

拙逸解

建業冷繼先以拙逸自名徵予言作拙逸解以遺之其詞

曰

濩洛先生蓬廬蓽門徑不通人庭不容車與人言如不能發口食已則臥衣敝而不能補帶結而不能解人皆笑之以爲拙莫之與往來耀華公子過而問焉朱輪五十乘驪駒與駱困于枳栒之根登丘而呼先生方熟寐矍然而起無能取于其涂窺垷墻而見客公子曰噫悲哉拙乎夫人之生參天與

地抱智含仁挺爲物先出類超群厥維上聖飛龍九五爲民立命大賢以下德各有倫乃棐乃翼以臣以隣公侯伯子岳牧師長下逮百工農商藝術巫師馬醫莫不有能以用于時吁嗟先生獨何爲乎齒髮其生而土石其歸乎先生不答公子趨翼而前揖而言曰楚國有鳥三年不蜚蜚則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僕聞大巧若拙今夫先生無乃是耶僕也不才五歲誦詩七歲誦書上貫三墳下逾百家晨興習禮宵坐肄樂射御星曆隸首所作方程勾股卜筮農圃孫吳申韓扁鵲俞跗九流六藝靡不究極總角而成弱冠而升爲公爲卿躋于王庭是故出則駟馬高車前後塞途入則大屋華堂陳

鼎擊鍾銀轂金締執鞭以候僕者數百騎通門列肆待僕而
食者數百家政令非僕不行法度非僕不立禮樂非僕不作
訟獄非僕不決軍旅非僕不治庶民非僕不親賓客非僕不
悅賢不肖非僕不能進退君王之心非僕不能一日安於巖
廊之上吾願與先生言之先生俯而咍仰而嘆攤肘卻立而
謝客曰公子過矣吾聞鉛刀不可以割羊朽鐔不可以樹墻
王良不彊駑駘以騄服而匠石不責樸樕以棟梁公子過矣
萬物並育巧拙參焉巧者為之拙者隨之天之道也故諺有
之巧者拙之奴也是故乾鵲拮据鴝鵒養雛蒼鷹搏鹿螻螘
食血由此言之豈不信哉是故仲尼多能坐不㬉席墨卻雲

梯走不黜突豈有他哉巧害之也是故神龜焦于先知渾沌死于鑿竅原伯曾不獲承祀而沈竈産鼃之難亦不與焉巧之與拙何得而何失哉故大禹治水手胼足胝而虞甸之氓皞皞熙熙文王卽功日不暇食而周野之蒙不知帝力亦獨何哉巧與拙也今予無所知也而天下之慮無役于予心無所能也而天下之務無加于予身起而食偃而臥順天之生而無所矯揉焉予之逸也予之拙也予又何所求哉已矣公子君子巧之小人拙之君子勞之小人逸之彼巧而勞此拙而逸再拜謝客塞門不出

言之中於人也慘於兵故其爲身害也甚於殺人夫言之傷人未至於殺也而志在是焉則人之防之烏得而不嚴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君子之所以慎其言也畏其興戎也

非所馮而馮焉眛也非所篤而篤焉悔也眛而悔禍其至矣雖憂何及哉詩曰肅肅鴇翼集于苞棘傷之而已矣

君子之所以守其身者禮與樂也禮不及則失其威其敝也侮樂不及則失其惠其敝也殘侮則人陵之殘則人疾之詩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德也

人各有所能也物各有所庸也非所任而任之事必蹶非所施而施之功必圮是故有天下未嘗無人也有人未嘗無用

也用得其當謂之得人用失其當謂之失人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古之人所以立而不頓者不失人而已矣

禁民之爲不善善也非善之善者也化不善使之爲善善之善者也非人之所及也天下無不可化之民也政不至於化不可謂之善也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也者果蠃是也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喻民之無不可化也

人有不交而求者必其有所謀也有不約而至者必其有所爲也故惟禮可以沮暴惟誠可以破詐易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君子之所以不自失者豫定而不躁也

人之爲觀美者將奚事乎哉型土以爲器而縣之知不可以利吾用及其敗也秖足以委吾盛而猶有樂爲之者何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鄙之也

虎之在山也隱隱然微振其頰頷人與獸莫不駭也縶而檻之雖咆莫之畏矣易曰困亨有言不信夫旣困矣雖默猶恐其及也而有言焉人誰聽之秖重其疑而已矣

衛公子壽

予讀春秋傳衛公子壽與其兄爭死之事及詩載馳河廣之篇而深有感焉夫以衛宣公與姜氏之行而生壽及宋桓許穆夫人豈習其家法然哉而制行過人如是民之秉彝不可

氓也抑又何多耶以文王太姒之聖而有管蔡霍叔昔人之所謂胎敎者非矣宋有雀生鸇殷杞以亡物生非其類人以爲妖也人之生不以類若是者其又何耶

夏后氏之郊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于洪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

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爲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

君子非有恭敬則不齊

祭統曰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是非所以語君子也夫君子之所以爲德者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孔子之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大雅之述文王曰於緝熙敬止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乎齊齊所以篤其恭敬猶恐其有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故不

齊猶可也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大不可也信斯言也是不齊之時不恭敬矣豈所以語君子哉其悖也甚矣或曰然則所謂不齊則於物無所也嗜欲無止也如之何曰其疵同也大抵漢儒記禮之言多駁往往流于文而失乎理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

文

送窮文

余夢有物兮龍首人身蓬頭鼠耳兮其音若呻跳踉騃冶兮若遂而親獄往者來兮忽笑以驚覺而異之乃具糗芳潔豆觴過老郭而問之曰是何祥也郭子褎然啓櫝拂蓍啓吻而

旅之遇困之兒其繇曰困于揄宄中有狐衆趾蹢胡毀蹥及
顚其泣嬰如悉雎靡隙孔際以覔如垢如脂彳亍追隨求速
得遲郭子釋策而笑曰是窮鬼也其爲物也入山山空入澤
澤荒人而遭之窮不可當載祓載禳遣之他方可以無殃余
曰苟然矣遣之何居郭子曰子第爲之所我請爲子遂之余
曰唯唯乃致詞曰嗟爾窮鬼兮無處我廬八隱洞剛廓以虛
陟降兎穎有圖書蕃近鬻食菽與蔬守分自足不求餘汝不
可晉阻步趨左有鬱壘右有荼蘲索縛汝飼老烏嗟爾窮鬼
兮無泊我市九衢四達平若砥高樓大屋鬱雲起冠裳濟濟
集俊士謀談折衝格遐邇汝不可往耗儲偫山川靈神歆穆

祀孟涂司刑伐爾死嗟爾窮鬼兮無依我城垣墉睥睨高不
可陵溝湟深浚桁以剚重門擊柝鉦鼓訇斥燧譙肅列旗旌
汝不可往搆妖獰健兒披甲眼若星長戈勁箭穿爾形嗟爾
窮鬼兮無適我野田疇井井治而不苴禾麻豆麥梧梓櫝拳
蓁蔚蓊被蓧黝歲時禋祀達方社汝不可往原隰赫朱衣赤
郭騎駿馬執汝臠肉燔其鼎嘷爾窮鬼兮無上天高明行健
覆八埏轉旋日月照幽玄溫涼噓吹寒暑煎陶冶萬物成歲
年汝不可往亂星躔黔羸惡怒施椎鞭破骸碎骨裂爾元嗟
爾窮鬼兮無下地博厚載物生育庶類江河順流山岳峙融
結畜洩百寶出洪纖蠢動各奠位汝不可往坤軸巍黃示土

伯咸震恚芟殄爾種夾旅骴呰爾窮鬼兮無潛于山巖嶅石核立鍵關丘林陵麓產植蓊閟隔風氣限表巒領雲腹雨濡旱乾汝不可往鼓神姦涉巖泰逢毛虎斑噬膚嚼肉流血股

嗟爾窮鬼兮無入于水大瀛包納川瀆委巟頫波藏通脈理魚鹽蟹鰕奏鮮旨蛟鼉黿鼉藏翁龐汝不可往陵谷地天異九頭插九尾磨牙吮血糜爛爾已大泊蕩蕩無涯垠青冥杳茫不見人青青漠漠混昏晨瀉之不虛墮之不埋不甘不若淡以淳汝往居之寂無隣乘時光景入縹緲保全爾軀絕詬眞汝不竊兮滅爲塵急急如律令

諭蹶格父老文

告諭括父老皇朝以武德一九有服而不殺燠休滋潤罔有荼毒至今八十餘年矣父老目不覩旌旗耳不聆鉦鼓茹蔬飯稻哺孫育子早卧晏眠優優坦坦通無販有臨山涉水不覩不類誰之賜歟帝德寛大務在休息與百姓安樂太平故禁網漏而弗修官缺其人偷惰潛生以不能宣德化達壅滯咎在有司非主上意也今父老子弟不察其故懟暑嗟寒徙怨于天乘間造釁竊弄戈兵睢盱跳踉曼及草木禽獸率過厥生所過所止山藪士亦甚亡謂也百姓無辜籲號于天驚動天心天子乃授鉞左丞相曰其從便宜死之生之無倚無頗丞相矜念小民謂不教而誅有辜帝仁詢于庶言知使者

父老鄕里姻戚與父老故無惡爲能奉揚朝廷仁恩以啓廸父老心不迷傷其川從傳俾使者來諭父老與父老各體上意約束其子弟變繇作福以活乃亂屬俾引勿制惡至遊也今使者至郡且彌月矣布告已至而父老子弟猶豫未決使者實愚朴不能測人意而嘗聞大君子之教曰惠廸從逆吉凶猶影響火生于木厥惟自灼匹夫不可讐況敢觸天子丞相怒乎大命不僭大恩不再怨可釋不可結亂可已不可長實行弗返厥途乃窮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又曰迷復凶父老念哉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使者雖微丞相命也惟父老審圖之無自失厥時以貽悔莫及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七

孫　　廌　編
裔孫　瑞　重梓

銘

尊聞堂銘

尊所恒設我儀受之情弗物遷氣節充有之中植要存有閑
于先哲訓式是昭嶽緯綸彝凡有所聞必敬奉持是大必將卑
如寶齊洋鬼神濫觴定群物會則或彼非求賊間伊何
澗流慣而廣平大貝有合不違人亦有閒嗟而非所係傷畢亡
兆乃德之蔽亦流莽自蹈如所尊卑會名不繭我可吝所益
必靈期體必遷從行能行是謂行于已本行令何曰爾間用

PL
2698
.L5
v.8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七

裔孫一[illegible]　孤嶼[illegible]元奇重梓

銘

尊聞堂銘

皇降恒德我儀受之情牽物交民鮮克有之卓彼聖哲有開于先弘猷秩昭纘緒維賢凡有所聞恭敬奉持造次必將屋漏勿欺洋洋鬼神虩虩震霆寢斯食斯或敢弗承厥聞伊何闕疑擇善靡聖天只克念不遠人亦有聞罔知所擇楊墨仁義乃德之賊亦既擇止罔知所尊郭公善善國喪身奔聞義必爲聞過必徙能尊能行是謂君子戴生有堂扁曰尊聞用

宏厥理昭以銘文

敬齋銘 并序

敬齋者篤列圖彥誠所以名其居室也彥誠以科第發身其於敬字之義蓋亦講之熟矣則舉其所知而行之可也又何必多求乎人之言哉乃勉而爲之銘銘曰

莊其外而肅其內瓊琚玉佩無斁無昧惟鬼神是對肆過蹶弗憤以不越載以永無有悔

奎上人耘杖銘

奎上人得古藤以爲杖而寘鉤焉將以兩其用也名之曰杖而劉基爲之銘曰

腎可以取魚而不可以繫鴛帶可以繫襦而不可以貫珠孰
眇其躍而多乃需旣予老是扶又蕆莽之除俾康勿趄以弗
逃厥塗杖乎杖乎歲月逝夫予也予俱

朱伯言硯銘

磬而容旣滓旣礱俾椎以爲鋒克相予工厥惟爾庸予所弗
工維予之悾悾式甐沒以攻無貽爾僂

紹興能仁寺鍾銘并序

嬾翁禪師旣住大能仁寺之明年新鑄大鐘成栝蒼劉基
銘之曰

赤堇之金耶溪之銅弗鍔弗鋒而以爲吾鍾摐之鍠鍠靡幽

不通以暢八風闔陰闢陽式贊化功於萬億年與皇家相爲
無窮

醒齋銘 并序

醒齋者遵君德芳所以自名其居室也遵君少嗜酒數爲酒所困一旦忽思古人之所以喪其身覆其家者大率多於酒遂絕旨酒而以醒齋署其居用以朝夕警省而杜其欲於將萌也栝蒼劉基聞而喜其能修慝也故爲之銘使揭于楣且以堅其志銘曰

禹疏儀狄祗承虞帝湯儆酣歌用永厥世維衛武公初筵有詩年踰九十令聞不隳在魯仲尼酒不及亂範模萬古愈久

夏桀亡邦湎濟亂后徂征楚國皆醉鄒郢榛荆父公北闕傳

齊東市狂談酗罵身戮家毀吾以是知昭昭生于惺惺而憒

憒出于冥冥劉懽受執孔融被刑莫不因此以殘其形古稱

覆轍後車勿蹈有縱弗防禍生所好人孰無過弗改維咎知

過而改何過之有維敬與怠狂哲攸分敬醒則存不醒則昏

於嗟蘧君以我諄諄止爾醺醺有苗弗芸視此銘文

玉兎泉銘并序

自古有以勢軋天下箝人口使和已若鮮不由細微以及

大此姦人之素能也故高之馬莽之禪璫惟其言而莫之

違然後大詐行而大欲得矣秦檜之事宋高宗也以岳將

軍之武之忠且排搆之殺其身以及其子反以爲功而宋之君臣莫不從其指則亦何求而不得哉玉兎之泉以清美爲建業城中第一嘗昔顯而今埋者檜實知之耶或有善察土脉工穿井之術者告以語檜而神之以自兎耶則皆不可知也夫檜之罔民設詐豈下於高莽哉白兎之是非無關天下之大事是故賢人君子忽之而莫與較於是乎鄙夫諂子遂探其意而夸之以爲佞是蓋不足辯也金華張孟兼憫泉之芳潔爲姦人所汚而銘以雪其冤愛物之良心也予亦悲之爲之作後玉兎泉銘銘曰

嗚呼泉乎夫何辜爲檜所汚世無哭隱之孰昭其誣嗚呼泉

乎尼父大聖猶言其生猾環與爛班白兎之傳夫　曷傷於爾
歎檜死爲蛆泉潔白如我作銘詩衆感斯袪嗚呼泉乎終古
弗渝

王原實裕齋銘

會稽王原實裕名其齋梧巷劉基爲之銘曰
寛而舒綽綽乎有餘佩祐與與有容弗掠德人之間過者式
諸

頌

梅頌并序

吳興章仲文築室花谿之上環植梅焉命之曰梅花之莊

予與仲文交敬其好學而知德也知其有取於物不徒矣

乃效屈子頌橘之體而作頌曰

朱方之秀梅實碩兮含章而貞受命獨兮扶疎蕭森淸以直兮玄氷沍寒不撓其節兮含玉之潔兮夔之特兮閉而發兮芳郁烈兮黃中絲斷美而完兮麗而不濡物莫能干兮冬榮夏實含陰陽兮青黃雜離以和燮兮文質彬彬德之儀兮君子之象君子之宜兮

箴

順齋箴爲夏仲珍作

二儀茫茫繄理是物判以兩途維逆與順順理之所在漠乎無

形焉予求之卽事以明利劍吹毛不柄之持北懷適身徒勞
何爲堯舜理物因利除惡鯀堙洪水彝倫攸斁勢順則强氣
順則舒天地順動百度弗渝待時而行處順以守君子作箴
敢告左右

守口如瓶箴

吳君以時書守口如瓶以自警徵予言爲作箴曰
維人有口瓶亦有口瓶口弗守喪厥受人口弗守速厥咎口
乎口乎其禍福之門而一身之樞紐乎人有瓶也尚克固之
胡然有口而不知度之維言如泉維口如隄有出弗稽爲河
爲谿激石揚泥追不可回故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又曰君

予無易由言耳屬于垣守口如瓶永矢勿諼

敬齋箴 并序

蒙古氏宗道之先出自山西而以儒世其家故名其燕居之室曰敬齋蓋世德也先正有言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敬也者其萬事之根本與故聖人之語君子惟曰修己以敬故禹湯以克敬而王桀紂以不敬而亡自天子至于庶人豈有異哉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敬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宗道勉乎哉克念作聖敬而已矣作敬齋箴其詞曰

心敬則存而不敬則昏事敬則立而不敬則跲克臧自我否
臧自我如之何以可維謐維專式莊弗儇臧之淵淵出之虔
虔併中不偏有握勿捐旣慤旣堅無不顯或愆無息弗乾熟
之者聖守之者賢故曰敬勝則吉怠勝則滅敬而無失聰明
睿智皆由此出事神治民舍是無術是用作箴以謹燕昵

官箴上

維天生民饑饑蚩蚩有欲罔制乃豹乃螭爰立之君載作之
師式養式教毋汨秉彝寀爾司牧代君撫綏君祿我食君令
我施邦本邦固庶事咸墮受寄匪輕敢不肅祗治民奚先字
之以慈有頑弗迪警之以威振惰獎勤拯艱息疲疾病顛連

我扶我持禁暴戢姦損羸益虧如農植苗早夜孜孜滌疏旱澇無容稗秕如良執輿順以導之無俾旋濘彊策以馳慈匪予愛帝命薄時威匪予憯國有恒規弱不可陵愚不可欺剛不可畏媚不可隨無取我便寘人于危無避我謗見義不爲天鑒孔昭民各有思惠之斯懷推之乃離譽不可驕惡滿猷謗不可怒退省吾私人有恒言視民如兒無反厥好以暴予卿是用作箴敢告執羈

官箴中

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蓺勿瘏上下協心各保乃區明庶考績昭哉範模秦廢聖制代德以徂刀筆之權始歸

之行吾法舞文聾癡瞽愚流波至今一任簿書行立公庭如雁鶩竟我欲是求我利是趨摩揣官情以逞覬覦官惟好貨我甘以直官惟好名我逢以諛官惟畏嫌我疑以汙官惟好情我滋以謾官惟好猜惑以多途官惟好威道以掊摭詐默有爲脩仰有須覬咨[illegible]辭助恣乘愉法度盈戶奸邪滿軀蠱習逃昧欺覇猾迂僻好作惡以紫爲朱未獲官心傴傴儒儒亦既獲止如登天衢傲兀民士憑陵里閭惡積禍來官與之俱人有恒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閑猶恐或窬矧曰聽之百姓何辜是用作箴敢告僕夫

官箴下

無謂余明人莫能昧離婁善察不識其背無謂予能人莫敢欺校人烹魚子產弗知立事惟公燭詐惟誠小節勿固小慧勿行無矜我廉守所當爲無沽我名以生衆疑何以簡訟决之使通何以弭貪慎檢乃躬去讒斥佞遠吏近民待人以寬律己以勤無咎人弗信忱至斯孚無患人不聞惟德不孤德以進善感以挫姦德不可偏威不可煩無謂彼富我必極之無謂彼貧我必直之持心如衡以理爲平無爲避嫌以縱無情人有恒言爲臣不易是用作箴敢告有位

贊

靈峯寺植木贊

靈峯寺有松杏與僕並植焉劉子見而感之爲作贊曰
杏葉葱芊有子可以實籩松枝扶疎有苓可以引年樸狀如
樗衆蠹所穿擁腫液𤏡不可以鐫胡並植于庭混厥醜妍明
堂求材般𨋭爾先松戕杏剸樸獨宛然嗚呼樸乎孰女之憐
維女之全抑棄於人乃獲乎天耶

畫龍贊

鯀其角蒼其鱗蚴蟉其身胡爲乎而神至陽之精健與天倫
形而求之惡識其真于嗟龍兮

碑銘

北鎭將軍廟碑

諸暨東北百里爲蕭山縣其山曰北幹之山浙水帶其陰湘湖匯其陽東望會稽至于大海日之所出其上爲星紀婺女之辰故其神爲甚靈能袪疫癘作雲雨人有所祈必應故立廟于其山尊其神曰北嶺將軍歲時祠焉宋徽宗時方臘反睦州自睦入杭具舟將渡江吏民大怖相率禱于神北寇至即有風逆其舟且見甲士列岸上甚衆乃止不敢渡寇平知越州劉韐上其事于朝賜額曰武佑廟後封顯應侯再封靈順顯應侯有元至正十二年妖賊入江浙行省烽火迫于蕭山百姓驚竄市井皆空主簿趙君某至縣甫八日即自往西興募民備禦而江上守兵甚寡弱無賴子競起爲劫且應賊

衆洶懼君詣廟卜于神神許之吉衆心稍安君乃分遣人捕樵賴子爲刦者悉誅之有自賊中來言賊欲遣兵攻浙東見江岸列甲卒旗幟如堵寇欲渡時以故畏憚無東心及賊退邑人皆德趙君趙君曰可茲惟神之功予何庸焉明年夏大旱君往禱又輒得雨衆益信神之靈而大敬趙君之能以誠感神也廟在山之岡歲久朽壞惟神所居室獨存君每至廟謁念無以報神貺乃以其俸錢作新廟邑人亦大喜爭致助焉十有五年春廟成爲堂三間三門兩廊像設器用無所不備惟所獨存堂仍其舊繚以垣墉甃以瓦石植以嘉木丹堊輝映吏民趍走 承禮益肅以虔時三月壬寅予自杭還越過

蕭山而廟適成故趙君請予記按祭法有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今神能降雨澤蘇枯槁又能陰力御賊以能保全其民物所謂禦災捍患孰有大於是哉廟而祀之誰曰不宜趙君能愛其民故能以敬事神而獲其佑可尚也矣予故喜而爲序其事復爲之歌俾祀神焉其詞曰青山兮幽幽繚蘿含烟兮樹木稠望大君兮悵悠悠巖阿寂寥兮使我心愁雷爲車兮雲爲馬輕霞動兮江色赭神之來兮風振野吹竹兮彈絲女巫舞兮紛陸離奠芳醴兮薦潔粢酉靈修兮牢純禧驅魃蜮兮逐狼虎殄毒沴兮時暘雨不麻成兮息桴鼓物既備兮禮無愆和熙洽兮洞淵玄爲城爲堡兮式恒且堅保佑我

民兮樂以永年。

嘉興路重修陸宣公書院碑銘

士有以一身任社稷之安危一言廻天下之趨嚮蓋其智足以識事機其誠足以動人心故能出入危邪扶持庸君寵之而不阿逐之而弗懟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若是眞可謂大臣哉孔子稱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其或先蒙君之知而期盡心以報効知禍而不避知難而不止若唐陸宣公者其去就雖殊而其揆一也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宣公以之吾嘗怪唐德宗以猜防小智行多欲之私信讒邪如心膂視貨財爲性命臨患難則姑息一施處安佚則嫌疑百出以

致藩臣叛命士卒離心播遷困厄而卒不亡及觀唐史稱其出居艱阻之時謀猷參決一出于公又稱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流涕多公所爲然後知其得人以扶持也昔者隨有季梁不滅于楚衛成公有甯武子不死于晉無競維人不然殆哉況公之言德宗不盡用也而僅用其一二猶足以轉危爲安易敗爲功使其能舉國以聽公周宣漢光不難繼矣惜乎其中信用群小而棄公也公歿而奏議行於天下今天下之言時務論政事者莫不宗之然則公之志雖蹇屈于一時而終伸於萬世公之言雖不能以綰時君而足以淑後人則亦可以無憾矣夫公浙西之嘉興人嘉興郡學舊有

公祠其詳見于呂公祖謙之記焉郡城之東鴛鴦湖上又有宣公書院其地有橋曰宣公橋故老相傳宣公實生于此故於此立祠以祀公至宋景定癸亥始以祠堂爲書院丙子之歳書院延燎于兵而公像故存衆白郡迎置于太初堂因以堂爲書院大德九年濟南趙魯爲山長病其僧廬始更作之其詳見于牟公獻之記自是城東故址遂廢爲墟泰定中有僧賄學官請佃而建庵焉後至元二年庵災地復于書院是歳六月其僧復賄有司掤庵如故山長雖爭之弗能得也至正十四年宣徽院判海岱劉公貞受命爲嘉興路總管至則首治學校之闕顧書院陋且朽欲新之而址隘弗稱乃用推

官方君道壑言命所司督其僧撤廢歸地復建書院其中爲先聖廟兩廡儀門東西禮亭靈星之門具其西爲宣公祠祠西爲室東鄉以祀郡之先賢其外爲三門廟東爲講堂其前軒仍舊扁曰仁義之堂以藏宣公奏議謂其言無非仁義也西齋以延師教弟子又增買蕩地若干畝以益廩膳庖廚倉溷各得其所將成而公改除海道萬戸於是以屬之方君方君力贊成之經始于至正十四年四月發事于十五年二月董其役者嘉興縣丞善慶路吏施淵顧遜及前山長王兆任奔走者直學張惟仁學吏沈儁也既成使請記于劉基惟孔子明王道以教萬世宜公學孔子者也故其術業一本上清

井人因其公祠爲書院有以也夫劉公用方君言撤淨居以復書院可謂能排異端植正道者有功於世教矣於是乎宜而銘之曰孔子大聖不遇于時旣沒之後爲萬世師宣公大賢忠而見疑降及異代人以爲規有德無位用無所施用而弗信惟禍之隨詭遇有獲君子弗爲身黜道光雖止不騫郡守孔良百廢咸支爰崇其宮又嚴乃祠俾民觀者式是令儀勿替後人尚永無斁

墓誌銘

劉顯仁墓誌銘

至正八年予初寓臨安交友未盡識也求士於天台陶中立

得四明劉顯仁焉與之交侃侃如也時杭學教導職廢不擇有學行輙介有權力者或以賄營爲之既弗稱皆惶懼自退郡因令教官選文學之士不奔競者具禮往致聘顯仁與焉顯仁曰吾心實不樂爲此今郡守以禮招予予當爲斯文一出然不能久也居數月竟以父病辭去明年乃以詩經領鄉貢弗偶于春官歸侍父館海寧州賈希賢之義塾明年七月得暍疾疾二十日卒且卒無他言惟以父老弗克養爲恨顯仁名子青家世居四明之黃甘里曾祖諱三聘祖諱圖南仕宋爲秘書校勘官父名景元讀書作文爲鄉先生母舒氏娶史氏無子先顯仁五年卒顯仁既卒乃以鄉貢進士除書院

山長顯仁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有詩文若干篇顯仁家甚貧而性耿介寡所與交其平生之最相知者陶凱中立賈執中希賢及基是爲銘銘曰

行成而不施學成而不及仕猶有老父而無弱子嗚呼其死自古有此命也匪咎

海寧應和卿墓誌銘

四明劉顯仁病篤遺言于其叔父景儀以其友人應和卿之慕傳求銘于劉基曰先生知予心信予言且無妄許可於人其爲言必當垂於後應君長者生與予交沒予不得誌必屬之先生先生當不我遺以不朽我友我其無憾矣夫明目顯

仁卒景儀來致其言嗚呼以顯仁之才之德于方期其用于世以澤夫人乃弗克遂以死痛何如哉尚忍銘其友之墓雖然不可辭也遂涕泣而銘之謹按君姓應氏闡禮其名而和卿其字也應與邢晉同本於周武王之穆後因國爲氏有二璉者以文章名于漢魏君之所自出也今杭之屬州曰海寧鄉曰長平里曰黃岡君之所居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君之世也鄔氏君之母也沈氏君之妻也曰元亨文彬元善君之子也妙靖適郭某君之女也曰擇曰某某君之孫也幼失母氏育于祖母周以成人君之命于天也勤于田儉于家孝于親睦于隣不角勢以陵人君之修于身也故宋咸淳甲戌二月

二十有二日君生之辰也有元至正辛卯五月四日君卒之日也四百六十有五甲子君之壽也海寧州長平里之草營岡君之墓也至正辛卯某月某日塟之日也銘之者栝蒼劉基也銘曰

彼夸之頤聲騰毀隨此逐之足覩忽坻觸弗逐毋夸孰或予加不夭鈇夫復何嗟

紫虛觀道士吳梅澗墓誌銘

栝有高士吳先生諱自福字梅澗舊爲吳興人其先評事公感因仕家于栝其子孫遂爲栝人五世祖安國故宋釋褐第二人歷官至太常少卿使金國不屈節高祖挺承節郎安撫

使司將領復使金國曾祖嗣英迪功郎祖有光父艮之皆不仕先生生而敏慧好清淨不從群兒嬉父母甚器異之謂其有仙風道骨稍長遂命入紫虛觀從葉邦彥先生爲道士讀道德黃庭咸通其大旨及長德行愈著自達官貴人以至于市里細民無不敬愛天師正一真人聞其名授號崇德清修凝妙法師玄教宗師亦畀號教門高士金闕紫衣主領觀事先是觀燬于兵繼作極草率及先生領事乃重修三清殿建藏室新作山門既成復建通明寶閣以祇奉昊天上帝其下爲演法堂於是觀宇粲新山水爲之增氣先生之力也先生性孝友能愛人觀去其居半舍二親在時必日覲覲省奉甘

旨不慣親沒喪葬皆如禮與其兄相游處每眷眷不忍舍二
弟早死則撫育其孤周恤其空乏無少閒其兄之二子能讀
書則蚤夜勉之曰吾家世簪纓更值時變門戶寖衰吾已委
身方外不復能力學以續先緒其責實在女女惟勿懈尚克
遂吾願旣而世昌中乙亥鄉貢世德中丁亥乙榜如先生志
焉先生又自名其室曰知止客至輒邀坐具酒食不極歡不
已同門陳樵隱老病先生躬爲奉湯藥侍寢興數歲猶一日
及卒爲治喪葬曲盡其情凡其他所爲大槩類此故領袖教
門垂五十年大小咸敬服無閒言至正十五年冬十月丙申
卒年七十有五弟子王君采先先生二年卒於是君采之弟

子梁惟適及惟適之弟子王有大相與奉柩葬於觀之南岡
是歲十有一月丁亥日也基年未弱冠時讀書栝城中聞紫
虛山水之嘉因從數朋友往游之先生即束帶出與偕
游過一所必指曰此某所此舊爲某所今爲某作於某人實
某時無不詳且悉游畢登肴蔌觴主僕皆酣飲乃送至溪滸
無毫忽怠慢意基後每與客往先生輒相待如初蓋是時鄉
里之稱仁德長者莫不曰吳先生焉丙子之歲基宦游他方
不獲復見先生今年春歸栝而先生已矣不亦傷哉於是葬
已七月而惟適持世昌狀來請銘基既蒙先生知弗敢辭乃
爲之銘銘曰

惟吳之先自周世弟兄來東開邑國支分蔓延綿厥胤長沙保民有功績河南治平爲第一前有季英後處默安棲蒿萊食水蘗聲華章章在文籍賢良代生莫具述豫章真人純孝德以扇渡水神輔翼公然飛升當白日於休先生發往蹟保合至真去污濁收藏精神歸閒寂金蛇奇門遘皇極二六益一靈降貫龍離于羊牝馬逸大衍之半返冲漠好溪南陵高以蔚少微四星光景接其上有松下有柏中有佳城錮以石地久天長保玄宅

吳孟思墓誌銘

至正十五年春三月濮陽吳孟思卒其冬十有一月翰林待

制致仕申屠公以子駉來泣拜于劉基已公乃代之言曰駉之先人以文學出入縉紳間縉紳之士揚名當世者無不與交游先生所知也今死而家無貲不能求名于大官請以屬先生基居杭時嘗與孟思游而善故不能讓而誌之曰君諱叡字孟思先世家濮陽譜亡莫詳其系六世祖忠仕宋為殿前司統制官靖康之難從高宗南渡江始居杭州高祖允昌宋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曾祖佐承信郎御前東庫使祖清成忠郎殿前都指揮使父埴以京官子弟恩授廸功郎至元十三年宋亡幼主歸命凡趙氏及其臣僚之子姪咸北覲京師廸功與焉留十餘年復歸于杭配王氏生子三人孟思其

長也孟思少好學工翰墨尤精篆隸凡歷代古文欵識制度無不考究得其要妙下筆初若不經意而動合集度識者謂吳子行先生趙文敏公不能過也故四方來求書者日衆出輒爲好事者邀止止或彌年月去則隨所至有足摩蹤孟思悉應接不倦孟思事父母甚孝母王氏先卒踰二十有六年而父卒年八十有九家無恒産而送葬咸得盡禮二弟皆仰給孟思孟思又好賓客樂周急故金帛日至而簞常無儲是歲以疾卒于崑山州之寓舍年五十有八歸葬于湖州武康縣之封禺山從先域也配徐氏先二十有四年卒至是而合葬焉子一人卽昭也孟思爲人外不與物忤而內甚剛介所

交多達官而略無求薦進意自號曰雲濤散人所著述有雲濤萃藁說文續釋集古印譜傳于世銘曰

孰成其名而不侈其齡維蒙弗寘以鑠厥貞有愆曷徵昭玆斯銘

王子明墓誌銘

君諱坦字子明姓王氏其先會稽人由會稽徙括之麗水曰玉溪居焉故遂爲括人曾祖森祖祀父傑皆隱不仕守分務本以致蕃裕君貌峻整而心坦彝善居室州閭族人無不敬信能與人交時賢大夫如劉公汲仲趙公子昂李公仲賓皆相好讀書務知大義常曰士生不獲罪於親戚鄉黨使得自

殯于一丘一壟足矣寵榮權利非吾願也至正十五年九月日以疾卒年五十有九且卒命其子曰我家世儒者我死女當以時斂葬我毋越禮毋用釋道士以違聖人教且誣辱我配劉氏先四年卒年五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日合葬于戴村先塋之側子二人長曰珖其次曰瑾瑾早死君卒之明年君之從弟壎以珖來泣拜于劉基請銘其墓且曰吾兄有才學宜用世澤物乃閟不顯斯爲可憾基曰不然洪範稱人之福有五民鮮能兼也今君年六十不滿一不爲夭有田宅以足衣食不爲貧守已而不惡於人不爲無德世治而生世亂而死生不見戈兵而死在正寢不爲不幸夫何憾乃爲之銘曰

生不勞其形而以善名死不離于吾克全弗毀誰如其祉以
畢孫子

處州路教授吳府君夫人梁氏墓誌銘

夫人姓梁氏處州麗水縣人也五世祖汝嘉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高宗南渡至常官吏皆散走公獨不去由是見知升通判州事累遷戶部侍郎言金人難與和親及東京留守孟庾不可任用時用事臣意進權戶部尚書而諷言者彈之未幾金果背約孟庾以東京降如其言終寶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致仕追贈少師爵縉雲郡公曾祖潨宋朝奉郎通判平江府事祖梓父榮國好學有文值世變不仕母蔣氏宋交

林郎常德府龍陽縣丞斯之女也夫人年二十八嫁爲今將
仕郎處州路教授吳君虎孫妻吳君先卒卒後二十年是爲
至正九年而夫人以其年九月壬戌卒年八十十月己酉祔
葬于教授君之墓墓在青田縣鳴鶴鄉之櫸山子男二人長
士弘次士毅士毅早卒女二人長亦早卒次適葉詵孫男三
人支生本生棣生女二人夫人能讀書每暇日必召子孫立
堂下講經史大義亹亹不倦故其子若孫皆讀書爲儒者銘
曰
維梁之先因國爲姓叔魚師孔侯 封千乘統守九江竦著七
序政既可稱言亦有緒伯鸞淸節文貞純孝賢良代生可則

可效佩佩夫人少師之孫載其靜壹以配儒門儒門有秩淑人是宜兢兢婦道媞媞母儀孝慈既修壽考以寧詩書之訓子孫是承擇山之原其土孔阜既妥厥靈必大乃後

陳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陳氏名華字希尹世爲處州麗水縣之來儀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守分樂善以繼承其家業故世以德稱于州里至處士而家益裕行益謹推餘濟急雖數不吝邑舊有通濟堰溉四鄉民田幾二千頃遇旱勞壅泄必先出已貲倡事皇慶癸丑水壞堤數十丈鄉人大戚處士竭力冒寒暑董役三年乃完葢未嘗矜其勞焉至順庚午某月某日卒年六

十有二其卒之日月又其生之月日也娶葉氏後十有五年卒年七十有一至正癸巳四月丙辰合葬于其鄉吳院之原子男四人女一人孫男九人曾孫男十人可謂昌盛蕃衍有後也已銘曰

旣廱旣寧胡爲乎公卿位不酬其德多而孫子克纘乃祉于萬祀

陳司戶墓誌銘

故宋平江府司戶參軍陳公以有元至元三十一年二月癸亥卒葬于麗水縣利仁鄉太平里曰浩溪大兼之山至正十七年郡人季仁壽始摭其世系行事以爲狀而靑田劉基爲

之誌及銘其誌曰陳氏上世居光州固始縣唐兵部侍郎勲始遷福唐其子孫再世仕閩遂爲閩人至宋有諱敘者幼以孝聞人稱之曰孝童及長有學行累徵不起敘生岳州教授報報生湖南運使禾累贈金紫光祿大夫位特進公高祖也是始居龍泉爲處州人是生右儒林郎長沙縣丞輝長沙生左承節郎江東總領所幹辦公事堉堉生鐩官左宣教郎兩浙西路安撫使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公父也公諱浩一諱汶字養浩少孤母夫人葉氏親課之讀書比長通易春秋百家子史知天文曆數之學寶祐丙辰以祖澤補將仕郎趙葵馬光祖交薦授錢塘尉不就景定辛酉呂文德制置荆湖

辟權鄂州司理咸淳辛未陳仲微薦除紹興文學官俱不就
後四年甲戌銓授廸功郎平江府司戶參軍時潛說友安撫
浙西遷起之未幾以印氏殺人事忤賈丞相遂解歸鄉里卒
年五十有一夫人潘氏葉夫人後四十六年卒而夫人奉
養克盡孝道子男四人長椿從仕郎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次
梓卿次相卿出爲叔父後次松卿早世女二人長適將仕郎
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照磨潘爾孫男二人娶杭州路豐衍倉
大使爍處州路儒學錄曾孫男四人女三人其銘曰昔周大
夫女胡公祀虞侯封于陳宛丘是都其後子孫爲齊楚大夫
因國立氏貫著實府閱秦漢魏晉宋齊以祖勳庸德言代有

不虛覇先開粱王于南隅涉隋唐宋支分蔓敷有自光徙閩
來宗栝區踵屬班聯爲卿爲儒歷世滿五是維司戶未及成
人而失所怙服膺母訓不憚勤苦博貫經史蜚聲庠序而弗
競弗求篤信好古薦辟數不就不違母所祭年小試匪溺簪
組不悖法以附勢權臣是忤拂衣長辭歸臥鄉土遂自龍泉
移家城府辟光稜素和樂謝謝隣有赤子貧弗能舉我呼俾
鞠之卒續厥緒里有墓廬爲强暴奪取我貧俾直之袤復乃
守姻巨室之嗣請後勿與曰鬼不歆其姓敢餒而祖父惟殁
先厥母痛摧肝腑幸有子有孫克承克紹俾母壽以康如子
與處浯溪之旁其原膴膴其兆孔安其澤孔溥立石鐫銘百

世猶觀

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德政碑頌

至正十六年季春月九日予自杭歸至處處父老率其子弟遮道言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末公政德曰往微公吾聚已爲墟今微公吾屬已爲虀生我者天而活我者公君其知乎予曰然知父老言夏五月纂酋既來納欵父老又率其子弟造于庭言曰石末公邦家之干城庶民之父母也父母鞠子罔不殫厥誠厥子雖冥亦鮮不念覆育恩亶由中惟公有大造于我州肆我民誕軫恤于心曰曷以報公願繪公像于祠且勒石紀公功用示于州人子子孫孫俾勿忘請爲之

交于謝弗能父老進曰君以丞相命布宣天子德威既協于
遂入旌庸錄勳當不憚爲石末公惠安我民不伐不矜君實
帝之鑒于庶言式克有徵達丞相心以勸後人時惟至公予
弗蔵辭乃叙其實而繫以文謹按公姓石末氏名某舊爲契
丹人其先御史大夫以黑軍助大祖皇帝開國滅金爲大勳
臣名傳在史官四世祖昭毅大將軍事世祖皇帝受命南伐
克襄樊有功定爵三品爲沿海萬戶佩虎符鎮處婺由是居
江南好讀書工文章元統中襲爵鎮守處州大得軍民心居
數歲以爵讓于弟而退處天台山中至正十二年福建妖賊
入寇龍泉處婺大震憲司趣起公領征討事公至龍泉募

鄉兵擊賊走之未幾賊復入慶元公進屯查田使人購其徒
爲應賊遂撓敗公乘勝掩擊俘斬千計遂復慶元進攻建寧
之松溪政和皆克之處州平公乃還歸天台十四年海賊復
叛行省憲司又以副元帥起公分府台州公辭不得已乃命
鄉民作保伍團結扼要害使賊不敢輙登岸乃聚糧訓兵以
圖進討其夏六月朝廷用舊議立巡海道官所以防賊賊乃
復請降帥其屬往衛漕運至京師而妖人黃草堂復煽動黃
崖民以報讐爲名聚衆構亂公以計收其渠酋六人斬之餘
黨皆散爲民台州平行省又檄公分府處州時處之屬縣皆
有賊松陽遂昌在上游去郡最近冬十月公帥師進討至賫

定而黃增賊大出焚民居火照山谷公分兵守寳定自將麾下還城而賊已薄河津欲渡先是沿海軍悉發往江東城中留者不滿數百人又太半老弱公夜部分居民丁壯出拒戰斬不用命者三人衆乃齊奮賊止不敢渡時沿海軍有自江東逃歸者六十餘人公召謂曰女輩能破賊吾當原女罪皆拜曰諾即遣渡水擊賊賊敗走明日退去處州舊有城後壞不修遺趾蕪沒無捍蔽故百姓尤恟懼會縉雲人又叛從賊焚燹之永康及合之仙居於是處州四面殘蕩乃議浚湟築城而官倉庫盡公晝夜經畫勸勉商賈大家和集其小民俾効力輸貲賦從無違齊努相力商工度材公悉親之官吏左

右無容私焉由是雖勞而無怨者義兵部長吳成帥衆討縉雲賊中途不進乃大掠民財以歸謀亂城中公測知其意即召與計事縛斬之併捕其黨則皆授兵給號將作矣民大驚以爲神十有二月公所募義士合擊松陽賊大破之殺其酋餘衆乞降松陽遂昌悉平今予以行省檄與公同議招輯事比至而公處置已各得其當因悉遵公行於是七縣豪酋相繼納欵公之力也人謂公生太平時與縉紳爲文墨交游彬彬然儒者也及其臨遇事變則智勇奮發運不失機撫循士民則仁慈豈弟惠無不及可謂有用之奇才矣觀其鎮一州未及朞月而功効若是使得制方面專且久盜賊何足平哉

予既敬公德又重父老請於是遂輿情而頌之美既往以期將來也頌曰

維木在山愈久彌長維德在人愈遠彌光公載世勳來鎮有方佩符桓桓出師洸洸謀先鬼神雷行電掣旌旗所指百怪徒藏既剪我棘爰闢我疆風雨我廬公樹之墻雪霜我膚公被之裳晨昏起居婦拜兒蹌有聚弗睽公賜溥將民思而靈詳祝孔祈祝公于天錫公壽昌如川源源如岳將將於千億年悠哉勿忘

連珠

擬連珠六十八首

蓋聞空谷來風谷不與風期而風自至深山育木山不與木約而木自生是故福不可徼德盛則集功不可幸人歸則成

蓋聞志大業者必擇所任抱大器者必擇所投是以深江湖不取蠏殘之水釣鯨鯢不適雨盈之瀆

蓋聞急雨之漲可以夾山及其息也得坻則止駭馬之奔可以超壑及其憊也歷坎而躋是以長平之威報在鉅鹿會稽之勝終于姑蘇

蓋聞身無恒守勢窮則離心無定主情急則亂是以失時之言每多謙巳墮井之呼不暇擇人

蓋聞石不亂玉惟珷玞爲能亂玉梟不混鳳惟鶡鶡爲能混

鳳故妖聲治色君子遠之必嚴偽行辯言聖人懲之必痛

蓋聞鑒能照物翳之以塵則不可照水能濟物淆之以泥則不可濟故身明明斯可以使人明明政緩緩不可以責人緩緩

蓋聞神龍未雲沕潏淪而無悶凡魚得水望罔罟而莫知是故聖哲識時以遠悔吝愚蒙貪利以冒傾危

蓋聞物無全材適用為可材無棄用擇可惟長故一目之人可使視準五毒之石可使潰瘍是以權宜治師智勇貪愚咸宜其任公輸搆廈棟梁析棁各得其良

蓋聞神龍可豢而不能使之去水飛黃可羈而不能使之捕

狎是故舍人之能而強之以其所不能則叛奪人之好而遺
之以其不好則離
蓋聞民情本質文過則偽人道本直慮佚則便是故聖人制
禮因自然之序哲士用智利不息之貞
蓋聞觀形于聲未必見形求實于名未必得實是故飄風不
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為家室
蓋聞物有甘苦嘗之者識道有夷險履之者知是以宴安日
久諳戎兵而聽者忽忽老成人貢語典訓而聞者嗤嗤
蓋聞物無再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說之者從故冠纓不可
以服鹿而蟣鞶不可以取龍是以合抱之松無肅於對人之

國若夔之蘭見棄於纍纑之邪

蓋聞千斤之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以制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于斧鉞不勞而固于垣墉

蓋聞國不自富民足則富君不自彊士多則彊故娟嫉之人用則士隱而君獨掊克之吏進則民瘠而國傷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廚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至不可以彊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戢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燄善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萬物並育不齊其用而各有用五氣迭運不同其功而

皆成功故貝珠夜光不假燄于明燭秋華發彩不爭榮於春
風
蓋聞魚無定止淵深則歸鳥無定棲林茂則趣故以道養賢
則四方之民聽聲而來以德養民則四方之賢望風而集
蓋聞剔大蠹者木必鑿去大姦者國必傷是故剖腹滌腸不
如無病決癰解瘺不若豫防
蓋聞日月勞其軀而寒暑成君相勞其心而天地位是故宵
衣旰食大舜所以致其憂手胼足胝神禹所以忘其貴
蓋聞仁暴殊塗非暴無以爲仁之啓怨恩異路非怨無以爲
恩之資是以赤日流金嘉樹之陰穆若玄冰裂石春陽之德

煦如

蓋聞制萬變者在乎專察萬微者在乎定故衆輻寄身于一轂而衆物納形于一鏡是以人心無貳而鬼神不違王言如綸而兆民悉聽

蓋聞勢有所梏則小柔可以服大力形有所格則大猛不能破小堅是故食人之虎不能吞一蝟牽羊之綆可以御九犍

蓋聞太陽未升爝火與流螢並照繁霜未降蕣花與小草同妍是以蛟蜃之市不可以稱有國稊稗之秋不可以言有年

蓋聞冬華之木春不必實早慧之子年不必壽故良工鑄金忌其踴冶智士懷材貴乎藏秀

蓋聞積善循惡天道之定好安惡危人性之常是以順天之道則人歸而王逆人之性則天怒而亡故伐罪弔民而周祚延于孫子興徭樹怨而秦禍發于蕭墻

蓋聞拂雲之松生于一豆之實聳壑之魚孕于一絲之濡是以忽細事者禍必盈輕小敵者亡必驟

蓋聞善賈者不壅其貨善治者不壅其民故政壅則奸生于國氣壅則瘍生於身是以山澤不壅而雨暘若天地不壅而人物皆春

蓋聞大明普照飛鼠惡其眯目毒霧揚氛蛤蛇喜其得時是以堯舜至仁而三苗不服桀紂極惡而多罪皆歸

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諠是故止鬬而
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冤
蓋聞剪紙爲牆不可止暴摶沙爲餅不可療饑故姁姁之言
終非實惠僕僕之拜徒爾多儀
蓋聞時有未至非力所及情有未孚非言可親是以見疑之
璞三獻而取刖足不鳴之鳥三年而後驚人
蓋聞人非大聖鮮有全材君欲任賢當如用器惟能避短而
庸長乃克奏功而濟事是故騂騮騄駬以之運磨不若蹇驢
之能干將莫邪以之刈草不若鈎鐮之利
蓋聞俗有厚薄運有廢興故去僞就真者盛之兆捨實徇華

者衰之徵是以豔舞妖歌不世所好奇技淫巧先王所懲

蓋聞理亂絲者必凝其志治亂國者在定其趨是故三軍一心劍閣可以攻拔四馬齊足孟門可以長驅

蓋聞能盈而不能謙者雖成必隳知進而不知止者雖得必失是故附巘以升高而枯蝜蝂以任重而躓

蓋聞百廛之市不畜噬犬八家之井不畜觝牛是故士有悍婦則良友不至國有妬臣則賢士不留

蓋聞蚜蠙之藪神龍不棲蒿萩之區嘉穀不殖故秦庭虎視而芝歌逸響于商山周嶧鳥鳴而紫氣流光于西極

蓋聞物有準則心爲權衡非定靜之有素必紛拏而起爭是

蓋坐舟視星當察其曷轉執斗較斛當審其孰平

蓋聞奔馬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投之則凝是故一星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脉爽和能使百體俱病

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蓋聞植嘉穀必以糞壤鑄洪鍾必以土型故物無必賤而賤不可輕是以海納污然後成其大君納衆然後保其榮

蓋聞大器非一人之私大事非獨力所建是故利不及衆所以起天下之爭爵不求賢所以萃天下之怨

蓋聞必有所憂當儆於事事有所害當慎於爲故愚人畏病

而治病者上防危而不危

蓋聞驕者謟之招故謟集而賢路塞暴者貪之使故暴用而忠府開是以榮袞操軸而若神之嚴棄社稷以如莽來葦秉危而如燬之室與珠玉以同灰

蓋聞明鏡照膽不啓朧龐之顏長劍柱頤不稱侶僥之服是以狂歌之士遺世若芥藜茹芝之老比身如鴻鵠

蓋聞嗜有所專則姦從而入長有所屬則惑由之生故狥功利者不虞謟詐溺鬼神者獨覺形聲

蓋聞暴於物者衆志之所誅妨於衆者輿情之所疾是以虎狼墮犴仁者見之而不憐枳棘當道行者過之而必詰

蓋聞截牛之角而呼爲豕則雖庸必駭染鷺之毛而指爲鴉則雖愚必疑故欺心之言秖足以招天下之怪掩耳之噪適足以致天下之嗤

蓋聞甘雨祈祈不起斷根之木長風烈烈難行折舵之舟故渭濱星殞孔明力殫于興漢洛都鼎震萇弘志屈于扶周

蓋聞天不掩愚而神人之道不睽君不忌言則上下之情無蔽是故周史陳詩而八百其年秦令禁語而一二其世

蓋聞天下有道則貴者勞而賤者佚天下無道則貴者佚而賤者勞是以弼亮惟寅而萬姓協睦姻婭膴仕而四方繹騷

蓋聞無輿馬者不恥徒步無魚肉者不厭菜羹故心爲欲汩

則亂心爲物動則爭是以絕外交則可以守淡泊專內視則
可以全淳精

蓋聞虎之躍也必伏乃厲鴟之舉也必俯乃高是故學必潛
心然後可以有得藝能時習然後不爲徒勞

蓋聞龍涎螺甲以臭爲香苦鹵酸梅用爽作味是以五氣交
感善調則收駿功五材相成善用則獲美利

蓋聞穴蟻不知飄風巢鳥不知湧溜是故闤闠之子患不識
稼穡之艱難山林之士患不識禮法之去就

蓋聞片石不可以爲磨直木不可以爲輪故至情有時而當
隱正論有時而不陳是以明義利貞箕子以之處已危行言

孫尼父以之誨人

蓋聞大烹不以有鼎爾而棄釜鬵大祭不以有犧牲而遺蘩蘋是故馬服將趙而破秦用許歷之言子房佐漢而勝楚由董公之啓

蓋聞蠖屈求伸非終於屈龍潛或躍匪固于潛是故勾踐事吳乃成姑蘇之舉夷吾佐霸昜鬪檻車之嫌

蓋聞陰陽之用道妙所憑剛柔之變鬼神所贊故陽有闔而陰有開剛可潰而柔可立是以玄冥凜冽而水結成冰赤熛熾炎而金流爲汁

蓋聞以殺止殺聖人之不得已以綦易暴悍夫之無所成故

牧野倒戈而三軍之役不再陰陵失路而百戰之功盡頹

蓋聞知途莫過於老駝識路莫逾於老馬是以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蓋聞道有窮通非智可勝名有得喪非力可成故無願乎外不必其身之絕謗無求於物不必其言之果行

蓋聞譎不可恃人覺則窮僞不可長情見而極是以剪綵爲葩不可以受風雨畫布爲函不可以當戈戟

蓋聞侏儺之舌可習而變矇瞍之目難滌而明故教可行於質近而道難化乎性成是以御龍之智不能訓猿以禮神農之聖不能服豕而耕

蓋聞有形之器欲虛惟虛則可以納理無形之理欲實惟實則可以充器是故性無不誠然後能主一心心無不明然後能應萬事

蓋聞救天下之紛紛者不拘細故成天下之亹亹者不矜小功是故剸爛肉不爲利刃貫臬體不爲良弓

蓋聞積倉之家獨喜凶歲舞法之吏不樂淸朝故民由此困而俗由此澆是以去奢尚儉明君所以弭邪侈澄心省事哲王所以淸煩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七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八

裔孫　孤嶼元奇重梓

賦

述志賦

嗟余生之眇眇兮荷后皇之深仁具五氣以成形兮受明命而為人體乾坤之粹精兮睎日月之景光漱飛泉之華滋兮浥灝露之醇英製杜蘅以為衣兮緝薜若之菲菲佩琳璆之玲瓏兮帶文藻之葳蕤朝濯髮于蘭池兮夕偃息乎瓊苑願馳騖以遠遊兮及白日之未晚駕輕軺之將將兮服蒼虬之騑騑遵大路以周流兮曳虹蜺之委蛇挾長離而棄鴟兮歘

閶闔之九門豐隆爲余先導兮百靈爲余駿奔前燭陰以啓途兮飈凱風使清埃覲北斗于文昌兮朝玉皇于帝臺食玄圃之丹黄兮澡天潢之芳津激微焱于桂枝兮輕波起而龍鱗清都不可以久留兮忽乘雲而遐征浮江湖之浩蕩兮陵山嶽之崢嶸野莽蒼以多榛兮路險隘而紆曲猰貐紛然而攫噬兮蝮蛇蜿蜒以當陛鬱忡忡以怵惕兮遑皇皇以營營雨淫淫而不止兮霧黯黯以晝冥烏鳶號以成群兮鳳孤棲而無所楚屈原之獨醒兮衆皆以之爲咎欲振迅以高舉兮無六翮以奮飛將抑志以從俗兮非余心之所怡長太息以增欷兮哀時世之異常棄韶夏而弗聽兮登傑侏于中堂芼

軒于以和羹兮腌鮑魚而實俎斮梗楠以給爨兮束荆棘而
爲甘施罾罷于丘陵兮怨魴鯉之弗獲虎兕逸于山林兮循
戶庭以求索前蒙瞍以指途兮[illegible]楊子使操轅命侏儒令舉
晁兮則都盧使守闕歲冉冉而蔣頹兮日曖曖以就昧松柏
摧而根死兮江河化而爲滄秣余馬于不周兮整余轡於樊
桐無著龜以决疑兮逃不知余所從搏扶搖以爲輿兮攬列
缺以爲鞅驂青鸞之茇茇兮超烟霧而上浮梁天津以濟河
兮睇紫微之神闕開明怒目而電視兮貔豹吼而山裂進無
人以爲之先容兮欲自獻而不敢氣勃鬱以憑中兮心惻傷
以憯懍過少微而歷明堂兮就軒轅而陳情雷霆砰其隱轔

兮馬辟易而不行訪六符于泰階兮求民極之所在咎繇不可以作兮兢狂直以爲罪凌天衢以徑度兮造旬始而瞻西淸衆畏讒而卷舌兮孰能白予之忠誠慆慆其無止兮默悄悄以狐疑要傳說于箕尾兮命靈龜使占之曰有名必有實兮若形影之相因相福極出自天兮又何尤乎世之人鼎胡峙而不烹兮旗胡張而弗麾弧不可以射侯兮駟不可以策而馳衆蠕蠕以朶頤兮若頹波之東趍謂翬翟爲弗章兮愛羸豕之負塗方不可刓而規兮白不可涅而黑悲桂椒之芬芳兮與朝菌而偕落殷比干之剖心兮時豈不知其爲聖人魯仲尼之過化兮爲役役而無所容其身由彊義而罹殃兮

悳直道而被黜于背忠而殞命兮伯夷渴而不食將登山而
迷路兮欲涉水而無航東西南北安所之兮顧焉擇其所長
神冥冥而不下兮龜又厭而弗告思糺結而不抽兮意恍惚
以震悼忽濫氾以遐舉兮行遊目於大荒羲和不可扳而留
兮恐年歲之弗將駕廣漠而南征兮叫重華于九疑山岑岑
以蔽天兮江淼淼而不可窺適吾道夫西匯兮聽鳴鳳于岐
陽慨禾黍之離離兮梧桐摧而不生浮龍門以泝河兮訪夏
后之遺跡川瀆混而不分兮鯨鯢起而人立攬騑轡而迴鶩
兮謁陶唐之舊京無衣裳以禦寒兮哀蟋蟀之悲鳴心悢悢
以增傷兮神夢夢其若醉淚落落以交流兮憂湛湛而來會

傳說之版築兮無武丁其誰舉夷吾不逢夫鮑叔兮竟淪沒于囹圄推竭心以服勤兮上介山而立枯種覇越而滅吳兮終刎頸于屬鏤樂毅升于金臺兮何遁逃而走趙周條侯之耿介兮卒含怨以餓餒忠有蔽而不昭兮道有塞而不行名不可彊而立兮功不可期而成李斯上書以相秦兮空自陷於罪尤買臣顯而僇辱兮豈非負薪之無憂魚赴餌以中鈎兮雉慕媒而罹鏑鳳凰翔于丹穴兮又何患乎矰弋返余旆之旖旎兮還余車之轔轔采薇蕨于山阿兮擷芹藻于水濱列玄泉以瑩心兮坐素石以怡情聆嚶鳴之悅豫兮翫卉木之敷榮挹清風之泠泠兮照秋月之娟娟登高丘以詠歌兮

聊逍遥以永年

弔諸葛武侯賦

天地閉塞兮聖賢隱淪大旱焦土兮龍無所用其神當運命之戹窮兮堯舜且猶有極委厥軀以隨化兮亦哲人之所感彼狂猾之縱悖兮履羿莽以滔天亂倫汩典兮流毒爲淵夏少康之不作兮時又無湯與武蕨薇不可以食兮焉褱褱而獨處踡三顧之凝惘兮聽高光之所爲鳳凰非梧桐不棲兮于嘵去此其安歸躋星芒于渭濵兮豈皇天之掇湨日昃不可使再中兮指桓靈而慨歎昔尼父之不逢兮寓斧鉞于春秋誅姦邪於旣死兮開日月之昧幽般紛紛以攘奪兮世不

以之爲殃民爇泯滅猶一髮兮微斯人其孰明覽出師之遺表兮涕滛滛其如雨悲逝者之不回兮邈英風于萬古

弔祖豫州賦

犴池汀濘兮蛙黽樂之大鵬天遊兮燕雀謂女奚爲狐貍冠裳兮梟獺堂宇支離節疏兮側身無所嗚呼將軍兮管葛之儔遺逢庸愚兮有志莫伸委棄九鼎兮烹飪瓦釜截粱爲杙兮束椽爲柱偭背泰山兮依倚培塿圭璋碔砆兮沙礫瓊玖山陵暴骨兮社稷黍離故臣酸嘶兮行人涕洟臥薪嘗膽兮此維時矣宣光不作兮吁其悲矣烏號之微札兮無養由以操之驊騮不逢伯樂兮與駑駘而並馳系曰龍蟄而雲兮夫

豈不能自翔鴻鵠舉翮而千里兮又何必懷此鄉魚遊思故淵兮鳥棲思故林吾固知將軍之不忍兮惜庸夫之無心日暖暖以西傾兮將靡靡而就逝雁鶩群而喋呷兮鸞鳳反爲所制世治亂之有數兮天亦無如之何也匪將軍之不能兮惜不幸而逢此時也死有重於泰山兮繫生民之休戚吾獨悲夫將軍兮仰玄穹而太息

弔岳將軍賦

木之顛兮其根必傷人之將死兮兪扁以爲不祥嗚呼將軍夫何爲哉天地易位兮江河倒流鳳凰夭殛兮豺狼冕旒臣不知有其君兮子不知其有父嗚呼將軍兮獨銜冤而懷苦

倍何愛而可親兮忠何辜而可戮父兄且猶不顧兮何忠良之能育臣竭心以爲主兮又何可以爲仇也天之所廢不可植兮亦將軍之尤也烏傷弓而欲殞兮群啞啞而捎翼猿狖麋于機檻兮聽悲鳴而不食相伊人之有心兮曾鳥獸之不如忘戴天之大耻兮安峻宇而高居信讒邪之矯枉兮委九廟于狐狸甘畀辭以臣妾兮苟殘喘以娛嬉焚舟楫于洪流兮烹驊騮于中路庸夫亦知其至愚兮羌獨逃而弗癈捐薄軀以報主兮乃忠臣之素心縱狂瞽之弗思兮又何必以之爲禽屈原貞而見逐兮伍子忠而獲戾固將軍之不辰兮哀中原之蕪穢弔孤墳于湖濵兮見思陵之牛羊寄遐情于悲

哉兮竊悲親之不臧

弔泰不華元帥賦

世有作忠以致怨兮曾不知其故然懷先生之耿介兮遭時命之可憐上壅蔽而不昭兮下貪婪而不貞權不能以自制兮謀不能以獨成進欲陳而無階兮退欲往而無路忠沉沉而不白兮心搖搖而不固繫乘黃服鼓車兮驂蹇驢以曳之胥猛虎于籠檻兮狐狸群而制之象刻木之枉直兮信讒邪之流言剖裳以為衣兮湼素以為玄前岩冥令指途兮驅離婁使從之教養由以彎弧兮繫其肘而引之吁嗟先生兮何逢時之不辰生不能遂其心兮死又抑而不伸姦何為而可

長兮忠何爲而可尤尸比干而獎惡來兮白日爲之昧幽重曰嗚呼哀哉吾安歸乎猰㺄升堂兮騶虞以爲妖殪鳳凰而薦麒麟兮糜粱肉以養梟吠狗遭烹兮捕貓蒙醢雄鷄晨鳴兮衆以爲罪忠固不求人知兮於先生其何傷國有忠而不知兮謂皇天之不祥辭曰莽莽崇丘闃無人兮天高聽邈疏莽得親兮松柏摧折荊棘長兮軒于蓁蘼充佩纕兮浮雲虹蜺紛縱横兮上下阻隔幽不能明兮嗟若先生卒罹殃兮姦邪矯枉歸罪愆兮咎繇不作誰與平兮跖犬噬堯理則然兮麒麟豺狠不同群兮自古有之吾又何嗟兮

伐寄生賦并序

余山居樹群木嘉果騈植人事錯迕斤斧不修野鳥棲息糞其上菌異類日夕滋長舊本就悴余覩而悲之乃募趫捷腰斧鑿升其巔剜條刔根聚其遺而燔之於是老幹挺立新荑濯如若瘡瘍脫身大姦去國斧鉞之將用大矣哉

作伐寄生賦

天生五材兮資土而成汝獨何爲兮附麗以生疣贅蛭嘬兮枝牽蔓縈瘠人以肥己兮偷以長榮狀似小人之竊據兮謂城社之可憑觀其陰不庇物材匪中器華不羞于几筵實不諧於五味來烏鳥之嘷聒集虫豸以刺蚝果被之而實萎卉蒙之而本悴壇杏無所容其芬芳甘棠曷能成其蔽芾亶無

庸而有害芻駏驉之可置爾乃建修竿升木末運斤生風以翦以伐脫纏牽於喬棘落纖蘖之騷屑剜蘚膚以除根斆去毒而刮骨於是巨蠹既殲新荑載番迎春而碧葉雲滃望秋而碩果星繁信知斧鉞之神用寧能裕蠹以生患也耶嗟夫農植嘉穀惡草是芟物猶如此人何以堪獨不聞夫三桓競爽鳩君如寄田氏厚施姜陳易位大賈入秦栢翳以亡園謀既售羋化為黃蠹憑木以槁木姦憑國以盜國鬼居肓而人殞梟寄巢而母食堅冰戒乎履霜羸豕防其躑躅諒前轍之昭昭何人心之自惑故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信斯言之可則

通天臺賦

昔漢武帝元封二年作通天莖臺于雲陽亦一時之奇觀也相如已死無能賦者乃擬而爲之其辭曰

惟漢五世握乾統坤三十有二載文教赤乎有截威武振乎八裔於是乎萬方來同四夷嚮風靡民不寧無神不宗天子乃駕六龍乘輕雷訪王子于緱山邀安期於東萊泰山封兮禪石閭宣防塞兮萬福來乃立通天之莖臺延列仙于太虛運巧思于孫卿發睨李于溫舒景差士之高明得軒轅之圜丘役六丁抒㝷功鑿坤輿以承趺下刻峭以削成兮上萼華而紛敷屹屹兮似不周之天柱挺挺兮若閬風之瑤圃矗鴻

濛以建標兮拖弓求以爲袪日月縈繞於中央兮雷霆鬱律
而在下俯太微之連珠兮見華嶽其如馬雲霧起于太空兮
激倒景而成虹攀帝車而陟三階兮平步閣道而入紫宮建
畢鼎以爲梁兮繚銀河以爲帶覽九州于一目兮游氛卻而
清氣會爾乃命方士集玉童脯文麟炙輕鴻揚太一之靈旗
撞碧玉之華鍾萬舞波動百神景從奏承雲兮發咸池獻三
嬪兮嬌兩龍合六律兮齊八佾美要妙兮靈感通樂具九奏
神交五精紅光下垂燁如流星欻霍揮忽電掣而猋集兮皓
鷮驝鼎天輝而日晶方象載之樛流兮伏燭陰以承銜蜚陳
實使先軀兮曳旄頭以爲旌纖阿舒徐而按節兮飛廉游揚

而不驚於是萬姓盱盱使者肅肅竽籟戢音鳥獸跧伏風縱縱以扶輪兮雲霏霏而蒙薆爾乃鏗蒲牢舉神燿聲祈隱于穹窿兮燎烟熅以燭漢於是乘輿乃升礿宮展嚴禋老則相禮后夔正倫張九光之華鐙列羽葆以行陳登降有數拜起有秩八神雍穆而順序于官端儼其如一精誠交孚上下不二祀事既虔天瑞乃至泰山宵呼白雲晝娟露落仙掌芝生洞房灑銅盤以如飴擢九莖而夜光蓬萊致如瓜之棗玄洲獻不死之香神襲周而復始與天地同久長於是天子乃翌然而思湛然而疑曰予否德曷致休徵將天以民為子而王者代天以理苟能以天心為心天想為而不喜往者南征北

伐東狩西巡雖曰順天以行道能不運衆而勞民乃命謁者省四方賑貧窮察饑荒寒者與之衣饑者周其糧六宮罷文繡之飾上林閑射獵之場老羸無負戴之勞幼稚絕夭殛之傷亘天所覆莫不熙熙皞皞戴帝德於虞唐也遂作頌曰

於玉臺兮赫通天不日成之黔走先熛綿綿兮穆上玄太一覞兮輝光員幷竹宮兮熙格虞蕃祉衍兮德澤宣人神和兮

皇億年

龍虎臺賦至順癸酉會試作

龍虎臺去京師相遠百里在居庸關之南右接太行之東地勢高平如臺背山而面水每歲車駕行幸上都往還駐

踞之地以其有龍盤虎踞之形故名耳

猗歟太行之山呀雲豁霧結元氣而左蟠於赫龍虎之臺摩乾軋坤魁群山而獨尊其背崔嵬突嵂森鬲巒而拱衛其勢則崑崙駁馭仰星辰之可捫白虎敦圉而踞峙蒼龍蜿蜒而屈盤狀昂首以奮角恍飈舉而雲屯其北望則居庸纖阜烟光翠結攢峰列戟斷崖立鐵駿鳥飛而不度古木樛以相挐其下視則漲海汁瀜飛波洗空風帆浪舶往來莫窮想瀛洲之窅邇聯三山之可通彼呼雁戲馬適足彰其陋而眺蜻望蜃曷足逞其雄曾若茲臺之不事乎版築而靡（靡一作勞）乎土功也想兵欽岑碕礒曼衍迤邐形高勢平背山面水巨靈獻

其幽秘歸邪護其光晷何嵩華之足吞豈岱宗之可擬此所以適光道于上都揭神京之外壘匪松喬之敢登羌乘輿之攸止也至若四黃旣駕鹵簿旣齊方玉車之萬乘蔚翠華之萋萋載雲罕與九游光彩絢乎虹霓山祇執警以廣道屏號灑雨以清埃朝發軔于清都夕駐蹕於斯臺明四目以遐覽沛仁澤於九垓耿軒轅之涿市侔神禹之會稽雄千古之盛典又何數乎方壺與蓬萊慨愚生之多幸際希世之聖明雖未獲覩斯臺之壯觀敢不藻乎頌聲遂作頌曰

傑彼神臺在京之郊金城內阻靈關外包上倚天覡下鎮地軸大行爲臂滄海爲腹崇臺峩峩羌以踞之群山龍從龍以

翼之於鑠帝德與臺無窮於壁神臺與天斯同崇臺有僊鸞
駕爰止天子萬年以介遐祉

騷

九歎九首

秋風起兮夕露溥浮雲沉陰兮白日晝寒木葉落兮水泉乾
孤雁鳴兮悽以酸攬余轡兮悵盤桓野蕭條兮行路難豺狼
驕兮狐兎頑蘭蕙死兮荊棘蕃我欲奮飛兮無羽翰援雅琴
兮發哀彈絃斷絕兮涕汍瀾

我髮種種兮颯如其稀我心倀倀兮忽若有遺過吾不能改
兮德吾不能知往者不可悔兮來者不可期進無益于世兮

退將安歸嗚呼已矣兮吾寧不悲

天有田兮不可以耕山有龜兮不可以知咎徵刻蒿以爲梁兮削菌以居楹匠石御走兮王爾拊膺登高望遠兮觀四瀛水東流兮日西傾般紛紛兮各有營我獨展轉兮從夜達明風飄飄兮揚塵野寂寞兮無人舟何爲兮山何車何爲兮水濱北望楚兮東望秦倒江河兮亂星辰天門窈窕兮重九闉願有言兮遠莫陳虎豹颷颷兮爲喜爲嗔横流洊兮瞻若晏心焉噫兮不能伸麇有角兮龍有鱗谷山寂寥兮吾誰與鄰江無舟兮河無梁隰有荆棘兮而無稻粱鷹化鳩兮雀變隼狸爲貙兮龍爲蚓蠬長頸兮情紆軫九疑高兮禹穴幽梧桐

梧兮颯不語山木慘慘兮叫傷鶤鴻鵠飛兮無所投雲沓沓
兮雨悠悠孰顧情兮知此愁
虎豚肉兮騶虞若饑獅升堂兮麒麟受羈黃夔薦滲兮章甫
承綦衞部屏棄兮、紘絻兜離指玉以爲石兮側方以爲規天
不可問兮神不可咨緊彼之是兮而此之非有樗在林兮有
櫟在道著龜孔職兮勿遠余思
今夕何夕兮天宇清步逍遙兮仰觀列星河漢皎兮北斗橫
悲風發兮候蟲鳴林鳥起兮沙鶴驚長夜寥寥兮何人哭聲
愴悅悵兮不忍聽回身入房兮淚沾纓蛟虬偃蹇兮豺虎獰
弧無莖兮車說其衡知不可慮兮誰女令蹇淹畱兮難爲情

履霜思裘兮燠則棄之臨河號舟兮濟而置之不網胡魚兮不弋胡鵠剪薙杞梓兮索灌莽以取木捕貓乳鼠兮僉以爲仁吠狗胥謷兮行者怒瞋彈鸞養梟兮莫知其咎斲水以承宮兮曷云能久長太息兮有所思林木動兮巢鳥悲山有藿兮園有葵心懷君兮君不知

秋天泬寥兮百草黃蟪蛄悲吟兮朝榮有芳麗儷起兮獨彷徨心悠悠兮懷故鄉原有栗兮隰有禾桂花紅兮蘭紫芽涼風動兮松柏馨流潦落兮水泉清蔬可茹兮秫可酒集鄉里兮會親友坐白石兮蔭蒼鬙翫明月兮思古人魚躍淵兮狐丘終余生兮安所求

秋日慘淡

秋日慘淡兮秋風其颸白露既下兮繁霜繼之葉離其根兮葉脫其枝丰者黝顏兮柔者就萎登高望遠兮渺渺茫茫松柏稀少兮蒲柳何多露不盈條兮霜晨以晞歲晏玄冰兮知將奈何

思歸引

山高高兮可以望四荒胡躋爾顛兮而不見我故鄉歲云莫兮無衣裳車罷馬羸兮僕夫頓偃水有蛟鰐兮陸有虎狼于嗟奈何兮惟懷永傷

松鶴軒歌

彼松之高兮矯吾以其操兮此竹之節兮耿吾以其潔兮靄溥溥兮宵明炯霏霏兮曉清風聲我琴兮鳴鶴我笙淵胡爲兮我衣塵胡爲兮我纓颼兮颸兮紛以幽騄青鸞兮服蒼虬吾與元氣兮升降與雲霞兮綢繆逍遥兮相羊終吾生兮樂以忘憂

漁父歌

江之水兮悠悠深有鰋鯉兮淺有鰷與儵檜爲楫兮松爲舟其釣伊緡兮人誰女尤江之水兮娟娟蒹葭吟風兮楊柳含烟有鮪在宂兮有魴在淵其釣伊絲兮人誰女愆江之水兮[illegible]浪泳之浤浤兮浮之洋洋有魚與鰕兮可釣以綱無邀爾

思兮人誰女傷

麥舟圓歌

我馬飽栗兮彼食不選秕糠我麥滿舟兮彼無以送其死亡我忽見兮哀不能忘推以與之兮我心乃康我聞在昔兮有虞夏商一夫百畝兮家有稻與粱生不饑殍兮死有藏嗚呼今不得見兮使我傷心

山陰王景回 友樵齋辭

稻粱離離兮稂莠驕驕麒不可以偶狼兮鳳不可以侶梟求羊無人兮鍾予寂寥哀風觱發兮原野蕭條四顧彷徨兮憂心且焦若有人兮在山椒攜糧負薪兮嘯歌以遨黜陟無聞

兮寵辱不攖嗚呼吾爾群兮去無待予招臨流泉兮倚逍遙
無斤我松兮無使柏也凋

柳橋漁唱二首為黃中立作

春風淡淡兮湖水波柳乘橋兮青烟滿渡扣予舷兮發長歌
靡白蘋兮亂鴛鷺前有蛟兮後有鼉予往予還兮吁予奈何
彼湖有波兮此橋有柳我維我舟兮聊以擻我首放歌逍遙
兮哀莫予偶有簪在冒兮有沙在齒逝者滔滔兮羌不可以
久綠蘋兮菲菲落花兮點衣江無津兮海無涯嗚呼寂寥兮
吾與誰歸

獲麟操

有獸維麟兮獵者獲之折肢毀膚兮曾不如鹿與麇嗚呼哀哉兮爾何生于此時周公已矣兮吾能不悲

在陳操

彼山有楊兮彼隰有栩彼路斯何兮孔棘且凶玄雲杳冥兮不日以雨重華寂寥兮誰與晤語茫茫九州兮孰爲予所適蒙無人兮駕予歸處

白雲歌爲良上人作

用貞上人以白雲隱居名其舍蓋取諸唐狄公之言以寓其思親之意栝蒼劉基爲之歌曰

青山兮翠微白雲兮孤飛悵遊子兮遠于離不如雲兮倏往

而隨白雲兮容與青山兮欲雨襟予親兮在雲之下雲兮雲兮歸予從女

秋山圖歌

秋風起兮蕭蕭望青山兮寂寥水泠泠兮出石葉槭槭兮辭條氣悽悽兮就寒夜耿耿兮不朝鳳凰兮安之梧桐兮早凋思美人兮隔江河玄雲冥兮天路遙託宵夢兮遠徂征欽扶桑兮倚逍遙盼青雛兮不來愴怳恨兮魂屢飄顛乘風兮絕浮雲要洪崖兮訪子喬前無梯兮深無航黿鼉陸梁兮虎豹嗥歸來兮歸來紫芝有黄兮黄精有苗

梁孝子廬墓詞并序

梁君天民思其父母而廬于墓將終身焉夫廬墓非古禮
也然人子之情有不能已而自我爲之君子不非焉或乃
狀其景物而詠歌之則悖於禮而非孝子之本心矣故爲
之作楚語使梁君聞之必愀然悲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夫子之謂也不其庶乎其詞曰
陟彼岵兮望父陟彼屺兮望母若儀容兮在前恍音聲兮在
後陟彼屺兮望母陟彼岵兮望父惝怳惻兮無閒心搖搖兮
愁苦悶盈廬兮山之巔朝松有嵐兮暮蘿有烟其下維地兮
其上維天食思寢思兮以日以年嗚呼魂乎其有知兮矢相
從於九泉

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并序

龍門先生既辭辟命將去入仙華山爲道士而違官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嬰疾習懶不能事肯愛老氏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聞先生之言則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從此往矣他日道成爲列仙無相忘也其辭曰

青山崔嵬兮烟霧杳冥回溪鬱紆兮巖谷晦明修篁雜樹兮相蔽虧洞壑窈窕兮人不知淸猿警夜兮隺報晨花開鳥啼兮良如春隰有芷兮陵有若美人不來兮山寂寥瓊芝兮玉華丹荑兮翠葩紫蔦兮黃精礧磈兮纍蘂叢粱連蜷兮登降菊施幽謬閒繆兮歘光譎詭芳蘭桂椒兮或紅或紫松風澗

泉兮余石盈耳梧桐萋萋兮竹實蓁蓁鳳凰翔鳴兮五色卉煒望美人兮翠微空山寂寥兮遲爾來歸霓爲衣兮霞爲裳飲沆瀣兮食瓊漿睎正陽兮漱淪陰精神完兮毛髮香握六符兮躡九靈被裔雲兮歌洞章御扶搖兮款天門詣北斗兮覲虛皇超鴻濛兮軼希夷造無始兮遺遨娭召秦女兮吹簫使湘娥兮彈絲洪崖嘯歌兮王母啓齒萬舞齊進兮襟佩飄纚長離前驅兮鸞鳥爲使蒼龍騑騑兮白虎豸豸雷公礔礰兮列缺旭飑登明堂兮絶河津上閶道兮攀勾陳過三危兮繞玄冥出太微兮入西清憩牛渚兮泛靈槎乘回飈兮以還家美人兮歸來山中兮其樂無涯

王彥中哀辭

王氏二子者故宋給事中信之　世孫也長曰鍾字彥中次曰錡字彥和是同母一乳而生二子焉及長俱好學能文詞至正癸巳其長以春秋經魁鄉貢次榜行省銓授建德路學錄未幾以力學得疾至丁酉四月卒鄉人咸痛惜之蓋期其成而不意止于斯也其弟悲哭不能自勝於是元帥石末公聞之爲詩以弔且唁而劉基爲文以哀之其辭曰

朝出兮雁行暮歸兮相將聯綵服兮上高堂棣華茂兮親樂康怨秋霜兮夏零凄風發兮凋紫荊同氣兩身兮一死一生

箄隻其輪兮嗟何以行紛紛兮愔愔想形容兮不可尋飲泣兮吞聲恐慈親兮傷心俯重泉兮永隔撫此哀兮何極盡禮事生兮恪恭子職是謂孝友兮死者瞑目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八終